武俠世界

霹　靂（湖海恩仇錄）　馬騰・著

一個很早便退隱江湖的中年高手，由於故友死在他的家中，而被捲入一個莫名其妙的漩渦中，身不由己重出江湖，但却迭遭兇險，屢遇暗殺，魄動心驚，追查之下，終於揭開一個驚人的大秘密……



$4.00

第24年
51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選刊一部由馬騰執筆作品——∟霹靂⌉。內容叙述一段湖海恩怨，故事展開由一個早已退隱江湖的中年俠客說起，他爲了一個故友死在家中而招致莫名其妙的煩惱，捲入一個殺伐連場的漩渦中，後來迫不得已，重出江湖，以殺止殺，終於給他揭發了一個驚人大秘密……過程驚心動魄，刺激緊張，敬請購閱。

＊＊　　＊＊　　＊＊

蕭逸的長篇故事∟長劍篇⌉由於來稿延誤，情非得已，中斷數期刋出，深表歉意。由下期開始繼續連載刋出，愛好蕭君作品讀者們敬希垂注。

＊＊　　＊＊　　＊＊

西門丁連載中篇∟磨劍江湖⌉今期大結局，故事發展波雲詭幻，楚峻到底際遇如何，請先睹爲快。由下期起，作者另一新作∟魔與道⌉繼續刋出。是篇爲西門丁繼∟磨劍江湖⌉後再爲本刋傾力泡製之巨著，除保持原有的緊張懸疑的特色外，尙充滿人生哲理的剖析。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巨型小說下期由名作家溫凉玉執筆，四大名捕這個故事集久已享譽武壇，下期刋出是∟開謝花⌉。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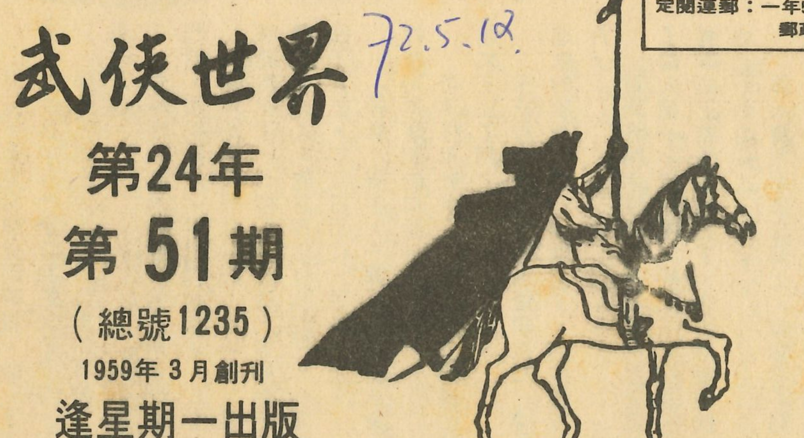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51期
（總號123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恩仇錄

霹靂

霹靂驟發　擋者遭殃

文・圖
騰飛
馬可



霹靂一聲，沉悶翳重的天空終於响起了一記焦雷。

厚重的雲層彷彿被那一下雷聲震裂了，一道電光劃破了天空。

緊跟着，起風了，一顆顆黃豆大的雨點洒下來，擊得泥土道上顯出了很多點淺坑，乍看就像痲子臉上的痲坑。

風越來越急勁，雨點也越落越急密，終於，像決了堤的江河一樣，傾盆而下。

剎那間，天地間白濛濛一片，充斥的只有嘩啦啦的風雨聲。

這一日正是夏至後的翌日。

滂沱大雨由黃昏直下到二更天，仍然沒有減弱的跡象，簷前像掛了一道厚厚的珠簾那樣，滴滴嗒嗒的雨點聲不但單調，簡直在催人入眠。

司馬將相雖然已經足足有兩夜一日未曾闔過眼，一個人秉燭獨坐窗前，耳聽那雨水聲，依舊一點睡意也沒有。

其實，他已很睏，若不是要等的人到現在還未來，他早已上床睡覺了。

司馬將相今年才不過四十出頭，但看他的相貌，却像三十出頭，不知是保養好還是什麽的，總之他的外貌與他的實際年紀有一段距離。

但他却是一名窮光蛋。

現在他處身的地方，只是一間聊以遮蔽風雨的茅屋，他在這間茅屋內足足住了有十年。

但他却絕不以為委屈了自己。

又一下霹靂般的雷聲乍然炸响，茅屋竟然像承受不起般，震幌了一下，緊接着，一道耀烈的電光撕開了黑沉沉的夜色。

也就在電光乍閃的剎那，司馬將相霍地從坐着的木櫈上站起來，一步標到低矮的窗前。

適才，他就是從窗口中，於電光乍閃的剎那，看到一條濛瀧的人影於風雨中踉蹌奔過來。

恰好這時又一道耀亮的電光閃過，司馬將相藉那閃光瞧清楚了，確是有一個人向他這間茅屋奔來，從那人影不穩定的身形看來，似乎是受了傷。

司馬將相心頭一動，莫非是他來了？

照計早就應該來了。

他於八日前接到他的好友——唐書的信息，說在這三兩日內來找他，但他已一直等了三日，依舊不見好友到來，怎不令他心急如焚。

何況，他非常想見到唐書，聽一下近來江湖武林中有什麽特別的大事發生。

那道電光之後，黑暗又重新吞沒了外面的天地。

司馬將相身形一動，搶到兩扇閉起的門前，撥開門閂，便將門拉開。

那兩扇門不等他拉開，便「呼」地一聲陡然開了，一個全身濕透，像剛從水裏爬上來的人，隨着兩扇打開的門，一頭衝跌了入來，却收脚不住，跌在地上。

「呼啦」一聲中，一陣風雨吹打入來，打在司馬將相的口臉身上。

司馬將相雙手一推，重新將兩扇門關起來，加了閂。

靠牆角桌上的那盞油燈却被那一陣吹進來的風雨「忽」地吹滅了，屋內漆黑一片。

司馬將相手從袖中抖出來，手上已多了個火摺子，接一幌，幌亮了火摺子，先將木桌上的油燈點亮了，才轉身望向伏在地上不動的那人。

那人臉朝下撲在地上，當然看不到他的臉，但司馬將相一眼看到那人，臉色不由一變，脫口一聲：「唐書！」

跟着蹲下來，伸手扳轉了那人。

那人這時眼皮眨動了一下，看了司馬將相一眼，艱澀地道：「司馬兄，終於來到你這裏了。」

說時臉上露出一抹慘笑。

這人的確就是唐書，他沒有看錯。

唐書的年紀看來只有三十五六，白淨臉皮，眉秀目朗，穿一件白衣，只是其上已染滿了斑斑點點的泥水，最觸目的還是那暗紅的血漬。

唐書頗有幾分讀書人的氣質，而事實上，他確實是一名秀才。

他可說是個文武全材的人。

× × ×

當司馬將相一眼看到唐書那張比紙還白的臉，及身上的血漬時，神情一震，一把將唐書扶坐起來，惶急地道：「唐書，發生了什麽事？」

唐書的眼皮張了張，低啞地道：「司馬兄，小弟是給他們於途中多次伏擊，弄成這樣的。」

「他們是誰？」司馬將相憤怒得雙眼圓睜，忽然像省起了什麽般急聲道：「先別說話，待愚兄先將你扶到床上，敷治好傷口再說。」

說完，立刻攙扶起唐書，一陣風般走入了用竹子隔開的房間。

唐書幾次想說話，皆被司馬將相制止了，直到他替唐書換下那身水濕的衣衫，再在他身上的幾處傷口上敷上藥包紮好，才吐口氣道：「唐書，他們是誰？」

唐書這時的精神似乎好了一點，臉上泛起一抹慘淡的笑容，道：「他們都是霹靂中人！」

「霹靂中人？」司馬將相眼色一變，「你怎會惹上他們的？」

語聲未落，雷聲乍响，霹靂驟發，震得桌上那盞油燈搖幌不已。

唐書這剎那的神色變得很差，胸脯急劇起伏不已。

司馬將相一眼瞧到，忙道：「唐書，

你覺得怎樣？」

唐書胸膛起伏得更劇烈，勉強吐出聲音：「小弟不行……了，去……找……諸葛錦……綉……」

那個「綉」字差不多是像嘆氣般說出來的，接着頭一歪，便沒了聲音。

一雙眼却仍是半開半閉地定定不動。

司馬將相大吃一驚，聲音有點嘶啞地叫道：「唐書，唐書！」

可惜唐書却沒有應他，而且永遠不會應他。

這刹那，他整個人彷彿呆了。

想不到等了兩夜一天的好友唐書，話也沒有多說一句，便與他永訣了，想起他與唐書相交的那些日子，他再也忍不住流下了兩行英雄淚。

誰說男兒無淚？

傷心的時候，一樣會流淚。

只不過，血與淚皆是不會輕易流的。

「霹靂中人！」司馬將相這幾個字是從齒縫迸出來的。

「霹靂」一聲，天上又響了個驚雷。

司馬將相的神情也像受到震動般，震了一下。

屋內一燈如豆，屋外大雨滂沱，不過，雨聲中，還雜着另一種聲響。

司馬將相就是從雨聲中聽出還有別的聲響，才神情一震的。

在這樣喧嘩的雨聲中，仍能聽到有另一種聲響，司馬將相的聽覺一定很聰靈。

那一下驚雷之後，霹靂般的雷聲接下來一下連着一下，足足響了有七下。

雷聲間歇中，電光劃空，灼亮耀目，撕開了黑暗。

霹靂中人

七下雷聲之後，有好長一段時間的沉寂，除了雨聲，這個世界彷彿什麽也不存在般。

司馬將相甚至聽不到雜在雨聲中的那種聲響。但他却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

「轟隆隆」，這一下雷聲特別威猛，彷彿天塌地陷般。

司馬將相亦被那一下雷聲震得心頭一跳。雷聲中，茅屋的前面那面牆壁像被這一下雷聲震坍般，「嘩啦」連聲中，倒了下來。

風雨立刻像一羣毫無忌憚的入侵者般，侵襲入屋子內。

「忽」一下，牆角木桌上的那盞油燈熄滅了。

緊接着，像摧枯拉朽般，剩下的三面牆壁亦忽地倒坍下來，茅簷傾瀉，尚幸還有幾根木柱支撐着屋樑架子，否則，屋頂不坍下來才怪。

但屋子的樣子却够怪了，四面牆壁皆無，只剩一個屋蓋，倒有點像茅棚。

風雨吹襲下，屋內濕漉漉地，也黑漆漆地。

司馬將相是看着四面牆壁坍倒的，但他却連眼也沒有眨一下，神色異常平靜。

因為他已猜到來的是什麽人物。

× × ×

大雨依然滂沱而下，這時候已差不多三更天了。

就在一道電光裂空的刹那，「屋子」的四周也同時亮了起來。

司馬將相雙目亦不由一睜。

「屋子」的四周這時像從黑暗中幻化出來的鬼魂般，一下子出現了三十多名漢子。

這三十多名漢子穿一色黑亮的油綢勁裝，頭戴一頂黑色的油布竹笠，這種裝扮，就是在再大的風雨中站立，也不怕被雨淋濕。

其中有七八名漢子手上拿着一盞風燈，怪不得屋子的四周會乍然亮起來。

司馬將相深長地吸了口氣，沉聲道：「霹靂中人？」

「好眼光，一眼就看出來。」話聲中，一個年約四十許，穿一件油綢袍子，手執一柄油紙傘的中年人含笑分開那些黑衣漢子，走了出來。

司馬將相循聲目光一移一凝，盯在那中年人的臉上：「師無本？」

「好眼光，好眼光！」那中年人笑起來。「相信天下間，很難找出一個像我這樣，有三只眼的人來！」

這中年人青青白白的臉上，一根翳子也沒有，却在額的正中，有一塊形狀像眼睛般的胎疤，最奇的是，那塊疤痕的上下竟然長了兩排像眼睫毛一樣的短毛，乍看之下，眞的像有三隻眼！

這人就是江湖上人稱三眼煞神的師無本。

提起三眼煞神師無本，江湖武林中就算沒有見過的，也聽聞其名，因為他的名頭太響亮了。

他是以殺人出名的。

他曾經試過在一個時辰之內，連殺五十七人！

那是一次慘烈的屠殺，被殺的那家人在地方上也有點財勢，但却個個皆是無拳無勇的婦人女子，老漢書生，他之所以要殺那家人，只不過他看上了那家人的一個閨女，於是幹那採花的勾當，但却被那家的人發覺，於是，他兇性大發，不但姦殺了那閨女，更將那一家人滿門殺絕！

這一件事震動了武林，他的大名不脛而走，傳遍了武林，但却引起了白道武林人士的憤慨，討而伐之，但幾經搏殺之下，十多位白道人士竟然敵不過他，全部死在他的刀下，這一來，他的名頭更響，再沒有人敢輕易動他了。

而他則更加兇殘囂張，簡直不將白道武林放在眼內，繼續作惡。

大約在十一年前，司馬將相曾經與他交過手，結果敗在師無本手上，幸而唐書捨命相救，才沒有死在師無本的刀下。

想不到十一年後的今日，又見面了，而師無本居然成了霹靂中人！

「十多年不見，閣下竟然搖身一變，成了霹靂中人！」司馬將相盡量壓抑着自己。

「在下也想不到，自十一年前那一戰之後，你竟然隱居在這窮鄉僻壤之中，要不是你那死鬼好友唐書，在下發夢也料不到會在這裏見到你！」師無本外表頗斯文，說話也不粗俗，想不到却是個心狠手辣，視殺人如家常的煞星，這正是他可怕的地方。

司馬將相目光收回，落在唐書的屍體

上，沉沉地道：「你們為何要殺唐書？」一頓接問：「是為了當年他助我從你手下脫險？」

師無本「哈」地笑了一聲道：「在下才沒有那樣的閑心記着當年那同事，他之所以死，自有他取死之道！」

接目光一寒，寒聲道：「看來，無論如何，你也會為他報仇了？」

接仰天大笑不已，好一會才嘲道：「別忘了你曾經是在下的刀下遊魂！」

司馬將相却毫不為所動，冷然道：「閣下難道沒有聽說過『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句話麽？」

三眼煞神師無本神色一整。「這樣說來，你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司馬將相沉穩地道：「咱們既然在這裏見面，又是在這情形之下，相信你絕不會放過我，一拚不就知道了嗎？」

師無本露齒笑道：「看來你比以前聰明了不少。」

語聲中，將手上的雨傘遞給身旁一名大漢，接踏前三步，垂手而站。

雨仍然潑水一樣下着，但師無本頭髮及周身上下一絲雨也沒有沾濕，雨點落到他頭上半尺高的時候，皆向側滑濺開去，就像他的全身上下罩着一個無形的鋼殼一樣。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那是一層護身罡氣！

一個練武的人，要不是內功練到有一定的火候，是不能發出護身罡氣的！

護身罡氣能够發出身外半尺，這非要有很精深的內功不克臻此，看來，師無本的功力不比尋常。

司馬將相却連眼也沒有眨一下，神態異常冷靜，沉穩得有如一座山那樣，目光終於離開唐書的屍體，半轉身，一步步走向師無本。

他從那破屋架下走了出去，天河倒瀉一樣的雨水立刻淋得他一頭一身皆濕，他却連眼皮也沒有眨一下，直直地盯着師無本。

師無本却一點輕視之意也沒有，右手搭在刀把上，一聲：「請！」長刀已脫鞘而出！

他的刀一亮出，燈光亦為之一黯，森亮的刀身上，竟然也是滴水不沾！

刀長約三尺三寸，背厚刃薄，吞口鑲金，柄端嵌有一顆龍眼大的明珠，端的是一柄好刀！

這刀正是師無本的成名兵刃——離魂刀！

司馬將相用的是劍，一把看來毫不起眼，而且銹跡斑斑的鐵劍！

雨水落在劍身上，雨滴如注，司馬將相拿着這樣的一柄劍，顯得有點滑稽。

但在師無本的眼中，一點也不滑稽，而且感到有一股逼人的氣勢自司馬將相的身上發出來。

從來不小覷任何一個對手，這就是師無本臨敵時的不二信條，這令到他至今未曾敗過陣！

雨中，燈光中，這兩位在十一年前曾經交過手的高手即將展開一場龍爭虎鬥的搏殺，那一次司馬將相敗在師無本的刀下，這一次又如何？

鐵劍離魂刀

霹靂聲中，天上又打了個響雷，跟着是一道電光裂空。

雨仍然滂沱而下。

也就在這刹那，一道比電光還要強烈的光芒從師無本的手上揮出，雨竟然為之一斷！

這當然是師無本揮斬出他手中的離魂刀。

這一刀之威，竟令電光失色，雨為之斷，當得上令天地為之變色。

看他只是斬出一刀，但其實那一刀暗藏有八個變化，將司馬將相的所有退路封死了！

這一來，逼得司馬將相只好硬接師無本那一刀！

劍一振封出，刀劍相擊，發出一下錚的震響聲，司馬將相微退了半步。

不過，他手上的鐵劍却完好無缺，這倒是出奇。

要知道師無本那口離魂刀雖然不是斷金切玉的神兵利器。但也鋒利異常，是一把不可多得的利刀，加上刀重劍輕，而他又貫注了足有六成內力在刀身上，這一擊之下，照道理就算不能斬斷司馬將相的銹劍，也可以震斷，但事實却大貿不然，那麽，司馬將相的內力就相當可觀了。

因為只有將相當的內力貫注在劍身上，才能抗拒得了師無本那一刀之威！

但看來仍然差師無本半籌。

因為司馬將相退了半步，而師無本却紋風不動。

這令到師無本要重新估計司馬將相的實力了。

「難怪你敢說出那樣的話，原來你眞的不是昔日吳下阿蒙了！」師無本說話間，身形倏地有如一頭怪鳥般騰起，「嗖嗖」聲中，一連斬出十七八刀，刀光裂空，有如一道道電光！

司馬將相却不硬擋，身形一整，以間不容髮的速度，貼地滾出了師無本刀網罩下的範圍！

在司馬將相滾過的泥地上，裂開十七八道口子！

司馬將相疾滾中身形倏地有如跳蚤般彈起，身形一曲一翻，翻起足有二丈高下，手中銹劍反手疾刺出，刺向師無本的腰脅。

師無本十七八刀斬空，心頭不由一沉，身形隨之一擰，離魂刀反臂斜斜飛斬起，恰好截住了司馬將相的銹劍。劍尖擊在刀刃上，發出「叮」的一下脆響。

司馬將相整個人倒飛出去。

師無本亦身形疾墜落地。

抹去臉上的雨水，司馬將相冷冷道：「閣下的功夫與十一年以前似乎差不了多少。」

師無本竟然露出一抹笑容，以指彈刀，發出「嗡」的一下龍吟之聲。「多說無益，還是在手底下見眞章吧！」

說完身形倏地一動，有如激矢一樣射向司馬將相，人在刀後，人刀一體！

司馬將相的眼色不由微變，脫口一聲：「御刀術！」身形閃電般横閃，同時舞動手上的鐵劍！

人刀有如電光刺空般，一閃即至，但聽一陣「錚錚錚」連串激響聲中，師無本人刀一射而過！

直射出二丈過外，師無本才射落地上，長刀一橫，霍然轉過身來。

他立刻看到司馬將相有如落湯鷄一樣在雨中晃退了幾步，右肩膀處衣裂肉翻，湧出的血水混着雨水迅速淌流下去，染紅了他的衣袖，也染紅了他的半邊身！

而他手上的銹劍終於崩缺幾個口子。

不過師無本却一點也不高興，反而皺了一下眉頭！

因爲司馬將相在他向不輕施，施則無堅不摧的御刀術之下，竟然只是受了輕傷，而那柄銹劍也沒有斷，這怎不令他心驚不巳！

「嘿嘿，不簡單，不簡單！」師無本冷笑聲中，一標而前，手中離魂刀以一個極爲怪異的招式及常人不可能的角度斬向司馬將相。

這一招有個名堂，名「離魂三式」，乃是他最厲害的一招殺着。

因爲對敵之人就算接得下他那一招的頭一式，也很難接得下緊接而至的第二式，何況還有第三式！

而離魂三式中，一式比一式詭奇怪異，攻出的角度也一式比一式出人意表，簡直匪夷所思！

司馬將相在這刹那陡地大喝一聲，一副拚命的姿勢，但却不進反退，却只退了一大步，左袖猛地揮摔而出，右手鐵劍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擲射向師無本！

師無本那一招才攻出一半，驀覺冷風迎面急襲而至，他不知射來的是什麽暗器，左手一擧，一抖，遮住面門，寬大的袍袖疾揮拍出，衣袖一陣「篤篤」亂响，他這才發覺射來的只不過是司馬將相水濕的衣袖上甩射出來的水點！

他這才知道發覺上了當！

但立刻，他又發覺再上當了！

而且這個當上得非常之大，大到令他連後悔也來不及！

「波」地一下震响，從身側射到的那把鐵劍去勢如電，比強弩還要疾勁，竟然射破了他護身罡氣，「奪」地射入他的腹腰上！

師無本若不是擧袖遮擋頭臉，以致遮蔽了眼睛，一定看到司馬將相脫手射出的銹劍，現在，他只有死！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司馬將相在劍身上貫注的內勁，足以震破他的內家罡氣，若不是他的功力比他高，是很難震破他的內家罡氣的！

那麽，司馬將相在一開始交手的時候，就藏了私！

全身一震，師無本大叫聲中，身形被撞得後退幾步，圓睜雙眼，一臉痛苦之色，那柄銹劍在他腹腰上射了個對穿，滲流出絲絲血水。

那圍站着的二三十名大漢無不爲之大驚失色，有兩名大漢急步趕前，欲扶住師無本，却給他喝退了。

雨勢依舊，師無本的護身罡氣巳被破去，密集的雨水便由頭而下，淋得他像一只落水狗一樣，原本青白的臉這時更加慘白了。

「你……你裝佯的本領倒不差！」師無本目光有如毒蛇般可怕。

司馬將相淡笑道：「那只是因爲你自己太過自負，若我不足以你對抗，你以爲我會那樣笨，等着你來殺我嗎？」

一頓又道：「你死有餘辜，這樣死在我手上，應該心服了。」

師無本這時的臉孔扭曲得很難看。「司馬將相，想不到今日會死在你手上，莫非這是天意？」

「天意」兩個字才出口，霹靂一聲，天地爲之一震，那一下雷聲好不怕人！就像上天眞的發怒了。

「以你的所作所爲，天理難容。」司馬將相一臉凜然。

他的話才說完，又一下霹靂般的雷聲震撼天地。

跟着接連閃了幾道電光。

師無本慘然大笑出聲：「果眞天亡我也！」猛地執住劍柄一拔，劍出血標，標射在地上，但立刻被雨水冲淡，流走。

師無本甩手扔出銹劍，大叫一聲，仰天倒在地上。

急驟的雨點無情地打在他的身上，迅速將他身上的血水冲走，也將他的生命帶走。

司馬將相看着師無本倒在地上，深長地吸了口氣，臉上連一絲喜色也沒有，反而更加凝重！

而圍站着的二三十名大漢依舊站着，一點也沒有離去的意思，甚至連望也不望地上的師無本一眼，所有的目光皆集中在司馬將相的身上。

這就是他們可怕的地方。

也是江湖中人聞「霹靂中人」而色變的原因。

因爲霹靂中人不出則巳，出則除死方休，而且行事之手段有如霹靂驟發，擋者立斃，所以江湖武林中很少有人敢招惹霹靂中人，因爲他們皆惹不起，這多年以來，還沒有一個惹上霹靂中人的武林同道仍活着的。躺在破屋架內的唐書就是最好的證明。

× × ×

二三十名黑衣漢子的動作幾乎是不分先後地右手搭在腰間的刀把上，驀地同時發出一聲大喝，二三十人的喝聲有如霹靂般震撼人心，雨勢被那一喝，竟然像爲之一窒！

司馬將相被那一陣霹靂般的喝聲震得心頭血氣浮動了一下，忙吸口氣壓下那股浮動的氣血。

嗆然聲中，二三十名漢子刀出鞘，作勢欲動！

司馬將相却身形倏動，一下子掠到師無本的屍體前，脚尖一挑，挑起棄在地上的那把離魂刀，手一抄握在手中。

「呀！」那些黑衣漢子也就在這刹那動了，猛撲向司馬將相，手中刀有如霹靂驟發般，齊劈向他的身上。

這刹那，天地爲之一變！

司馬將相在這刹那身形衝天而起，一衝兩丈，接腰腹一折，俯衝而下，刀芒乍閃中，掃斬而下！

那些黑衣漢子不是一齊撲上去的，而是分開來，一批八個，分開數批，像波擊

浪湧般，一批接一批撲上前去，司馬將相若不是拔身而起，雖然可以擋住第一批的攻勢，但第二第三批先後撲上，這樣連接不息，就算你武功再高，也難支持得久，始終會倒在他們這個稱之爲霹靂連波刀陣中。

第一批撲上去的黑衣人一刀斬空，身形一閃急退，而第二批的反應不可謂不快，前撲的身形一密，亦騰拔而起，刀光斷雨，一齊斬向司馬將相。

但司馬將相的身形却快了那麽一點點，如隕星流瀉，瞬息間急瀉至那第一批黑衣人的頭上，那如電光般的刀光那麽一閃，那第一批八個黑衣人無一倖免，全部人頭落地，在地上有如葫蘆般滾動。

而從他們頸腔噴出來的血泉，瞬即被雨水化淡了。

那八個騰拔起的黑衣人只差那麽一點點斬不中司馬將相的身體，刹那身形疾沉，八張刀織成一道刀網，急罩而下！

而第三批黑衣人毫不理會第一批黑衣人的遭遇，甚至連眼也沒有眨一下，撲前、揮刀、斬下！

這刹那，司馬將相遇到上下夾擊，情形很危險，而他的身形正向下墜，豈不是自己送上去給第三批黑衣人的刀口？

事實確實如此，不過司馬將相在這刹那身形加速下沉，簡直比隕星下墜還快，一閃，便間不容髮地從那人把刀口中閃墜在地上，接疾滾出刀！

刀光過處，慘叫聲起，那第三批黑衣人紛紛像被砍斷的樹幹般倒下。

而第二批八名黑衣人組成的刀網簡直是急罩而下，地上最少多了幾十道刀痕！

第三批八名黑衣人全部栽倒在地上，司馬將相的身形在地上一彈而起。

只是他的肩背上却多了三道口子，流出來的血混和着雨水，將背脊的衣衫染紅了。

這時候，地上躺了十六個人，八具是無頭屍體，八個仍未死，但却頸骨齊斷，痛得在地上翻滾哀嚎不巳。

現在只剩第二批八個黑衣人完好無損，看到那樣慘酷的情景，他們終於變了臉色。因爲他們不是石頭，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那八個黑衣漢子皆震慄了，目中的兇厲之色變了驚懼之色。

司馬將相擧手抹去臉上的雨水，神態凜然地說道：「你們大概不想像他們那樣吧？」

那八名黑衣漢子皆目露猶豫之色，不言也不動，像木頭人一樣。

司馬將相掃了他們一眼，逕自轉身朝那破屋走去。但他才走出兩步，那八個人却驀然動了。

八把刀以不同的角度斬向司馬將相，八道刀光交織成一面縱橫交錯的刀網。

司馬將相雖然暗加提防，但顯然料不到那八個人會眞的不顧一切向他出手，他的反應又可謂不快，身形向前一傾的刹那，單足一旋，離魂刀有如一道光輪般迴斬而出！

但他的背上仍然添了一道血口！

那八個漢子驚叫聲中，慌不迭躍退開去，但仍然逃不過斷腿之危，刀光閃過處，血光洩現，隨之是慘叫聲。

八個黑衣漢子倒下了七個，個個雙脚齊膝而斷，就只有一個能全身而退。

司馬將相忍着背上的傷痛，逼視着那黑衣人。「你不想逼我殺你吧？」

那黑衣人臉色大變，頭上那頂油布笠也不知掉到那裏，被雨水淋得濕透，臉色青白，淌流下來的也分不清是汗水還是雨水。

一連退了兩步，那黑衣人才站停下來，咀也抿得緊緊的，像啞巴一樣。

司馬將相不再看那黑衣人，轉身走向茅屋。

但半轉的身形旋風般疾轉同去，離魂刀以電閃長空之勢，旋斬而出！

一截軀體立時旋飛上空中。

原來那黑衣人在司馬將相轉身的刹那，悶聲不响地撲前一刀筆直斬向司馬將相的頭頂。

這一次司馬將相早有防備，是以那黑衣人一刀尚未斬下，上下兩截軀體巳分離了！

「這是何苦？」司馬將相目中露出一絲可憐之色。「難道眞的除死方休？」

嘆口氣，重新走向只剩下一個屋蓋的破茅屋。

雨，依然像決堤般的河水傾瀉而下。

這場雨不知下到什麽時候才停歇……

霹靂手段

司馬將相趕了一日一夜路，跑折了兩匹長程健馬，終於在天色微明時，趕到了諸葛莊。

胯下坐騎也就在那刹那悲嘶倒下。

司馬將相却血脈賁張，整個人在坐騎還未倒下的刹那，怒鷹般騰起，掠向諸葛莊！

諸葛莊這時巳不存在，房舍盡皆毀塌，不少地方仍然有火光冒起，却一個活人也見不到。

看那餘燼猶燒的情形，諸葛莊是在昨夜才被燒毀的。

跟着，他發現了不下三四十具屍體，其中大半巳燒焦，沒有被火燒焦的皆死狀很慘，此情此景之下，司馬將相一顆心抽搐不巳。

到底是什麽人將諸葛莊毀了的？

他幾乎可以肯定，這必是霹靂中人所爲。到底霹靂中人爲何要先殺唐書，再毀諸葛莊？若是他早來一步，或許可以從諸葛錦綉的口中知道原因。

瞧這情形，諸葛莊不但被燒毀，諸葛錦綉全家上下可能也無一倖免了。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進那焦黑的斷垣殘壁中，察看一下有無僥倖不死的餘生者。

好令他失望，他找遍了也找不到一個活人。

他的雙拳不自覺間緊緊揑了起來，原巳佈滿血絲的雙眼更加紅了。

現在連唯一的綫索也斷了，怎麽辦？

當然是去找霹靂中人了，這是最直接的辦法。

但到那裏去找他們？

霹靂中人雖然出現江湖武林少說也有十五年，但却是一個神秘的組織，沒有人

知道他們的所在地，曾經有不少武林人曾試圖找尋霹靂中人的所在地，但却徒勞無功，不是莫名其妙地失了踪，便是白費氣力，無功而返。

但若誰被霹靂中人找上，那就像被閻王爺的勾魂使者找上一樣，絕對活不了。

而且，他們的手段很殘暴，被找上的人不單是他本人要死，連與他有關連的人也無一倖免，而他們的行動有如霹靂驟發，無跡可尋，所以被稱爲霹靂中人！

除非他們找上你，否則，你根本找不到他們。

這就是霹靂中人！

連七大門派也懾於他們的兇威，不敢輕易惹上他們。

但霹靂中人似乎也不想與七大門派爲敵，所以七大門派没有與霹靂中人有過衝突，否則，霹靂中人也不會日漸坐大了。

× × ×

趕了一日一夜的路，趕到來却是莊毁人亡的情景，司馬將相感覺到身心皆疲。找了塊石頭坐下來，吁口氣，他想靜靜地想一下。

想一下這兩三日來接連發生的事情，好確定怎樣做。

但他才坐下，却像屁股被刺了一下般，整個人彈了起來。

倒不是他的屁股被什麽東西刺了一下，而是他看到有人從莊後的樹林子中走了出來。

走出來的一共是三個人！

其中一人竟然是諸葛錦綉！

這怎不令他驚奇得一下子蹦了起來。

只是當他看清楚了諸葛錦綉的情形後，不由冷了半截。

諸葛錦綉是被另外的那兩個人挾着走出來的。

很明顯，諸葛錦綉是落在那兩個人的手上。

看清楚了，諸葛錦綉臉色灰敗，雙目黯然，身上的衣服破了幾處，而且有不少血漬，頭鬆散亂，看來是經過一番劇戰才被擒下。

諸葛錦綉的年紀看來與司馬將相差不了多少，雖然是那樣子，仍然可以看出他是個養尊處優的人。

說起來，諸葛莊雖然不大，但名氣在武林却很張响亮，因爲諸葛莊可謂活人無數，這樣的醫術世家，怎會不被武林同道尊崇。

所以諸葛莊自建莊以來，凡一百二十年，從來没有遭受過侵擾，白道自不必說，連黑道也不想得罪諸葛莊，因爲終年刀頭舐血的好漢，誰没有損傷的？

諸葛錦綉是諸葛莊的第四代莊主，不但醫術比上幾代莊主更高明，武功也很高，甚得同道愛戴。

× × ×

「諸葛兄！」司馬將相忍不住叫了一聲。

這時那兩個人巳挾着諸葛錦綉來到了司馬將相的面前。

諸葛錦綉顯然被點了啞穴，聞聲只是抬頭看了司馬將相一眼，臉上現出激動的神色，但更多的是痛苦。

那兩個挾着諸葛錦綉的人年紀約五十上下，穿一色的黑褐長衫，臉目冷肅，司馬將相却認不出他們是誰。

不過肯定不是易與之輩，否則，也挾持不了諸葛錦綉！

「咱們算準你一定會來找諸葛錦綉，你果然來了，没有讓咱們白等一場！」左面那老者陰狠地望着司馬將相。

「霹靂中人？」司馬將相瞳孔暴縮。

「請問，當世武林中，有誰敢動諸葛莊的？」右邊那老者傲然道。

司馬將相長吸口氣。「你們將諸葛莊主怎樣了？」

「不怎樣。」左面那老者很輕鬆地說：「只不過將諸葛莊燒了，將他全莊上下殺了個清光，只留下諸葛莊主，等你趕來見他一面，你應該要感謝咱們才是。」

「你們爲何要這樣？」司馬將相問。

「可惜諸葛莊主被點了啞穴，暫時不能說話，否則，他一定會告訴你。」右邊老者故意嘆口氣說。

這時，諸葛錦綉目中露出焦急之色，可惜司馬將相發覺不到，不然，他定會看出諸葛錦綉的神色有異。

「咱們低估了你！」左面老者目中寒光一凝：「師無本居然死在你手下！」

「你們究竟想怎樣？」司馬將相沉聲問。

「不怎樣。」仍是左面那老者說。「只不過想你死！」

「說得倒輕鬆！」司馬將相一手按在腰間刀柄上，原來他巳將師無本的離魂刀帶在身上。「我若那樣容易死，早就死在師無本的刀下了。」

「嗯，你隱居十年，想必巳練成了獨孤秘笈上的絕學。」左面那老者陰陰一笑。「只是，咱們還不將你看在眼內！」

「那何不動手試試？」司馬將相心驚不巳，想不到自己隱居十年，以爲只有三兩知己才知，那知道霹靂中人也知道了。

看來那老者的說話應該是眞的，否則，霹靂中人不會留下他，讓他練成獨孤秘笈上的武功，若他對他們構成威脅，早就動他了。

霹靂中人在武林中是最可怕最神秘的一個組織，看來不假。

「何必急急找死呢？」右面那老者裝出一副悲憐的樣子。「咱們不可以再談談嗎？」

「道不同不相爲謀，何況你們現在挾持諸葛莊主，有什麽好談的？」司馬將相嗆然拔出離魂刀。

「慢着。」右面老者搖手道：「咱們談談條件怎樣？」

司馬將相不由道：「除非你們答應釋放諸葛莊主，否則没有什麽好談的！」

在他想像中，天下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對方會答應只是談談便釋放諸葛錦綉，所以他巳暗提功力，準備一舉擊殺那兩名老者，救走諸葛錦綉。

誰知却大出他意料之外，左面那老者一口答應。「可以，但咱們問你的話，你一定要據實答覆！」

司馬將相不由愕了一愕，思念電轉，却想不出對方這樣爽快有何企圖，再想想這對自己毫無不利之處，於是點頭答道：

「一言爲定！」

「絕不反悔！」左面那老者答得斬釘截鐵。

「那你問吧。」司馬將相目光盯緊了那兩人。

可惜諸葛錦綉現在不能說話，否則他必是會大聲叫：「司馬兄快走！」因爲他知道那兩個老者的詭計，却苦於說不出口，急得他直瞪眼不巳，連臉也急紅了。

可惜司馬將相却不知道他的心意。

× × ×

「那我問了。」左面老者道：「你是直接趕來諸葛莊的？路上没有與人接觸過了。」

司馬將相不明白對方這樣問是什麽意思，只好答道：「當然是直接趕來這裏，否則也不會跑折兩匹馬，至於在途中有否與人接觸過，那當然有，因爲我也要吃飯的。」

「好，咱們相信你。」仍是左面老者問：「唐書臨死之時，有對你說過什麽没有？」

司馬將相毫不考慮地道：「他要我來找諸葛莊主，便死了。」

「只是這些？」左面老者有點不相信地問。

「你是否想反悔？」司馬將相目光如炬：「唐書若有告訴我什麽，我何必來找諸葛莊主？」

「嗯，是我多疑。」左面老者含笑道：「現在就釋放諸葛莊主，請接住了！」

話落，便與右面那老者抓住諸葛錦綉，將他朝司馬將相拋過去。

司馬將相實在料不到對方這種講信用，眼見對方將諸葛錦綉眞的拋過來，不由又驚又喜，回刀入鞘，伸出雙手準備接住諸葛錦綉。

那兩名老者在拋出諸葛錦綉後，臉現詭笑，身形急退。

諸葛錦綉看來不但穴道被封，而且全身的穴道也被封，不然，不會像一截木頭那樣飛向司馬將相。

就在司馬將相快要接住諸葛錦綉的時候，一條繩索像套馬索一樣飛拋過來，一下子套在司馬將相的身上，接一緊，司馬將相待要掙扎，整個人巳被扯飛，向後飛了出去！

司馬將相若不是一心放在接住諸葛錦綉上面的話，那根套索不可能那樣容易將他套住，而他也死定了。

「轟隆」一下巨响，快將墜地的諸葛錦綉忽然爆炸開來，刹那間炸得血肉橫飛，肢離破碎，硝烟瀰漫中，血雨像暴雨一樣落下來。

被一扯飛退數丈的司馬將相眼見那慘烈的場面，原本一腔怒氣的，這時却目瞪口呆，驚得一顆心「砰砰」亂跳。

那一下爆炸威力之大，連地上也炸了一個大土坑，試想想，他若是接住了諸葛錦綉，豈不是與諸葛錦綉一同被炸得粉身碎骨？諸葛錦綉確實被炸成粉碎，根本找不到一根完整的肢體，地上滿是散碎的骨肉，斑斑血漬，入目驚心。

司馬將相瞧得整個人呆住了。

而那兩個老者於爆炸聲中，退到了林邊，待爆炸過後，一眼看到司馬宜相還是好端端的站在地上，不由目露驚詫之色，雙眼中殺機湧現，其中一名老者尖嘯一聲，林子内刹那湧出數十名黑衣人，在兩名老者的帶領下，如飛撲過來。

「喂，還不快走！」有人自他後面發急地低叫，同時他身上的套索一鬆。

司馬將相一眼看到那兩名老者衝過來，不由熱血上衝，猛地吼了一聲，紅着眼撲了過去。

「唉，找死也不在這時。」後面那語聲未完，司馬將相的右脚一緊，身形向前一傾，栽倒在地上。

原來他的脚踝上被索套住了，怪不得會如此。

緊接着，他整個人飛了起來，那情形就像垂釣的人猛地一收釣竿，而他就像被釣起的魚那樣，整個人凌空翻飛了出去。

那兩下動作一氣呵成，快得連他欲掙扎也來不及。

那兩名老者忽然看到司馬將相栽倒，跟着飛起，一時間弄不清楚是怎麽回事，不由怔了一下，待到看清楚是怎麽一回事之後，不由又急又怒，叱喝聲中，撲奔之勢更快！

司馬將相一飛數丈，去勢將盡時，他腰身一挺，飄然落地。

「喂，別發呆了，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快跑吧。」一面殘垣後有人向他叫，語聲很嬌甜。

司馬將相急循聲望過去，發現那些殘垣下蹲着一個女子，樣子很甜美，精靈的大眼正眨呀眨地望着他，在向他招手。

他不知怎地，竟朝那女子走了過去。

這時候那兩名老者帶着那羣黑衣漢子巳撲了過來，那女子二話不說，拉着司馬將相就跑……

巧手倩女李紅雲

「姑娘，妳怎會在諸葛莊的？」司馬將相目不轉睛地瞧着救了他一命的女子。

這時他們巳離開諸葛莊足有五十里，而且將那兩名老者及那羣黑衣人擺脫了。

那女子眼眸一轉，輕笑道：「我剛巧要去找諸葛莊主，所以去到諸葛莊。」

「是了，還未請教姑娘芳名。」司馬將相問。

那女子年紀大約二十上下，螓首微垂道：「李紅雲。」

看她穿一身紅衣，像一朶美麗的紅雲一樣，倒是名實相符。

「原來是李姑娘。」司馬將相自我介紹道：「在下司馬將相。」

「哦，你就是江湖人稱武秀士的司馬大俠，久仰了。」李紅雲目光一亮，驚喜地望着司馬將相。

「姑娘認識在下？」司馬將相問。

「我只是聽過你的大名，認識麽，現在不是認識了嗎？」李紅雲俏皮地說。

司馬將相不由亦笑道：「姑娘是聽誰說起在下的？」

「家兄。」李紅雲脆聲道。

「請教令兄大名。」

李紅雲道：「家兄李震中。」

「啊，原來是李兄。」司馬將相興奮地道：「說起來，在下與令兄是素識，只是這多年不見，令兄好嗎？」

「托賴，家兄一向粗安。」李紅雲的

秀眉忽然輕皺了一下，「只是他近來舊患復發，小妹來諸葛莊，就是想向諸葛莊主開幾帖藥，看能不能治好家兄的舊患，可惜……」

司馬將相嘆口氣道：「若是在下能早一步趕到諸葛莊，諸葛莊主或許不會落入霹靂中人的手中，那令兄……」

「原來他們是傳說中最可怕最神秘的霹靂中人。」李紅雲有點驚惶地說。

「怎麽？姑娘妳不知道他們的身份？」司馬將相亦有點吃驚。

「小妹只是偷窺到他們在諸葛莊主身上綁了不少炸藥，而且看出他們都是厲害人物，小妹自忖人單勢孤，加上本領低微，雖然有心想救諸葛莊主，但自忖力有不逮，所以不敢造次，於是偷偷躲起來，看他們玩什麽花樣弄什麽陰謀，並伺機看看救不救得了諸葛莊主……後來你來了……而且看出他們想利用諸葛莊主來炸死你，一急之下，小妹只好抛出飛索……」

「要不是姑娘及時援手，在下會像諸葛莊主一樣被炸得粉身碎骨，姑娘救命之恩永銘中心。」司馬將相充滿感激地說。

「司馬大俠這樣說就太客氣了。」李紅雲嬌笑說道：「小妹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當然可以。」

「他們爲什麽要殺你？」

「這一點，說來話長。」司馬將相吁口氣道：「那是由於唐書的關係。」

「司馬大俠說的是鬼才唐書大俠？」

「正是他。」司馬將相清一清喉嚨，將唐書遭到追殺……及他趕來找諸葛莊的經過說了一遍，末了嘆口氣道：「說實在的，在下到現在還弄不清楚霹靂中人爲何要殺唐書及諸葛莊主。」

「司馬大俠，你準備怎樣辦？」李紅雲正色問。

「找他們是不可能的事，相信他們一定不肯放過在下，現在唯一的辦法就只有等他們來找我了。」司馬將相目光一閃問：「李姑娘，諸葛莊主已死，而令兄的舊患又……」

「那只好另求良醫了。」李紅雲無可奈何地說。

接又問：「司馬大俠準備去那裏？」

「在下也不知去哪裏好，只好去到哪裏算哪裏了。」司馬將相苦笑。

「那何不到舍下小住，順便與家兄聚聚舊。」李紅雲盼切地瞧着司馬將相。

司馬將相避開她的目光，搖搖頭道：「李姑娘，在下很想到府上拜訪令兄，只是……在下不想將麻煩帶到府上。」

李紅雲有點失望地瞟了司馬將相一眼。「小妹與家兄可不是怕事的人。」

司馬將相急忙解釋道：「在下不是這意思，姑娘大概也聽說過霹靂中人的行事作風……」

「那司馬大俠陪小妹到最近的城鎮總可以吧？」李紅雲說着站了起來。

司馬將相忙亦站起來，連聲道：「當然可以，姑娘請。」

× × ×

廟口鎮是通往洛陽古道上一個市鎮。

李紅雲的家就在洛陽城。

而廟口鎮距洛陽還有百多里路，司馬將相爲了李紅雲的安全，一直送她到廟口鎮，才與她分手。

李雲紅却有點不情願地道：「司馬大俠有空請到舍下與家兄一聚。」

司馬將相極力避開李紅雲的目光，笑笑道：「若在下能平安渡過危難，定當到府上拜訪。」

「一定。」李紅雲熱切地望着司馬將相。

「君子一言。」司馬將相肅容道。

「小妹知道你是位君子！」李紅雲粲然一笑，揚揚手轉身輕快地朝前路走去。

司馬將相沒有立刻轉身走入鎮內，直望到李紅雲走得不見了影踪才轉身入鎮。

那知他才轉身舉步，驀地聽到一聲尖厲的叫聲，剎那不由渾身一震。

因爲那聲叫聲雖然是從遠處傳來，但他却聽出那是李紅雲發出的叫聲！

這剎那他像整個人像掉進了冰窟一樣，全身一陣冰冷，驀地，他像一頭受傷的豹子般，猛地朝李紅雲走去的方向撲去。

一口氣狂奔之下，身形如電掣般，瞬眼間已掠出了數十丈。

他立刻就看到了李紅雲。

只是，那再不是嬌俏甜美，活生生的李紅雲，而是一具沒有了生命，臉容可怖的屍體！

司馬將相的心房一陣抽搐。

一掠幾近三丈，掠到躺在地上的李紅雲身前，急蹲下來，接伸手抄起李紅雲的軀體。

也就在這剎那，他的鼻孔中猛然嗅到一縷火硝味。

他的腦際立刻閃過了諸葛錦綉被炸至血肉橫飛的情景，當下不及多想，身形驀地斜飛而起，一飛二丈，身形接一翻，身形一展，掠了出去！

「轟隆」一下巨响，司馬將相斜掠的身形竟然被那一下巨响震得有如急風吹葉般抛了出去。

待到他落在地上時，硝烟塵土瀰漫四濺，籠罩了一大片地方。

司馬將相整個像被震得呆了般，木頭人一樣木然站在地上，目光發直，但全身却冷汗淋漓！

塵土紛落，硝烟四散，司馬將相驀地像瘋了般，撕心裂肺地吼了一聲：「有種的現身出來與我一拚生死！」

吼聲遠遠地傳了出去。

十多二十丈外的一棵大樹上，有兩個黑褐長衫的老者隱在濃密的枝葉中，正透過枝葉隙縫往外窺看，其中一名老者嘆口氣道：「眞命大，這一次又炸他不死！」

另一名老者獰笑道：「聽他的吼聲，他似乎有點瘋了。」

這兩名老者正是率衆將諸葛莊毀掉，並在諸葛錦綉身上綁上炸藥，欲炸死司馬將相的兩名老者。

司馬將相在吼聲中，已發狂般衝到適才李紅雲躺着的地方，雙眼像噴出火來般，神情悲憤至極，渾身簌簌顫抖，雙拳緊握，握得指節發青。

適才李紅雲躺着的地上，這時出現了一個方圓足有丈許的大坑，而李紅雲的屍體已不見了，周圍的地上佈滿了血肉破布，斑斑點點，觸目驚心。

司馬將相站在土坑前，悲憤填膺，只覺胸口窒悶，忍不住仰天長嘯了一聲。

嘯聲穿雲裂石其聲悲吭，有如猿啼。

司馬將相這剎那不由又映現起李紅雲那俏麗甜美，逗人喜愛的臉龐來，一個活生生，嬌俏可人的少女在一刻之前還是活生生的，但現在却灰飛烟滅，死得那樣慘酷，怎不令他悲憤如狂？而李紅雲只不過出手救了他一命，便遭到霹靂中人的殘殺，霹靂中人之殘暴，可想而知。

大樹上兩名老者仍然藏在樹上，當然看到司馬將相的舉動。左面老者有點可惜地道：「咱們若不是離他這樣遠，這個時候出手襲擊他，應該是最有利的時機。」

右面那老者亦露出惋惜的表情。「這時候他心神皆喪，不難一擊得手！可惜，可惜！」

說起上來，這兩名老者在霹靂這個組織中的地位可不低，仍是僅次於霹靂令主的霹靂堂正副堂主，不但武功高強，最厲害的是一身火器花樣百出，最喜歡用火器殺人，只瞧瞧諸葛錦綉與巧手倩女李紅雲之死，便可見一斑。

左面那老者姓洪，名火天，右面那老者姓雲，名炎烈。

洪火天與雲炎烈匿在樹上，一直看着司馬將相的舉動，直看到司馬將相將地上的骨肉收集起來，以長衫包裹住，朝鎮上掠去，才從樹上滑下來，亦向鎮上走去。

火藥暗器　層出不窮

司馬將相終於將巧手倩女李紅雲的骨肉埋葬了。

面對一堆黃土，司馬將相不由唏噓不已，心中的怒火亦熊熊燃燒，一堆黃土，便掩埋了一個活色生香的少女，怎不令人感慨不已。

拖着一雙沉重的脚步，司馬將相來到鎮上唯一只賣酒而不賣菜的君醉來酒館。

這間酒館獨沽一味，只賣酒不賣飯菜其它，擺明了是專門招待眞正會喝酒的人的地方，所以這間酒館什麽酒也有，不論是好酒劣酒，烈酒醇酒，一應俱全。

司馬將相一坐下來，便要了三斤蓮花白。

蓮花白酒香而性烈，只有眞正會喝酒的人，才敢喝它。

司馬將相是個會喝酒的人，而且酒量頗豪，三斤蓮花白，根本不放在他眼內。

他來君醉來喝酒，只是想麻醉一下自己，好讓自己能暫時忘却一下心中的痛苦與憤怒。

一個人若是心中的痛苦與憤怒得不到消解，那是很難受的，難受得會令到一個人會發瘋的。

司馬將相一連喝了五六杯酒，心中只覺得更加難受，胸中像有一團火在熊熊燃燒，「嘶」一响，他撕開了胸前的衣服。

接着，他不用杯了，乾脆拿起酒壺，往咀裏灌。

一盞茶時分不到，他已喝光了那三斤蓮花白。

酒館內的其它酒客雖然也算得上是會喝酒的人，但看到司馬將相的喝法，無不驚詫地瞧着司馬將相，有些甚至露出欽佩之色。

「伙記，再來三斤。」司馬將相吐着酒氣直嚷。

那伙記見他腰掛長刀，知道不是好惹的，慌不迭應着送上三斤蓮花白。

司馬將相一手執起酒壺，就往咀裏灌，一口氣竟然將一壺酒喝了個點滴不剩，看到的人皆咋舌不已。

如是者一連再喝光了那三壺酒。

六斤酒下肚，他已有了七分酒意，覺得舒暢了很多，胸中那股鬱之氣消悶解了不少。

但他意猶未盡，他只想喝個酩酊大醉，讓自己暫時能夠得到解脫。

所以他又嚷叫起來：「伙記……」

突然在這時有人趨前驚喜地對他道：「這位不是司馬兄麽？」

司馬將相下面的話被這突如其來的話聲打斷了，霍然回過頭來，瞧着那發話之人。

他一眼看到那人，不由臉露驚喜地道：「楚兄，原來是你！」

被司馬將相稱爲楚兄的人，年紀與司馬將相差不了多少，神態飄逸，穿一件天青色的長衫，頗有幾分儒士的味道。

他正是江湖人稱儒俠的楚天舒。

說起來，他與司馬將相相識足有十五年，而且交情不薄，但自十一年前司馬將相敗在三眼煞神師無本的刀下，隱居起來之後，他們便沒有再見面，這時偶然相遇，那一驚喜之情，溢於言表！

× × ×

「眞的是你，司馬兄。」楚天舒一把執住了司馬將相的手臂，與奮地說。

司馬將相也興奮地道：「楚兄，不見多年，風采如昔，來來，坐下喝兩杯聚聚舊。」

楚天舒笑道：「司馬兄眞會說話，比起你來，小弟差遠了。」

說着已坐了下來。

司馬將相忙招呼小二送三斤酒來。

「司馬兄，當年你敗於三眼煞神師無本刀下，忽然失踪，到底去了哪裏？」楚天舒目注司馬將相。

司馬將相感慨地道：「小弟有感於身手低劣，不足以行走江湖，所以隱居在一處窮鄉僻壤中，潛心苦練武功。」

楚天舒喜道：「如此說來，司馬兄一定大有成就了。」

「那裏，那裏，楚兄過獎了。」司馬將相見小二已將酒送來，忙執壺道：「先浮一大白！」

兩人皆是豪邁之人，酒到杯乾，連盡三大杯。

「楚兄怎會來這裏？」司馬將相問。

「小弟原本要到洛陽，路經這裏，却酒癮發作，只好進來喝兩杯解解饞，順便歇歇脚，不意却遇到司馬兄你，眞令人高興。」楚天舒大笑起來，舉杯道：「小弟敬司馬兄你一杯。」

司馬將相立刻舉杯，一口喝乾。

兩人這樣談談說說，不一會便喝光那三壺酒。兩人的酒興正濃，而且酒量亦很大，於是再來三斤蓮花白。

兩人又邊喝邊談起來。

「司馬兄，你這次重出江湖，必定有番作爲吧？」楚天舒含笑瞧着司馬將相。

「實不瞞楚兄，小弟這次踏足江湖，實是爲勢所迫，不得不爲。」司馬將相這剎那憶起一連串發生的事，簡直有如一連串的噩夢般，心情很沉重。

楚天舒也看出了司馬將相的表情與剎那有異，於是道：「此話怎說？」

司馬將相遲疑了一下，終於道：「楚兄，大概你亦聽聞過霹靂中人這個神秘可怕的組織吧？」

楚天舒臉色變了一下，吸口氣道：「聽說過，司馬兄，你這次重出江湖，莫非與他們有關？」

「正是。」司馬將相神情剎那顯得很激動，切齒道：「楚兄，他們先是殺了唐書，繼之火燒諸葛莊，並脅持諸葛莊主，却用他爲餌要炸死小弟，幸得到雙槍震中州李震中兄的胞妹及時援手，救了在下一命……但在一個時辰前，李姑娘在小弟送別之後，在前往洛陽的途中遭到霹靂中人的截殺身亡，並在她的身上藏了炸藥再重施故技企圖炸死小弟……」

司馬將相將事情發生的前後經過一五一十說出來，楚天舒聽得魄動心驚。司馬將相說完後，連喝了三杯酒，神態激憤。

「司馬兄今後準備怎樣？」楚天舒關心地問。

「暫時還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只好見一步行一步，找霹靂中人算帳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爲根本不知到那裏去找他們，他們却一定不會放過小弟，小弟已豁了出去，等他們來找小弟，好拚個你死我活。」司馬將相一副豁出去的表情。

楚天舒嘆口氣道：「可惜小弟急着要趕去洛陽見一位朋友，不然定當助司馬兄一臂之力。」

司馬將相感激地道：「小弟之事，怎可連累楚兄你？」

楚天舒道：「洛陽事了之後，小弟再來找你。」

司馬將相忙道：「楚兄不必了，小弟那時不知是否還活着，就算活着，也不知走到哪裏。」

楚天舒却道：「不管如何，小弟也會去找你。」

說着望一眼外面的天色，歉然道：「時候也不早了，小弟急着趕去洛陽，我就此暫別，司馬兄保重。」一邊說邊從懷中摸出幾個碎銀，放在桌子上，然後站起來朝司馬將相抱拳道：「司馬兄，小弟就此別過。」

司馬將相忙亦站起抱拳還禮，並相偕走出酒館。

站在門口，司馬將相呆呆地望着楚天舒越走越遠的身形，直至看不到楚天舒的背影，才走出酒館，朝大街那頭走去。

他這時候足有九分醉，只想找個地方歇一歇，好好睡一覺。

於是他脚步有點輕浮地走向最先看到的一家客棧。

暗算不死　追查原因

楚天舒離開廟口鎭後，一直朝洛陽那個方向走去。

這時候天色已近黃昏，古道上已很少行人，斜陽透過道旁的枝葉隙縫洒射在古道上，斑斑點點，像撒下了一地的銅錢。

楚天舒一邊急行一邊想着司馬將相告訴他的事情，不由替司馬將相担心不已。

他雖然沒有遇見過霹靂中人，但霹靂中人手段之兇暴他却聽得多了，至今爲止，他還沒有聽說過有哪一個在惹上了霹靂中人之後，仍然活着的。

對於霹靂中人，江湖武林中人簡直是談「虎」色變，沒有人敢招惹他們。

楚天舒雖然不是一代宗師，但身手亦居一流高手之列，他外表儒雅，爲人却重言諾，輕生死，性格很豪放，他這一次若不是急於趕到洛陽爲一位朋友排解一件糾紛，他會毫不猶豫地留下來，助司馬將相一臂之力。

這樣想着走着，他差一點沒有撞在一個人的身上。

幸好他反應快捷，而且身手敏捷，及時煞步偏身，閃了開去。

那人却依然直直地站在原地，目光直直地盯着楚天舒。

楚天舒雖然心裏有氣，但却瞧出此人顯然是故意站在路上擋着他的去路的，亦即是衝着他來的，但他却不認識眼前這人，不明白眼前的人爲何向他「找碴」。

擋着楚天舒去路的是一名年約五十上下，相貌凜然，穿一件黑褐色長衫的老者，楚天舒上下打量那老者，却怎也想不起曾見過這人。

那老者却顯然認識他，冷冷地道：「楚天舒？」

楚天舒狐疑地望着那老者，點頭道：「不錯，正是楚某。」

接疑惑地問：「閣下認識楚某？」

那老者依然冷冷地道：「不認識，只是久聞大名。」

楚天舒問：「恕楚某眼拙，請教閣下大名。」

「洪火天。」老者答得很爽快。

楚天舒聽了，腦中飛快地轉了一下，却省不起曾聽聞過對方的大名，但仍然客氣地道：「久仰大名。」

這老者正是霹靂組織中担任霹靂堂副堂主的洪火天，對於楚天舒的客氣話他一點也不領情，仍然冷冷地道：「久仰倒說不上，相信你應該是第一次聽說過我的姓名。」

楚天舒不由點頭。

「而我也是在不久之前在鎭上見過你一面。」洪火天盯着楚天舒。

楚天舒問：「閣下攔着楚某，有何貴幹？」

洪火天道：「想請敎一些事情。」

楚天舒雖然心急趕路，但這時只好耐着性子問：「閣下請說。」

「你在酒館中與司馬將相喝酒，司馬將相到底與你說了些什麽？」洪火天的目光有如兩根尖針一樣。

楚天舒一聽，極爲反感，因爲這是他與司馬將相之間的私事，洪火天根本無權這樣問他。但他還是壓下心中的不滿，冷笑道：「這是楚某人的私事，楚某不便奉告，請原諒。」

「嘿嘿，果然不出我所料，你一定不肯說！」洪火天冷笑連聲：「只是說不說也沒有關係了。」

楚天舒不由問：「閣下這樣說是什麽意思？」

「那是說，我要殺你！」洪火天一字一字說出來。「你旣然不肯將與司馬將相的談話告訴我，那只好讓你永遠不會對第二個人說了。」

楚天舒這剎那倏地心頭一動，沉聲道：「閣下到底是什麽人？」

「告訴你也無妨。」洪火天陰陰一笑：「或許你知道了我的身份之後，會改變主意。」

楚天舒這時已有幾分料到洪火天的身份，但却只是猜測。

洪火天神態倏地變得很肅殺，一字一字清楚地道：「霹靂中人！」

這四個字有如四下焦雷般，直震得楚天舒心神震動不已。

霹靂中人！他果然猜中了。

吸口氣，楚天舒聲音有點發澀地道：「閣下別誤會了，楚某雖然與司馬將相喝了不少酒，楚某却並不知道什麽秘密。」

洪火天陰狠地道：「不管你知不知道，司馬將相有沒有對你說過，總之，凡是與司馬將相說過話的人，皆要死！」

楚天舒一聽，不由氣往上衝：「豈有此理，霹靂中人又怎樣，別人怕你們，楚某却不將你們放在眼內！」

洪火天忽然大笑起來，好一會才道：「好胆量，等一會你就會爲自己說過的話後悔了！」

「哼，楚某從來不會後悔的！」楚天舒由於不清楚對方的底細，所以暗中戒備着。

洪火天臉色一沉，倏地一掌拍向楚天舒的胸膛。

洪火天這一掌看似平平無奇，不帶一絲掌風，就像一個初學掌法的人那樣劈出一掌。

但楚天舒是個愼重的人，由於不清楚洪火天的底細，所以他絕不敢稍有輕視之意，爲了小心起見，他沒有接洪火天這一掌，偏身向橫閃開。

洪火天這剎那掌勢亦一變，依然拍向楚天舒的胸膛。

楚天舒心中忽地一動，暗忖：「何不試試他的功力有多高。」主意一定，立刻亦拍出一掌，迎向洪火天那一掌。

倏地，洪火天像變魔術一樣，那只拍出的手掌心處，驀地射出一團火球，「嗤」地射向楚天舒劈出的手掌。

幸好楚天舒爲了謹愼起見，那一掌拍出的速度不太疾猛，驀見洪火天掌心飛出一團火球，心中吃了一驚，掌勢倏地一沉，同時急旋身。

那團火球從楚天舒掌上射過，楚天舒只覺手指炙痛，知道被那團火球炙傷了。

那團火球呼地從他身旁射過，射在路旁一棵樹身上，「波」地炸了開來，樹身立刻着火燃燒起來。

楚天舒瞧得心頭震了一下，身形却旋風般猛撲向洪火天，同時已拔出了腰間長劍，猛刺向洪火天的掌心。

洪火天長笑一聲，急收掌，接雙手一搓一揚，「蓬」然聲中，一道猛烈的火焰直射向楚天舒的面門。

相隔還有五尺左右，楚天舒已感到一陣灼人的熱力撲面而來，令到他的呼吸也爲之一窒，知道厲害，疾忙直拔了起來。

那道火焰「忽」地自他脚下射過，射落在地面上，地面竟然燃燒起來，好一會才熄滅，燒得地面焦黑一片。

楚天舒入目之下，暗暗心驚不已。

「再嚐嚐我這幾顆霹靂子的滋味！」洪火天喝聲中，左手猛揮。

成品字形三顆黝黑的，足有龍眼般大小的黑球電射向楚天舒。

楚天舒知道接觸不得，更加碰撞不得，他空有一身本領，却施展不出來，身形在空中急急向下墜。

三顆黑色圓球剎那相撞在一起，發生霹靂般的炸響聲，火光爆閃中硝烟瀰漫。

身形急墜的楚天舒被那一下霹靂般的炸響震得急墜的身形震蕩了一下，雙耳嗡嗡作響，兩眼發昏，差一點沒有被震昏過去。

洪火天在三顆霹靂子相撞的剎那，陡地脫手射出一團火球，疾射向楚天舒的身軀。

楚天舒由於被那霹靂般的炸響震得神志有點發昏，加上兩眼發昏，兩耳如聾，所以他未能及時發覺那團射來的火球，待到他發覺時，閃避已經來不及。

「噗」一下急響，那團火球射在他身上，立刻爆散開來，燒着了他的衣衫，剎那間他像變成了一個火人一樣。

楚天舒心中驚悚不已，但却沒有亂，身形加速下墜，身體着地之後，身形貼地疾滾，壓熄那些火焰。

他身上的火焰終於熄滅了，但他身上手脚却灼傷了不少處，全身衣衫更是破碎不堪，臉上被烟火薰得黑一塊白一塊，樣子狼狽至極。

洪火天却沒有乘機再對楚天舒施展出火藥暗器，只是冷冷地瞧着楚天舒。

「楚天舒，現在你已知道我的厲害了吧？」

楚天舒這時神態極之冷靜，聞言冷哼一聲道：「姓洪的，你敢跟楚某憑眞本事麽？」

洪火天大笑着道：「我才沒有這樣笨，我也不是什麽正人俠士，我才不會捨長取短，自取死道，姓楚的，今日你是死定了！」

楚天舒忍着身上的痛，驀地大喝一聲，仗劍直衝向洪火天。

洪火天哈哈一笑，身形一旋，百十道五彩絢爛的火焰接從他身上各處閃射出來，罩射向楚天舒。

楚天舒這一次早有準備，左掌右袖運足八成功力劈拂而出。

那道火網被他強勁的掌勁袖風撞擊得「蓬」地四散開來，倒捲回去。

洪火天一見，冷笑一聲道：「果然有點道行！」

說話間身形側閃丈外，雙掌接連搓揚，飛射出一團團赤紅的火焰。

楚天舒衝撲的身形陡地向前一撲、貼地掠射向洪火天。

那一團團火焰「呼忽忽」地從楚天舒的身上射過，射在樹上地上，燒了起來。

洪火天見楚天舒接連閃避過他的火彈焰火，心頭一凜，猛咬牙，抖手擲出一顆

霹靂子。

楚天舒看得眞切，身形陡地拔騰起來，騰起幾近二丈。

那顆霹靂子就射在他拔起的地方前面約尺許遠的地上，霹靂聲中，炸得塵土飛揚，好不驚人。

楚天舒若不是及時拔騰起來，只怕會被炸得粉身碎骨。

因爲爆炸的地上被爆開一個足有半丈方圓的坑洞。

楚天舒就在那聲爆炸聲中，怒鷹一樣俯衝向洪火天！

洪火天這一次變了眼色，怪叫一聲，手接連射出十多團火球，企圖阻止楚天舒的衝撲。

楚天舒似乎豁了出去，竟然不閃不避，揮掌揚出，閃電般掠射向洪火天。

洪火天見楚天舒一副悍不畏死的樣子，驚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身形急閃，揚手又射出兩顆磷火彈。

楚天舒以爲洪火天射出來的仍是火焰彈，是以毫不閃避，身形依然掠射向洪火天，掌擊袖揮而出。

那知道這種磷火彈有別於那些火焰彈，吃掌勁袖風掃擊之下，竟然被地爆燃開來，爆成無數火星，四下飛射，只要任何事物被沾上，便會揮之不去，而且很難撲熄，燃燒起來。

楚天舒冷不防之下，被燒得殘破不堪的衣衫及手腕上竟然被沾上了幾顆飛射的火星子，衣衫立刻燃燒起來，而沾在他手腕上的那顆火星子，竟然像磁鐵般，緊沾在他的腕上，滋滋地燃燒起來。

楚天舒痛得渾身一顫，急將手腕着火處拍打在身上，想將之拍熄，那知却拍之不熄，而且繼續燃燒起來，燒得他的皮肉滋滋有聲。

而他身上衣服已大片地燃燒起來，炎得他全身灼痛不已，簡直令人無法忍受。

楚天舒却忍住了。

這時他整個人已像一個燃燒着的火人，照說他應該飛墜落地，設法弄熄身上的火才是，但他却沒這樣做，因爲他已了與洪火天同歸於盡的決心。

所以他身形依然射撲向洪火天。

洪火天幾曾見過一個這樣悍不畏死的人，在他的經歷中，沒有一個人在着了他的火藥暗器之後，特別是着了磷火彈之後，無不驚惶失色，哀嚎撲救，只有這位楚天舒是個例外。

正因爲楚天舒是個例外，所以他看到楚天舒全身着火向他射掠過來，不禁驚得他有點目瞪口呆，竟然不知閃避！

直到楚天舒射掠到他身前不足五尺的刹那，他才從驚怔中省悟過來，急不迭閃躍開去。

劍光一閃，「噗」一下急响，洪火天張口發出一聲痛嚎，身形暴退不迭！

他一退幾近二丈，終於掙脫了挿入他胸前處的長劍，那個血洞噴濺出大股血箭，痛得他直吸涼氣，牙齒咬得格崩作响。

楚天舒那一劍由於力道很猛，所以將他的胸肩胛骨刺了個對穿。

楚天舒這時整個人已失去了控制，衝撲在地上，身上的火已將他整個人包裹了，連頭髮也着火燃燒。

但他却忍受着椎心刺骨的炙痛，身形在地上一滾，接跳起來，發出一聲令人心悸的嘶吼，狂衝向洪火天！

洪火天瞧見楚天舒那瘋狂的樣子，不由魄爲之奪，臉色大變之下，忍痛閃避不迭，同時揚手射出一顆霹靂子！

霹靂子射在楚天舒的身上，霹靂一聲炸响，楚天舒整個人被爆得血肉橫飛，其狀之慘，觸目驚心。

洪火天這時已運指點封了傷處附近的穴道，止住了湧流不已的鮮血，但他一張蒼白得毫無血色的臉上，餘悸猶存，眼中驚色未褪。

楚天舒被霹靂子炸得肢離破碎，死狀之慘，與諸葛錦綉及李紅雲之慘死的情形一模一樣。

洪火天雖然兇殘成性，但他還是第一次遇到像楚天舒這樣的「狠」人，那種悍不畏死的狠勁，令到他兀自心顫不已。

撕下一幅衫襟草草包扎了一下胸肩處的傷口，洪火天看也不敢看一眼地上散碎的肉血殘肢，彷彿看一被眼炸成粉碎的楚天舒就會便成厲鬼，緊纏住他一樣，急急奔掠而去。

× × ×

司馬將相一覺醒來，已是晌午時分。

這一覺他足足睡了有七八個時辰，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睡了這樣久。

醒來之後，酒意已全消，而他也感到很淸醒，胸中那股鬱悶之氣全消。

梳洗之後，他感到肚子很餓，猛省起自己昨天晚飯沒有吃，不禁苦笑搖搖頭，走出客棧，朝鎭上那家規模尚算大的聚德樓走去。

那知他才走出不到十丈，背後却有人叫住他。「這位爺，請留一留步。」

司馬將相初時還以爲不是叫他，及至下意識地扭頭一望，看到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子正向他跑過來，他不由停下來，望着那小子。

「大爺，等一等，小的有東西要交給你。」那小子邊跑邊向司馬將相叫。

司馬將相有點奇怪地望着那小子。

眨眼間那小子跑到他的面前，伸手遞給他一個布包。

司馬將相却不伸手去接，問：「是什麼東西？爲什麼要送給我？」

「小的不清楚裏面的是什麼東西，是那位大爺給小的一兩銀子叫小的交給爺的。」那小子扭轉身，指着街角那面。

但他却怔住了。「那位大爺怎麼忽然不見了？」

街角那邊確實一個人也沒有。

司馬將相這刹却忽然一手搶過那小子手上的布包，揚手運勁盡力往上拋去。

那個布包被他全力一拋，直往上飛，走勢疾勁，却在飛上六七丈高下的時候，驀然爆炸開來，發出一聲震天價大响。

街上的人皆被那一聲霹靂也似的爆炸聲震驚得以爲發生了什麼事，紛紛驚惶走避不迭，刹那間，有如鷄飛狗走，塲面混亂至極。

只有司馬將相與那將布包送來的半大小子站着沒有走。

司馬將相之所以沒有走，是因爲他已猜測到會有這樣的事發生，而他之所以能

在千鈞一髮間將那布包拋上空中，不是他有能預知布包內裹着的原來是一包被人巧妙地加以精製過的炸藥，這種炸藥巧妙之處是不用藥引點燃，但在一定的時間內會自動爆炸，製造這種火藥的人，必然是個對火藥有很深的認識，而且精通配製各種火藥的人，否則，不會製造出如此巧妙的火藥。

他是憑着他那像野獸一樣敏銳的第六官感而感覺到有危險將會發生，隨之而聯想到兩次之差點被火藥炸死，而猜測那布包之內可能是炸藥的。

尚幸他的猜測很正確，反應也很快捷，及時將那布包拋上了天空，不然，他與那半大小子不但會被炸死，勢必亦禍及街上很多的行人喪命，甚至會造成更大的傷亡。

至於那半大小子，發夢也料不到自己手拿着的是一包威力如此強大的炸藥，那包炸藥爆炸之後，不但天地爲之震動，而且天上滿是硝烟黑雲，幾乎遮蔽了天空，他的雙耳直到現在似是嗡嗡作响，他之所以不走避，是因爲他被那如此巨大的爆炸聲震得驚呆了。

司馬將相一雙目光迅速而銳利地掃視着大街上走避的行人，却發現不到有可疑的人，而他同時亦運勁戒備着，提防隨時可能發生的襲擊。

好一會，街上只有他與那驚慌得發了呆的半大小子時，他才緊緊地盯着那小子，沉聲問：「唏，你叫什麼名字？」

他是對這半大小子有點疑心。

那半大小子神情有點呆木，像沒有聽到司馬將相的話，悶聲不响。

「唏，你怎麼哪？」司馬將相提高聲音問。

那半大小子這才像從睡夢中醒過來般，悚然一震，眼珠轉動了一下，滿臉的驚惶之色仍未消，驚聲道：「那布包內是什麼玩意兒，發出這樣巨大的响聲？是不是爆竹？」

「不是爆竹，而是會炸死很多人的火藥。」司馬將相大聲說。

那半大小子似乎完全清醒過來，臉上的驚色更濃，吶吶道：「怎會這樣的？怎會這樣的？」

司馬將相目光尖銳如針，看着那半大小子，却看不出他有半絲裝作，對他的那一絲懷疑打消，嘆口氣，放緩語聲道：「快回家去吧，記住，以後別胡亂替不認識的人做事。」

那半大小子仍然呆站着，口中念念有詞。

「你沒有什麼事吧？」司馬將相看見他那樣子，忍不住問。

那半大小子搖搖頭，忽然像一只受驚的兔子般，轉身狂奔而去。

司馬將相長吸了口氣，轉過身，繼續向聚德樓走去。

他肚子實在很餓了。

就算天塌下來，總要先塡飽肚子，那樣才有體力應付任何兇險。

× × ×

從聚德樓出來，他決定回客棧結賬，離開廟口鎭，到洛陽一行。

他現在就像一根飄萍一樣，飄到哪裏也無所謂，倒不如先到洛陽一行，順便將巧手倩女李紅雲的死訊通知他的兄長李震中。

一想起李紅雲，他的心就感到刺痛，一個活生生嬌俏可愛的少女被炸死得那樣慘，而她的死，雖然是霹靂中人所爲，但和他也有多少關聯，畢竟，她是爲了救他才慘遭霹靂中人的毒手的。

從客棧中出來，他一直朝鎭口走去。

將要走到鎭口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從斜刺裏向他奔過來，司馬將相一眼瞥到，心頭一動，莫非又是那可怕的玩意兒來了，疾忙戒備地煞住脚步。

那奔向司馬將相的人是一個年約二十許的壯漢，打扮却是一個地道的莊稼漢，穿一件有補釘的土褐色短衫，殘舊的褲子上也有幾塊補釘，膚色黝黑，脚穿草鞋，但司馬將相却不注意他那身打扮，一雙目光落在那人手上拿着的東西上。

那人手上拿着一把沒有鞘的長劍！

若那人是來刺殺他的，未免太着痕跡了。

而且那人看來也不像個會武功的人，因爲他拿劍的手勢很笨拙，那樣子生怕鋒利的劍身會將他割傷一樣，張開拿劍的手臂，劍身向下，硬梆梆的。

令到司馬將相放下心的不是人拿劍的動作，因爲任何人也會裝的，而且有的裝得天衣無縫，他是看到那人拿劍的手粗大粗糙，才斷定那人是個道地的莊稼漢。

因爲練劍的人的手不會那樣粗大粗糙，練劍不同練拳掌的人，劍仍兵中之王，王者自有它的氣度，就像他一樣練劍兼練刀，那雙手潔白修整，斷不會像那人一樣手掌寬厚，指節粗大，那根本不配拿劍。

那漢子直奔到他面前，他早在瞥見那漢子向他奔來時便已站住了，忽然將手上的劍遞給他，有點氣促地道：「這位大爺，有人要俺將這把劍交給你。」

說完，像手上拿着的是一條毒蛇，急不及待地往司馬將相的手裏塞。

司馬將相却不接，問：「誰要你交給我的？」

那漢子急急道：「是一個穿黑褐色長衫，年紀大約有五十上下的人要俺將它交給你的。」

「他現在那裏？」司馬將相一聽那漢子的描述，便立刻想到那可能是將諸葛錦綉炸死的兩名老者之一！

「那人要俺將這把劍交給你，便出鎭走了。」那漢子又將劍塞向他的手。

司馬將相原本想追出鎭的，但一想可能追不到了，便打消了此念，目光銳利地打量了那把劍一眼，却看不出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但却看出這是柄好劍，不由納悶起來。

那人爲何無端端送我這把劍，莫非這把劍有什麼奧妙不成？

「大爺，俺差點忘了告訴你，那人叫俺轉告大爺好好地看看劍把。」那莊稼漢的話，解答了司馬將相心中的疑問。

司馬將相聽了，伸手接過那把劍。

那漢子立刻轉身走了。

司馬將相也不理會，一手拿着劍身，一手拈着劍把，察看起來。

劍把上既沒有鑲金嵌珠，劍把就是劍

把，毫無特異之處，但當司馬將相的目光落在劍把當中顯然是有意磨平的地方時，立時像遭到雷殛一樣，渾身猛震了一下！

劍把當中那塊平滑的地方鐫刻着三個蠅頭小字：楚天舒！

這柄劍無疑是楚天舒的佩劍！

所謂劍在人在，劍失人亡，一個練劍的人對於佩劍是很重視的，視之有如自己的生命，而楚天舒在自己的劍把上鐫刻上自己的名字，其對之重視，可然而知。

如今劍從別人的手上落到他的手上，那麽，他的人呢？

司馬將相不敢想下去。

他的心不由收緊了。

× × ×

司馬將相終於來到洛陽。

他本想立刻去找雙鎗震中州李震中，但他却躊躕着沒有去找。

他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

有鑑於諸葛錦綉、李紅雲及楚天舒的先後遭到毒手，他實在不想李震中也會遭到意外。

他在趕來洛陽的途中，曾經見到楚天舒被炸成肉碎的地方，那個大土坑，周圍殘留下的血漬，他已敢肯定楚天舒已遭到毒手。因爲他曾在路途中問過不少人，皆說沒有見過像楚天舒那樣的人，這不是很明顯嗎？

洛陽不愧是名城，城廓高大，街道寬闊，店舖林立，熱鬧繁盛。

司馬將相信步走在大街上，却有一種茫然之感，因爲他覺得現在不知到那裏才好。他有一種孤立的感覺。

那是因爲他感到自己是個「不祥」的人，由雨夜那一晚開始，他接觸過的人皆遭到慘死，這令到他不敢再輕易去接觸人，他怕又會發生像李紅雲、楚天舒那樣的慘事。

在大街上走來走去始終不是味兒，他一眼瞥到前面不遠有間酒樓，便決定入去坐下喝兩杯，也好思想一下今後該怎樣做，那知他才一脚踏入那間名福如樓的酒樓門口，便遇到一個他想去找，但又不敢去找的人！

計殲霹靂兩堂主

「這不是司馬兄麽？」從福如樓內走出來的一名中年人一眼看到司馬將相時，臉上露出驚喜的神色，迎向司馬將相。

司馬將相其實在踏入福如樓的刹那，一眼就看到那中年人，這時只好亦迎上前去，激動地向那中年人招呼道：「李兄，正是司馬某人。」

那人赫然正是巧手倩女李紅雲的兄長雙鎗震中州李震中！

那中年人生得燕頷虎目，身材壯碩，穿一襲錦袍，頗有威勢，搶上兩步執住司馬將相的雙手，驚喜地道：「果然是司馬兄，不想在此見到兄台，喜煞小弟了。」

司馬將相這刹那的表情很複雜，一則是喜，一則却不想見到他。

「李兄一向可好？」

「司馬兄，你看小弟這樣子不是很好嗎？」李震中是個豪爽人物，樂得哈哈笑起來。

司馬將相亦只好暫時抛開那一腔心事，欣喜地道：「李兄，司馬某正想趨府拜訪，不想却在這裏見到你，相請不如偶遇，來，咱們去喝兩杯，聚聚舊。」

李震中顯然是才喝完酒出來，聞言喜道：「小弟雖然已有幾分醉意，但故友重逢，醉又何妨！」

於是兩人把臂進入福如樓，找了副乾淨的座頭坐下來，要了幾樣下酒菜，再要了五斤酒，邊喝邊談起來。

× × ×

五斤酒已喝了三斤，李震中喝了口酒感慨地道：「司馬兄，咱們已有十多年沒有見面了，想當年咱們意氣風發，尚武任俠，如今咱們已老了，不復當年勇……」

司馬將相強笑道：「李兄，來，別淨說話，我敬你一杯。」

兩人乾了一杯，李震中目注司馬將相道：「司馬兄，這十多年來，你到底去了哪裏？」

司馬將相吐口氣道：「隱居在一處很荒僻的地方。」

「這次來到洛陽，莫非有什麽事？」李震中接道：「若是有用得到小弟的地方，只管吩咐。」

司馬將相喝了口酒，只覺苦澀無比，一時間不知怎樣對李震中說才好，思忖了一下，覺得還是說出來好，於是語聲沉重地道：「司馬某來洛陽，實在是找李兄你相告一件不幸的事的。」

李震中睜大雙眼有點詫異地道：「你我皆好好的，有什麽不幸的事要相告？」

司馬將相吸口氣，低沉地道：「李兄，令妹是否去了諸葛莊找諸葛莊主討幾帖藥來治你的舊患？」

李震中不由狐疑地望着司馬將相。「你怎樣知道的？」

司馬將相強笑道：「因爲司馬某在諸葛莊見到令妹。」

李震中這才釋然，失笑道：「那丫頭大驚小怪的，小弟不過大腿上一處刀傷舊患有點隱隱作痛，那丫頭知道後，便嚷着要到諸葛莊找諸葛莊主開幾帖藥拿回來給小弟服食，這一去便去了有十日，我看她是想到外面去玩一下，找了這個藉口。」

司馬將相聽了，心頭一陣刺痛，但既然已說開了，只好硬着頭皮說下去。「李兄，令妹確實是到諸葛莊去找諸葛莊主討藥。」

「那小弟錯怪那丫頭了。」李震中目注司馬將相，終於發現他神色有異，不由問：「司馬兄，你既然在諸葛莊見到她，而且又是同路，爲何不與舍妹一同到洛陽？準是那丫頭貪玩，繞路回來了。」

司馬將相語聲變得有點澀澀地道：「李兄，不是這樣，因爲令妹根本見不到諸葛莊主。」

李震中雙眼又睜大了。「諸葛莊主不在莊內，所以那丫頭留下來了？」

司馬將相痛苦地道：「也不是，而是諸葛莊在令妹找到去時，已被燒毁，諸葛莊主也被人脅持住。」

「有這等事？」李震中震驚地道：「諸葛莊主醫術通神，從來不與人結怨，備受同道愛戴，有誰敢這樣胡作妄爲？不怕同道公憤嗎？」

「李兄，那是霹靂中人幹的！」司馬

將相說時，神情激憤！

「霹靂中人！」李震中顯然也聽說過不少關於這個神秘組織的暴行，倒抽了口涼氣，神色一震道：「原來是他們！也只有他們才敢動諸葛莊！」

一頓接問：「司馬兄，你怎知道？」

司馬將相憤然道：「因爲他們脅持住諸葛莊主的目的，就是想誘殺我！」

「司馬兄，你怎會惹上他們的？」李震中失聲問。

「這事說來話長，等一會我再告訴你。」司馬將相這刹那腦海中不由又浮現起李紅雲被炸得肢離破碎的慘狀，全身不由震顫了一下，語聲悲沉地道：「他們竟然在諸葛莊主的身上藏了火藥……將諸葛莊主抛給我，令妹就在那生死一髮間，救了我一命，而諸葛莊主被炸成粉碎！」

「他們實在陰鄙毒辣！」李震中憤怒地擂了一下桌子。「舍妹怎會及時救了你的？」

「這也等一會再告訴你。」司馬將相沉重地道：「但令妹却因爲救了我，霹靂中人就對她懷恨在心，竟然在廟口鎭外將令妹狙殺了……將炸藥藏在令妹的身上……我聞聲趕到去……幸虧我嗅到一絲硝烟味，千鈞一髮間騰掠開去，不然，我會與令妹的屍體一齊被炸碎！」

李震中聽到這裏，大叫一聲，上身往後一翻，竟然閉氣昏死過去。

司馬將相大吃一驚，急不迭將李震中扶起來，而酒樓內的伙記及其它客人也見到了，紛紛望過來，有兩名伙計趨前來問道：「客官，這位客人發生了什麽事？」

「沒什麽，他只是喝醉了。」司馬將相從懷中摸出一塊碎銀遞給伙計，然後扶着李震中離開。

× × ×

李震中醒過來後，猛地挺坐起來，大叫道：「妹子，你死得好慘！」張口哇地吐了口鮮血。

坐在床前的司馬將相忙將他按回床上，急聲道：「李兄，人死不能復生，小弟心裏也很難過。」

這時他們置身在客棧內。

那是司馬將相開的房間，若是將李震中扶回家裏，必然會驚動他的家人，那時就難辦了，所以他找了客棧，開了這個房間。

「霹靂中人，不報此仇，誓不爲人。」李震中瞋目大叫。

司馬將相有點歉疚不安地道：「李兄，說起來，令妹不是因爲救了我，就不會死，說起來我很對不起令妹。」

「司馬兄，小弟是個是非分明的人，舍妹之死怎能怪你？祇要小弟一日不死，誓與霹靂中人鬥到底！」

「李兄，你現在覺得怎樣？」司馬將相非常感激地注視着李震中。

「沒什麽，現在不是好好的嗎？」李震中神情悲激，「小弟不會就這樣倒下去的，否則，如何報舍妹之仇！」

說完挺身坐了起來。「司馬兄，你現在可以從頭告訴小弟了吧？」

「當然可以。」司馬將相於是將事情發生的經過，從頭至尾對李震中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末了吁口氣道：「有鑑於楚兄與我在廟口鎭喝了一頓酒便遭到他們的毒手，所以我在來到洛陽之後，有點不敢去找李兄你，恐怕也會遭到他們的毒手，不意却在酒樓門口遇到李兄你。」

李震中這時已從悲憤中慢慢平復下來，一手執住司馬將相的手，誠摯地道：「司馬兄，小弟是怎樣的一個人，你不是不清楚，小弟若是個怕死的人，當初也不會踏足江湖了。」

「李兄！」司馬將相異常激動地緊緊握住李震中的手臂。

「司馬兄，你爲了朋友而敢與霹靂中人爲敵，小弟難道沒有勇氣爲妹報仇？管他是什麽人，這個仇我一定要報！」

「李兄，你眞的下了決心？」司馬將相實在不想李震中捲入這個漩渦中。

「爲義爲妹，絕無反顧！」李震中說得斬釘截鐵。

接語氣一轉。「司馬兄，到底唐書與諸葛莊主怎會惹上他們的？」

司馬將相苦笑道：「這一點，我至今也是不清不楚，唐書臨死時，只說了要我去找諸葛莊主便氣絕身亡了。」

「依小弟看來，他兩人可能知道了一些什麽秘密，而秘密可能與霹靂中人有關，所以霹靂中人必欲殺之而後甘心！」李震中外表粗豪，實則是個心思愼密，頗有頭腦的人。

「這一點我也想過了，只有這一點極有可能。」司馬將相表示讚同地點點頭。

「從楚兄之被殺，足以證明這一點，他們之所以要殺楚兄，是怕我將『秘密』告知了楚兄，否則他們無理由要殺楚兄！」

「司馬兄，小弟從你所說的一切中，隱隱覺得你的行踪可能已經被他們暗中監視了，否則，他們不會去殺楚兄。」李震中沉思着道。

「李兄不說，我也有這種感覺，從廟口鎭再次有人送那『包裹』及楚兄的劍來，我已感覺到。」

「那麽，司馬兄這次到洛陽來，看來也逃不過他們的跟踪監視了。」李震中霍然道。

「這已經是在我意料中事，也所以我委決不下是否要去找李兄你的原因。」司馬將相嘆口氣道：「我現在只有以身作餌，才能將他們引出來，若要找他們，只怕很難。」

「司馬兄，被你這樣一說，小弟倒想到了一個辦法，可以除去那兩名擅用火藥的傢伙。」李震中目中發出光彩，「而從你幾次遭到火藥暗器的暗算中，小弟猜想跟踪監視你的人，很可能就是那兩名擅使火藥的老傢伙！」

「李兄推測得正確，殺楚兄的正是擅用火藥暗器所下的毒手，這一點足可以證明那兩個老傢伙就在附近！」司馬將相接問：「李兄想到了什麽好主意？」

李震中神秘地笑道：「以毒攻毒。」

司馬將相想了一下，恍然笑道：「確是個好主意，但怎樣進行？」

「這一點慢慢再告訴你，天機不可洩漏。」李震中說着從床上下來。

「李兄要到那裏？」司馬將相見李震中走向門口，忍不住問。

「想回家一趟，將舍妹的死訊告知家

母。」李震中說時，神色有點悲痛。

「李兄，暫時不要回家比較妥當。」

司馬將相望着李震中。

李震中亦望着司馬將相，眼珠一轉，明白了司馬將相的意思，一拍腦袋道：「我怎麽想不到這一點，差一點將禍害帶回家。」

事實上他說得一點不錯，既然有人監視司馬將相的行動，一定看到他與司馬將相在一起，有鑑於楚天舒之死，他若是回家，勢必被霹靂中人暗中加以跟踪，在「顧此失彼」的情形之下，可能會將他的一家人殺個清光，諸葛錦綉就是一個例子。

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兩人經過這一番商議之後，已有了主意，而司馬將相也不再感到茫然孤獨了。

× × ×

翌日天亮，李震中離開了客棧，一個人急急往城外走去。

出了城之後，他左張右望了一會，才掉頭逕直朝西面走去。

一路走下去，附近皆是荒野之地，間或才有幾戶人家，而李震中像担心有人跟踪，一路上不斷扭頭向後面瞥望，腳下却越走越急。

走出了七八里之後，前面是一座山崗，山崗只有一間破舊的木屋。

李震中停下來，扭身朝後面望了一眼，才拔腳朝山崗走去。

但他才奔出一步，身後呼地一下急响，一道旗花火箭般的火球射向他的背心。

李震中聞聲知警，身形向前一撲，撲在地上！

那團火球從他頭上射過，「噗」地射落在李震中身前約丈許的地上，「熊」地一聲，那團火球爆開來，立刻沿着地上的野草，迅速燃燒起來。

李震中却毫不驚慌，身形一滾躍起。緊接着，又有六七個火球向他飛射過來，李震中只好又再撲在地上。

那六七個火球紛紛射落他撲倒的地方丈許遠的地上，「熊熊」連聲爆响中，在李震中的身前築起了一道火牆，火勢異常猛烈，竄起的火焰足有一丈高下。

李震中顯然料不到自後偷襲者的火器竟然如此犀利威猛，猛地竄起來，往左側掠去。

「熊熊」連聲爆响中，在他的前面出現了一道「火牆」，阻住了他的去路。

他只好煞住身形，不然，他會衝入那道火牆中。

「嘿嘿，任你有飛天遁地之能，今日也休想逃得出咱們的手掌心！」一個陰惻惻的聲音在李震中的背後响起。

李震中霍然轉身，看到兩名年約五十上下的老者正以犄角之勢，掠到離他約二丈的地方停下來，將他的另兩面去路堵住了。

那兩名老者皆穿一襲黑褐長衫，冷冷地注視着李震中。

李震中露出吃驚的表情，掃了那兩名老者一眼，喝道：「兩位是誰？因何出手偷襲在下？」

那兩名老者嘿嘿冷笑起來，左面那老者道：「說出來你也不認識，爲了讓你死得瞑目，告訴你也無妨。」

一頓接道：「老夫雲炎烈。」

右面那名老者似乎受了傷，胸肩處包扎着布帶，左手虛垂下來，狠聲道：「老夫洪火天，至於爲何要截住你，老者不說你也應該明白。」

李震中却搖頭道：「火藥暗器用得像兩位這樣出神入化的，應該不是無名之輩，但在下確從未聽過兩位的大名，至於兩位將在下截住意欲何爲，恕在下愚笨，不明白兩位的意思。」

「那就明白告訴你吧。」洪火天道：「咱們今日要你死！」

李震中怔了怔，問道：「在下與兩位素未謀面，更談不上有何過節，兩位爲何要殺在下？」

「因爲你昨日與司馬將相在一起，而且，你亦是李紅雲的兄長，所以咱們要殺你。」洪火天盯着李震中。

「哼，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來得全不費功夫，原來就是你們殺死舍妹的！」李震中眼中像要噴出火來。「狗賊，別人怕你們霹靂中人，我可不怕！」

「怕也要死，不怕也要死！」洪火天狠聲道：「司馬將相告訴你一些什麽？」

李震中心頭一動，乘機問道：「司馬將相與我說了很多話，不知兩位要問的是關於那方面的？」

「是關於——」雲炎烈張口才說，就被洪火天截住了。「雲副堂主，無論他知道什麽，殺了他不就一了百了嗎？」

雲炎烈立時厲吼道：「姓李的，認命吧！」

說着揚手打出一道赤燄，直射李震中頭臉。

李震中仰頭偏身，那道火焰「哧」地從他鼻尖射過。

雙手接在腰間一抽，抽出兩桿只有三尺九寸長的短槍，槍身粗如兒臂，槍尖鋒銳，雙槍一舞，舞出兩團槍花。

「死到臨頭，還想頑抗？」雲炎烈喝一聲，雙手連揮，一團團碧赤色的火焰接從他的雙掌中飛射出來，直飛向李震中。

李震中身形連閃，閃過五道碧焰，雙槍接一引一挑，挑在兩團飛來的綠焰上，想將之挑飛。

但那兩道流焰像兩道磷火一樣，却沾在他的槍尖上，燃燒起來。

一股灼熱之力立時從槍尖沿着槍身傳到槍柄上，灼得他差點鬆手丟槍。

那兩道綠焰眞邪門，竟然才沾上槍尖，便將雙槍炙得有如火炭一樣灼熱，雲炎烈的火藥暗器確實有異於一般使用火藥暗器的高手。

李震中忍着掌心的炙痛，雙槍往地上一插，槍尖直沒入地，火才熄滅。

這刹那一顆黑黝黝的圓彈向他疾射而至，李震中一眼瞥到，身形陡地翻躍起來，接雙手在槍柄上一按，整個人頭下腳上地倒拔了起來。

這一拔由於是藉刀拔起，足有三丈許高下。

也幸虧他拔起得這樣高，才沒有被那一聲霹靂般震撼天地的爆炸波及。

那顆射向李震中身前地上的圓彈原來是洪火天發出的霹靂子，土飛塵揚中，李震中的身形被震得在空中窒了一窒，飛射

四濺的土塊有不少射在他的身上，擊得他疼痛不已，而那聲「轟」然乍响聲也震得他雙耳嗡嗡作响，瀰漫的硝烟塵土刹那將他全身淹沒了。

李震中的身形在硝烟塵霧中迅速下墜。但洪火天與雲炎烈却看不到。

他們雙眼大睁着，望着那四散瀰漫翻滾的烟霧，只盼烟霧能够快些消散。

烟霧慢慢地消散了，他們透過薄薄的烟霧，看到李震中不知怎地，已越過那道火牆，正往山崗上掠去。

兩人不由又急又怒，齊齊怒喝一聲，展開身形，追掠過去。

× × ×

洪火天與雲炎烈雙雙掠上了山崗，李震中已掠入了那間破舊的木屋內。

兩人追到木屋前，却不敢貿然追進去，互相望了一眼，一時拿不定主意。

「放火燒屋，看那小子還能躲得了。」洪火天說着揚手打出一顆磷火彈。

那顆磷火彈從破板隙縫中射入了木屋內，熊熊地燃燒起來。

雲炎烈亦揚手打出一團火球，火球射在板壁上，「蓬」地爆散開來，迅即燃着了板壁，猛然地燃燒起來。

兩人由於身上滿是火藥暗器，不敢站得太近，雙雙向後掠退。

但就在這刹那，一件令他們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那間着火燃燒的木屋陡地「轟」一聲爆散開來，燃燒看的板壁四下激射，兩人不由大驚失色，恐怕火星濺到他們的身上，急不迭閃避。

「熊」地一聲，那些火星雖然射不到他們的地上，但却射在地上，地上立刻「熊」地着火燃燒起來，火勢像火蛇一樣疾竄開來，只不過刹那間，整個山崗上已變成了一片火海！

洪火天雲炎烈由於事出突然，加上又只顧閃避那四濺飛射的火星木板，來不及閃退出去，陷在了火海中。

兩人嚇得心胆俱裂，兩人的衫角已沾上了火星，嚇得兩人慌不迭將之拍熄，同時騰身急向上拔。

那知兩人的身形才拔起，一大片暗器破空生嘯，罩射向他們。

兩人怪吼聲中，掌袖齊施拂拍而出。

那大片激射而至的暗器大半被他們兩人的掌勁袖風所擊落，有小部份射空，但仍有幾顆射在他們的身上，兩人一痛，氣一窒，身形倏沉。

兩人在這生死關頭，反應神速，各出一掌互擊，藉那一擊之力，身形一個倒翻，接一長身，硬生生騰升起來。

但幾乎是緊接着，第二蓬暗器又罩射向他們！

兩人一驚非同小可，上升之勢被硬生生阻遏住，如先前一般泡製，掌擊袖揮。

這一次沒有這樣幸運了，兩人由於被烟霧所蔽，看不大清楚射來的暗器，待到他們發覺時，下身雙脚各中了幾枚暗器，痛得兩人大叫出聲，雙腿收縮，身形也疾向下墜。

原來這一次暗器是分上下兩路射向兩人的，兩人只顧上，自然忘了下面，這就着了道兒。

這一次兩人下墜之勢很急，一下子就墜落在地上。

兩人的反應也不可謂不快，脚尖甫着地，便猛地一點，身形急拔而起。

無奈這時整片崗頂已成了火海，火勢熊熊發發，異常猛烈，那蛇舌一樣的火舌噬着了兩人的衣衫下擺及褲子。

兩人嚇得魂飛魄散，驚叫出聲，雙袖急往下揮拍，企圖撲熄燒着的衫褲。

但他們在情急之下已忘了他們的一身火藥暗器，特別是雙袖中藏了不少火藥暗器，這一拍打之下，火星沿着了衣袖，首先是雲炎烈的火藥暗器被燃着引爆，霹靂聲中，跟着發出連串「轟轟」的爆炸聲，而雲炎烈的整個身軀在空中被炸得散碎開來，血雨碎肉殘肢四飛！

本來洪火天已拍熄了身上的火，身形也藉翻滾之力向上騰升，但却受到雲炎烈爆炸之影响，身形窒了一窒，被爆射開來的火星子射在身上，立時引發了身上的火藥暗器，霹靂連聲中，整個人在空中被炸得灰飛烟滅，不見了。

由於兩人身上的火藥暗器不少，爆炸之聲分外巨大，震撼了整個山崗，聲勢有如山崩地塌一樣嚇人。

玩火者，終被火焚！

洪火天雲炎烈發夢也料不到，他們會死在自己的火藥暗器之下，而且死狀之慘，比那些被他們的火藥暗器燒死炸死的人還要慘烈。

這大概就是報應。

× × ×

霹靂爆炸聲過後，從火海的外邊約丈許的地上，跳起兩個人來。

這兩人赫然是司馬將相與李震中。

適才發生的一切，皆是他們的傑作。

原來兩人爲了誘殺洪火天雲炎烈兩人，想出了這個以「火」攻「火」之計。

這個地點，是李震中想出來的。

他是洛陽人，對洛陽附近的一切非常清楚，他記得這座很小的山崗只有一棟被人棄置的木屋，於是選中了這裏進行他們的計劃。

而司馬將相於半夜偷偷潛入客棧，順手在客棧厨房拿走了兩大缸油，趕到這座山崗上，等到天亮才將兩大缸油倒在木屋周圍的草地上，將整個崗頂澆遍了。

那崗頂方圓不過十丈見方，所以那兩缸足有一百斤重的油足够澆遍崗頂那些草地。

在他們的計劃中，本是設法將兩人引入木屋中，然後將浸滿了油的布團點燃拋入木屋中，再燃着木屋外面周圍澆的草地，將兩人困在火海中，但雲炎烈洪火天却令他們計劃有變，幸好他們急中生智，掠入木屋內從另一邊窗口穿了出去的李震中見兩人不上當，急中生智，運勁劈出兩掌，將整座木屋擊得碎塌倒下，而匿在一邊的司馬將相則乘機點燃了草地……再加上兩人以碎石做暗器……終於令到這兩名終日玩「火」的高手喪生在「火」中。

兩人瞧着仍然熾烈地熊熊燃燒着的崗頂，長長吐了口氣，互相看了一眼，露出興奮之色。

「李兄，這一着果然好絕。」司馬將

相拍拍李震中的肩頭。「看到這兩個狗賊被他們自己的火藥暗器炸死，眞痛快！」

「他們終日以火藥暗器炸人燒人，現在他們却死在自己的火藥暗器之下，眞是報應！」李震中目光一轉，瞧着司馬將相。「司馬兄，下一步怎樣做？」

司馬將相雙眼仍望着熊熊燃燒的大火，吁口氣道：「看來咱們要爭取主動了，他們雖然神秘，但必有蛛絲馬跡可尋！」

「小弟也有這個意思，要幹就幹到底，與其等他們來找咱們，不若咱們主動找上他們，打他一個措手不及！」李震中握拳作勢。

「李兄，這件事還是由我一個人來幹吧。」司馬將相誠摯地望着李震中。

李震中却堅决道：「司馬兄，你的好意小弟很明白，但小弟既然已惹上了他們，就算小弟不再與他們作對，他們也斷不會放過小弟，所以小弟非幹到底不可。」

司馬將相聽了，想想，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也只好無奈地道：「李兄，你說得對，我就是沒有想到這一點。」

接抬眼望望天，轉身道：「咱們同城去吧。」

李震中點點頭，當先掠了出去。

一個奇怪的賭注

二日後的一個晚上，城南一座大宅忽然起火，火勢一起便很猛烈，而且火頭不少，附近的人家雖然驚覺紛紛趕來救火，但仍然撲滅不了，火勢反而越燒越猛！

奇怪的是，從起火的時候起，宅子內却不見有人出來撲救，令到前來救火的坊衆也感到驚奇不已。

莫非宅子內的人睡死了？

這是不可能的。

那只有一個可能，宅子內的人被殺死了或是不在；只有這兩個可能最合理。

救火的坊衆雖然努力撲救，但依然不能將火勢減弱，一桶桶的水潑在火上，就像火上加油一樣，火勢反而更猛，令到救火的坊衆驚詫不已。

但他們仍然努力灌救不輟。

因爲這座宅子是雙槍震中州李震中大俠的宅子，而附近的坊衆皆受過李家的好處，對李家皆很感戴，現在李家起火，誰不奮力搶救？

但他們却是「徒勞無功」，而李家起火顯然也是有人縱火的，不然，火一起的時候，不會同時出現十數個火頭，也不會那麼古怪，越灌救火勢越猛烈！

擾攘了大半夜李家終於被火燒毀了。

天亮之後，火勢終於熄滅，只有一些餘燼仍在閃吐着火星，冒着青烟。

有不少受過李家大恩的人，顧不了火場中仍然漫熱炙人，衝了入去，找尋罹難的屍體。

但找遍了，却一具屍體也找不到。

這就令到他們奇怪納悶了，起火時不見有人逃出去，現在又不見屍體，莫非李家的人有飛天遁地之能？否則那就只有一個可能，被縱火者擄走了。

× × ×

李家由於李震中在江湖上名聲不弱，所以洛陽城內的人皆知道有李家。

李家起火被燒毀的消息在城中傳開之後，不少人趕去瞧看。

是以現在火場周圍站滿了人。

其中有兩個穿着店伙計衣衫的人亦呆在人叢中往火場瞧看。

但這兩個人只瞧了一會，便擠出人羣走了。

這兩名伙計一直走向福如樓，看來是福如樓的伙計，但兩人入內後却從廚房的後門走了出去，然後穿過一條橫巷，跳進一家後院牆內，然後逕自走向一間廂房。

兩人走入去之後，立刻將門關起來，並將身上的衣服脫下，再用水洗臉，將臉上的烟灰洗去了，赫然是司馬將相與李震中！

兩人的神態却很輕鬆，還相視一笑。

李震中坐下來，倒了杯茶一口喝乾，對司馬將相道：「司馬兄，幸而你及時提醒小弟將家母等人秘密送到一個隱密的地方，否則，眞不堪設想。」

「李兄，他們的行動好快，幸而咱們棋先一着，他們若是知道只燒了一座空宅之後，不氣昏才怪！」司馬將相笑起來。

李震中却凝容道：「照此看來，城中還有他們的人。」

司馬將相亦收歛笑容，踱了幾步，忽然停下來道：「說不定洛陽是他們一個重要據點也說不定！」

李震中精神一振，點頭道：「有此可能，否則，他們不可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調集人手，對舍下採取行動！」

「那就有必要着手追查一下了。」司馬將相目注李震中。「李兄，你在洛陽人面熟，環境也熟，這就要偏勞你了。」

「無問題！」李震中作了個「斬」的手勢。「只要他們眞的在城中設有據點，一定查得到。」

「事不宜遲，咱們就開始追查吧。」司馬將相說完動手爲自己化裝起來。

他們入住這間客棧的時候，是扮成商旅身份入住的。所以，到他們出去時，兩人又變成了入住客棧時的身份。

揭破身份 梟雄末路

金富賭坊是全洛陽城最大的賭場，亦是最富麗堂皇的。裏面不但可以賭錢，也可以吃喝，更有令人消魂蝕骨的地方。你只要袋中有錢，走了進去，要刺激有刺激，要享受有享受，確是一個銷金窩。

主持金富賭坊的人，是洛陽有頭有面，當然也有財有勢，連官府也給三分面的趙東樓。

提起趙東樓的大名，相信洛陽城內不知道他的大名的人，沒有多少個。因爲他就算不是洛陽城的首富，也是有數的富豪，全洛陽最大的最豪華的金華酒樓就是他開的。趙東樓雖然有錢，却很疏爽，曾經捐錢做過不少善事。洛陽城中，不少人受過他的恩惠，所以，他的大名在洛陽城中很响亮。

他看來只是個生意人，誰也不知道他會不會武功，但却喜與武林人物來往，結識了不少武林人士。別以爲像他這樣成功的生意人年紀不會很輕，而事實上，他今年才只不過三十出頭——三十一歲！

他的樣子很討人喜歡，臉上永遠露出

一抹和善的笑容，就算有人從他的賭坊中贏去十萬八萬兩銀子，他仍然笑容不減。

他喜歡穿剪裁合身的衣服，而且衣料要最名貴的，像他這樣有錢的人，就算穿用金絲銀綫織成的衣服也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他的身材適中，不肥不瘦，不高不矮，皮膚白皙，唇上留了兩撇短髭，配上那一身剪裁合體，手工精細的錦衣，給人一種高貴、體面、有教養、神氣中不失和善的印象。

像他這樣的年紀，應該早已有了家室，事實上他仍是孤家寡人一個，據他說，這樣比較自由自在。

但傾慕他的少女，沒有一百，也有五十，而且都是名門閨秀。

但他却毫不動心。

每天，他都在晚上去一趟賭坊，巡察一下，遇到一些熟悉的豪客，他會玩兩手，却贏多輸少。

贏了，他總是笑着說：「今天運氣眞好。」

輸了，他也是笑着說：「今天手氣眞差。」

無論輸贏，他都是和和氣氣的，絕沒有那種「黑口黑面」，叫人看了不舒服的口臉，所以，每一個入金富賭坊的人皆願與他賭兩手。

× × ×

今晚就有兩名穿得很闊氣的客人指名等着要與趙東樓賭兩手。

只是趙東樓有個習慣，不到二更天，不會出現在金富賭坊。

這兩個客人已來了很久，晚飯時分經已來了，兩人的運氣也似乎很好，幾乎是賭什麽贏什麽，而且賭注很大。這時候兩人總共起碼贏了有五萬兩銀子過外。

幸好他們贏的都是金富賭坊開出，永遠兌現的萬通錢莊的銀票，否則，他們眞不知怎樣拿。

兩人顯然不是洛陽人，因爲兩人顯得有點「土」，但運氣實在太好了，不然，也不會贏了那樣多錢。

這時候他們却不賭了，但却指名要跟趙東樓賭兩手，據他們說，他們要見識一下趙東樓的賭術。

但現在還未到二更天，趙東樓也未來，所以兩人只好坐在一旁等着。

賭坊內的伙計自兩人一出現，便很注意兩人，但却發覺不到兩人有一絲可疑之處，怎麽看，也只覺得兩人像生意人。

但賭坊內的人仍然不放鬆對兩人的監視。

這兩人在賭錢時，賭坊內的人亦會加以注意，却發覺不到兩人有弄手脚的跡象，兩人若不是運氣太好，便是賭術高明的高手。

那兩位客人坐在一旁，自然有人捧茶遞面巾的，招呼週到。

那兩人也顯然很從容的樣子，不時笑着交談兩句。

二更梆鼓响。

趙東樓也在梆子响起最後一下的刹那，一脚踏入賭坊中。

× × ×

好準時。

賭坊內大部份是本地人在賭錢，那些人當然認識趙東樓，紛紛向他招呼問好。

趙東樓也一一向那些人點頭含笑，抱拳還禮，一面走入裏面。

原來金富賭坊是分開內外兩進的，外進賭的皆是賭注不超過二十兩銀子的人客，內進的人客就不同了，那都是有頭有臉，腰纏萬貫之輩，下注額最少五十兩銀子，最高則不限。

總之，金富賭坊是大小通吃！

能夠在金富賭坊內贏了五萬兩銀子的，下注當然不會小，所以那兩名客人是在內進中。

趙東樓走過外進，穿過一條甬道，還未踏入內進，便有一個年約三十五六的漢子匆匆從內進走出來，迎着趙東樓哈腰行禮，並乘機打了個眼色。

趙東樓立刻停下來，詢問地望着那漢子。

那漢子是趙東樓的心腹之一，亦是賭坊的一名副管事，姓劉，名大信，身手不弱，擅使一對短七。

劉大信急忙趨近趙東樓的身旁，附在趙東樓的耳邊說了幾句話。

趙東樓粒聲不响，聽完劉大信的話後，雙眼一睜道：「有這等事？有沒有去查過對方的身份？」

「有。」劉大信恭卑地說：「據他們投宿的那家客棧的掌櫃說，他們是從江南販運絲綢布疋來的客商，有點像書生的名馬相將，另一名身材壯碩的叫鍾離坤。」

「這兩人會不會武功？」趙東樓目光閃閃。

「這倒看不出。」劉大信道：「所以小的不敢肯定。」

「嗯，你先入去，待我見見這兩個人是什麽來路。」趙東樓眼中閃過一抹不易令人察覺的兇光。

× × ×

趙東樓一踏入內進大廳，不少人已向他打招呼。

他也像平常一樣，與那些熟悉的客人招呼還禮，頻頻含笑說：「多謝各位捧場，各位請下注。」

一面說，一面抱拳連拱，走了進去。

那兩名坐在一角佈置得頗爲雅麗的偏廳內的客人早已聽到那些人的招呼聲，知道要等的人同來了，遂站了起來。

趙東樓逕直朝小偏廳走來，踏入偏廳時，已笑着大聲道：「是這兩位朋友想與趙某賭兩手？」一雙眼直望向兩名客人。

劉大信早已跟了入來，搶先一步指着那兩名客人道：「東主，正是這兩位客人了。」

那兩名客人一聽劉大信這樣說，忙抱拳朝趙東樓道：「趙老板，久仰。」

趙東樓忙搶上一步抱拳道：「客氣，請教兩位高姓大名？」

有幾分書生氣的中年人忙道：「在下馬相將。」

身材壯碩的中年人接道：「在下鍾離坤。」

「坐，坐。」趙東樓一面伸手延客，一面坐了下來，笑着道：「聽說兩位今晚的運氣不錯，而且想與趙某賭兩手？」

馬相將兀自陪笑道：「今日的運氣的

確好，咱們自賭錢以來，從未試過今天這樣好運氣，聽說趙老板的運氣也是不錯的，所以咱們想看看，咱們今日的運氣是不是好過趙老板的。」

趙東樓大笑道：「馬老板過獎了，既然馬老板有興趣，我身爲這家賭坊的主人，怎能不奉陪。」

說着站了起來，伸手道：「請。」

馬相將鍾離坤站了起來，隨着趙東樓走向大廳一角一張舖有絨布的賭枱。

那張賭枱上早已擺好了各色賭具，趙東樓待馬相將鍾離坤坐下後，自己也坐下來，含笑道：「未知兩位賭天九、牌九，還是骰寶什麽的？」

馬相將與鍾離坤互看一眼，馬將相道：「骰寶怎樣？」

趙東樓笑道：「趙某身爲主人，當然是悉隨客便，那就賭骰寶吧。」

接側對站在他身旁的劉大信道：「將其它賭具撤下去。」

劉大信應聲趨前，將枱上的賭具撤下去，留下那具骰寶。

「兩位想怎樣玩法？」趙東樓問。

馬將相、鍾離坤兩人又看了一眼，仍然是由馬相將說話：「簡單一點，就賭大細怎樣？」

「好。」趙東樓問：「輪流當莊？」

「這樣很公平。」

「那兩位先當莊。」趙東樓伸手。

「還是由趙老板當莊吧。」馬相將推讓。

「那好。」趙東樓接將盅蓋揭開，「兩位請驗看一下。」

「不必了，咱們信得過趙老板。」這一次說話的是鍾離坤。

趙東樓笑笑。「難得兩位這樣信任趙某，兩位請下注。」

「咱們是合伙賭的。」馬相將說道：「而且咱們的賭注不是銀子，而是一個問題。」

趙東樓與站在一旁看着的劉大信聽了，皆露出驚詫的表情，他們開賭坊足有十年，但却從來沒有聽說過下的注不是銀子，而是一個問題。

這是什麽注？

「兩位不是來尋趙某的開心吧？」趙東樓臉上仍有笑意。

「不是！」馬相將說得很認眞。「在下說清楚一點，若是趙老板贏了，你可以問咱們任何一個問題，咱們必定據實回答，若是咱們贏了，趙老板也要據實回答咱們提出的問題。」

「簡直是胡……」劉大信怒聲叱喝，却給趙東樓擺手制止了，那個「混」字到了咀邊，也只好咽回肚子裏。

趙東樓盯了馬相將與鍾離坤好一會，居然點頭道：「好，我同意！」

「東主，這……」劉大信見趙東樓竟然同意這樣荒誕的賭法，忍不住叫出聲，但又給趙東樓的手勢阻止了。

由於他們那枱是在大廳的一角，而其餘的客人正賭得昏天黑地，沉迷在賭博中，所以誰也沒有注意他們這一枱的奇怪賭法。

趙東樓又再注視了馬相將鍾離坤一眼，才將盅蓋閤起來，跟着搖動了骰盅。

「請下注。」

馬將相毫不考慮地道：「今天咱們的運氣這樣好，那就買『大』吧！」

「好！」趙東樓猛搖了一會，接陡地將骰盅放在枱上，一手按在盅蓋上，待到確定了盅內的三顆骰子不再轉動，才低喝一聲：「開！」

手隨聲起，揭開了盅蓋！

八道目光刹那間一齊射在骰盅內的三顆骰子上！

三顆骰子是雙四一五十三點大！

劉大信不由儍了眼。

「哈，咱們今天的運氣眞不錯，趙老板，看來你的運氣不及咱們。」馬相將眯着眼看着趙東樓。

趙東樓依然神色不變，臉上仍然浮現起那抹和善的笑容。「兩位的運氣確實不錯，兩位請問吧。」

「請問，四日前李家被一把火燒光，是否你們所爲？」提出問題的是鍾離坤。

「問得好。」趙東樓眼色微變了一下，神態却沒變。「不錯，是咱們幹的。」

「你……」鍾離坤忽然變得很激憤，但才說出了一個字，便被趙東樓搖手制止了。

「兩位，別忘咱們事先的約定，贏了只能問一個問題，現在到你們當莊了。」

馬相將用一個眼色制止了鍾離坤的衝動，伸手將骰盅拿起來，邊搖邊道：「請下注。」

趙東樓側耳聽了一會才道：「細！」

馬相將在趙東樓「細」字出口後，猛地將骰盅復捺在枱上！

劉大信瞧得心跳了一下。

「開！」馬相將猛地揭開了盅蓋。

劉大信一眼瞧到盅內的三粒骰子的點數，不由吸了口氣。

骰盅內的三粒骰子的點數是：二二二六點小！

不過，那是圍骰，莊家大小通吃！

怪不得劉大信瞧得瞪大了雙眼，張大口做聲不得。

趙東樓的眼色再次變了一下。

「很抱歉，趙老板，點數雖小，却是圍骰，你又輸了。」馬相將笑着望了趙東樓一眼：「現在我可以提出第二個問題了吧？」

「當然可以。」趙東樓仍神色不改。

「若是咱們沒猜錯，趙老板的身份應該是霹靂中人這個組織在洛陽的負責人！」馬相將目光有如鋒刀一樣盯着趙東樓。

趙東樓一聽，神情微震了一下，臉上那抹笑容終於消褪，代之的是一臉的陰沉。「不錯。」

劉大信的表情要比趙東樓的生動得多，先是像被針刺了一下般跳了起來，隨之臉色大變。

「趙老板是個坦白人。」馬相將冷冷一笑，忽然道：「你爲何這樣坦白？」

「因爲你兩人永遠出不了門口，也活不過今晚，對於兩個死人，又有什麽秘密不可以說的？」趙東樓臉上又恢復了那種友善的笑容。

接又道：「你兩人是怎樣查到這裏，查到我的身份的？」

「趙東樓，你有沒有聽說過一句老話

？」鍾離坤冷笑道：「天下沒有永遠的秘密！」

「我讚同你這句話。」趙東樓撫掌道：「正如我也看出了你們的身份一樣。」目光忽地變得有如尖針般銳利。「我敢肯定，鍾離坤就是李震中，馬相將就是司馬將相！」

馬相將點頭直認不諱。「不錯，我就是司馬將相，他就是李震中！」

「哼，你兩人雖然改頭換面，又怎逃得過我的雙眼！」趙東樓目中殺機湧現，但臉上仍露出笑容，「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省了咱們找尋你兩位的功夫！」

「別像吃了大蒜般那樣大口氣！」李震中冷然道：「咱們敢闖進來，自有咱們的本事。」

「趙東樓，我可否請敎一個問題？」司馬將相神色從容地問。

「咀長在你的臉上，盡管問，答不答却在我。」趙東樓輕鬆地道。

「你們爲何要殺唐書、諸葛錦綉？」司馬將相平靜地問。

「這個問題我也不清楚，命令是令主下達的。」趙東樓淡然答。

「令主是誰？」李震中插口問。

「你以爲我會回答你？」趙東樓忽然笑起來。「你們若想知道，等你們到了陰曹地府，問閻王老子，他一定會告訴兩位的。」

「好了，現在遊戲玩完了，你們知道了這樣多的秘密，也應該死得瞑目了。」趙東樓驀地舉手用力向下一揮，臉上笑容依舊。



雙槍將李震中聞聲知警，身形向前一撲，閃避過火球。

在這樣的時候仍然能夠保持笑容的人，無疑是個可怕的人，看來，趙東樓這個人不但可怕，也十分陰險。

趙東樓若不是一個這樣的人，在洛陽這藏龍臥虎的地方，只怕站得不會這樣穩，他的「絕活」也不會做得那樣成功，他的身份也不可能隱蔽得這樣久！

隨着他那揮手之勢，一羣黑衣人動作快速地從隱蔽處閃出來，將那個角落圍堵住。

奇兵突出

不知在什麽時候，偌大的一座廳堂上，原本呼盧喝雉，吆五叫六，烏烟瘴氣，喧吵熱鬧的氣氛，變得落針可聞，就只聽到呼吸聲，而那些賭客不知在什麽時候也走了個清光，通往外進的那兩扇厚重的大門也關了起來。

「這叫關門打狗，甕中捉鱉！」趙東樓得意地笑望着司馬、李兩人。「兩位認命吧！」

「咱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有什麽手段，只管使出來！」李震中忽地搶身撲向趙東樓。

一條人影也自趙東樓身側閃出來，迎向李震中。

李震中捨身撲出的刹那，雙槍已亮了出來，以雙龍出海之勢，疾刺趙東樓左右乳突穴。

那人閃出，擋在趙東樓身前，這就變了刺向那人的身上。

那閃出的人手上各執着一根熟銅鐗，雙鐗急封，鏘鏘兩下急响，封住了雙槍。

「雙槍震中州原來不過爾爾，徒有虛名之輩！」原來這閃出來的人是那名副管事劉大信！

李震中却不答話，雙槍一吞一吐，槍勢展開，但見槍花亂閃，寒光點點，奇幻迅猛，令人捉摸不到。

這刹那，李震中一口氣刺出了四十八槍！

劉大信心頭一凜，雙鐗急舞，企圖封住槍勢，但聽一陣急而密的點撞聲中，劉大信一連向後退了四步，仍然阻遏不了李震中的槍勢。

雙槍中州豈是浪得虛名之輩！

劉大信又被逼退了兩步，神色終於變了！

因爲他已使盡了全力，仍然阻遏不了李震中雙槍的攻勢，更遑論反攻了！

也就在他最狠狽，最兇險的剎那，李震中的槍勢倏然一停。

劉大信兀自雙鐧急舞不巳，那情形就像他在舞鐧娛賓一樣。

待到他陡然驚覺到時，一張臉脹得血紅，急忙收住鐧勢。

但就在這剎那間，李震中驀然暴喝一聲，手中槍有如兩條飛龍般閃刺向劉大信左右乳突穴。

仍然是那招雙龍出海。

劉大信料不到李震中會驀然發動攻勢，連喘口氣的時間也沒有，又在事出突然之下，任他反應再快，也封擋不及，更加來不及閃避！

就在他一驚揮鐧的剎那，李震中的雙槍巳閃電般刺入了劉大信的左右胸上。

劉大信的雙鐧才剛剛揮起。

慘叫聲中，劉大信的身形被李震中的雙槍挑飛，疾撞向兩名黑衣大漢。

那兩名黑衣大漢反應不可謂不快，無奈劉大信的身形去勢太快，那兩名黑衣人依然被劉大信撞得飛跌在地，壓在兩人的身上。

劉大信却再也起不了身。

那兩名大漢狼狽地推開像一團爛泥一樣壓在他們身上的劉大信，爬起來，却一身是血！

那當然是從劉大信身上流出來的血。

劉大信像一條死狗一樣躺在地上，左右胸那兩個血洞「突突」地冒湧出大股鮮血。

「原來自命俠義道的人，也會使出這種卑鄙的手段！」趙東樓眼看着劉大信被殺死，臉上笑意依然，甚至連眉毛也沒有動一下。

「這不是卑鄙，而是一種策略。」李震中神色冷然地道：「對付什麽人，就要用什麽手段，你們這樣多人，我不用點心機，怎能節省體力？就算我用的是卑鄙手段，也只因爲你們都是卑鄙的人！」

這一次趙東樓的笑容沒有了，代之是陰狠的表情，目中殺機畢露。

「堂主，讓我來會會他！」話聲中，從趙東樓的身後閃出一名年約四十許，身形乾瘦的中年人來。

這中年人雖然精瘦得渾身上下剩下不出四兩肉來，但那張又窄又細的臉上，却嵌了一雙銅鈴般的大眼，骨碌碌轉個不停，乍看之下，有如骷髏般嚇人。

這中年人雖然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但却是金富賭坊的總管，名叫郭逵。

能夠在金富賭場中當上總管的，身手自然不弱，否則，又怎能應付得了各方人物。

× × ×

郭逵一閃出來，二話不說，立刻就動手。

他的手上沒有兵器，因爲他的雙手就是兵器！

他的雙臂有如枯骨，但却堅硬如鋼，那雙手瘦得指骨又大又長的手，有如鬼爪一樣，驀地箕張開來，但見爪影重重，罩向李震中。

司馬將相一看郭逵的出手，猛省地大叫道：「李兄小心，此人練的是百變鬼爪功！」

李震中聞言心頭暗凜，身形急閃，雙槍左搠右刺，剎那間，搠刺出二十六槍。

要知道百變鬼爪乃是六十年前一代人魔陰百變的成名絕學，爪法詭變百出，而且雙爪刀槍不侵，堅如精鋼，昔年少林高僧慈悲上人就是喪命在這套百變鬼爪法之下，而陰百變也憑這套掌法縱橫江湖，殺人無算。

郭逵不閃不避，雙爪飛舞，直搶入槍影中，硬硬將槍影抓散。

李震中心頭大震，暗忖：「百變鬼爪果然詭變莫測。」身形急急閃退，陡地騰拔起來，雙槍倒翻，左槍疾刺郭逵眉心，右槍直貫他的頭頂。

郭逵依然不閃不避，怪嘯聲中，雙爪急迎而上，竟然於千鈞一髮間，攫住了雙槍！

說險，眞是險到極，因爲李震中的雙槍距他的眉心頭頂均不到一寸！

李震中由於人在空中，發力不易，雖則拚着一口氣運勁推送，但雙槍却有如被兩道鐵箍箍住一般，分毫刺前不得。

而他的身形亦被硬生生「托」在空中，上下不得。

只是，郭逵也奈何他不得，因爲他抽不出手來攻擊對方。

但却另有人出手攻擊李震中！

人影電閃中，一條人影驀然從一條柱後閃射出來，曳着一道光芒射向李震中。

李震中一眼瞥到，連眼色也變了。

他這時可謂險極，只有棄槍翻閃一途，但若一棄槍，必然以郭逵有可乘之機，他這時的情形可說「進退不得」！

這剎那，他眞是進退維谷。

幸好司馬將相給他解了圍！

司馬將相在這強敵環伺之下，自然打醒十二分精神，不但注意着與郭逵激鬥的李震中的情形，也注意着隨時可能發生的意外。

那條人影從柱後閃射出的剎那，司馬將相亦撮口發出一聲長嘯，身形電射而起，起勢中，巳拔出了腰間的離魂刀，刀芒亮如閃電，直射向那條人影。

「鏗」一下激响，火星爆洩，司馬將相雖比那人稍慢，但仍然將那人截下來。

那人的功力顯然不及司馬將相，身形在空中被震得一個倒翻，墜落地上。

司馬將相的身形去勢亦被震得窒了窒，覷得眞切，腰一折，人刀有如怒鷹般斜衝而下，刀芒直射向那身形才着地的人。

那人身形未穩，驟見司馬將相人刀急射而下，驚得他六魂皆冒，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揮劍欲拒。

但他的劍才揮出，那道駭電般的刀芒巳射入他的胸膛內！

那人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嚎，仰身便倒，一股血箭自他的胸膛噴洩出來！

司馬將相射落地上，刀尖滴血！

「好，哈哈，閣下看來練成了獨孤秘笈上的武功！」趙東樓居然還能笑得出聲來。

趙東樓口中的「獨孤秘笈」乃是百二十年前有武聖之稱的獨孤桐死後遺留下來的武功秘笈，秘笈分上中下三册，上册載內功心法，中册載拳掌，下册載刀劍，當年獨孤桐就是憑着秘笈上所載的武功，稱

雄武林，連以少林爲首的八大門派掌門人，也敗在他的手下，威名傳遍武林，終他一生，未嚐一敗，被當時武林同道尊爲武聖。

司馬將相之所以得到獨孤秘笈，那是相當偶然的事情，當年他因爲敗在三眼煞神師無本的刀下，九死一生，不由心灰意冷，遂萌退隱江湖之念，於是摒絕故人好友，一個人到處亂跑，想找一處理想的地方隱居下來，却在神農架下一個隱蔽的天然山洞中，一個石匣內，找到兩册獨孤秘笈，翻看之下，不由狂喜不巳，也打消了隱蔽之意，但爲了練成那兩册秘笈上的武功，他仍然找了處荒僻的山村居住下來，苦練秘笈上的武功。

他得到的那兩册秘笈分別是上册及下册，中册則不知爲什麽遺缺了。

他一練就是十年，其內功巳大有進展，雖非登峯造極，放眼江湖，也少有人能及，在刀劍上的造詣，由於苦練了那麽多年，可說巳達爐火純青之境。

有一年他到附近的鎭上買些糧米雜物，却意外地見到了唐書，兩人皆驚喜萬分，把臂談起來。

據唐書說，自司馬將相失踪後，他便四處找尋他，甚至連南疆也去過，不意却在這裏找到他，眞是令他驚喜不巳。

司馬將相聽了極爲感動，遂將他這幾年來的遭遇向唐書說了，連得到獨孤秘笈也沒有隱瞞，並提出要與唐書共同參練獨孤秘笈，但唐書是個坦蕩之人，一口拒絕了。

唐書在他那間木屋中盤桓了足有半個月，暢談別後一切，及近幾年來的江湖人事。

這也是唐書後來能够在那雨夜找到去的原因。

想不到唐書死了，却將他重新引出了險惡的江湖路！

× × ×

這時候，僵持不下的李震中與郭逵也有了變化。

那是因爲李震中在司馬將相擊殺了偷襲他的人後，亦行險折腰一墜，雙腿連環踢向郭逵的咽喉面門！

郭逵不得不鬆手暴退。

但他一退又進，身法之快，就像他沒有退過一樣。

李震中在郭逵一退的剎那，身形亦藉那雙腿踢出之力，凌空一個後翻，掠了出去。

但爪影一閃，裂帛聲响，郭逵那鬼爪一樣的右爪上，抓撕下李震中一塊長衫後擺。

李震中剎那驚出一身冷汗。

他若是翻掠得慢一點，郭逵就不是抓下他一幅下擺了，而是抓在他腰股上。

「雙槍震中州也不過爾爾！」郭逵的語聲像他的人一樣，乾澀得有如瓦片刮砂鍋一樣難聽。

李震中吸了口氣，閉咀不語，神情肅殺，雙槍交錯平擧，氣勢懾人，大有一發如雷之勢。

郭逵瞧着，心頭一寒，扔下那幅破布，雙爪一陣箕張，指節「咯咯」作响，亦作勢欲動。

他這邊氣勢洶洶，那邊的趙東樓却依然氣定神閑，甚至連正眼也不望一下被司馬將相擊殺的漢子，目注司馬將相道：「好了，我巳見識過兩位的身手，無興趣與你們再『玩』下去。」

目中殺機一湧，疾喝一聲：「殺！」

「殺」字聲中，他身形急退，退到一條柱後。

那些黑衣漢子在趙東樓「殺」聲出口的剎那，立時閃退出足有丈外，每個人的手上多了一把弩箭！

而郭逵亦一個倒掠，射落在那些黑衣漢子後面。

這剎那，司馬將相與李震中完全暴露在那些黑衣漢子手上的弩箭之下！

兩人這剎那不由驚慄不巳，但臉上却神色不變。

「兩位，請嚐嚐弩箭鑽體，劇毒攻心的滋味吧！」趙東樓這剎那的表情變得有如虎豹般兇殘。「射！」

「射」字聲中，那些黑衣漢子立刻扣動了機括。

司馬將相李震中在「射」聲中，緊貼在一起，揮刀舞槍。

就在這千鈞一髮間，奇變突生。

× × ×

兩扇緊閉的大門被「轟」地一聲撞擊開來，那樣厚重的大門竟被一撞而開，那人的掌力非同小可。

被撞開的兩扇大門立時碎裂開來，四散激射，像長了眼睛般，射向那些黑衣大漢！

一條高大的人影隨之衝了進來，口中大呼：「李兄，司馬兄，咱們來也！」

幾乎是在大門被撞開的同時，「唏哩嘩啦」一陣碎裂聲中屋瓦塵烟碎木紛墜，幾條人影竟然震塌了屋瓦，從天而降。

跟着，响起了那些黑衣大漢接二連三的慘叫聲的急激密集的弩箭破空聲！

待到烟消塵定，慘叫聲也停止了。

寛大的廳堂上，那些黑衣人全部倒在地上，看來是死了，他們手上拿着的那具匣弩也巳射空，可惜不是射向司馬將相李震中的身上，否則，兩人就算有通天遁地之本領也逃不過弩箭鑽體之厄！

那麽，那些弩箭射到那裏去了？

答案是全部射上了屋頂！

那些橫樑木柱上，插滿了弩箭，亦有些從破瓦洞中射了出去！

事情之會這樣，全是那些驀然「殺」到的漢子幹出來的。

那些黑衣漢子原本是朝着司馬、李兩人鑽射的，只是被撞破大門以及從「天」而降的幾條人影驚得窒了一窒，不少更被激射的木屑射中，也有些被落下來的碎瓦木屑塵烟遮蔽了目光，那些突然「殺」到的人行動迅捷，也就在那剎那擊殺了那些黑衣大漢！

那些黑衣大漢是在臨死前的剎那，身形倒下才本能地扣動機括，所以那些弩箭全部向上射。

× × ×

趙東樓這一次終於臉色大變，有點驚惶地掃視着那些突然「殺」出來的漢子。

「韓厚山，你們好大胆，竟然敢闖入來搗亂？」趙東樓色厲內荏地喝叫。

韓厚山正是那名用雙掌撞開兩扇大門的高大漢子，足足比在場的所有人高出一個頭，臉如鍋底，眉若掃帚，巨目獅鼻闊口，繞腮虬鬚，雙掌足有蒲扇般大，膀寬腰粗，好威猛的一條漢子！

他練的是大力金鋼掌，外號鐵掌開山，倒是名實相符！

「趙東樓，你亂喝個什麽鳥屁？以前不知道你的眞正身份，俺還賣你賬，現在，嘿嘿，俺要將你劈成兩半，爲俺的師弟報仇！」韓厚山聲如洪鐘，震得廳堂內嗡嗡作響！

趙東樓變色道：「趙某幾時殺了你的師弟？可不要含血噴人！」

「俺含尿噴你！」韓厚山吼道：「俺師弟雖然不是你殺的，但却是霹靂中人殺的，俺不找你報仇，找誰？找你娘？」

原來韓厚山的師弟常遇秋於兩年前不知怎的，惹上了霹靂中人，被霹靂中人追殺八百里，終於在玉門關外被霹靂中人擊殺，韓厚山聽到這個消息後，憤怒如狂，一掌拍碎一張堅實的紫檀木八仙桌，立刻離家追查霹靂中人的下落，但找了一年，却連一點影子也找不到，只好喪氣地回到洛陽，但他仍念念不忘爲常遇秋報仇，發誓若不殺死幾個霹靂中人，誓不罷休。

由於同在洛陽城中，韓厚山亦算得上是一號人物，有時也到金富賭坊賭兩手，所以認識了趙東樓！

趙東樓被韓厚山這一頓搶白氣得臉上青一塊紅一塊，好一會才狠聲道：「憑你也敢與咱們作對？教你死得屍骨無存！」

韓厚山哈哈大笑道：「別放你娘的大肚屁了，也不睜開你的狗眼瞧一瞧，誰優誰劣？」

韓厚山說得一點也不錯，趙東樓他們確是處於劣勢，因爲這時除了他之外，只剩郭逵及兩名灰衣人，而韓厚山這邊算起來，足有八個人，人數比他們多一倍。

趙東樓臉色更加難看，目光掃視了一下與韓厚山一同「殺」入來的另外五人，陰沉地道：「五位又爲了什麽與趙某作對？難道五位就忘了與趙某的交情？」

這五人皆是洛陽城內頗有名氣的人物，穿一身錦緞長衫的名叫羅盛，外號猛將；另一位穿一身黑色長衫的名叫蔣仲謀，外號小諸葛；第三位名叫司徒錦；第四位名叫何樂軒，第五位名叫温玉成。

這五人在此之前，由於不知趙東樓的眞正身份，所以皆與他常有來往。

羅盛冷然一笑道：「趙東樓，以前咱們不知道你還有另一種身份，所以與你論交，現在你終於露出了狐狸尾巴，咱們的交情從此一刀兩斷，今日，我要爲家岳報仇！」

原來羅盛的岳父在一年前也被霹靂中人所殺，被炸得血肉橫飛，下葬時只有一個木盒盛着的破碎血肉。

「難道四位也與咱們有血仇？」趙東樓希冀地望着另外四人。

蔣仲謀等四人咬牙切齒道：「咱們若不是與你們有血海深仇，又怎會在此？」

原來這四人均有親友死在霹靂中人的手下，否則，他們也不會被司徒將相李震中說動，聯手對付趙東樓。

而他們平日亦是有與李震中來往的，李家被一把大火燒燬，他們也會看到，所以當李震中將查到趙東樓的眞正身份，並邀他們相助對付趙東樓，他們可謂同仇敵愾，一口答應下來。

說起來，他們之所以查到趙東樓的眞正身份，純是出於意外，李震中是從趙東樓家中那位大廚師的口中無意中聽到的。

那位大廚師是位大胖子，但却甚得趙東樓歡心，因爲他作的菜很合趙東樓的口味，他雖然不是霹靂中人，但却可以在趙家內自由進出，到處走動，自然看到很多事情，也聽到很多不該聽的話。

所以，他或多或少知道了不少秘密。

但他是個很小心謹慎的人，也很怕死，當然知道將秘密洩露出去的後果，所以他平日總是提心吊胆的，很小心自己的說話，而他也裝得很像，趙家上下人等誰也沒有懷疑他知道了一些不該知道的事情。

那胖廚師是個無酒不歡的眞正酒鬼，而且經常喝醉，但就算他喝醉了，也不會將心中深藏的秘密說出來。

但那一次他在如福樓實在喝得太多了，醉得比以往每一次都厲害，他終於胡亂地說起醉話來。

恰巧那一日司馬將相與李震中奔走查探了半日，累得口乾脚累，也查探不到半點有關霹靂中人這組織的半點蛛絲馬跡，經過福如樓，便進去喝酒吃飯並歇歇脚。

可說是他們走運，或者也可以說是皇天不負苦心人，他們竟然坐在那胖廚師的隣桌，那時胖廚師尚未喝醉，他們也沒有注意他。

直到那胖廚師喝醉了，在說着醉話，他們才注意到那位胖廚師，並多看了他兩眼。

醉酒的人若是打開了話匣子，就會像決了堤的河水一樣，想關也關不住。

胖廚師正是這情形，他一面仍在往咀裏倒酒，一面不知所云地說着醉話。

說着說着，他終於將埋藏在心裏的秘密說了出來。「我……看……到很……多秘密……公……子原……來還……有另……一種……身份……」

胖廚師雖然說得含糊不清，但仍然被聽覺敏銳的司馬將相聽到了，兩人皆是心頭一動，互相看了一眼，李震中起身走到胖廚師桌前，坐下來，拍拍他的肩頭，關心地道：「喂，你喝醉了。」

胖廚師伏在枱面上，醉眼矇矓，語聲含混不清地道：「我沒有醉，再喝十斤也不會醉，來，來，乾杯。」

說時一手抓着酒壺，但却打翻了酒壺，流了一桌的酒，李震中忙伸手一把抓起來，温聲道：「你說的那位公子是誰？」

「公子……就是我……家公……子，還有……誰……是公子……」

李震中知道喝醉酒的人皆是說話沒頭沒尾，有時答非所問的，便耐着性子道：「你家公子貴姓？」

「趙……趙東……樓……」胖廚師這時已雙眼閉了起來，看樣子就要沉醉不醒了。

李震中忙伸手拍拍他的臉頰。「喂，你家公子原來還有另一種身份的嗎？」

「我說過……是……公子確……實……有另……一種……身份……」胖廚師微

微睜開的眼皮又慢慢闔上了。

李震中忙再拍拍他的臉頰，問：「他的另一種身份是什麽？」

「哈，這……是……個……大秘……密，除……了我……沒……有……人知……道……」

「說出來聽聽，看看我知不知道？」

「你當然不知道，因爲這是……個……大秘……密。」胖廚師一連打了幾個酒呃。

「你不說出來，我怎知道那是個什麽大秘密？」李震中有點心急了。

「說……就……說……吧……他……霹……靂……」胖廚師眼皮一闔，發出了豬一般的鼾聲。

「喂，喂，你醒醒，醒醒。」李震中聽到胖廚師說出「霹靂」兩個字，心頭劇跳了一下，暗忖：「莫非就是咱們要追查的……」

胖廚師的醉話却打斷了他的思路。「我沒有……醉，我……沒有……醉……」

說完，又扯起鼾來，像一堆爛泥一樣倒在地上。

旁邊的司馬將相聽得一清二楚，心頭狂喜，示意李震中立即結賬離開。

李震中與趙東樓素有交往，且曾到過他的府上作客，兩人旣對胖廚師的話感興趣，自然去查探一番，這一查探之下，讓他們查探到不少秘密，也查出了趙東樓的秘密身份。

× × ×

「趙東樓，你已完全處在下風，識時務的，與咱們合作，你可以考慮一下。」司馬將相目光有如刀鋒一樣盯在他臉上。

「看來趙兄應該是個聰明的人。」蔣仲謀插口說。

「趙兄，你若改邪歸正，應該還有一番作爲。」温玉成亦道。

趙東樓這刹那臉上神色陰晴不定，眼珠直轉，好一會，終於嘆口氣道：「你們眞的肯放過我？」

「只要你肯改過自新，將霹靂中人這個組織的所有秘密說出來，咱們答應决不留難你。」

趙東樓顯然在抉擇，想了好一會，終於一咬牙道：「好吧，趙某答應與你們合作！」

司馬將相等人一聽，皆臉露高興之色，韓厚山哈哈大笑道：「趙東樓，你果然是個聰明人！」

韓厚山嗓門宏亮，笑聲震動屋瓦。

也就在韓厚山的哈哈笑聲中，衆人對他的注意放鬆了的時候，趙東樓雙袖陡地向外抖揚。

兩蓬細如牛毛的暗器閃着暗藍色的冷芒，洒射向司馬將相八人！

那蓬暗器發時無聲，就算有聲，也被韓厚山的笑聲掩蓋了。

郭逵也在那刹那打出一蓬暗器，同時急拔起來。

趙東樓却比郭逵還快騰拔起來。

那兩個灰衣人算是最後騰拔起的了。

司馬將相是最早發覺暗器急射過來的，他一眼就看出那些暗器淬有劇毒，心頭暗凜之下，疾喝出聲：「小心暗器，有毒！」喝聲中，手中刀急舞。

李震中聞聲知警，身形暴閃，雙槍上下揮舞，舞得密不透風。

韓厚山大喝一聲，雙掌急劈而出，捲起大片罡風。

蔣仲謀急切間身形向後仰倒，倒在地上，至少有六七枚暗器從他鼻尖上射過。

羅盛由於沒有抽出兵器，又不敢接，千鈞一髮間，身形急拔而起。

但仍有一枚毒針射在他的小腿上。

何樂軒在八人中身手最差，反應也不大敏捷，待他驚覺到暗器襲來時，所有的動作皆遲了。

他的身上連中四五枚暗器，其中有兩枚是毒針。

温玉成由於站在一條柱子旁，所以他一閃身，閃入那條柱子後面，「噗噗噗」一一連八九下急响，最少有七八件暗器射在柱子上！

温玉成不由暗道一聲：「好險！」

衆人只顧忙於封擋閃避暗器，這就給趙東樓四人有逃走的機會了。

趙東樓第一個從一個破瓦洞中穿了出去，身形一折，斜掠出三丈許，足尖一點屋瓦，向前疾掠。

趙東樓是算準了一切才倏然發難的，若論智計，他可說是比狐狸還狡猾。

跟着衝出屋頂的是郭逵，不過他不是從破瓦洞中衝出去的，而是一頭撞碎一片屋瓦，衝了出去的。

所以他弄得灰頭土臉。

但這樣總好過丟掉生命。

最不幸的是那兩名灰衣人，他們的頭堪堪要撞破屋瓦的刹那，數枚被司馬將相的刀光擊飛的毒針反射在他們的雙腿上，兩人脚上一痛，身形一窒，跟着感到眞氣一窒，身形不由疾往下沉。

而韓厚山那兩股足以推山倒海的掌勁亦恰好撞在兩人身上！

兩名灰衣人大叫一聲，身形被撞飛出去，「轟轟」兩聲，撞在牆上，發出兩聲慘叫，爛泥一樣滑倒在地上。

其實，他們就算不被韓厚山那兩股金鋼掌力撞中，也非死不可，因爲他們的身上皆中了毒針，他們在倒下後，全身皮膚變成暗藍一片，顯得有點詭異。

羅盛與何樂軒的情形亦是一樣，躺在地上，全身亦是變成暗藍色，氣絕身亡。

司馬將相等人看了，皆揑出了把冷汗。「好歹毒的淬毒暗器！」

温玉成甚至抽了口凉氣。

「他媽的奸猾大頭，俺除非不抓到你們，若抓到，一定要你們試試俺的大力金鋼掌，非將你們劈成肉醬，難消俺心中這口烏氣！」韓厚山跳起來就要騰上屋頂。

但是却給司馬將相阻止了。「韓兄，他們逃不了的，且先料理一下羅、何兩位吧。」

韓厚山這才怒氣難消地發出一掌，「轟」然聲中，那股強猛的掌風撞折了一條柱子，「嘩啦啦」塌下了一爿屋瓦！

羅盛何樂軒兩人死了，但却死不瞑目，因爲他們是死在趙東樓的暗算之下！

「咱們還是離開這裏再說。」蔣仲謀環視了一下四周。

「讓俺放一把火將這間鳥屋燒了，消消心中之恨！」

韓厚山邊說邊取下一支巨燭，將屋子內的錦幔點着了火。

而司馬將相等人則動手將羅、何兩人的屍體抬出去。

× × ×

金富賭坊起火了，大火燒了一夜，仍未熄滅。

幸好金富賭坊附近沒有居民，不至波及無辜。

金富賭坊被燒毀這個消息，傳遍了全洛陽城。

不少人拍手稱快。

那都是在金富賭坊輸得傾家蕩產的人。幾乎大部分的人皆認爲，金富賭坊之被燒毀，是一件好事，最少，他不可以再坑害人了。

霹靂令主

趙東樓狼狽地逃出了洛陽城。

跟着他的當然是郭逵。

不過趙東樓沒有逃得太遠，就在城南門外一座宅子中藏了起來。

這家宅子離開大道足有六里，隱在一片竹林中，若不走近，很難發現。

而附近除了這座宅子之外，別無其它屋子。

這確是個藏身的好地方。

所以趙東樓進入宅子之後，放心地喘了口氣。

郭逵也長長地吐了口氣。

這座宅子是他們另一處秘密據點之一，所謂狡兎三窟，由此可知趙東樓是個很狡猾的人。

「堂主，這件事要不要通知令主？」郭逵有點餘悸地問。

「不用了，相信令主早已知道了。」趙東樓的神色顯得有點怪異。

郭逵看在眼內，心念一動，不由問：「難道令主他老人家在城內？」

「胡說，我這樣說過嗎？」趙東樓霍然變色。

郭逵只好噤聲。

在江湖上，霹靂中人是一羣神秘的人物，他們的身份皆很隱蔽，每一個人皆有另一種身份加以掩飾。而他們的掩飾功夫又做得很好，所以很難查出他們的行踪。

也所以雖然霹靂中人作惡多端，殺人刦財奪鏢，江湖武林人亦奈何他們不得，最大的原因是追查不到他們。

而霹靂令主更是一個謎一樣的人物，就算是霹靂中人，也不是每一個都見過令主，當然更加不知道他的眞正身份，只有令主屬下的四大堂主見過。

由於霹靂中人的手段太過殘暴，殺害了不少武林人物，甚至連黑道人物也遭殃，所以在江湖上，無論黑白兩道，皆對之又畏又恨，有一日若是霹靂中人變成了落水狗，相信黑白兩道皆會羣起而攻之。

× ×

「郭逵，去吩咐張榮弄點吃的來。」趙東樓吩咐。

郭逵應了一聲，轉身朝裏面走去。

張榮乃是這裏屋子的看守人，當然亦是霹靂中人。

趙東樓待郭逵去遠了，才靠在椅背上，閉起雙眼，思索一下怎樣向霹靂令主交待。

就在他閉上眼睛後，有三個人悄沒聲息地走了進來。

爲首之人相貌威儀，長眉入鬢，方臉大耳，頷下五柳長髯，穿一襲綉金錦袍，虎步，整個人透出一股迫人的威勢。

跟在那人後面的兩人亦是身穿錦袍，年約四十五六上下，氣勢比那長髯人遜色多了。

這三個人是一步一步走進來的，以趙東樓那樣警覺的人，居然聽不到這三人的脚步聲，也察覺不到這三人走進來，這三人輕功之高明，可想而知。

三人一進來就停下來，長髯人冷電一樣的目光射在趙東樓的臉上。

趙東樓依然毫無所覺，閉起的雙眼依然閉着，像睡着般。

長髯人終於重重哼了一聲，道：「趙堂主！」

趙東樓刹那像被電殛了般，渾身震顫了一下，張開雙眼，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神色恭謹地彎腰抱拳朝那長髯人惶聲道：「屬下見過令主，屬下不知令主駕到，未能遠迎，屬下該死。」

原來這長髯人就是身份最神秘的霹靂令主！

「東樓，你這一次是怎麽攪的？」霹靂令主沉下臉來，坐到趙東樓原先坐過的椅子上。

那兩名錦袍人隨即站在霹靂令主左右兩旁。

趙東樓依然不敢直起腰來，顫抖地道：「這件事屬下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查出屬下的身份的，望令主寬恕。」

「嗯，這樣說來，這次發生的事，不能怪你麽？」霹靂令主語聲一冷。

「屬下不是這個意思。」趙東樓的腰彎得更低，頭上直冒冷汗，誠惶誠恐地道：「屬下聽憑處罰。」

看來，霹靂令主對屬下的手段很嚴厲，否則，趙東樓不會這樣驚顫。

「東樓，你知不知道由於你的一時疏忽，令到咱們損失多大？」霹靂令主語聲放緩了，但眼中殺機閃現。

趙東樓聽到霹靂令主的語氣沒有那樣嚴厲，一顆抽緊的心放鬆了不少，但仍然惶恐地道：「屬下知罪。」

「你可知道，由於你被他們查出了身份，有可能暴露了咱們整個組織？」霹靂令主的語氣更加放緩，聽起來有點輕柔，但目中的殺機更濃。

趙東樓聽着，暗中吁口氣，惶聲道：「這點屬下已顧慮到，正想辦法補救。」

「但我也想到了一個更好的補救辦法！」霹靂令主說時，向左右兩名錦袍人使了個眼色。

兩名錦袍人會意地點點頭，身形移動了一下。

可惜趙東樓彎腰低頭，看不到，否則，以他的聰明，不可能看不出他現在的處境。

兩名錦袍人這刹那已將趙東樓的所有退路封死。

趙東樓死到臨頭還懵然不知，順着霹靂令主的口氣道：「令主英明，請令主示下，屬下立刻照辦。」

左面那位錦袍人這時已倏然擧掌欲擊，但就在那刹那，一陣脚步聲急促傳來，跟着走出一個人來，左面錦袍人眼色一變，疾忙撤掌垂下。

進來的人原來是郭逵，他口裏正叫道：「堂主……」一眼看到多了幾個人，堂主不但不是坐在椅子上，還站着彎腰垂頭，坐在椅上的人氣勢懾人，不由愕了一下，下面的話再也說不出來。

「郭逵，快見過令主！」趙東樓雖然彎腰垂頭，但從叫聲中聽出進來的人是郭逵。

郭逵一聽，驚怔了一下，一雙銅鈴眼睜得更大，他發夢也料不到，眼前人就是神秘莫測的令主，當下忙又驚又喜地跪了下去，恭敬地叫道：「令主在上，屬下郭逵參見。」

霹靂令主目中殺機一隱，道：「你就是人稱鬼爪勾魂的郭逵？」

「正是屬下。」郭逵聽到令主居然聽聞過自己的大名，不禁心中喜滋滋的。

「起來！」霹靂令主向左右兩名錦袍人打了個眼色。

右面那錦袍人目中殺機一現，抬起了一掌。

但就在那刹那，趙東樓微抬起頭來，朝那兩名錦袍人一指，道：「郭逵，快見過江堂主與高堂主。」

兩名錦袍人的動作很快，就在趙東樓抬起頭的刹那，兩人已退回霹靂令主兩旁，雙手垂下。

郭逵忙站起來，弓着腰，抱拳先朝左面錦袍人道：「屬下見過江堂主。」接轉身趨近右面錦袍人道：「屬下見過高堂主。」

郭逵行過禮之後，正想退後直起身來，那知就此一命嗚呼了。

那名高堂主在他抱拳行禮時，右掌閃電般擊在郭逵的天靈蓋上。

「砰」一下爆响，郭逵天靈碎裂，紅白飛濺，流了一臉，却沒有立刻倒下去，身軀晃了晃，退了一步，一雙銅鈴眼像要突出來一樣，神態旣驚駭又悽厲──他挨了那一掌，根本還是莫明其妙的，不知那位高堂主爲何「賞」他一掌！「高堂主……你……你……」

咕咚一聲，撲跌在地上，氣絕而亡。

趙東樓在高堂主一掌擊在郭逵天靈上的刹那，便已驚覺到不對，抬頭一看，不禁魂飛魄散，也明白了霹靂令主所說的「最好的補救辦法」是什麽，心中不由又驚又怒，他當然不想死，身形一伏，貼地斜掠出去。

江堂主的右掌就在那刹那擊在他的背心上！

趙東樓才竄出的身形立時砰地一聲，重重地摔在地上！

那位江堂主跟着再踏上一脚。

但趙東樓雖然背上挨了一掌，受傷不輕，當此生死存亡之際，他已將本身的潛能盡量發揮出來，身形奮力一滾，同時張口噴出一股血箭，直射向那位江堂主！

那位江堂主一脚竟然踏了個空，地上立刻現出一個足有半尺深淺的足印，方磚碎裂，這一脚若是踏在趙東樓的身上，焉能活得了，身形一個側仰，那道激射的血箭恰從他胸前擦過，射在一條柱子上，「篤篤」亂响，現出一片血洞。

趙東樓那含恨噴出的血箭，竟然如此厲害。

右面那位高堂主在趙東樓一滾的刹那，身形一閃，截住了趙東樓的去路，一掌疾劈而出！

趙東樓雖然身受重傷，反應動作仍是很敏捷，倏地一個倒翻，身形急拔起來。

「轟」一聲，高堂主那一掌擊在地上，磚碎土濺，現出一個尺許深的土坑。

霹靂令主仍然端坐不動，看到這裏，捋鬚嘆道：「若不是爲了本組織的安全着想，本令主眞不想殺你！」

趙東樓的身形才躍起，那位江堂主亦急躍而起，一指戳向趙東樓腰間軟麻穴。

趙東樓焉肯讓他點中？上躍的身形硬生生一擰，避過那一指，疾往下墜，口裏大叫道：「就爲了這不惜殺我滅口？」

霹靂令主又嘆口氣道：「這是不得已，你的身份已暴露，你若不死，他們遲早會從你的身上，追查到本令主的身上，所以你非死不可，也是唯一補救的辦法！」

趙東樓落在地上，江高兩位堂主左右一攔，將他的所有退路封死，却沒有再出手。

他們之所以沒有再出手，乃是因爲霹靂令主向他們打了一個手勢。

以他們三大高手之能，對付一個已負重傷的趙東樓，自然是綽有餘裕，又何必急於動手呢？

趙東樓似乎知道自己死定了，無可能走離此地，神態反而冷靜下來，憤憤不平地道：「這是殺人滅口，我死不甘心！」

「唉，東樓，你確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材，但爲了本組織……你還是自己了斷吧，本令主會好好料理你的後事。」霹靂令主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態。

「但我却不想死！」趙東樓的神情轉趨激動，張目大叫道：「是你們逼我反叛的！」

話落，身形急拔起來！

霹靂令主那刹那臉色變得很難看，疾喝道：「該死的畜牲，將他碎屍萬段！」

江、高兩堂主不等霹靂令主喝聲出口，幾乎是與趙東樓同時拔起了身形，各自劈出一掌。

趙東樓半空中身形一翻，那兩股強猛的掌風皆在他背下撞過，身形接一展，掠向門口那邊。

他的反應快，江、高兩位堂主的反應也不慢，高堂主身形一折，拔起的身形一折，追掠向趙東樓，左掌右爪，劈抓向趙東樓的小腹足踝！

而江堂主身形在空中一窒，接一翻，竟然翻躍在趙東樓之上，一掌遙擊向趙東樓的背心！

趙東樓急掠的身形驀地拳縮成一團，恰好躲過了高堂主的一掌一爪，身形却猛然一震，隕石一樣墜落地上。

原來他雖然避過一掌一爪，却避不過江堂主連發的一拳，剛猛的拳勁擊在他的背心上，震得他心肺盡碎。

江堂主練的是百步神拳，一拳搗出，拳勁可以隔空傷人！

趙東樓於墜向地上的刹那，張口又噴

出一口血箭，但他亦來到了門口，只是已無能力的向外逃了。

因爲他連站也幾乎站不穩，臉如金紙，眼神散渙，噗地便倒向地上。

身形亦急着下墜的高堂主沒有再動手，因爲他已看出趙東樓活不了，那又何必再費手脚，浪費氣力？

但趙東樓竟然仍未氣絕！

更有一人及時伸手將他扶住了！

霹靂令主與高、江兩堂主驟見之下，不由現出一抹驚色！

有人潛入，竟然毫不知覺！

參將大人薛雷廷

扶住趙東樓的人是從外面進來的。

而且不止一個！

「李兄，原來是你！」趙東樓渙散的目光看到那扶住他的人，不由精神爲之一振。

這人正是李震中。從他身後跟着閃出小諸葛蔣仲謀、温玉成、韓厚山三人！

霹靂令主於趙東樓叫出聲的刹那，臉色大變，身形欲起，想掠向堂後，但已太遲了。

堂後那面也出現了兩個人——司馬將相與一個年約六旬，但精神矍鑠，身上破衣縫了七個袋的老丐。

霹靂令主這刹那眞是又驚又怒，目中閃現出一抹兇暴之色。

小諸葛蔣仲謀及韓厚山、李震中等人一眼看到霹靂令主，俱露出詫異之色，幾乎是齊聲道：「參將大人，你怎會在這裏的？」

霹靂令主臉色一連數變，但瞬即鎭定下來，強笑道：「本官……」

原來這位霹靂令主的眞正身份是洛陽參將大人，官秩四品的薛雷廷！

韓厚山李震中蔣仲謀等人之所以認識他，是因爲他們皆是洛陽城有點名氣的人物，而這位薛雷廷參將因爲平日喜歡結交武林人物，韓厚山等人皆作過他的座上客，所以認識他。

薛參將的話才說了兩個字，便被趙東樓的一聲厲喝喝斷了！「他就是霹靂令主！」原來趙東樓仍未死！

不過他在道破薛參將的身份後，身形猛地一搐，張口又噴出一股血箭，身軀一軟，頭一垂，終於氣絕身亡。

不過他死不瞑目，睜開的雙眼凝着冷厲的怨毒之光！

×　×　×

「他就是霹靂令主！」

趙東樓臨死說出這句話，有如疾雷一樣震撼了司馬將相韓厚山李震中等人，也震撼了霹靂令主及江、高兩位堂主！

司馬將相他們之震駭驚詫，乃是想不到一位堂堂四品朝廷命官，竟然就是江湖上最可怕最神秘的霹靂中人這個組織的幕後主持人。

霹靂令主等人之震驚是因爲趙東樓在心肺盡被震碎之下，仍然不死，將他的身份揭穿！

「啊哈！眞是發你娘的春秋大夢也想不到，堂堂一位朝廷四品命官，洛陽城的參將薛大人，竟然就是武林同道又怕又恨的霹靂令主，若不是從趙東樓的口中說出來，他媽的砍下俺的腦袋也不相信！」韓厚山激憤地揮動一雙手掌，大叫起來。

「大胆，竟敢誣諂本官，拿下！」薛雷廷變臉大喝。

但江、高兩位堂主沒有動手拿人，他們不是不想動手，而是知道拿不了人。

「發你娘的臭官威，你私自組帮結會，已犯了朝廷律令，已是朝廷重犯，罪當滿門抄斬，只有咱們拿你！」韓厚山聲大氣粗，理直氣壯地說。

霹靂令主薛雷廷聽了，神情震悚了一下，臉色大變，臉上也佈滿了殺氣，目中兇光閃射，陡地厲笑起來。「幸而你提醒了本官，哈哈，只要本官將你們殺了，這個秘密就不會再洩漏出去，本官仍然穩如泰山！」

「薛大人，憑你們三個人，也殺得了咱們？」小諸葛蔣仲謀冷嘲道。

「蔣仲謀，你立刻有機會看到！」薛雷廷狠厲地道。

「慢着！」司馬將相踏前一步，大聲道：「在動手之前我有個問題想請敎！」

霹靂令主薛雷廷轉向司馬將相，上下打量了一眼，道：「你就是司馬將相？」

「正是司馬某人！」

薛雷廷目中殺機湧現。「好一個司馬將相，請說！」

司馬將相吸了口氣，大聲道：「你們爲什麽要追殺唐虎？又復將諸葛莊燒毁？將諸葛莊主炸死？」

「問得好！」薛雷廷厲笑道：「若是在這之前，本官不會回答你，但現在這巳不是秘密，就告訴你吧，敎你死也死得甘心！」

一頓接沉聲道：「因爲本官的秘密身份被他兩人不知怎的知道了，本官爲了不讓他們宣揚開來，所以非殺他們不可！」

接又有點訝疑地道：「難道唐書臨死時，沒有將這秘密告訴你？」

司馬將相目中噴火，一字字地道：「沒有！」

薛雷廷聽了，先是一怔，繼之長嘆一聲。「早知這樣，也不至弄到如今這個田地！」

「這叫罪惡滿盈！」李震中冷冷地插口道：「舍妹雖然被你們殺死，但能够將你挖出來，可算沒有白死！」

「是了，這地方仍是本組織一個極爲隱秘的據點之一，除了本令主與四位堂主，無人知道，你們是怎樣知道的？」

「那是丐帮弟子的功勞。」司馬將相道。

這時那老丐亦挺身上前道：「本帮弟子遍天下，就算天下再秘密的事情，在本帮弟子全面跟踪探查之下，沒有探查不出的！」

冷笑一聲接道：「趙東樓從城中逃出來，一直就被本帮弟子暗中追踪監視着，現在你明白了吧！」

薛雷廷嘆口氣道：「本官又犯了一個錯誤——操之過急！」

「薛大人，別再囉囉嗦嗦了，動手吧！」韓厚山不耐地大叫。

「你急什麽？」薛雷廷這時的神態又恢復了從容，頗有一股做官的威儀。「你想死，那便讓你先死吧！」

梟雄末路

「江堂主，你去打發他上黃泉路！」霹靂令主朝江堂主打了個手勢。

江堂主應了聲，朝韓厚山迎了上去。

「吃俺一掌！」韓厚山大喝聲中，一掌劈向江堂主。

江堂主料不到韓厚山說打就打，倉促中疾發出「轟」的一下炸响！

掌拳沒有相擊在一起，但剛猛的掌風却相擊在一起，發出「轟」一下炸响。

一個練的是大力金剛掌，另一個練的是百步神拳，而兩種皆是剛陽的武功，可謂旗鼓相當，硬碰硬。

但由於江堂主是倉促出拳，運勁不及，所以被震退了半步。

韓厚山一招得手，不由哈哈大笑起來。「憑你也想送俺上路？還是俺送你到閻王老子那裏去吧！」

大笑聲中，一連擊出十八掌！

但聽掌風呼嘯，掌勁有如山岳一樣撞向江堂主。

那位江堂主身形不閃不避，口裏嘿了一聲，雙拳連環搗出，來個硬碰硬！

江堂主這一全力發拳之下，但聽轟轟轟發發之聲不絕於耳，走勢端的不同凡响！

掌風拳勁相擊之下，發出一連串炸雷也似的响聲，氣勁漩湧，站得近些的李震中蔣仲謀等人被那漩湧過來的氣流壓得有點窒息，忙退了一步。

「哈哈，這才痛快！」韓厚山大叫聲中，雙掌揮舞，漫天掌影狂罩向江堂主。

江堂主亦喝了一聲，身形連變，雙拳猛搗而出，刹那間拍出了足有五六十拳！

圍觀的人刹那只見掌影漫天，轟轟發發聲不絕於耳，簡直看不到兩人的身形。

但兩人的身形很快就分了開來。

衆人在兩人的身形分開的刹那，都看到兩人各自中了對方的一掌一拳。

韓厚山那樣高大的身形在中了對方一拳之後，竟然被擊得飛了起來，飛出丈外，一屁股坐在丈外，但立刻又站了起來。

江堂主挨了韓厚山那一掌，却被擊飛兩丈過外，摔在地上，張口狂噴出大股血箭，大叫一聲，雙腿一伸，到閻王老子哪裏報到了。

霹靂令主與高堂主看到，眼色不由一變，他們均想不到江堂主竟然不敵韓厚山，他一死，眞是「買少見少」！

韓厚山站起來，身形幌了一下，沒有再倒下，但臉色却血紅一片，哈哈大笑道：「哈哈，那老小子終於先俺到閻王老子那裏報到，痛快，痛……」

突然張口噴出大股鮮血，「隆」然一聲，推金山倒玉柱般倒向地上！

司馬將相李震中等人見了，皆驚呼出聲：「韓兄！」

韓厚山竟然仍未死，張口大叫：「俺去也！」再噴出一大口鮮血，終於氣絕！

衆人見韓厚山戰死，莫不悲憤異常，温玉山大喝一聲，衝向那位高堂主！

但見劍光一閃再閃，刹那變成一片，疾罩向高堂主的身上要害大穴。

温玉成外號千手劍，那是形容他出劍快如有千只手同時出劍一樣，他能够在瞬息間，刺出一百零一劍，出劍之快，當今武林中還未有人能快過他的！

高堂主顯然亦是料不到温玉成出劍如此之快，加上在倉促之間，來不及招架，吸了口氣，身形急退。

他退得有點狼狽。

但他終於抽出了腰間的一根鐵棒！

這根鐵棒足有兒臂粗，只有兩尺長短，但在他一抽兩抽三抽四抽之下，那根鐵棒接連暴長，每長一節細小一些，待到四節抽盡，變成八尺長的鐵棒之後，最後那節竟然鋒銳如錐，似槍非槍，似矛非矛，怪異得很！

這樣的一種兵器，相信在江湖武林中，還未見過。

這種兵器雖然沒有列在兵器譜上，但也有一個名稱，竟給高堂主稱之爲針棒。

但他雖然亮出了針棒，却沒有機會出手，因爲温玉成的快劍劍勢不絕，一直緊逼着他，令到他只好一退再退！

他終於退到牆邊。

可說退無可退。

温玉成的劍鋒亦在那刹那一歛，千劍化作一鋒。「嘶」地一下激响，刺向高堂主的心窩要害！

温玉成那一劍的速度眞是匪夷所思，快得有如電光石火之閃逝！

温玉成這一劍，在場的高手中，大部份都自覺沒有把握閃避得了！

但令人驚奇的是，一直被逼得喘不過氣來的高堂主却閃避得了！他的背脊才貼到牆壁，像猜到温玉成會刺出那一劍一樣，整個人就貼着牆揉升起來，速度之快，令到在場的人皆目定口呆。

他上升的身形竟然快過温玉成刺出的那一劍！

所以温玉成那一劍刺在牆上！

温玉成立刻拔劍、退身。

他的反應不可謂不快。

但高堂主的動作更快，手中的針棒從温玉成的頭頂直插入去，足有一尺深。

温玉成刹那所有動作皆「定」住了。

而高堂主的針棒一插即抽，棒尖上竟然一點血絲也沒有沾到，身形接一翻，掠在地上。

温玉成既沒有發出慘叫，頭頂也沒有血漿標出來，整個人像喝醉了一樣，慢慢倒在地上。

張開的眼中却露出茫然不信的神色。

衆人看到這情景，無不駭然。

李震中忽然大喝一聲，就要衝出去。

但有一人比他搶先一步。

那是司馬將相。

×　×　×

司馬將相不是爭功，才搶着出去的。

他是看出這位姓高的堂主是個極爲扎手的人物，不容易應付，才搶着出去。

他面對高堂主時，手上巳亮出了那把離魂刀！

高堂主目光落在那柄離魂刀上，目光一凝。「原來你殺了師無本！」

「刀出離魂，這就是師無本的離魂刀！」司馬將相道：「閣下小心了！」

說話間，一刀斬了出去。

這一刀的招式很平常，但高堂主的眼色却變了。因爲他巳看出司馬將相這平平無奇的一刀，實則非常奧妙，竟然暗藏了

九個變化，每個變化皆是一式殺着，他沒有把握接得下那一刀九殺着，所以他只好後退！

一退盈丈。

司馬將相却沒有趁機緊逼。

他這一着做對了。

因爲高堂主一退立進，八尺針棒吞吐如蛇信，棒尖如有針芒一樣接連閃刺了足有十六下。

只不過在石火瞬逝中，他已刺出了十六棒，每一棒刺向司馬將相的身上大穴！

司馬將相只要被他的針棒刺中一處穴道，非死不可！

原來這位高堂主是個點穴高手，怪不得用的兵器這樣怪異，確實比點穴鐝或鐵筆更加厲害，也更刁鑽難對付。

但司馬將相似乎成竹在胸，身形陡地拔起，腰身一折，一刀斬向高堂主頭頸。

高堂主身形偏閃，頭一歪，避過司馬將相那一刀，針棒棒勢倏變，刺向司馬將相的氣海穴！

司馬將相的身形在空中竟然沒有變換，直到尖細如針的棒尖將要刺上他的衣衫的剎那，陡地小腹暴縮，一腳踢向棒身。

收腹踢腳的同時，離魂刀刀芒燦閃如電，掃斬向高堂主！

高堂主料不到司馬將相居然行險着，想撤棒已來不及！

「啪」一下，那一腳於千鈞一髮中將針棒踢歪，而離魂刀也將高堂主的半爿腦袋斬飛！

這剎那的情景，眞是驚險萬分，衆人看到這裏，俱不由舒了口氣，呼叫出聲。

那位高堂主血漿四濺，身形摔跌出去，半聲也沒有叫出，便倒地死了！

司馬將相行險着殺了高堂主，他自己也捏了把冷汗，若是他計算稍有錯誤，那死的就不是高堂主，而是他。

他飄然落下地上，衆人皆看到他的衣衫前幅被割裂了一道約三寸長的口子，不由也爲他捏了把冷汗。

現在，江、高兩位堂主已死，就只剩下霹靂令主一個人了。

他看着高堂主倒地死去，終於坐不住了，霍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 × ×

司馬將相李震中等人皆一齊向薛雷廷逼過去，一直逼到離他約丈許距離時，才停下來。

霹靂令主目光亂閃，臉上神色變幻不定，雙手拳握。

「薛大人，你已完了。」司馬將相嘲弄地望着霹靂令主！

「誰說我完了？只要我殺死你們，有誰知道我的眞正身份？」薛雷廷忽然像發了瘋般大叫起來，目中兇光閃閃，像一頭被困的猛虎一樣。

各人看到他那兇厲的樣子，俱不由心頭一懍。

「本令主要殺了你們，殺光你們！」薛雷廷狂吼聲中，一掌拍在那張椅子上，那張椅子應掌碎裂開來，散碎落地後竟變成粉末！

「碎金切玉掌！」那位丐帮七袋長老失聲驚叫出起來！

衆人聞聲皆聳然動容！

要知道碎金切玉掌乃是八十年前一名叫武中夫的武林怪傑所創，他就憑這一套掌法闖少林，鬧武當，連挫三大世家，毀黃河九大水寨，破江南七大帮，所向披靡，無人敢攖其鋒。

碎金切玉掌這套掌法共有一百零八式，掌刀剛猛，招式霸道，威力無窮，乃是掌法中最具殺傷威力的一種掌法，當年那些武林人士無不談「碎金切玉掌」而色變了！

這套掌法練到一定的火候時，一掌擊出，眞的可以將一錠金子擊碎，一塊玉切開，故名碎金切玉掌！

「哈哈，估不到你們也知道碎金切玉掌法，現在你們相信本令主有本事殺你們了吧？」薛雷廷狂笑不巳！

「薛雷廷，你雖殺得了咱們，却殺不了天下武林同道，你聽聽，外面傳來的是什麽聲音？」司馬將相振臂大呼！

衆人本來驚震不巳的，聽了司馬將相的話，不由精神一振，臉露喜色！

霹靂令主聽了司馬將相的話仍兀自狂笑不巳，但傳來的吶喊聲及密集的脚步聲越來越響亮，他終於停止了笑聲，側耳傾聽起來。

這一聽，令到他臉色大變，再也笑不出聲。

因爲他聽出正有不少人衝入了宅子，衝向這邊來。

而他也聽出來，那不是他的手下。

既然不是他的手下，那當然是司馬將相那面的人來了。

「司馬兄，是司徒錦召集了洛陽的武林同道趕來了！」李震中一臉喜色地叫出聲。

衆人一聽，皆歡呼起來。

跟着，他們就看到了首先奔進來的司徒錦，跟着人潮如濤，黑壓壓一片，湧了進來，將整間廳堂擠滿了，不少仍站在外面。

怪不得司徒錦不與司馬將相他們一齊現身，原來他去了召集洛陽所有的武林同道趕來助陣。

這些武林同道之所以肯來，乃是他們不少皆是有親友死在霹靂中人的手上，有些則是礙於司徒錦的情面或是湊熱鬧而來的。

「諸位，這位就是人人談『虎』色變的霹靂中人這組織的首領霹靂令主！」李震中戟指薛雷廷。

不少人發出憤怒的吼聲，羣情更加洶湧。

但也有不少人發出驚「啊」之聲，那是因爲那些人皆認出這位霹靂令主是城中的參將薛大人！

「啊，他不就是薛參將大人嗎？」

「眞是想不到，竟然會是他！」

「他是朝廷命官，却原來是殘殺武林同道的劊子手！」

薛雷廷在看到這樣多的人湧了來之後，不由倒抽了口冷氣，神色急變，變得一點血色也沒有，像一頭鬥敗的公鷄。

而事實上他知道自己完了，憑他一個人之力，就算武功蓋世，也不可能一下子殺得了這樣多的人，只要走漏了一個，那就會惹來滿門抄斬之禍！

「各位靜一靜！」司馬將相振臂大喝，所有的人立刻靜了下來。「這位霹靂令主說要殺清光知道這個秘密的人。各位怎辦？」

衆人立刻怒吼如雷，憤激異常，湧前去要與薛雷廷拚命！

幸虧司馬將相李震中等人拚命勸阻衆人，衆人憤激的情緒才平復下來，但仍怒罵叱喝不絕。

「薛大人，你能殺得了他們嗎？」司馬將相盯着薛雷廷。

霹靂令主這時神態萎靡，目中兇光盡歛，他知道這一次無論如何也逃不了，若是硬拚，可能會累及滿門家小，權衡利害之下，他終於有了決定。

長嘆一聲，他語聲低沉道：「司馬大俠，你們可不可以答應本官一個請求？若答應，本官當自絕以謝天下武林同道。」

司馬將相望了李震中、丐帮長老、蔣仲謀等人一眼，見衆人沒有出聲反對，於是便對薛雷廷道：「請說。」

薛雷廷吸口氣道：「只求各位不將本官的秘密上報朝廷，累及妻兒，本官立刻自絕當場！」

衆人立刻靜了下來，但隨之响起竊竊私議聲。

司馬將相亦與丐帮長老蔣仲謀李震中等商議起來。

經過商議，他們認爲行惡只是薛雷廷一人之事，不該牽連到家人，而現在他是以武林人的方式解決，更不應該驚動官府，所以一致讚同薛雷廷的請求。

於是司馬將相轉對霹靂令主薛雷廷道：「咱們答應你的要求！」

衆人皆沒有出聲反對。

「一言既出！」

「駟馬難追！」

薛雷廷這時反而平靜下來，仰天一聲長嘆。「天意如此，夫復何言！」

言字出口，反手一掌拍向自己的天靈蓋！

「啪」聲脆响，薛雷廷的腦袋應掌爆碎開來，刹時間血漿飛濺，身軀一軟，栽倒在地上！

衆人看到薛雷廷自絕當場，發出一陣歡呼，但當看到薛雷廷那一掌竟然將他自己的腦擊得粉碎，不由魄動心驚，再一次見識到碎金切玉掌的威力！

司馬將相李震中等人望着薛雷廷那殘缺的屍體，皆長吐一口氣。

「李兄，這件事結束了，相信霹靂中人這個組織不用再追查下去，也會自動瓦解了。」司馬將相握住李震中的手緊握了一下。

「樹倒猢猻散，蛇無頭不行，司馬兄說得對。」李震中表示讚同。「司馬兄打算何去何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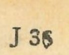
司馬將相吁口氣道：「司馬某已不復當年勇，這次雖重出江湖，却是被逼出來，我已感到不大適應風浪險惡的江湖生涯，所以我決定，從何處來，到何處去。」

× × ×

來處來，去處去。江湖上從此又消失了司馬將相的踪影。

但是，江湖却依舊是江湖，一樣風險浪惡！

（全文完）



兩期完　俠義奇情故事

追魂女（下）

文·龍乘風　圖·可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盛子儀曾經救過盛存義，之後盛存義就跟隨盛子儀，做他忠實奴僕，一日盛子儀由外面回來，全身盡是傷痕，性命危殆，臨死前向盛存義說出他自己的身世，並把一把刀「天魔之刀」托付給盛存義，要他好好保管，絕不能讓這把刀落入天魔堂的宋深手中，除非是宋懿……說完，盛子儀就死去了，盛存義處理好盛子儀的屍體後，忽然發覺盛子儀的兒子盛天麟失踪，盛存義心急如焚，却不知該往何處尋找，三個月後，盛天麟由宋懿和翠娘帶回來，宋懿說要帶盛天麟走，並傳授他武功，盛存義只有讓他帶走，而天魔之刀却由盛存義保存……

色慾薰心　功虧一簣

往事如烟，逼人殺氣却已在眼前。

誰能阻止這一戰？

其實這一戰根本就不能算是決戰，而是有人要白白送掉性命。

卽使是盛子儀復生，也萬萬不是宋懿之敵，又何況是已年逾古稀，武功更次的盛存義？

天魔之刀散發着一種冷厲的光芒，盛存義的眼中却無眞正的殺氣。

只有宋懿的眼神，是充滿着可怕的殺機，對於這把天魔之刀，他是志在必得。

盛存義終於全力搶攻，刀刀又快又狠。他也許並不想殺宋懿，但爲了守護着這把刀，他不能不拚。

雖然盛子儀曾對他說過，若是宋懿前來求取天魔之刀，事情大可斟酌，但盛存義還是不願意把天魔之刀重回天魔堂中人的手裏。

盛存義也未嘗不是一個極頑固的人。

宋懿連閃十五刀，眼中兇厲的殺機忽然完全消失。

「住手！」他冷喝了一聲。

盛存義倏然收刀，厲聲道：「你爲甚麼還不下殺手？」

宋懿嘆了口氣，道：「我已十八年沒有殺人了。」

盛存義一呆：「那又和現在有甚麼關係？」

宋懿咳嗽一聲，道：「殺人的手，會有血腥，我這一雙手，在十八年前染滿了這種氣味，雖然現在還是不能完全消失，但總算已淡薄了很多。」

盛存義道：「你不是很喜歡這種氣味嗎？」

宋懿苦笑一聲：「從前也許是的。」

盛存義道：「現在和從前又有甚麼分別？」

宋懿道：「最少，我現在已比十八年前老了很多很多。」

盛存義道：「人總是難免會變的，但世間上有種人，就算活到一百歲，還是同樣嗜殺。」

宋懿道：「那是瘋子。」

盛存義道：「你不承認自己是一個瘋子？」

宋懿道：「不，我也是個瘋子，但瘋子並不一定永遠都不能痊癒過來的。」

盛存義道：「你已回復了正常？」

宋懿道：「好像是的。」

盛存義道：「但你還是忘不了這把可怕的魔刀！」

宋懿道：「不是忘不了這把刀，而是這把刀實在有很大的用處。」

盛存義點點頭，道：「老奴只知道，它可以令天魔堂五堂合一，再度蹂躪中原武林，釀成不可收拾的浩刦！」

宋懿道：「但它也可以毀了天魔堂，使五堂陷於完全分裂的局面。」

盛存義陡地呆住，過了很久，才沉聲說道：「這是甚麼意思？」

宋懿淡淡地說道：「只要有天魔之刀在手，宋某就可以殺了宋深！」

「殺宋深！」盛存義雙眉一皺，道：「你眞有這個把握？」

宋懿道：「我們現在要對付的，並不只是一個宋深，還有天魔堂第一堂所有的高手！」

盛存義道：「爲甚麼非要有天魔之刀不可？」

宋懿道：「有了天魔刀，宋某就可召集天魔其餘四堂的人，一起對付宋深！」

盛存義冷冷道：「說來說去，你還是非要得到這把刀不可！」

宋懿道：「那也不一定要由我得到，你大可以把它交到另一個人的手上。」

盛存義目光一閃：「交刀給誰？」

宋懿道：「你的少主人盛天麟！」

「天麟！」盛存義臉上發出了興奮的光芒：「他在那裏？老奴一直以來都很想見他！」

宋懿微微一笑，道：「他也很想見你老人家，咱們現在就走！」

「往哪裏去？」

「無雪谷。」

「他在無雪谷嗎？」

「不錯，今晚黃昏，他將會和一個人決戰，地點就在無雪谷裏。」

「他要和甚麼人決戰？」盛存義緊張起來。

「秦修修。」

「秦修修？這到底是個甚麼人？」

「她是一個只有十九歲的丫頭，但却已令江湖黑白兩道高手聞名變色。」

「十九歲的丫頭就已這麼厲害？」盛存義不禁楞住。

宋懿道：「學無前後，達者爲師，正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現在，江湖上誰都不敢漠視她，因爲在兩個月之前，她又已擊敗了一個在江湖上頗有點名氣的人。」

盛存義皺眉道：「她擊敗了誰？」

宋懿苦笑了一下，良久才說出了一個人的名字。

那名字是：「宋懿！」

他說完之後，就在嚴寒的天氣下，緩緩地望北而行。

盛存義完全怔住，他望着宋懿的背影，不斷地搓動着耳朵。

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宋懿竟然會敗在一個只有十九歲的女孩子手下？

他想再問清楚一點，但宋懿的脚步再也沒有停下來。

無雪谷在北方，盛天麟就在無雪谷中。倘若宋懿說的說話不假，那麼盛天麟又怎會是秦修修的敵手？

盛存義焦急極了，他把刀用布包裹起來，然後揹起了已死的老黃狗，大步向北方趕了上去。

× × ×

日已偏西，風雪已停。

無雪谷雖名無雪，但這時候却還是和別的地方一樣，舖滿了皚白的積雪。

一個披着紫貂斗篷，裏面穿着黑白分明衣裳的少女，已在用一塊雪白的絲巾，把她的劍抹得更晶瑩，更奪目生光。

這少女叫秦修修，她有一雙修長而美麗的腿，更有一張美麗得令人爲之目眩的臉龐，若不知道她的名字和外號，恐怕世界上一萬個男人之中，最少有九千九百九十個以上樂意和她親近親近。

但她現在已成爲江湖上最可怕的一個女煞星。

她十七歲出道江湖，直到現在還不過只有兩年光景，但栽倒在她手下的英雄豪傑，却已不下百人。

她現在比兩年前略爲成熟了一點，看來更是風姿動人。

而在兩年前，當她第一次出現在長安金虹樓的時候，她就已把金虹樓的少東主潘慕郎迷住了。

潘慕郎又叫賽潘安。

江湖上叫「賽潘安」的人，當然不只有他一個，但在芸芸「賽潘安」之中，潘

慕郎似乎眞是最出衆的一個。

他以爲憑自己英俊容貌，必然可以打動秦修修的芳心，可是，秦修修却把他抛進一個糞池裏，差點沒把他活活淹死。

不到一個時辰之後，就有人爲潘慕郎出頭了，那是長安城中的大惡霸「鐵獅子」雷廣。

雷廣和潘慕郎都是自命風流的男人，但論到容貌，雷廣可差得遠了，他有的只是一身横練外門功夫，整個人看起來眞的像是銅鐵鑄造的獅子。

雷廣找到了秦修修，人人都不禁爲這無知的女孩子揑了一把冷汗。

可是奇怪的事情發生了，給打得手足折斷的人，並不是看來弱質纖纖的秦修修，而是比她粗壯幾乎兩倍的鐵獅子雷廣。

秦修修的名字，立刻迅速地傳開，長安城中人人都在談論着這件奇事。

但更奇怪的事情還繼續接踵而來，秦修修離開了長安城之後，就跑到長安城西北三十里外的五老山莊，聲言要向五位老莊主挑戰。

五老山莊的五位老莊主，全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頂尖高手，就算是八大門派任何一位掌門，也不敢輕易敢來到五老山莊惹是生非，這時候忽然冒出了一個只有十來歲的少女，竟然一下子就要向五老同時挑戰，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奇事。

以五老的身份，當然不屑親自出手，因爲這一戰就算他們贏了（他們自然認爲必勝，任何一人出手都必可擊敗秦修修。）他們也會覺得這是毫不光采的事。

結果，五老派出了一個武功還算不錯的弟子去教訓教訓秦修修。

可是，這弟子還沒有出手，就已給秦修修連摑七八記耳光，打得連臉都腫了。

五老聞訊大怒，決定派武功最厲害的大弟子「青虹劍客」鄭守方去對付這個「野丫頭」。

鄭守方的「青虹閃電十一劍」，早已在江湖上闖出了名堂，將來五老退出江湖後，他就是不容懷疑的山莊莊主承繼人。

五老動用到鄭守方來對付秦修修，已經是一件極其嚴重的事情。

鄭守方其實也不願意跟一個「乳臭未乾」的女娃兒交手，但師令難違，他只好擺着架子，大馬金刀的在練武廳上會見秦修修。

他問秦修修的名字、師承、門派等種種來歷，她只是回答說：「我叫秦修修，因爲看不慣你們五老山莊的人氣燄高張，所以故意前來無理取鬧。」

她的回答眞妙，又妙又荒唐。

鄭守方給她氣得臉色發黑，立時喝道：「報上妳師父的名字，好讓本大爺叫他前來收屍。」

秦修修笑了笑說：「這個不必啦！」

鄭守方冷笑道：「這是甚麼意思？」

秦修修道：「我師父老人家的名堂若說了出來，這一場架就不必打啦！」

鄭守方嘿嘿一笑：「原來妳害怕師父責罰，那又何苦前來撩事生非？」

秦修修眨了眨眼睛，搖頭說：「你猜錯了，我的意思是說，你若聽見我師父的名堂，恐怕立刻就會嚇得魂飛魄散，昏倒過去，那麼，這一場架又怎麼還能打得起來？」

鄭守方大怒，長劍立刻脫鞘飛出，怒擊秦修修！

他是動了眞怒，下手絕不容情，一出手就是極厲害的進手招數。

對鄭守方來說，倘若在十招之內還不能把這野丫頭解決，那已經是十分丟臉的事。

但更丟臉的事却發生了。

他才攻出五劍，就已經給秦修修在他的右腕上刺了一劍，連青虹劍也保不住，脫手甩掉！

這麼一來，五老不能不親自出來了。

當他們看見秦修修的時候，五張臉孔的神情都是十分難看。

鄭守方是名震江湖的劍客，也是這五老共心協力，一起調教出來的弟子，但却在三招幾式之間，便敗落在一個只有十幾歲的女娃兒手上。

這種事傳揚開去，也未免太笑話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五老可不再客氣了，他們必須把秦修修擒下來，以後好好的整治她，爲五老山莊的弟子出一口烏氣。

五老的面皮也眞够厚，爲了務求必勝，居然一上來就五人聯手！

每個人的攻勢都凌厲非常，那就像是五張滿佈殺機的巨網，同時向秦修修籠罩過去。

秦修修却像是一隻風前舞弄的蝴蝶，她的姿態很優閒，雖然身陷重圍之中，但她担心的却不是自己，而是這五個老人。

她担心這五個老人在吃敗仗之後，會丟失了生存下去的勇氣。

五老自恃武功高強，臨敵經驗尤爲豐富，他們以爲秦修修這一次絕逃不掉了。

可是，秦修修根本就沒有想到這個「逃」字。

她要把這五個老人擊敗，讓五老山莊的氣燄不再那麼咄咄迫人。

五老中，一人使刀，兩人兩劍，另一人手執巨斧，殺聲震天。

但最厲害的，還是老大的「陰陽五毒輪」！

而秦修修最討厭的，也就是這個老大，她早已聽人說過，「毒輪王」沈長川乃五老之首，他爲人兇殘毒辣，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惡人。

可是，江湖上瞎掉眼睛，喜歡胡吹亂捧的人着實不少，這沈長川居然頗有俠名，有人甚至叫他「神輪老俠」！

秦修修極憎厭這種人，所以決定要闖一闖五老山莊。

這就只好算五老山莊倒霉，居然給秦修修這個女煞星「看上」了。

結果，這爿山莊給鬧得天翻地覆，而威名响噹噹的五老也全都掛了彩，弄得人人面上無光。

她雖然沒有殺人，但經此一場刦數，五老已活活給氣病了兩個，一個出家爲僧，而其餘兩人也已悄然離開五老山莊，過着飄泊天涯的流浪生活。

自此之後，秦修修名聲鵲起，江湖中人都叫她「追魂女」。

這兩年來，又有不少黑白兩道的高手，給她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雖然她很少動手殺人，但給她整治過的武林高手

，都會有生不如死之感。

因爲她很喜歡廢掉別人的武功，而且無論怎樣哀求，她也不會改變主意。

五老就是給秦修修廢掉苦練數十年的內力修爲，才一蹶不振，永無翻身之日。

現在，江湖上的人，簡直把秦修修當作是一個不明來歷的女妖精。

絕少人知道她的師父是誰，也沒有人能看得出她的武功屬於何門何派。

這兩年來，她的表現着實令人震慄。

在兩個月之前，她又擊敗了一個武功極厲害的前輩高手——宋懿！

宋懿是天魔堂「南北二宋」之一，武功深不可測，江湖上能勝過他的人，實在是寥寥可數。

連秦修修也不相信，自己竟然眞的可以擊敗宋懿！

那一天，正是氣候開始急轉嚴寒的時候，秦修修在大同府一間大酒家裏，找到了宋懿。

她找尋這個人，已快將兩年了。

她知道，宋懿是天魔宮的一位堂主，這人心狠手辣，幹盡不少壞事。

像這種窮凶極惡之徒，秦修修是絕對不會輕易放過的。

因爲她在很年幼的時候，就已有個願望，她希望自己能够在武林中幹一些轟轟烈烈的大事，把那些武林敗類殺得片甲不留，爲民除害！

於是，她央求父親讓她練武。

她的父親叫秦寶煌，是個很有點名氣的鏢師。

但秦寶煌沒有敎她武功，連一招半式都不敎。

他並不是反對女兒習武，而是不想把自己的武功傳授給女兒，因爲他認爲，自己的本領，實在並不值得恭維，修修若要練武功，就得另投明師！

於是，秦修修的父親，就到處打聽，看看有那一位武林高人，可以成爲女兒的師父。

最後，秦寶煌終於找到了一個本領極高明的異人，他叫木員外，是個家財千萬的大富戶。

秦寶煌用盡千方百計，才使木員外收了自己的女兒做弟子，他深信，這位木員外一定可以把修修變成江湖上的女英雄。

不久，秦寶煌死了，秦修修只好專心一意，在木員外的府宅裏，勤練武功。

這位木員外，眞的是個武林奇人，他有一撮大鬍子，十分惹人觸目，但他却很少在外面走動，平素是深居簡出，絕不喜歡理會別人的閒事。

他武功極高，在秦修修十二歲那一年，她曾親眼看見，有十二個神秘的黑衣殺手，秘密地潛進師父的臥室裏，但不到一會兒，這十二個不知從那裏鑽出來的黑衣殺手就死在師父的手下。

秦修修的師父叫木遠，家中有的是金山銀海，似乎從來都不曾爲金錢而煩惱過。但在江湖上，幾乎沒有人聽說過木員外，或者是木遠這個人的名字。

只是，秦修修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她畢竟還年輕，對江湖上的事情，可說幾乎是一無所知。

幸而，秦修修是個異常聰明的女孩子，她在江湖上走動了兩年，似乎從來都沒有犯過甚麼嚴重的錯誤。

所以，她一直都是個勝利者。

在她還沒有屢敗強敵之前，她曾聽人形容過不少武林高手的驚人事蹟。

但到後來，這些高手却一個一個敗在秦修修的手下，不禁使她更是欽佩自己的師父。

因爲若不是師父本領高強，又怎能讓自己成爲名震江湖的「追魂女」？

「追魂女」這外號其實並不動聽，但秦修修一點也不介懷。

她要爭取的，並不是一個動聽的外號，而是每一戰的勝利。

她已贏得太多，但心中却仍然忌憚着一個人——宋懿！

因爲木員外曾對她說：「宋懿乃天魔堂頂尖高手，妳是打不過這惡魔的！」

秦修修道：「難道他還比得上你老人家不成？」

木員外嘆了口氣：「爲師與宋懿，彼此功力相若，但宋懿是個殺人如蔴的狂魔，論到殺人的經驗，自然是遠勝過妳師父了。」

秦修修心中冷笑，決定就算冒着性命的危險，也要找到宋懿，和他鬥上一鬥！

在兩個月之前，她終於找到了宋懿。

她逼宋懿決鬥。

宋懿不理她，揚長而去。

但她却如影隨形，緊追不捨，以宋懿那樣的人，居然擺脫不了這少女的糾纏。

他沒法子，只好和她動上了手。

秦修修雖然窮追不捨，一定要逼宋懿和自己交手，但她心中却是完全沒有甚麼把握的。

因爲她相信師父的說話——「妳是打不過這惡魔的。」

但她却也認爲，就算自己打不過宋懿，到了最後關頭才逃走也不遲。

她的勇氣實在令人佩服，可是，這一戰她却竟然贏了！

宋懿的武功，雖然不錯，但到了即將判生死，決勝負的時候，居然有力不從心之感。

秦修修又要重施故技，把宋懿的武功廢掉。

但就在那時候，一個年紀比她稍大兩三歲的白衣青年趕上來，阻止了秦修修。

秦修修和這白衣青年打了起來，但到了一百招過外之際，宋懿却忽然全身猛烈地顫抖。

白衣青年大怒，喝問秦修修：「妳在我義父身上用了甚麼暗器快拿解藥來！」

秦修修也生氣起來，怒道：「誰用過暗器？你義父是個癆病鬼，經不起打才是眞的。」

白衣青年又急又怒，全力搶攻秦修修。秦修修和他打了一會兒，忽然退開一旁，冷笑道：「傻芋，你的義父眞的病了，我不想乘人之危，你先帶走他，我們這一筆帳，日後再算！」

白衣青年雙眉一揚，道：「好，兩月後今天黃昏，我在無雪谷裏等妳！」

秦修修又冷冷一笑，終於轉身而去。

白衣青年急忙扶着宋懿：「乾爹，你怎麼了？」

宋懿嘆了口氣：「她沒有用暗器，而是老夫舊病發作了。」

白衣青年皺了皺眉：「她是誰？」

宋懿道：「她曾經對我說過，她叫秦修修。」

白衣青年冷冷一笑道：「原來是追魂女！」

宋懿道：「她的武功極爲不弱，就算乾爹不是老毛病發作，也打不過她！」

白衣青年忽然激動起來，顫聲道：「乾爹打不過這丫頭，並不是因爲武功不如她，而是因爲你巳把一半功力貫注到弟子的身上！」

宋懿面露不悅之色：「天麟，我早巳說過，這事休再提起！」

白衣青年吸了口氣，欲言又止。

宋懿又緩緩地說道：「你可知道，秦修修是甚麽來歷？」

白衣青年道：「她叫追魂女，是個武林女煞星。」

宋懿道：「她的師承和來歷呢？」

白衣青年道：「不知道。」

宋懿道：「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我們絕不能一切都不明不白。」

白衣青年道：「我會去查個清楚。」

宋懿道：「不必了。」

白衣青年一怔：「乾爹，你不是說要知道她的師承和來歷嗎？」

宋懿道：「這件事，由我去幹。」

白衣青年道：「那麽我呢？」

宋懿道：「你從現在這一刻開始，甚麽事情都不要管，只管專心練功。」

白衣青年目光一閃：「是爲了無雪谷的一戰？」

宋懿點點頭，道：「不錯，這一戰，你絕對不能有失，而且也絕不能輕敵，在這兩個月之內，你必須養精蓄銳，集中精力來應付無雪谷的決戰！」

白衣青年吸了口氣，道：「乾爹的意思，是要我在兩個月之後，一定非殺秦修修不可？」

宋懿沉聲道：「殺不殺她，那是另一回事，但你最少必須要明白，你若不殺她，她就會殺了你！」

白衣青年道：「她不一定會殺人，但却會廢掉我的武功！」

宋懿冷冷一笑：「這又和死了有甚麽分別？」

白衣青年嘆了口氣，道：「那也許會比死更不如。」

宋懿道：「你知道就好了。」

白衣青年道：「乾爹，你不必担心，我會小心應付的。」

宋懿道：「光是小心有個屁用？最重要的是武功比人家好，出手比人家更快更狠！」

白衣青年道：「這兩個月內，我會好好練功的。」

宋懿「唔」了一聲，道：「其實，我巳看出了追魂女的武功淵源。」

白衣青年目光一閃：「乾爹原來巳經知道她是甚麽門派的人了？」

宋懿道：「從她的武功招數，她極可能和宋深大有淵源。」

「宋深？天魔堂的宋深？」白衣青年臉色倏地一變。

「不錯，宋深的武學，極爲博雜，無論拳掌刀劍輕功，甚至暗器上的功夫，都有一手。」宋懿淡淡地說道：「看秦修修的身法和劍法，我可以肯定，那是宋深的『魔蝶迷踪步』和『百絕追魂劍』。」

白衣青年皺了皺眉，道：「莫非除了宋深之外，世間上就再也沒有人懂得這兩種功夫？」

宋懿說道：「這兩種功夫都是宋深自己研創出來的，可說是僅此一家，並無別號。」

白衣青年道：「這樣說來，秦修修果然與宋深大有淵源了。」

宋懿道：「總而言之，兩個月後無雪谷之戰，你萬萬不能輕敵。」

白衣青年不斷的點頭。

他也正是盛子儀的兒子——盛天麟。

× × ×

秦修修的劍法和它的主人同樣目眩。

盛天麟終於來了。

他看來和兩個月之前，完全沒有甚麽分別，只是臉色看來似乎更冷峻了一點。

秦修修也是一樣，兩人都像是巳出鞘的劍，只要一動，就會傷人。

「秦修修！」盛天麟直接呼叫她的名字。

「盛天麟！」秦修修居然也知道了他的名字，而且立刻就回敬過去。

盛天麟忽然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妳雖然還年輕，却巳屢闖大禍，把武林鬧得天翻地覆，難道妳不怕樹立太多仇敵，他們總有一天會向妳展開殘酷的報復嗎？」

秦修修冷冷一笑：「江湖中人，江湖中事，本來就是如此殘酷的，本小姐若害怕別人報復，早就去當了尼姑，又豈敢在江湖上走動？」

盛天麟也冷冷一笑，道：「像妳這種是非不辨，黑白不分的人，的確出家爲尼比在江湖上胡胡混混好得多。」

秦修修怒道：「甚麽是非不辨？黑白不分？你說出來大家評評道理。」

盛天麟冷冷道：「聽說，妳才出道江湖，就巳把五老山莊鬧得鷄犬不寧？」

秦修修昂起了臉，說：「不錯，那又有甚麽不對了？」

盛天麟嘿嘿一笑：「在下倒想知道，姑娘又對在甚麽理由上？」

秦修修冷冷一笑，道：「五老山莊的五個老不死，傲氣凌人，沽名釣譽，這還不是罪過嗎？」

盛天麟道：「五老好名，剛愎自用，甚至脾氣極劣，那是事實，可是，這只是他們生性如此而巳，但在這數十年來，他們可沒有害過一個好人，也沒有幹過甚麽嚴重的壞事，這又何罪之有？」

秦修修咬了咬牙，說道：「他們就算曾經害過好人，幹過壞事，大家也不會知道。」

盛天麟道：「不知道就不能定人以罪，倘若胡猜亂想，動不動就說某人罪大惡極，那才是寃枉無辜了。」

秦修修怔住，半晌還答不上話來。

盛天麟又巳接着說：「撇開五老山莊的事不提，一年前妳又在棲霞山上，廢了三個道人的武功，他們是江湖上備受大衆

尊崇的『棲霞三友』，在下敢問一句，這三位道長又犯了甚麽罪名？」

秦修修立時理直氣壯地說：「這三個老牛鼻子是淫魔，採花大盜，不少良家婦女都給他們害得不想活下去，這可該殺了罷？」

盛天麟冷冷一笑：「妳有確切的證據嗎？是否曾經親自看見他們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秦修修的俏臉立刻一紅，道：「本小姐才不會看。」

盛天麟冷冷道：「既然沒看見，妳又怎可斷定棲霞三友曾經幹過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

秦修修道：「有人指證他們。」

盛天麟冷笑一聲，道：「是不是一個臉上有顆小青痣的女人？」

秦修修吃了一驚：「你怎麽知道？」

盛天麟冷冷道：「我當然知道，就只怕妳根本連這個女人是誰都不清楚。」

秦修修兩條眉毛一揚，道：「誰說本小姐不知道？她叫錢冰冰。」

盛天麟道：「她是不是個酒家的老闆娘？」

秦修修道：「不錯，那又怎樣？」

盛天麟嘆了口氣，道：「但妳却不知道，當妳遇見這個老闆娘之前，她曾經用毒藥暗殺了兩個人，然後又把酒家裏的伙計全部都遣散了。」

秦修修一怔：「她殺了誰？」

盛天麟道：「那酒家的老闆和眞正的老闆娘。」

秦修修眼色一變，道：「甚麽眞正的老闆娘？難道你是說，錢冰冰這個老闆娘是假的？」

盛天麟道：「當然是假的，她根本就不是經營酒家買賣的人。」

秦修修吸了口氣，道：「那麽，她是甚麽人？」

盛天麟道：「她不叫錢冰冰，而是『青狐』傅丁香。」

秦修修的臉色變了：「她就是傅丁香？你怎麽知道？」

盛天麟冷笑道：「這兩個月以來，我曾經對妳以往所做過的事情，下過一番追查的功夫，最後，我發覺，妳是給人利用了。」

「不！你說謊！你說謊！」秦修修驚怒交集，「你說的一切，我連一個字都不會相信。」

盛天麟沉聲道：「別意氣用事，更不要一錯再錯，我們必須冷靜地把事情想得清清楚楚。」

秦修修掠了掠耳鬢的頭髮，過了很久才道：「好，你再說下去！」

盛天麟沉默了半晌，才道：「首先，妳必須明白，傅丁香是一個怎樣的人。」

秦修修吸了口氣道：「她是個壞女人，這一點我知道，江湖上人人都知道。」

盛天麟道：「還有，她是天魔堂中的一份子。」

秦修修陡地說道：「你乾爹也是！」

盛天麟道：「先不要說我義父，弄清楚棲霞三友的寃案再說。」

秦修修道：「你怎可以肯定，錢冰冰是傅丁香？」

盛天麟道：「那酒家眞正的老闆娘，的確叫錢冰冰，可是，她臉上沒有痣，而且巳快七十歲。」

「七十歲？」秦修修楞住了。

七十歲的老闆娘，巳經是老得連牙齒也沒剩下幾枚的老太婆，除非棲霞三友都是瘋子，否則絕不會看上了她。

只聽得盛天麟又接着說下去：「傅丁香殺了酒家的老闆和老闆娘，就是要利用這酒家，等待妳這個糊塗女俠來上釣。」

「糊塗女俠？上釣？」秦修修苦笑起來，「我眞的是這樣的蠢材嗎？」

盛天麟道：「妳雖然不是蠢材，但却太衝動，而且也缺乏江湖經驗，所以就很容易上當。」

秦修修吐出口氣，不再說話。

盛天麟又道：「傅丁香讓妳相信，棲霞三友是喪心病狂的武林敗類，那是很高明的借刀殺人毒計。」

秦修修道：「她和棲霞三友有甚麽深仇大恨？」

盛天麟道：「傅丁香的師父，是當年曾經大鬧武當山的『紫面觀音』容曼凝，後來武當山七大高手，與棲霞三友聯手追殺容曼凝，終於把她殺了，妳說，對傅丁香來說，這算不算是仇恨？」

秦修修吸了口氣，道：「所以，她就要向棲霞三友報復？」

「不錯！」

「她爲甚麽不親自動手？」

「理由極簡單，她一個人根本就不是棲霞三友的敵手。」

「所以，她就利用我來對付這三個道人？」秦修修的面色變得很蒼白。

盛天麟道：「這種手段，在江湖上是屢見不鮮的，也只有像妳這種人，才最容易上當。」

秦修修嬌俏的臉上，露出了驚惶、後悔的神情，她一直都以爲，自己幹了不少對蒼生大有裨益的事，誰知道却是給別人利用了。

她的額上巳漸漸滲出了濕冷的汗水。

只聽見盛天麟又接着說道：「除了五老山莊和棲霞三友之外，長鯨幫和金刀會，也給妳弄得鷄犬不寧，妳大概又以爲他們都是江湖敗類罷？」

這一次，秦修修不敢反駁了，只是說：「難道我又錯了？」

盛天麟嘆息一聲：「當然是錯了，長鯨幫在創立之初，的確是個盜匪幫會，但自從三十年前『天鯨叟』韓百登大力整頓幫規後，這一個幫會巳成爲江湖豪傑會聚之地，至於金刀會，它一直都與天魔堂對抗，會中英豪，全是血性男兒，英雄好漢，又怎會是甚麽江湖敗類？」

秦修修面如土色，顫聲說道：「但師父說……」她只是說出了四個字，就倏然住口，不再接續下去。

雖然她不說，盛天麟却巳知道一切。

他嘆了口氣，緩緩地說道：「我知道，妳的師父是甚麽人。」

秦修修勉強一笑，道：「他姓木。」

盛天麟道：「還要在木字上頭加一點點筆劃。」

秦修修一怔：「你說甚麽？在木字頭上加些筆劃？那又是一個甚麽字？」

盛天麟道：「宋。」

「宋？你說我師父姓宋？」秦修修呆住了。

盛天麟道：「他對附近的隣居說自己姓不名遠，但其實却是姓宋，名深。」

「宋深？天魔堂『南北二宋』之一的『北宋』宋深？」秦修修眼睛睜大兩倍。

盛天麟點點頭，道：「妳這次完全說對了，妳的師父就是宋深。」

「不！這是不可能的，我師父叫木遠，是個仁義君子。」

「他不是仁義君子，而是一個滿手血腥的大鬍子。」盛天麟沉聲說道：「宋深是個大鬍子，木遠也是個大鬍子，難道其中的關鍵，妳還想不出來？」

秦修修的心頭，不由自主地「怦怦」跳動起來，她只覺得，自己的心是越來越寒冷了。

自己的師父，竟然會是天魔堂的大魔頭宋深嗎？

那眞是令她難以想像。

就在這時候，無雪谷來了兩個人，那是宋懿，還有一個揹着一頭狗屍的老人。

× × ×

宋懿是「半魔半俠」。

現在，他已老了，那一半魔氣、暴戾的殺氣，早已一天一天的消失。

他已十八年沒有殺人。

倘若在十八年前有人預早告訴他，他一定會笑得連嘴也合不攏。

那時候，只要有三兩個月不曾殺人，他就會感到有點手癢。

但他好像忽然完全改變過來。

令他身上暴戾之氣消失的原因，是不是爲了盛天麟？

他不懂得怎樣解釋，但自從他和翠娘帶走盛天麟後，他已十八年未殺一人，那是事實。

宋深呢？

宋深也多年未開殺戒，但却不是因爲他已變成了一個善良的人，而是因爲他正在潛心苦練一種邪門的武功，而且，不到大功告成之日，他是絕不能豁盡全力拚搏的，否則就會全功盡廢。

所以，他隱居在一座深沉的大屋裏，改姓木，化名爲遠。

但他仍掌握着天魔堂第一堂的大權。

他要把天魔堂五堂合一，而這計劃最大的障礙，就是宋懿。

不殺宋懿，大局難定，除了要殺宋懿之外，天魔之刀也是極重要的一環，可是，這十八年來，宋深一直無法查出，天魔之刀到底落在誰人的手裏。

知道天魔之刀下落的人，只有宋懿和翠娘，但他們爲了盛天麟，十八年來一直並未急於取刀。

這把刀，對宋懿來說，是越來越感到不怎麽重要。

今天上午，當宋懿尋訪盛存義的時候，初時表現得殺氣騰騰，其實他只是在裝模作樣，跟盛存義開開玩笑。

也許，他不單只是在開玩笑，同時也在緬懷着昔年自己那種惡人的氣概。

天魔之刀對宋懿不再重要了，只有天麟才是最重要的。

× × ×

宋懿雖然曾經敗在秦修修的手下，但他現在一點也不討厭，更不仇視這個年紀雖輕，名氣却又兇又响亮的追魂女。

他也和天麟一樣，曾經對宋深的一切，作出了極深入的追查。

他向秦修修證實，木遠就是宋深，他是天魔堂中最可怕的宋大鬍子。

宋深雖然爲了苦練一種邪門武功，不能隨便動手殺人，但他仍然在幕後不斷策劃着恐怖的血腥陰謀。

他雖然是秦修修的師父，但他絕未曾向秦修修透露自己的眞正身份。

當年秦寶煌帶着女兒來求見宋深的時候，宋深便已看出，秦修修雖然年紀細小，但却有正義心腸，倘若勉強她加入天魔堂，後果一定不佳。

但宋深却又捨不得放走秦修修，因爲他也看得出，秦修修是一塊練武的上乘材料。

經過愼密的考慮，他決定答應秦寶煌，讓秦修修拜自己爲師。

他隱瞞着自己的身分，而且還經常教導秦修修，將來練好了武功，一定要替天行道，爲民除害。

在秦修修的眼中，木遠不但是自己的好師父，也是一個不喜歡在外面炫耀自己的謙謙君子。

她又怎會想得到，木遠其實就是天魔堂的宋深？

她更不會明瞭，宋深平素深居簡出，絕不炫耀自己，主要的原因，是不想別人發覺這位木員外的眞正身份。

宋深老謀深算，他在秦修修的身上花了不少心血，教識了她一身驚人的武功，而像她他這種人，當他付出了這許多代價後，是必然要收回更多成果回來的。

他讓秦修修出道江湖，慫恿她「行俠仗義」，首先對付五老山莊的五位莊主。

這五個老人，一直都是天魔堂心腹之患，宋深早就想把他們除掉。

然後，是長鯨帮、金刀會、棲霞三友、怪盜曾珍，還有不少屢屢跟天魔堂作對的江湖人物，他們都在莫名其妙的情況下，給秦修修擊敗，然後被廢掉武功。

這是極罕見的事情。如此師父，如此弟子，如此「女俠」！

秦修修一直以爲自己眞的是在「替天行道」，若老天爺有知，恐怕也難免要痛心疾首地大駡「蠢材」了。

× × ×

久別重逢的滋味是怎樣的？是很酸？很甜？還是依然帶着一種連時間也洗刷不掉的苦澀？

盛存義終於能夠再看見少主人了。

他的情緒太激動，許久許久還說不出半句話來。

他揹着已僵硬多時的老黃狗，臉上的神態就和他揹着老黃狗的姿態同樣怪異。

盛存義只是第一眼看見盛天麟，就已認出了他。

即使這裏不是無雪谷，即使宋懿沒有說過盛天麟就在這裏，他也同樣可以肯定，這個健康而正直的年輕人，就是自己的少主人盛天麟。

因爲他太像盛子儀了，甚至可以說簡直沒有甚麽分別。

當然，即使盛子儀現在還活着，他也早已不再年輕。

但除了年紀上的差距，這年輕人又有那一些不像盛子儀？

若說他不是盛天麟，那才是怪事！

盛天麟也同樣一眼就已經認出了盛存義。

因爲宋懿經常在他面前提起這個老人，現在，他們終於在一起了。

兒時跟盛存義一起生活的情景，盛天麟早就已淡忘，因爲那時候他實在還很細小。

然而，他却沒有忘記兒時堆砌雪人的情形。

高高的雪人，可愛的雪人，白白的白雪。

那時候雖然眞無知，却也眞快樂。

十八年了，這山谷裏雖然有雪，却沒有雪人矗立着，只有一大堆煩惱的事情等待大家去解決！

× × ×

盛存義帶來一把刀，天魔之刀！

他把這天魔之刀，親自交托在盛天麟的手上，然後噙淚說道：「一切都要靠你了……」

盛天麟接過了刀，宋懿却忽然長長的吁了口氣，喃喃地說道：「宋深啊宋深，看你還能再兇多久？」

他和盛天麟俱不枉此行，只有秦修修這個「追魂女」，她現在正是欲哭無淚的時候……

× × ×

窗外有雪，大雪紛飛。

宋深從練功房裏精神煥發地走出大廳，覺得一切都完美極了。

他苦練了十八年的「九轉先天血魂烝」，到了這一天總算是大功告成了！

十八年來，他唯一最忌憚的人就只有宋懿而已。

宋懿！

無量九重天！

這個人再加上這種武功，眞要命！

但從這一刻開始，宋深已不再恐懼宋懿，也不會再對無量九重天這套佛門奇功有所忌憚。

「九轉先天血魂烝」將會擊敗他心目中任何厲害的敵人，即使宋懿的無量九重天練到第九層境界，宋深也有把握可以一舉而挫敗「南宋」！

宋深又知道，要把無量九重天練到第九層境界，是極其困難的。

倘若宋懿的功力仍然停留在十八年前的階段，又或者進展不大，那麽，宋深更加可以輕描淡寫地，就把宋懿這一枚眼中釘拔除下來。

只要宋懿一死，天魔五堂所有的人，又還有誰敢不服從自己的命令？

想到這裏，宋深面上不禁露出了得意之極的神情來。

就在這時候，秦修修回來了。

宋深很高興，一上來就噓寒問暖，十分關切的樣子。

秦修修却木無表情，只是直勾勾地凝視着他。

宋深皺了皺眉，忍不住道：「修兒，妳是不是病了？」

秦修修搖搖頭。

宋深又道：「爲甚麽不說話？」

秦修修終於開口，她說：「師父，你老人家能否答應弟子一個請求？」

宋深呵呵一笑：「妳有甚麽事，儘管開口說好了，只要不是叫師父把鬍子刮掉，無論甚麽事情都可以商量。」

秦修修却回答道：「回稟師父，弟子正是要請求你老人家刮掉臉上的這一把鬍子！」

宋深的臉色陡地沉了下來：「修兒，妳在開甚麽玩笑？」

秦修修冷冷地一笑，說道：「弟子沒有這種心情和師父開玩笑，只是想證實一件事。」

宋深沉聲道：「妳在發甚麽神經？」

秦修修道：「弟子也許眞的是有神經病了，在這兩年以來，我成爲了武林中可怕的追魂女，弄得江湖中人看見了我，比看見吃人妖怪還更感到害怕。」

宋深道：「妳是在替天行道，把江湖上的敗類一一誅滅！」

秦修修道：「弟子一直也是這麽想，可是，我錯了，我不應該太容易相信別人的說話。」

宋深臉色一寒：「誰是『別人』，是不是包括爲師在內？」

秦修修點頭說：「是的，除非……」

「除非怎樣？」

「師父願意把臉上所有的鬍子刮掉下

來！」

「荒謬！」宋深怒吼起來，道：「這又和刮鬍子有甚麽關係？」

秦修修立時反駁，道：「當然有關係，師父若肯刮掉鬍子，弟子就相信：你不是宋深！」

「宋深？！」宋深的瞳孔倏地收縮成一綫：「妳竟然說，爲師就是宋深？」

秦修修道：「是的，除非師父臉上沒有這一撮大鬍子。」

宋深陡地怪笑起來。

「眞是我的好弟子，居然要師父刮掉臉上的鬍子了。」他不斷發生了「哼哼」之聲。

宋深忽然又說：「我若要妳把身上的衣裳都脫下來，妳肯不肯？」

秦修修連眼睛也不眨一下，立刻就點點頭，說道：「只要師父肯刮掉鬍子，我肯。」

宋深的臉色陡地一變，忽然咬牙道：「好，妳先脫！」

秦修修道：「一言爲定？」

宋深道：「當然。」

秦修修的臉上再也沒有任何表情，整個人似已變成了一尊塑像。

但她果然眞的褪下了衣裳，一件一件，慢慢地褪下。

她的臉龐雖然沒有表情，但每一個動作都是那麽優雅，令人感到沉醉，甚至是窒息。

她還是個處子，她是冰清玉潔，雪白無瑕的。

她終於完全赤裸，毫無半點保留地呈現在宋深的眼前。

她的胴體早已發育得很好，美麗而成熟。

大廳裏光綫充足，她身上每一處都可以讓宋深看得清清楚楚。

而這時候，廳子裏就只有他們師徒兩人。

宋深忽然緩緩地走了過去，眼睛裏露出了貪婪之色。

爲了要練成九轉先天血魂炁，這位武林大魔頭長期以來都過着禁慾的生活。

他不是不想接觸女人，而是一直抑制着自己。

他也沒法子想像得到，在這廳子裏，忽然會出現了這樣的情景。

這完全在他意料之外。

他的呼吸聲開始逐漸急促，整個人似已陷入了一座熾熱的烘爐裏。

秦修修還是沒有反應，既不逃避，也沒有任何動作。

宋深忽然伸手，用力握着她右邊高挺的乳房。

秦修修的身子，在這剎那間劇烈地顫抖起來，那種感受，對她來說是無法形容的。

每個女孩子都會有她的第一個男人。

但是，這男人若是她的師父，而且又是一個這樣的僞君子，那實在未免是太可怕了。

秦修修雖然已在發抖，但她還是沒有逃避。

宋深終於抱緊了她，動作更粗野，呼吸也更急促。

他說：「妳給我，給我！」

秦修修的身子彷彿冷若冰霜，並未因爲宋深的擁抱而發熱起來。

她的聲音也同樣冷，又冷又顫：「你一定要？」

宋深正在舐着她的小腹，而且一直舐下去：「我會讓妳感到愉快的！」

秦修修的身子顫抖得更厲害，眼角已噙出了晶瑩的淚。

「好，我給你，但你一定要把鬍子刮掉！」

「行！行！一千一萬個行！」

宋深的慾火，已一發不可收拾，他向來自負抑制能力極強，但這一次，他整個人都已被慾火燃燒起來，再也無法加以抑制。

× × ×

慾火來得快，消失也快。

宋深忽然背冒冷汗，後悔不已。

他剛練成了九轉先天血魂炁，是絕對不適宜接近女色的。

更尤其是處子！

但他幹了，他毫不顧慮地付出大量寶貴的體力！

在這段時間作出如此消耗，最少也要一年時間，才能完全恢復過來。

一次要浪費一年時間，未免是太奢侈了！

他還能再有多少個一年？

他忽然憎恨起來，他並不是憎恨自己，而是憎恨秦修修。

「他媽的，妳是個婊子！」宋深罵了起來。

秦修修分明是黃花閨女，但宋深這時候却說風涼話，把處子罵作婊子，也眞算沒半點良心。

秦修修已不在乎自己到底是處子還是婊子，她現在要追討的是鬍子！

「我已給了你，鬍子呢？」她瞪着宋深。

宋深冷笑：「甚麽鬍子？我的鬍子干妳屁事？」

他反悔了。

他一面冷笑，一面穿上衣服。

他當然不會爲了女人，或者是爲了一句諾言而刮掉鬍子，因爲他是宋深！

秦修修終於證實了這一點！用清白之軀來證實！

「宋深！你這個老奸賊！你騙了我這許多年！又敎我扼殺了許多英雄豪傑，還說是『替天行道』，哈哈，我是不會再偷生人世的了，但你這老賊也要陪我一起共赴黃泉！」她破口大罵，接着赤裸着身子，全力向宋深出手！

宋深冷笑：「要弒師，妳還不配！」

師徒兩個人，就在這大廳裏展開了激戰。

以宋深的武功，本來在二十招內，就可以殺了秦修修，因爲他畢竟是她的師父，而且又已練成了九轉先天血魂炁。

可是，他現在不行！

一年之內都不行！

他現在只能給佔着上風，只見兩人交手近百招，他還是殺不了秦修修。

倏地，一人怒嘯而來。

人未到，拳已先到，拳甫現，處處都

是拳，拳拳都是殺手絕招！

來是的盛天麟，他使出的武功是無量九重天！

盛天麟雖然天具異稟，練功也極勤懇，但要他在這種年紀，就把無量九重天練至第九層境界，那簡直是做夢！

他只練至第七層！

宋深既已練成九轉先天血魂炁，本可把盛天麟當作豆腐般，一下子就壓個稀巴爛，可是，現在却不行了！

他又急又怒，但却越急越後悔，越發怒越不濟事！

只聽得「砰」、「砰」兩聲响，連宋深也不知道自己在甚麽時候，面門上連續挨了兩拳！

他怪叫起來！

但怪叫並不是武功的一種，就算叫得再响亮，也不會使敵人感到疼楚的。

但他自己却疼死了。

盛天麟就像是一頭憤怒的獅子，他誓殺宋深！非殺宋深不可！

宋深並不想死，但盛天麟可怕的拳頭已經震碎了他的頰骨，甚至震裂了他的腦袋！

所以，他只能怪叫一聲，疼了一會，然後就仆倒在地上。

秦修修慘笑。

禽獸不如的師父死了，他眞該死。

她也同樣不想再活。

她要自碎天靈，但盛天麟却及時出手阻止了。

「妳不能死！」

「爲甚麽？」

「妳若死了，我會哭三晝三夜的。」

「那也不要緊，第四天，你就不會哭了。」

「不錯，因爲那個時候我也一定活不成了。」盛天麟把衣裳披在她身上，痴痴地說道：「妳可知道，妳對我是有多重要嗎？」

秦修修嘆了口氣，說道：「可是，剛才你來得太遲了，那惡賊已糟塌了我的身子……」

說到這裏，她的聲音細如蚊吶，臉龐却紅得像是火燒。

盛天麟搖搖頭，說：「不要傻氣，這是一點也不重要的。」

秦修修聽了，幽幽地說道：「誰說不重要？」

「我！」忽聽一人大笑而來，正是宋懿。

秦修修吃了一驚：「你也來了？」

宋懿笑道：「早已來了。」

「早已來了？你是說……」秦修修的臉陣紅陣白，恨不得地下有個大洞，可以讓自己鑽了進去。

宋懿悠悠一笑，道：「不必緊張，宋某甚麽也沒有看見！」

他說自己沒有看見，那是因爲基於視而不見之說，所以看見了也就等於沒有看見。

他笑了笑，又說：「那時候，天麟老早就要出手對付那老奸賊了，但我却點了他的穴道，直至妳和老賊打起來的時候，才放開了他。」

雖然宋懿說得很含蓄，但其間過程，實際上已說得很明白，他是故意讓宋深「得償所願」，等待他元氣大傷的。

秦修修差點沒昏倒過去。

宋懿聳了聳肩，嘆道：「我知道，妳會罵我卑鄙，罵我見死不救，讓妳送羊入虎口，但若不是這樣，咱們三個人加起來都遠不是宋深的敵手！」

秦修修終於忍不住問：「這是甚麽道理？」

宋懿神秘地笑了笑，說：「妳現在還不懂事，將來就明白了。」

「將來？我還會有將來嗎？」秦修修凄然地說。

盛天麟深深地吸了口氣，忽然鼓起勇氣說：「我現在就向妳求親。」

秦修修傻住了：「你瘋了？這怎麽可以？」

盛天麟苦着臉，說道：「我問你，妳不喜歡我？」

秦修修搖頭，說：「不，我是很喜歡你的，只是……」

盛天麟急了起來，也顧不得宋懿就在他們的旁邊，立刻張臂緊緊抱着她，用自己的嘴封住了她的嘴，不再讓她繼續說下去……

（全文完）

圓周率的發現者 祖冲之

混沌書生

在一千五百多年前，中國南北朝時代，出了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名叫祖冲之，號文遠，於西元四二九年誕生在一個做官的人家。

祖家原籍是河北范陽（現在的河北涿縣），後來才遷到江南來，在當時社會上很有些地位。祖冲之的曾祖父做過東晉朝廷的大官，祖父和父親也都先後在宋朝做過官。他的祖父做的是大匠卿，這個官在當時是替皇室負責營造建築的，担任的人多少要懂一些科學技術，因此祖冲之從小就有機會接觸科學技術。在沒有老師指導的情況下，他刻苦地鑽研科學上技術的書籍。

祖冲之在三十歲不到的時候，就被當時在建康（現在的南京）的宋朝中央政府請了出來，在當時的學術機關——華林學省裏担任職務，以後又被派到外郡去做官，沒有好久，再調回建康。

這時候，祖冲之正在用他全副的精力來研究天文學，進行修訂曆法的工作。

「清明下種，穀雨插秧」，中國的農民差不多都知道這兩句話。這說明了曆法這個學問，是跟農業生產有着密切關係的。中國人很早的時候就進行着農業生產，因此中國古人也很早就注意了曆法。在一年中定出了二十四個節氣，「清明」、「穀雨」都是節氣的名稱。農民們懂得了節氣，就不致延誤下種、插秧的日期，可以及時進行耕作。

曆法的種類是很多的，但是大致分起來，不外有兩種：一種是按照月亮繞地球一週的時間來製定的，把月亮繞地球一週的時間作為一個月。這種曆法，叫做陰曆。另一種是按照地球繞太陽一週的時間來製定的，把地球繞太陽一週作為一年。這種曆法，叫做陽曆。在中國，陰曆和陽曆都是很早就發明的。當時陰曆和陽曆同時並用。到了西元前七、八世紀春秋中葉的時候，中國古人又想出了調整陰陽曆的辦法。因為月亮繞地球一週是二十九天十二小時四十四分三秒，零頭不好算，因此就把陰曆定做月大三十天，月小二十九天，一年十二個月，共計三百五十四天。但是地球繞太陽一週要三百六十五天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陽曆一年比陰曆的三百五十四天要超出十一天多。因此中國古人又定在十九個這樣的陰曆年裏加上七個閏月，這樣十九個陰曆年就跟十九個陽曆年幾乎相等。在西方國家裏，希臘人梅冬也發明了這個辦法，但是和中國相比，已遲了一百六十七年。

這種加上了閏月的陰曆，也叫做農曆。中國二千多年來一直使用着它，直到今天，雖然正式採用了陽曆，也沒有將它廢止。但是在開始時候，這種農曆還不免存在着許多錯誤不周密的地方，經過了各個時代的天文學家、曆法專家不斷的修訂，才出現了今天的樣子。這些天文學家、曆法專家們所修訂的曆法，歷史上記載下來的就有四十六種之多。

原來在西元二三七年三國時候，有位魏國的曆法專家楊偉製訂了一個景初曆。這個曆法一直使用了二百年光景，基本上沒有很大的改變。到了宋朝，有位專家名叫何承天的發現這個曆法有許多缺點，因此加以修改，製訂了一個元嘉曆，在西元四四五年由政府頒佈施行。

何承天是祖冲之的前輩，但是祖冲之對於這位前輩學者所修訂的元嘉曆，却感到不滿意。他用心地研究天文，根據歷史上記錄下來的天文現象，利用渾天儀等天文儀器，找出日、月、星辰運行的規律，用來校正何承天的元嘉曆，找出了其中三處重大的錯誤，因此他決心重新製訂一個曆法。

在這個新曆法裏，他規定了在三百九十一年中應有一百四十四個閏月；規定了冬至的日期，還作了其他一些新規定。跟何承天的元嘉曆相比較，這個新曆法的確是有了很大的進步。

西元四六二年，祖冲之三十三歲的時候，這個新曆法製訂成功了。他上了一個奏章給皇帝，請政府採納他的新曆法，正式頒佈施行。

當時的皇帝——宋孝武帝就把這個新曆法交給當時政府裏的一些曆法專家來討論。這些專家們起初不同意祖冲之的見解，提出了許多反面的意見，但是都被祖冲之一一駁倒了。討論進行了好久，結果是祖冲之的新曆法獲得最後的勝利。

新曆法製訂成功後，祖冲之在天文曆法方面的研究工作告了一個段落。以後，他主要的精力就放在數學和物理學的研究上面。雖然這時候他曾經再度被調到外郡當縣官，以後又重新被調回建康，但是研

究工作却始終不曾中斷。

他在物理學上最大的成就，就是利用機械的原理，製造了指南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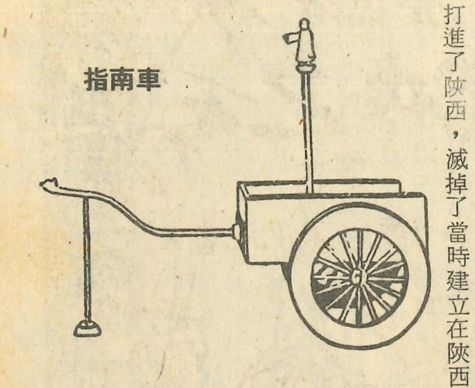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就是紙、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但指南車和指南針不同。

指南針和指南車這兩件東西，雖然都是指示方向的工具，但是指南針是用磁石做成的，而指南車呢，裏面却沒有什麽磁石。它是一種裝了機械的車子，利用物理學上的原理，使車子的本身能够具有指示方向的作用。

在傳說裏，中國古代的黃帝在西元前二千多年的時候，已經發明了這種指南車。有的傳說裏，又講到在西元前一千一百年左右，周朝的周公也製造過指南車。不過這些究竟是傳說，不見得可靠。

到底是誰發明了指南車呢？比較可靠的說法，是：第一個發明指南車的，是西元三世紀初年三國時候的馬鈞。

西元四一七年，宋朝皇帝劉裕出兵北伐，打進了陝西，滅掉了當時建立在陝西境內的後秦這個國家，在繳獲的東西中，找出了一輛指南車。這輛指南車，也許是馬鈞的原物，也許是北方的科學家仿造而沒有成功的東西。總之，它只有一個空殼子，裏面的機械却早已不見了。劉裕就把這個指南車的空殼子帶回了建康。


指南車

到了宋朝末年，西元四七八年的時候，才由祖冲之担任了修理這輛指南車的任務。

我們前面講過，指南車是利用機械來轉動的。祖冲之當然也知道這些，但是究竟利用哪一些機械，怎樣裝配法，這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當時又沒有一張指南車的構造詳圖可以作為依據，全靠祖冲之自己用腦筋來思索。

祖冲之運用了物理學上的知識，反覆研究，居然解決了這個難題。

他畫好圖樣，叫工人用銅打造了許多大小不同的輪子。一種邊上有鋸齒的，一種沒有齒的，他把這些有齒和無齒的輪子，都裝配到車箱裏面去。

這種有齒的輪子叫做齒輪，沒有的叫做滑車。使指南車發生作用的，主要就依靠這種齒輪，它們一個啣接一個地裝配在車箱裏，中央平放着一個大齒輪。在這個大齒輪的中心插着一根桿子，伸出車箱上面。桿子頂上裝着一個木頭人，手指雕成指示方向的形狀。

當指南車開始行動之前，先糾正好木頭人的方向，使它的手指指着南方。假如車身向右轉彎了，因為許多齒輪相互啣接、相互牽動的緣故，車箱中央的大齒就會相反地向左轉動，使車箱上的木頭人也跟着向左轉動。木頭人原來正指着南方，現在車身向右轉，木頭人向左轉，結果木頭人仍舊正指着南方。

假如車身向左轉呢？那麽木頭人就會跟着大齒輪向右轉。因此，無論車身怎樣轉動，車身的方向怎樣變化，木頭人所指的方向是始終不變的。它永遠會正對着南方，給我們指示出方向！

這就是指南車的構造原理。因為無論車身如何轉動，車上木頭人所指的方向永遠是南方，使人們可以使用它來辨別方向，所以才把它叫做指南車。

指南車製造成功的那一年，祖冲之已經五十歲了。但是，他還是努力地工作着，不斷地發明了許多新東西。

他讀歷史，讀到三國時候諸葛亮製造木牛、流馬的事情，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他運用物理學上的原理，製造了一輛車子，裏面裝了機械，不靠風力、水力，更不需要人力，就能够自己開動。

他還製造了一條「千里船」，裏面裝着機器，在長江裏行駛，一天可以走一百多里。

祖冲之看人們磨麵粉很費氣力，他又開始動腦筋，發明了一種「水碓磨」，把它放在河邊，利用河水冲激的力量，使機器轉動。這樣不需要花費多少人力，就可把麥子磨成麵粉。

那時候宋朝已經滅亡，在南方出現了一個新王朝——齊朝。大約在祖冲之六十歲左右的時候，有個齊朝的親王知道他的本領，便要他製造一個新鮮的玩意送給自己！

對於這個親王的請求，祖冲之不好拒絕。他想了一想，就動手做了一個「欹器」。這種欹器相傳是周朝時候就有的，是一個盛水的器具。當裏面沒有水的時候，它是傾側的；裏面的水盛到一半，就豎立起來了；但是假如把水盛滿，那又會重新傾側，把水潑出去。後來，這個欹器失去了，也沒有人會重新製造。這時候，祖冲之把它製造成功，作為禮物送給了那個親王，滿足了那個親王的好奇心。

除了這些新發明之外，祖冲之還懂得音樂，能够利用物理學上的原理，校正樂器。

可惜的是，他這些新發明，像自動的車子、千里船等，都沒有能够傳下來。只有水碓磨，後來推行到農村裏去，許多農民都喜歡使用它。直到民國，中國北方的一些農村，還使用了這種工具來磨麵。

祖冲之不但是一位天文學家、物理學家，而且還是一位大數學家！

他研究了中國過去的數學家對於圓周率的計算，證明了圓周率應該是3.1415926以及3.1415927之間，並且用22/7作為疏率和355/113作密率來表示。這個精密的數字，在西方國家裏，是德國人渥脫在西元一五七三年才發現出來。祖冲之的圓周率，是當時全世界上最最精密的一個圓周率。

這是祖冲之在數學上最偉大的貢獻，也是祖冲之在科學事業上最偉大的成就。日本的數學家曾主張把圓周率定名為「祖率」，作為對祖冲之的永遠紀念。（完）

民初俠義「追捕」故事

冷槍

雲劍飛·文
可飛·圖

噩夢成真 冷鎗驚魂

半夜時份，熟睡中的蕭原從床上一驚而起，大張着雙眼，驚怔地呆望着黑黯的床尾，動也不動，幾乎有一刻鐘。

他剛才發了一個惡夢，夢到余老福（一個改邪歸正，兩個月前還帮蕭原捕殺一帮洗刧一個墟鎮的悍匪，與蕭原成爲好朋友）在深夜睡夢中被兩名兇徒槍殺，身中六槍而亡，最後還一把火燒了那間屋……

蕭原就是夢到這裏一驚而醒的，心中不覺怔忡不安，而且睡意全消，夢中的情景，特别是余老福那慘死的形狀，及風捲殘雲般的火勢，依舊歷歷在目，有如親歷其境般，他又怎能再睡得下？

終於，他的眼眨動了一下，走下床，倒了碗凍水一咕碌喝了個乾淨，然後再躺回床上，但直到天亮，他的雙眼再也没有闔過。

終於，他再也忍不住了，乾脆起床。

而且，他也决定趕到余老福那裏看一下。他不是個迷信的人，但那夢境太逼眞太可怕了，令到他一直心神怔忡不安，他從來未曾試過發生這樣的情形，這一次如此之深刻，又如此之令到他不安，他若不去看一下余老福是否平安，他是不會安心的。

翌日，天才濛濛亮，蕭原便起了床，漱洗過後，略爲執拾一下，出門前，先檢查一下隨身不離的兩支短槍，便趕往余老福那裏去了。

× × ×

余老福住在一處荒僻的山村中，他那間獨立的石屋却離開那條只有二十多戶的村子約三數十丈，石屋前就是一間他耕種的田地。

這時候巳是爭秋奪暑時分，樹上蟬鳴聒耳，天氣暑熱。

蕭原離開老遠就看到那棵大榕樹，一顆心也不由跳了起來。

他極希望像上次一樣，看到余老福悠閑地躺在樹陰下的破蓆子上睡午覺——雖然現在巳是午後三點多鐘，他邊行邊翹首張望。

斜陽下，熱得像蒸籠一樣，四下裏也靜謐得很，能够了無牽掛地躺在榕樹陰下睡個甜甜的午覺，確是一種享受。

最少，蕭原現在就覺得很難受，因爲他全身上下差不多被汗水濕透了，頭臉上淌流着豆大的汗水，他也没有去抹一下。

他來到大榕樹下，頓覺一陣陰凉透體，不由舒出一口熱氣。

但樹陰下，他却看不到余老福的影子，只有上次來時，那數只紅頭蒼蠅仍在嗡嗡地亂飛亂繞着，他的一顆心没來由地顫了一下——莫非夢境成眞？

他放眼向那片綠油油的莊稼地打量過去，也看不到人影，更加看不到余老福那顆在陽光下閃亮的紅鼻頭。

蕭原忍不住放聲呼叫起來：「余——老——福——」

他這一呼叫，樹上聒耳的蟬鳴戛止，呼叫聲遠遠地傳了開去。

這樣大聲的呼叫，就算是睡着了，也應該被驚醒，却一點回應之聲也聽不到。

蕭原抬袖抹去臉上的汗水，不知怎地，陡覺喉嚨有點乾澀起來，他乾咽了口口水，再次大聲呼叫出聲：「余——老——福——」

呼叫聲又遠遠地傳開去，靜悄悄的四周依然没有余老福回應的聲音。

蕭原這刹那驟覺恍如置身在死寂的地獄般，全身汗毛暴竪起來。

像一陣風般，他衝向那間石屋。

× × ×

衝到石屋前，他的脚步陡地窒停下來，像一頭獵狗般，不停地抽動着鼻子。

一股難聞的血腥臭味從石屋那兩扇虛掩的門中直透出來。

蕭原的神情刹那猛震了一下。

他的臉色刹那變得很古怪，放輕了脚步，並且從腰間將匣子鎗拔了出來，輕輕地扳開機頭，身形一閃，閃到了屋門邊。

伸出左手將一扇門猛地推開來，他的身形却緊貼在牆上，鎗咀伸出牆邊，食指緊扣在扳機上，只要用力一扣，鎗咀就會噴出連串的鎗彈。

屋內却一點異動也没有。

但他仍然不敢貿然閃出身形——小心駛得萬年船，一雙目光閃閃地。

凝神傾聽了一陣，確定屋內不可能藏有人之後，他才猝然閃身而出，鎗咀迅速地朝屋內一掃。

若是有什麼動靜，他的鎗咀就會毫不遲疑地掃出鎗彈，任是誰也難逃鎗彈穿體之厄。

屋内依然一點異動也没有，他不由吁了口氣，但仍然没有放鬆下來，鎗咀仍然指着屋內，接一抬脚，將另一扇門也踢開來。

屋門大開之下，原本有點陰暗的屋內立時明亮起來。

蕭原一眼就看到，堂屋內一切與他上次來時没有絲毫改變，但傳出來的腥臭味更濃，令人忍受不了，蕭原差點没有嘔出來。

他連忙屏住了呼吸，目光移向堂屋左面的廂房。

腥臭味就是從廂房敞開的門口傳出來的。

蕭原非常之熟悉這間石屋的結構，堂屋之外，就只有那間廂房，那是余老福睡覺的房間。

從這種種跡象看來，只怕他的夢境可能是眞的了。

蕭原一顆心不由收緊了。

一步跨入屋中，蕭原脚步接一閃，閃到那間廂房門口。

一陣濃重的腥臭之氣直撲出來，熏得蕭原幾乎連中午吃的飯菜也嘔了出來，急忙伸手捂住了鼻子。

目光接往房中望去，這一望，他像遭到雷擊般，腦袋「轟」地响了一下，差點没有昏倒在地，連忙將身體倚在門框上。

房內，兩條長櫈承着兩塊木板，那就是床，床上鋪着一張竹蓆，床上空空如也，但床前地上，却側伏着一個人，半邊臉正朝向門口，那正是余老福。

那中人欲嘔的腥臭之氣，正是從余老福的身上，及身前地上那灘巳變成紫黑色，業巳凝結的血漬上發出來的。

屍臭一陣陣襲來，令到蕭原只好用手捂着鼻子，否則，他實在站不下去。

屍體旣巳發臭，那麽，余老福應該在幾天前被殺了。

蕭原一雙明銳的目光在房內搜索着，却看不到有絲毫糾纏過的痕跡及翻搜過的樣子，由此，蕭原猜測余老福可能是在睡夢中被驚醒而遭人鎗殺的。

而照眼前的情形看來，余老福死於仇殺的成份居多。

因爲房內的物品絲毫不亂，這一點就是最好的證明，若說是刧殺，余老福根本就無財可刧。

退出房間，蕭原在堂屋內察看了一遍，也發覺不到有什麽値得懷疑的痕跡，實在忍受不了那股熏人欲嘔的屍臭，便退出屋外，深深地吸了口氣。

蕭原雖然心中有一連串的疑問得不到解答，盡管心情悲痛，但仍然想到，眼前首要的事是，先將余老福殮葬了再慢慢追查兇手。

再吸了口氣，他抬眼向前望去，一眼看到三數十丈外的那條小山村，不由心中一動，目光閃亮着，急步朝那條小山村走去。

× × ×

材子座落在山脚的斜坡下，一條小小的溪流從村子前流過，繞過山脚向前流去，頗有點小橋流水的清幽意境。

小溪上雖然架有一條簡陋的木橋，蕭原一脚才踏上橋，便又退了下來。

橋那頭正有一頭牛走過來，牛的後面跟着一個十一二歲的村童，大概是去放牛

，而這條橋雖然可容兩個人並排走過，但一頭大水牛走在其上，根本就容不下人走過，所以蕭原只好待那頭牛走過，才能過橋。

那頭牛走過了橋，從蕭原的身邊走過，當那村童亦走過，以詫異的目光望着蕭原時，蕭原心頭不由一動，露出笑容對那村童道：「唏，你吃了飯麽？」

那村童睜着一雙圓溜溜的眼睛，好奇地上下打量着這稀有的陌生人，停下來，由於他手上拿着韁繩，所以那頭牛亦被帶得停下來。「現在是什麽時候，當然是吃了。」

蕭原被那村童一說，抬頭望一下天，日頭已西斜，怕不有下午四點多鐘了，不由也感到自己那句話問得實在好笑，而啞然笑了起來。

「那你叫什麽名字？」

那村童倒不怕陌生，巴眨着眼睛道：

「我叫做大山，叔叔可是來找人？」

蕭原點點頭，接扭轉身朝余老福那間屋子指了一下。「你認識余老福嗎？」

大山的臉上刹那閃出一抹驚色，點點頭道：「你是說福伯？」

蕭原點點頭。「正是他。」

大山遲疑地問道：「你是福伯的什麽人？」

蕭原和靄地道：「我是他的朋友，特地來看望他的。」

大山驚悸地道：「四日前我也看到有人去找福伯，嗯……他們有三個人，那時候大概是傍晚時分，那三個人很鬼祟，偷偷摸摸地走向福伯那間屋子……後來，我就聽到有幾下鎗聲響起，嚇得我立刻趕牛囘家，躲在屋內不敢出來，村子內的人以爲有土匪來封村，慌得關門閉戶，我爹媽也慌得緊抱着我發抖……後來却才知道是一場虛驚。」

蕭原料不到這樣輕易便從一個村童的口中，探問到有關余老福被殺的可貴綫索，心中暗喜不已，溫聲道：「後來你有沒有去找福伯？」

大山搖搖頭，有點驚怕地道：「福伯不喜歡我們去找他，他只喜歡在榕樹下說故事給我們聽，但自從那次鎗聲之後，便再沒有見過福伯出來，我很想去看看他是否病了，但又不敢去，怕他責罵。」

蕭原這才明白到，余老福爲何死了這樣久，仍然沒有被村民發現的原因了。

而他也曾聽余老福說，他生前很少與那些村民來往，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到村子中，自然那些村民也不會主動去找余老福這個「怪人」打交道套交情了。

蕭原對大山問道：「村子裏可有人閒着？」

大山歪着腦袋想一下道：「有，我二叔才從田裏囘來，你可是要找人帮忙？」

蕭原伸手摸摸大山的腦袋，笑道：「你眞聰明，這條牛我替你看着，你囘去叫你二叔出來，好麽？」

大山巴眨了一下眼睛，將手上的韁繩遞給蕭原，然後撒脚跑過木橋，朝村子走去。

不大一會，蕭原看到大山走在前面，後面跟着兩個年約三十許的村漢走向木橋這邊，他連忙舉手朝大山揮揮手。

三個人很快便走過橋來，大山從蕭原的手中接過韁繩，退開一旁，那兩個漢子上下打量着蕭原。

蕭原忙友善地朝兩人展露笑容，主動地道：「那位是大山的二叔？」

較年輕的那一位道：「我就是，你是誰？」

蕭原忙道：「我叫蕭原，是那間石屋的余老福的朋友。」

「他是我爹。」大山接口指指那位年紀稍大的漢子。

大山他爹目光緊緊地盯着蕭原，道：「你找俺兄弟幹麽？」

蕭原忙接道：「是這樣的，我先一刻來探訪余老福，却發現他死在屋內，身中數鎗，我想請兩位帮帮忙，可否找副棺木，將他殮葬了。」

大山他爹及二叔聽到蕭原說余老福死了，臉色變了，驚惶地向那石屋看了一眼，吶吶地道：「怪不得這幾日不見他在地裏幹活，原來……他……被人殺死了。」

大山的二叔接口道：「莫非就是四日前咱們聽到的那幾下鎗聲？」

蕭原點點頭，沉重地道：「大概就是了，你們可還發現到什麽？」

大山他爹及二叔思索了一下，同時搖搖頭道：「俺們聽到鎗聲，還以爲是來了土匪，嚇得家家關門閉戶，躲在家中不敢出來，那裏還敢出來看，就只聽到幾下鎗聲，之後，隔了好長一段時間都聽不到有什麽動靜，才敢大着胆子開門出來看一下，却什麽也看不到，當時却想不到，余老福會人被殺死了。」

蕭原將一疊大洋塞在大山他爹的手中，笑笑道：「還請兩位帮忙先將余老福的屍體葬了。」

那一疊大洋足有二十塊，大山他爹及二叔幾曾見過這樣多的大洋？他們平時省吃儉用，一年才勉強可以積下二三個大洋，如今一下子拿着二十塊大洋，沉甸甸地，驚喜得睜大了眼睛，望着那白花花的大洋張大了口，好一會，才囘過神來，結結巴巴地道：「我爹早兩年買了副壽材放在柴間內，先拿來將余老福殮葬了再說，石柱，你快囘村去找多幾個人來，將爹那副壽材抬出來。」

大山他二叔石柱應了一聲，飛快地朝村子奔去。

× × ×

在大山他爹及二叔幾位村民的帮忙下，在余老福那間石屋後的空地上，出現了一座新墳。

那就是余老福的墳。

這時候天已全黑了，墳前，閃亮着香燭與冥紙的火光，一陣風吹來，吹起漫天灰屑，也吹得香燭明滅晃動不已。

蕭原垂着頭，一動不動地站在余老福的新墳前，雙拳握得緊緊地，雖然他現在還不知道余老福爲何會忽然遭人殺害，但他已隱隱感覺到，那必是與余老福在數月前重出江湖，助他將大水牛那股悍匪殲捕有關連，他在心裏暗暗發誓，誓必替余老福報此殺身之仇！

大山他爹及二叔與幾位村民皆閉着咀不說話，他們的心頭很沉重，余老福雖然有點「怪」，很少與他們打交道，但畢竟與他們比隣而居，經常見面。如今一但遭人鎗殺了，埋在土中，他們多少也感到有些哀傷。

又一陣風吹來，「呼」地將殘燭的火光吹熄了，只剩下閃亮的香火，在這黑沉沉的夜晚中，他們沒來由地感到一陣寒意襲來。

大山他爹忍不住開口道：「這位大哥，請到舍下坐一下，吃頓晚飯，留宿一宵，明天才走吧。」

蕭原動了一下，吁了口長氣，沉沉地道：「打擾你老兄，怎好意思？」

大山他爹忙道：「見面就是朋友，客氣什麽？這樣晚了，如何趕路？咱們囘村子吧。」

說完首先朝村子那面走去。

蕭原默默地跟在大山他爹後面走着。其餘的人亦跟着朝村子走去……

× × ×

蕭原翌日一早就辭別了大山他爹一家人，再到余老福的墳前上了香，站了一會，才朝縣城走去。

走在路上，他不斷地思索着余老福被殺的問題，想來想去，他只覺得余老福之所以被殺，不會是無緣無故的，而與大水牛那股悍匪被捕殺有極大的關連。

他之所以趕往縣城，就是想到監牢去查問一下大水牛及死剩的曹老二，看看能不能問出一點與余老福之死有關連的綫索來。

大水牛與曹老二皆是拙作——「賊殺賊」中，被蕭原與余老福聯手加以捕殺的那股悍匪中，僥倖不死，被關押在縣城監牢內待審決的重犯。

大水牛曹老二既然是蕭原親手押解到縣城監牢的，他如今去查問他們兩人，監獄官自然不會不批准。

何況，他與那位監獄官不但打過多次交道，還是頗爲談得來的朋友，怎會不給他方便？

由日出趕到日落，蕭原終於趕到縣城，大約離縣城只有一箭之遙。

他脚步不停，身上的衫褲雖然被汗水濕透了，却一點疲態也沒有，反而顯得更加精神，加快了速度朝城門走去。

驀地，「砰」然聲中，他的右臂被撞擊了一下，先是一麻，跟着劇痛難當，他在聽到那一下鎗聲的刹那，經驗告訴他，他已遭到伏擊，當下他也顧不了臂上的鎗傷，身形順勢一個側轉，傾跌在地上，疾滾開去。

「砰砰砰……」一連四五下鎗聲接着連串响起，從他的頭上身上呼嘯掠過，他的反應若是稍慢半分，相信他可能會中多兩三鎗。

雖然手臂上的鎗傷劇痛難當，血流如注，在他滾過的地上留下一條血路，但他仍咬牙滾動着，一直滾到路旁一棵樹後，才停止了滾動，匐伏在樹後，左手迅速地抽出了身上帶備的匣子炮，從樹側伸出來，指向鎗聲响起的方向。

他雖然猝然受到狙擊，倉促間，他仍能判斷到狙擊他的人，是匿藏在與他匐伏的這邊路旁樹後約三十丈外的路溝中，由於近這一個月來皆是晴天，所以溝中一滴水也沒有，成了一條乾溝。

而他之所以倒地後滾向同一邊而不是滾向另一邊，那是因爲滾向另一邊，不但角度大，距離也遠，很容易被那狙擊者開鎗擊中，反之，他滾向同一邊，角度就小了，那狙擊者很難射中他，這就不但要反應敏銳，還需要經驗了！

他咬着牙，忍受着劇烈的痛楚，也不理會繼續湧流出來的鮮血將泥地濕紅了一大片，左手的匣子炮穩定地指向前面，一雙目光銳利如鋒刀，這時候只要在他視綫內出現的人影，他自信可一鎗將之擊中。

可惜他等了約一刻鐘左右，那位狙擊者却一點動靜也沒有，他不得不佩服起這位對手的耐性及冷靜。

但同時他也感到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敵人。

右臂上的傷口血流不止，若再這樣下去，只怕不用打，他也會因爲流血而支持不住，他凝神傾聽了一下，在確定了周圍附近十數丈內沒有細微的異响之後，立時放下手中鎗，撕下一截褲管，將手臂緊緊扎起來，免得血流不止。

將臂上的鎗傷扎好之後，他感覺到好一點了，但總不能這樣耗下去，於是，他檢起一塊泥頭，扔了出去。

但對方却一點反應也沒有。

蕭原又再扔出一塊泥頭，依然發現不到對方有反應，於是吐了口長氣，一手抓住樹身，站了起來，但身體仍然緊貼在樹後。

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他雖然從兩次試探中，已確定那狙擊他的人已溜了，但他仍然很小心，不敢貿然現身出去，那是恐防對方使詐，那就上了大當了。

蕭原之所以能夠活到現在，不單止是鎗法身手兩皆高明，遇事之反應之敏捷，經驗之豐富，加上那種諸葛一生爲謹慎，他才能夠每次歷險而不死，活到現在。

直到聽到城門那裏傳來吆喝聲及急驟的脚步聲，蕭原才放心地從樹後走出來，不過不是走公路，而是跳過乾溝，藉着荒地上的草樹的掩護，繞着彎子走向城門。

他不用看，只是聽，就知道是守城門的兵士在賊過興兵地趕出來查看了，也所以他才敢放心地從樹後走出來，因爲他斷定那狙擊他的人天胆也不敢再匿伏下去，等那些士兵到來將他揪出來。

他之所以繞路而走，不是怕了那些作威作福的士兵，而是怕麻煩，免得被查三問四，再說，他右臂上的鎗傷也需要趕緊醫治一下。

那些士兵趕到來時，蕭原已走得不知所踪，當然也找不到狙擊蕭原的兇手，只能够發現地上的血漬。

× × ×

翌日午飯過後，蕭原在那位姓林的監獄官的陪同下，在一間陰暗但却堅固的囚室內，見到了大水牛。

大水牛是重犯，所以單獨關在斗室內，那間斗室內腐臭之氣衝人鼻孔，那位監獄官沒有跟進囚室內，將鐵門上的鎖開了，便退了出去。

蕭原強忍着那股難聞的異味，跨進了囚室中。

他看到了一條鬍鬚蓬亂，身體瘦弱，那套囚衣破得像布條一樣，十足一個營養

不良的嬰兒般，虛弱地坐在那張像用垃圾堆成的床上的漢子，他端詳了一會，才依稀從那人的輪廓，認出眼前這人就是大水牛。在半年前，像一條大牛牯一樣強壯的大水牛。

他看到大水牛變成這個樣子，心中不由感到有點惻然，也明白到爲何那樣多的匪賊寧願死也不坐牢的原因了。

但他却沒有一點負疚之心，像大水牛這樣的悍匪，就算死十次也罪有應得！

大水牛在鐵門打開的時候，早巳抬眼望着門口，臉上露出一抹詫異與驚懼的神色，目光有點遲滯。

他終於也認出了蕭原。

他遲滯的目光忽然像有火般燃燒起來，怨毒地盯視着蕭原，身軀猛地挺了一下，作出一個撲擊的姿勢，但僅是作勢而巳，因爲他力不從心，加上脚上帶了一副脚鐐，行動很艱難。

「蕭原，你這狗養的，老子操你祖宗，你來幹麽？滾出去，滾他媽的出去？」大水牛嘶吼着，既然不可能用手來傷害蕭原，就盡量用口來傷害對方。

蕭原就倚在鐵門上，對大水牛的漫罵充耳不聞，從衣袋中取出一支香烟，叨在嘴角上，再掏出一盒洋火，點燃了，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絲絲烟霧，才覺得囚室內那股異味沒有那樣難聞。

大水牛像瘋了一樣，依舊漫罵着：「老子不想見到你，你還不滾，老子死也不會忘記你，你給我滾，給我滾，給我滾出去！」

直罵到他聲嘶力竭，氣喘不巳，見蕭原一點反應也沒有，在悠閒地抽着烟，他才停止了咒罵。

「大水牛，看來你在這裏過得很好是不是？」蕭原噴出一口烟，嘲笑地望着大水牛。「你怎麽忽然不罵？」

大水牛翻着那雙大而無神的牛眼，氣喘不巳，却拿蕭原一點辦法也沒有。

「嗯，看你喘得這樣厲害，吸支烟順順氣吧。」蕭原說着，從袋中取出一支卷烟，拋給大水牛。

在監牢內，一支卷烟是無價之寶，有些囚犯甚至願意用一餐飯來換取半截香烟，能夠弄到一截烟屁股，簡直如獲至寶。

大水牛雖然對蕭原恨之入骨，但面對一支卷烟的誘惑，他還是降服了，雙眼發着光，伸手一把接過那支香烟。

拿着卷烟的手微抖着，湊到鼻子前，深深地吸了一口，看他那種舒暢陶然的神態，彷彿魂遊九天一樣。

蕭原不由深有感觸地吐了口氣。

「蕭原，火……給我火。」大水牛邊將香烟含在唇間，邊急切地朝着蕭原伸手叫。

蕭原却不將火扔給他，冷然道：「大水牛，你要火可以，但你要答應我，我問你什麽，你一定要老老實實地回答我，若是你回答得令我滿意，我將這包香烟給了你。」

蕭原將整包烟掏出來，朝大水牛幌了幌，沒有放回袋內，讓大水牛能夠看到，誘惑他，好讓他降服。

大水牛果然降服了，那雙牛眼睜大着，射出灼光，死死地瞪視着蕭原手上那包三炮台牌的英國香烟，喉頭聳動了幾下，聲音輕顫着道：「你說的是眞的？」

蕭原認眞地點了點頭，道：「我從來不亂說話。」說着將手上那盒洋火扔給大水牛。

大水牛一伸手接住，取出一根火柴，劃燃了，抖動着湊向香烟，不知怎地，那根火柴却忽然熄滅了，令到大水牛只好再劃一根，這一次總算點燃了。

輕輕地抽了一口，頭微昂，雙眼閉上，好一會，一縷白烟才從他兩個鼻孔中緩緩噴出來，緩緩升向空中。

蕭原看到大水牛那種飄飄欲仙的樣子，不由暗笑起來。

一口烟噴完，大水牛終於從飄渺的境界回到現實中來，張開了眼睛，望了蕭原一眼，道：「你問吧！」

說完又貪婪地抽了一口烟。

蕭原知道了大水牛終於完全被他征服了，於是開口道：「據你所知，刁老大那帮人，除了曹老二等四人外，還有別的同夥麽？」

大水牛邊噴烟邊搖頭道：「我沒有聽他提及過是否還有別的同伙，所以我不知道。」

「難道你沒有向他們問過麽？」蕭原接問。

「我爲什麽要問？他們有沒有別的同伙，不關我的事。」大水牛邊吸烟邊說。

「那麽你總知道他們是從什麽地方的人吧？」蕭原一直玩弄着手上那包香烟。

大水牛的目光也一直沒有離開過蕭原手上那包烟，而且神色顯得很緊張。「這一點我可以回答你，他們是從貴州山區來的，聽他們說在那邊他們原本有好大一帮人，後來遭到軍隊的清剿，逼得流竄到這裏來。」

蕭原聽大水牛說着，心中在思忖着，直到大水牛說完，他一聲不出，將手上那包香烟扔給大水牛，退出了囚室。

門外原來守着一名士兵，見蕭原出來，隨即上前「嗆啷」一聲將鐵門關上，「卡嚓」一聲鎖上鐵鎖。

大水牛則根本不理會蕭原走了還是未走，全部注意力只在那包扔來的香烟上，餓狗搶屎一樣撲向那包香烟，一把抓在手中，就像獲得稀世珍寶一樣，那樣子看了叫人感嘆不巳。

一個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揮金如土的人，竟然變得只要獲得一包香烟，便感到大爲滿足，好不令人感到搖頭嘆息。

× × ×

從監牢中走出來，蕭原不由長長地吁了口氣。

他這一次查問可說一點收獲也沒有，因爲曹老二根本不答他的問話，閉上了眼睛，連看也不看蕭原，令到蕭原拿他沒有法子。

既然曹老二不合作，問下去也是白問，蕭原便不再問了，走了出來。

唯一的收獲就是，刁老大那帮人是從貴州境內流竄過來的一股匪帮，換言之，他們皆是貴州境內人氏。

但知道了這一點又怎樣？他現在根本無辦法判斷殺死余老福以及自已在城門外遭到狙擊，是否與曹老二這帮人有關連的人幹的，他手臂上挨的這一鎗可說不明不白。

他的右臂早巳扎好了，並且用一條吊帶吊起來，不時感到一陣疼痛。

站在監牢的門口遲疑了一下，還是決定回住宿的客棧一趟。

邁開脚步，蕭原順着大街走下去，他住宿的客棧就在大街那面，一雙目光隨意瀏覽着街道兩旁的店鋪及行人。

驀地，他受了鎗傷的手臂被一個忽忙走過的婦人撞了一下，痛得他直吸氣。

那婦人也被撞得身形趦趄了一下，輕叫了一聲，穩住身形，轉過身來朝蕭原道歉：「這位大哥，適才忽忙撞了你一下，沒有撞痛你吧，眞對不起。」

蕭原原本痛得心中發火的，但見那婦人忙不迭向自己道歉，心中的火一下子消了，臂傷也感到沒有那樣痛了。忙道：「沒什麽，街上人多，碰撞一下是免不了的事，不必介意，你沒有什麽吧。」

那婦人一臉歉意地道：「沒有什麽，你請好走。」說完轉身匆匆走了。

蕭原苦笑一下，用手摸摸陣陣劇痛的手臂，邁開脚步繼續向前走去。

街上雖然人多，這一次他却走得很小心，以免被人碰到傷臂。

回到客棧房中後，他躺在床上，一直在想着殺死余老福的以及放冷鎗射傷他的人到底是什麽人，可是任他想爆了腦袋，也想不出是何方神聖，倒是想着想着，不經不覺睡着了。

× × ×

翌日，蕭原覺得既然一時間查不出兇手是什麽人，而手臂上的傷却不輕，何不回家先將傷養好再說。

決定了之後，他立刻結算了房錢，從北門出城，往他居住的地方走去。

走在路上，起先行人還很多，越走下去則途人越少，接近晌午時，路上幾乎就只有他一個人。

他也不以爲意，脚步不疾不徐，但仍然臉上沁出汗絲，背脊及腋下濕了一片。

好在路的兩旁種了不少樹，走在樹蔭下，倒不覺得怎樣燠熱。

路上空蕩蕩地，樹上的雀鳥在鳴唱着，蕭原走着，倒有幾分悠閒的感覺，但他却一直不敢掉於輕心。

經歷過上一次的狙擊後，他一直很小心在意，若是再遇到狙擊，只怕沒有那樣幸運，只是射傷手臂，而不是射穿他的心臟。

他現在的樣子雖然顯得很悠閒，實則他一直暗中小心着，一有什麽風吹草動，他就會作出迅捷的反應。

驀地，他隱約聽到一聲呻吟聲傳入他的耳中，他的神經立刻繃緊起來：「哎喲——」又一聲呻吟傳入他耳中。

這一次蕭原聽得很清楚，呻吟聲是從他後面傳來的。

他忍不住好奇地轉頭向後面望過去。

一個穿着件打了補釘的土布衫的婦人，就在他後面大約十數丈外，跌坐在地上，身邊有一担竹籮翻側在地，而那婦人則側着身，垂着頭，一手撑地，另一手在手撫着隆然突起的肚子。

看那女人的大肚子，隨時有可能生出嬰兒來的樣子，蕭原的脚步遲疑着沒有停下來，一雙眉頭却皺了起來，他一生人出生入死皆不怕，獨獨怕遇上這種令男人尷尬與束手無策的事情。

但他畢竟是個富有同情心的人，加上那婦人的呻吟聲更加凄切，令到他不由自主停下脚來。

「哎喲，痛死我唷——」那婦人聲音凄厲地叫起來。

蕭原這一次再也忍不住了，作了個無可奈何的手勢，轉過頭來，急步朝那婦人走去。

這時那婦人巳痛得躺在地上滾動着，一聲聲痛叫像尖刀一樣刺入心肺，令人難受。蕭原看到那婦人痛苦的的樣子，脚步更快，奔跑向那婦人。

終於奔跑到那婦人身前，這時那婦人的聲聲痛叫變成了無言的呻吟，雙手捧着那個大肚子，全身可能痛苦的關係，曲綣起來，那頭亂髮有一大半披散在她的臉上，故此蕭原一時間看不清楚婦人的面目。

他若是這時候看清楚，他就不會上當了。

他手足無措地微俯下身來，朝那婦人叫道：「大嫂，你怎麽啦？」

那婦人牙關緊咬，臉色煞白，額上青筋怒突，全身曲成一只蝦米般，鼻孔裏哼哼哈哈地，從齒縫中迸出兩句話：「痛死我了，我……肚子很痛……」

蕭原一聽那婦人這樣說，再看看她那比皮球還要大的肚子，一時間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

眼前這婦人這種情形，怕不是要生了？他一個大男人，叫他怎帮得上忙，也不知怎樣帮忙。

他吸了口氣，抬眼朝大路左右張望起來，希望能夠看到一兩個路人，最好是女的，但令他很失望，由於這是歇晌時分，所以路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要有，就是他自已。

他急得那只沒有受傷的左手直擦着大腿外側，顯出一副無所適從的樣子。

「哎喲，好痛唷，大……叔，求求你，將我扶到樹下。」那婦人閉着的雙眼睜開一條縫，哀求地望着蕭原。

蕭原看到那婦人痛苦的樣子，心裏也很難受，聽那婦人哀切的請求，只好硬着頭皮，上前一步，蹲下來，伸手將那婦人抱起來。

那知他才將婦人抱起，頭上却重重地挨了一下，「轟」然聲中，他雙眼一黑，便什麽以不知道。

險遭毒手　勇救女匪

頭像爆裂開來般疼痛，這是蕭原醒來後的第一個感覺。

跟着，他感覺到受傷的右臂折裂般劇痛，他忍不住呻吟出聲，同時睜開眼皮，一陣刺目的亮光令到他趕緊閉上雙眼，然後再慢慢張開來。

這時他明白了爲何右臂傷痛這樣劇烈了，原來他那條受傷的臂被壓在身側下怪不得這樣痛了。

他很辛苦才將身體翻轉過來，變成臥，手臂上的傷痛減少了，但却一陣頭目眩，差點令到他又暈了過去，連忙閉上

雙眼。

到他再睜開眼睛的時候，他的眼前出現了一個臉龐。

那是一張女人的臉龐，也是似曾相識的臉龐。

這一次他的雙眼睜得大大地，望着那張臉龐，雖然頭還有點痛及暈眩，但他巳在搜索着記憶，在什麽地方見過這個人。

「妳——」蕭原的雙眼倏地一睜，他終於想起了，眼前這張臉龐的人在什麽地方見過了，「妳就是昨日在城中街上碰撞我的人。」

那女人「格格」一陣笑。「好記性，一眼就認出我來。」

這刹那蕭原的一顆心却抽緊了，全身一陣冰冷。

因爲他亦巳想起了，眼前這女人，就是將他擊昏過去的大肚子婦人。

但現在這婦人的大肚子却不見了。

那即是說，她的大肚子是假的，而她所表演的那一幕「戲」，也是爲了誘使他上當而演的，而且「演技」逼眞。

「妳到底是誰？」蕭原呻吟着道。

那婦人看年紀大約只有三十歲左右，貌屬中下之姿，一頭長髮披散在肩後，那雙眼有點邪，也有點兇，咀唇薄薄地，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惹的雌貨。

她却不答蕭原的問話，那雙邪蕩中夾於兇光的目光在蕭原的臉上打着轉。「你先答我，你是不是道上人稱海角天涯的蕭原？」

蕭原點點頭道：「不錯，我就是，你到底是誰？」

那婦人語聲倏轉尖厲地道：「這樣說，刁老大他們那帮人是被你殺的殺，關的關了？」

蕭原一聽那婦人這樣說，刹那間一切皆明白了，他的猜側果然沒有錯，余老福之死及自己之挨冷鎗，果然是與刁老大那帮人有關的人幹的，他不由在心裏叫聲：「苦也！」令他想不到的是，對方竟然是個女的。

若不是個女的，他自問也不會這樣輕易上當。

「喂，說呀！」那婆娘見蕭原不答他，一脚踢在他受傷的臂上，痛得他全身抽搐了一下，發出一聲痛叫。

那婆娘却開心地笑起來：「快說！」

蕭原直認不諱。「他們確是被我殺的殺，關的關了。」

「嘿嘿，那麽老娘沒有認錯人了。」那婦人狠毒地冷笑着：「我原以爲找不到你了，想不到你竟自己找上來了。」

「妳到底是誰？」蕭原雖然知道這一次的處境很危險，但却一點也不慌，若是驚慌，那一切皆完了。

「聽着，」那婦人㕚着腰，惡聲惡氣地道：「我叫劉七姑，刁老大就是老娘當家的！」

蕭原一聽，像挨了一記悶棍般呆了，這女人原來是刁老大的女人，那爲何大水牛會不知道，如今落在這女人手上，只怕難逃一死了。

好一會，他像從噩夢中醒轉過來，澀澀地道：「余老福可是你殺的！」

劉七姑怨毒地道：「余老福死有餘辜，他雖然退出了江湖，但畢竟是同一道上的人，他竟然對付起同一條綫上的人，老娘賞了他幾顆棗兒巳是便宜了他。」

妳是怎會知道刁老大他們是被我與余老福解决的？」蕭原問。

「這件事只要一打聽就知道了，加上老娘再使多少錢，守監牢的士兵，大水牛便將余老福的地方告知了老娘，老娘輕易便找到了他。」劉七姑接又道：「倒是你難找得很，好不容易打聽到你的住處，找到時却撲了個空，幸虧老娘機靈，沒有守株待兔，趕到縣城，那樣巧，這在城門外，老遠就望到你。」

「於是，妳就賞了我一記冷槍？」蕭原接着她的話說。

「那一鎗若不是倉促發射，只怕鎗彈不是鑽進你的手臂，而是在你的胸口開個洞。」劉七姑一臉悍潑之色。

「現在我落在妳的手上，相信你不會放過我吧？」蕭原這是明知故問。

「你殺了我當家的，老娘當然也要殺你，這叫一報還一報。」劉七姑倏地從腰間拔出一支駁壳鎗，烏黑的鎗咀直指着蕭原的前額。

蕭原雖然心驚，但表面上却鎭定異常，甚至連眼也沒有眨一下。「慢着，我還有話問你！」

他是想拖延時間，希望能够想到一個脫身之法。

「你怕了麽？」劉七姑悍厲地笑了起來：「別慌，老娘不會那樣便宜你，將你一鎗殺了，老娘要慢慢消遣你！」

說着冰冷的鎗抵在蕭原的額頭上。

蕭原只覺一股寒氣透額而入，直透小腹，整個人刹那一片僵硬。

「怎麽了，怕得說不出話來了？」劉七姑說完輕佻地伸手在蕭原的臉頰上擰了一把。

蕭原全身起了一陣寒慄，吸口氣道：「據我所知，妳還有兩個同伙的。」

他之所以這樣問，是要確定一下，劉七姑是否眞的有同伙，若有的話，又是否就在附近。

劉七姑却狡詐地轉着眼珠道：「這一點無需要告訴你，你知不知道對你來說巳無關重要，是麽？」

蕭原一時間無話可說，便側轉頭，從劉七姑的身側向外打量着。

這一打量，他才知道自己置身在一間茅棚內，而茅棚別處在一處山脚下的旱田邊，茅棚外面盡是野草與樹，而旱田裏種了甘蔗，足有人高，將山脚下的景物遮擋住了。

蕭原心裏不由佩服劉七姑揀了一處這樣荒僻的地方來處置自己。

而他也從而判斷劉七姑一定有帮手，那位放牛娃大山說的沒有錯，因爲要將他引來這裏，不是劉七姑一個人的能力可以辦到的。

「別轉念頭了，你是逃不出老娘的手指縫的。」劉七姑手上那支鎗仍然指着蕭原。

蕭原確實也相信在目前的情形下，他是無法逃脫的，雖則他現在手脚沒有被綁上，但他手臂上的鎗傷很重，加上又被劉七姑用鎗指住，很難發難。

他苦笑着，腦海中却不斷轉着念頭。

「劉七姑，我想撒泡尿，蹩不住了。」

劉七姑一聽，先是怔了一下，繼之「格格」地笑起來，一點也沒有害羞的樣子：「蕭原，別對老娘來這一套了，你蹩不住了？好，那你就在這裏撒吧。」

倒是蕭原聽了她這番話，臉上不由一熱，吶吶地道：「這……怎成……」

「怕甚麽？老娘也不怕，你還怕甚麽？」劉七姑捉狹地看着蕭原。

蕭原實在想不到劉七姑這樣恬不知恥，翻了翻眼，忍住一口氣道：「妳若是不怕我乘機逃走，那就請妳轉過身去吧。」

劉七姑却笑道：「不必，若你不好意思，那就撒在褲襠裏吧。」

蕭原對着這樣的女人，簡直不知怎樣應付才好了。

他裝出難受的樣子，在地上轉着，但却給劉七姑一脚踢在臂上傷口上，痛得他頭上冒汗，差一點沒有痛昏過去。

「別裝了，起來，你那一套騙不過老娘的。」劉七姑揮動手上的短鎗，一手叉在腰上，那模樣十足一隻母老虎。

蕭原眼看着她手上揮動着短鎗，眞怕她一下失手扣動扳機，慌忙忍着痛，咬着牙掙扎着站起來。

劉七姑也很機警，在蕭原站起來時，便退開幾步，以防蕭原乘機發難。

蕭原那條傷了的手臂被踢了一脚，痛得他全身脫力，好不容易才站起來，幾乎站不穩，喘了口氣，瞪視着劉七姑，切齒道：「劉七姑，妳到底想怎樣？」

劉七姑陰險地笑道：「急甚麽，等一會你不就知道了麽？」說完扭頭喝道：「鐵頭，過來將他綁起來！」

隨着他的話聲，從茅棚外面一棵樹後，閃出一條粗壯如牛的漢子來，頭上剃得光光的，閃着青光，一身皮膚油黑發亮，赤着上身，臉上露出一種野獸般的獰容，敏捷地闖入茅棚來。

蕭原一見那漢子，心裏便動了一下，目光也閃了閃。

那漢子來到茅棚內，蕭原裝出很痛苦的樣子，身形忽然幌了一下。

那名叫鐵頭的漢子似乎料不到蕭原連站也站不穩，本能地伸手去扶他。

這一來，可就上了蕭原的大當了。

蕭原那一幌，是故意的，鐵頭這一搶前去扶他，正好擋在他與劉七姑之間，也擋住了指向蕭原的短鎗。

蕭原既然達到了第一步目標，接下來他便順勢發難了。

鐵頭的手才抓住他的右臂，蕭原便一下子欺近他的身前，拚出全身的氣力，抬膝猛撞向鐵頭的下陰。

鐵頭顯然料不到一個手臂受了傷，又在鎗口指嚇下的人，竟然斗胆發難，也可能是他見蕭原這樣容易被制住，而存了輕視之心，總之，他在猝不及防之下，被蕭原重重地撞了一下。

一下聽了令人全身發麻的異响聲中，鐵頭上身弓了起來，從喉嚨裏發出一聲不像人類發出的痛嚎，抓住蕭原的手無力地鬆脫開來，雙腿一軟，栽向地下。

蕭原早就想好了一切行動。他在鐵頭發出叫聲的刹那，身形一矮，左肩頂着鐵頭的胸膛，飛撞向劉七姑。

劉七姑在眼見蕭原倏然欺近鐵頭的刹那，巳知道不妙，無奈鐵頭的身體將蕭原擋住了，令到她不敢扣動扳機發射，就這一遲疑間，鐵頭的身體巳然飛撞過來。

她不由驚得叫一聲，身形橫閃出去。

饒是她閃得快，仍然被鐵頭飛撞過來的身體砸着了腰腿部位，被砸得飛跌在地上，手上的短鎗差點脫手飛了出去。跟着，又被鐵頭龐大的身軀壓在她身上，壓得她骨折欲裂，大叫出聲，也咒駡起來。

鐵頭却像一塊石頭一樣，重重地壓在劉七姑的腰腿部位上，動也不動，發出陣陣呻吟聲。

「嘩拉拉」聲中，草葉晃動，從蔗田的側面跑出一條漢子來，邊跑邊叫：「七姑，發生了甚麽事了？」

七姑惡毒地咒駡着道：「死鐵頭，你找死了，還不快起來，你壓斷老娘的腰骨了！」一邊駡一邊用力推開鐵頭。

可憐鐵頭的下體被蕭原一膝頭撞爆了，痛澈心脾，比死還要難受，只差一點沒有昏過去，全身縮成一只煮熟的大蝦般，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頭上暴沁出豆大的汗珠，在地上翻滾着。

「猴子，快追，他跑了！」劉七姑一跳起身，瞥見茅棚內巳不見了蕭原的影子，而蔗田裏一陣幌動，發出「刷刷」的响聲，一抬手便朝那裏放了一鎗。

那從蔗田側面奔過來的漢子聽到劉七姑那樣叫，身形一折，像只猴子一樣，敏捷地竄入蔗田中。

劉七姑放了那一鎗，看了一眼在地上打滾的鐵頭，跺了跺脚，駡出了一句髒話，一陣風般跑出了茅棚，一頭竄進了蔗田中。

蔗田中跟着响起連串的槍聲。

× × ×

蕭原却原來不是在蔗田中，這時從蔗田的另一面外面的一叢荊棘中探出頭來，打量着茅棚內的情形。

當他看到茅棚內只剩下仍在地上打滾的鐵頭，他不由吐出了一口長氣。

却原來他在一肩將鐵頭撞飛的刹那，身形斜竄出茅棚，接竄進了蔗田中，但却從蔗田的另一邊迅速地竄了出來。檢起兩塊泥頭，扔入蔗田深處，弄出响聲，令到劉七姑與那名叫猴子的漢子以爲他藉着蔗田的掩護逃走而追了下去。

既然現在沒有人，不溜還待何時？

他身上的鎗若不是被劉七姑在他昏迷時搜了去，他才不會溜，就伏在那裏，打他個措手不及，但現在他赤手空拳，又負傷未愈，在這情形下，還是走爲上策。

再打量了一眼之後，他將頭縮回去，然後一路向後退，藉着山脚上草樹的掩蔽，從山脚的另一面溜之大吉了。

× × ×

足足有半個月，蕭原沒公開露過臉。那不是表示他怕了劉七姑他們，而是他要養傷，一個手臂受了傷的人與三個悍匪周旋，肯定吃虧。

這半個月來，蕭原原來躲在余老福那間石屋內養傷，那地方應該是最安全了。

白天，他就窩在屋內，或到那條小山村去走走，偶爾會在夜間出去一次，直到

翌日黎明才回到石屋，那是他出去打聽外面的消息，最重要的還是劉七姑他們的行踪。

令他感到好笑的是，劉七姑他們自他逃脫後，就一直守在他的家附近，來個守株待兎，在他們以爲，蕭原逃脫之後，必定會回家，那知蕭原是何等機警之人，他爲會想不到劉七姑他們必會趕到他住的地方一看，他正是想到這一點，才躲在余老福的石屋內。

手臂上的傷口在九日後經已愈合，半個月已揮動自如，於是，他決定着手對付劉七姑他們，爲余老福報仇了。

× × ×

劉七姑他們也不是笨人，在守候了五六日，不見蕭原的踪影後，劉七姑只留下猴子一人守在蕭原住處附近，他則帶着那名鐵頭趕去縣城。

說起這位劉七姑，在貴州境內的黑道上，名頭也頗爲响亮，刁老大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姘頭，這一雙狗男女同曹老二等一帮匪徒，四出刦掠，放火殺人，可謂無惡不作，氣焰囂張，弄到那一帶的人可說聞「匪」色變，民不聊生，貴州督軍眼見匪焰猖獗，再這樣下去，只怕成了土匪當道的天下，於是乎狠下心，派出兩團軍隊，清剿土匪。

土匪雖然兇悍，但與正規的軍隊比起來，當然不及，不說別的，單是裝備就及不上軍隊了，但他們熟悉地形，當然不會笨到與軍隊正面衝突，採取流竄的策略，令到軍隊捉摸不到他們的行踪。

但這一次統兵清剿的指揮官不是個庸材，乃是留學德國的高材生，並且有五年軍旅經驗的師長，他在與土匪捉了幾天迷藏後，立刻改變策略，將兩團人馬分組成十八路。

在土匪出沒的地區各處主要的隘道山口駐守，然後慢慢向內收縮，情形就等於將網撒出，然後收網一樣，彼此互有聯系接應。這一着果然收效，網越收越細，終於將刁老大等幾股土匪困在一座山頭上。

刁老大等幾股土匪皆是亡命之徒，當然不會束手就擒，於是爆發了一場激戰。

土匪雖然兇悍，鎗法也較丘八來得準，但氣勢及裝備均不及得上軍隊，在人數上更加懸殊，在軍隊的炮火轟擊下，他們終於潰敗了。

而刁老大與劉七姑在潰敗中失散了，各自狼奔豕突，冒死衝出一條生路。

刁老大曹老二等三人很幸運，竟讓他們在千軍萬馬中殺出一條血路，突破了包圍網，像喪家狗一樣竄逃了。

而劉七姑也很幸運，她雖然衝不出去，但却被她在一處山腰發現了一處可以藏身的裂縫，當時在她身邊的是她兩名親信鐵頭與猴子，三人就躲在那道裂縫中，逃過了軍隊的匆匆搜索。

直到軍隊全部撤走後，劉七姑才慢慢的走出來，她第一個要做的當然是找尋刁老大等人，於是在山上找尋起來。

山上各處皆散佈土匪的屍體，間或也有一兩具穿了軍服的屍體，血漬斑斑，彈痕累累，劉七姑三人雖然殺人不眨眼，看到這種情景，也心驚不已。

她只是存着僥倖之心找尋刁老大等人的，那知找遍了山頭，也找不到刁老大等人的屍體，這無形中給了她一絲希望，刁老大他們仍未死。

之後，她帶着鐵頭猴子一路打聽找尋刁老大等人的下落，被官府抓去的土匪當中，沒有刁老大等人，這令到她暗喜不已，輾轉打聽之下，他們終於打聽到刁老大等人流竄到隣省，於是一路找了去，那知，噩耗傳來，刁老大等人竟然被蕭原與一個叫余老福的殺的殺，關的關了。

她的一切希望也落了空，於是，她瘋狂了，而且立刻採取了報復的手段——先行殺死了余老福，鎗傷了蕭原等一連串行動……

× × ×

蕭原居然回到了居住的地方。

不過，這一次他不是以本來面目回來的，而是改扮成一個老頭的模樣，若不是明眼人，很難看破他的裝扮。

他公然找上自己的家，不過，他裝成是來找蕭原的，在門前拍了一陣門，叫了兩聲，屋內當然無人應，於是他裝出失望的樣子，轉身走了。

轉出大街之後，他立刻察覺到有人在後面跟踪他，對於跟踪他是大行家，他又焉會被人跟踪而不發覺呢？

而且他發現跟踪他的人手法很笨，於是，他裝作毫無所覺，一直朝大街那頭走去。

實則，他的心中暗喜不已。

他這一次之所以改扮老頭找上自己的家，一方面是不想挨冷鎗，另一方面是劉七姑他們仍然守株待兎，則必定對一個來找蕭原的人加以注意跟踪，這一來，他就有辦法對付了。

大街上行人不多，所以蕭原一直走得很從容，反而那位跟者却跟踪得很辛苦。

因爲他既要跟踪蕭原，又要不被蕭原發覺，人多自然易於遮掩，人少，那就非要閃閃縮縮不可了。

蕭原却詐作不知，一直走出街口，往街口約三四丈外的茅廁走去。

茅廁是用茅草蓆搭成的，門口朝向內邊，並且被一道茅草搭成的牆擋住。

蕭原裝成內急的樣子，急匆匆地走進了茅廁內。

跟踪他的原來就是劉七姑留下來監視蕭原的家的手下，那位叫猴子的，他才走到街口，一眼瞥到蕭原走入茅廁，不由鬆了口氣。

適才，他還以爲走出街口後，如何跟踪才不至被蕭原發覺而傷腦筋，現在，蕭原爲他解決了。

而且，他也產生了一種要將蕭原生擒活捉，好在劉七姑面前邀功奪寵的逞強心理，因爲劉七姑自從得知刁老大已被殺死後，便耐不住寂寞，而與體魄強壯如牛的鐵頭有兩手，對他這猴子一樣精瘦的猴子看不上眼，他一直妒恨不已，希望能夠獲得劉七姑的垂青，若是能夠生擒蕭原，這或許是個機會。

另一個令他興起生擒蕭原的原因，是他認爲蕭原若是在內大解，那正是最好的機會，因爲一個人脫了褲子蹲在茅坑上，是最沒有防備，亦是最易攻擊，行動最不便的時候。

蕭原進入茅廁大約有半支烟時間了，仍未出來，看來他眞的是大解了。

猴子認爲機不可失，也顧不了街口仍有疏落的行人進出，像一只猴子那樣竄躍向茅廁，他的身法居然很輕靈，幾乎沒有弄出什麽聲响。

他在竄躍到茅廁門口時，已拔出了插在腰間的短槍。

屏息着，在扳開機頭發出「得」一聲的刹那，他身形已閃電般閃撲進茅廁內，手中槍朝着一排三個茅坑一掃。

衝鼻一股糞臭撲來，令到他差點窒息，但更令他差點窒息過去的却是，三個茅坑內竟然空空如也，一個人也沒有！

只有那些蠕動不已的千百糞虫在蠕動不已。

這刹那，他全身感到一陣冰冷。

一個念頭立即湧上他心頭，上當了。

他的反應不可謂不快，當機立斷，立刻退出茅廁。

但蕭原的行動却比他快，他才轉身，一支冷硬的槍嘴已抵在他的腰眼上，頂得他隱隱作痛。

「別動，慢慢將雙手擧起！」同時間响起蕭原冷峻的喝聲。

猴子這刹那有如一下墜進了十八層地獄般，腦海在這刹那一片空白，全身僵冷，但他却不敢違抗蕭原的命令，乖乖地將雙手慢慢擧起來。

這時，他的目光也瞥到，茅廁向着内裏的一角的牆上，穿了一個大洞，可容一個人鑽過。

這刹那他什麽也明白了。

原來蕭原在進入茅廁之後，一見茅廁內什麽人也沒有，立刻在那個牆角弄開一個洞口，鑽了出去。

但外面的猴子却根本看不到，因爲那個洞口是在茅廁門口的另一邊。

但他却窺到竄奔過來的猴子，於是他在猴子撲進的刹那，迅速繞到門口，自後面用槍頂住了猴子的腰眼。

蕭原在猴子將雙手擧到頭頂的刹那，伸手一把奪過他手中的短槍，同時一槍柄敲在他的後腦上。

猴子幾乎是連念頭也轉不過來，便一聲不响地暈了過去。

× × ×

待到猴子睜開眼醒過來時，他已經在鎭上的民防隊部內的一間囚室內。

那是蕭原將他送來的。

鎭上的民防隊長是蕭原的鄉里兼朋友，對於蕭原送來的人，自然照關可也。

因爲他非常清楚蕭原的職業是什麽，那麽，蕭原捉拿到的人，非奸即盜，决不會是什麽好人。

猴子睜開眼來，略爲扭頭想打量一下四周的環境，腦後却火辣辣般疼痛，令到他忍不住呻吟出聲。

他的痛叫聲立刻驚動了守在旁邊的蕭原，坐在椅上的蕭原立刻俯下身，盯視着猴子。

猴子這才發覺自已原來躺在一間斗室的地上，而且眼前赫然出現了蕭原冷峻的臉龐。

他不由全身抖動了一下。

「你？你是誰？爲何……將我擊昏關在這裏？」猴子仍然希望裝傻扮懵，騙過蕭原。

蕭原目光一閃一閃地，冷森森地一笑：「猴子，別裝傻扮懵了，我在竄出茅棚時，曾經看過你一眼！」

猴子這一次臉色遽變了，吸了口冷氣，吶吶地道：「你……你想怎樣了？」

蕭原露出白森森的牙齒，裝出一副兇狠相。「你若不老老實實地答我，我會要你慢慢死！」

猴子一聽，眼中閃過一抹驚懼之色，忍不住打了個冷顫，他明白蕭原那句：「我會要你慢慢死」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說，會讓他受盡各種折磨才殺死他，他以前也曾經用各種殘酷的手段折磨過人，他當然知道那種滋味的難受，怎不令他心胆欲裂。

「老兄，我……我有問必答。」猴子驚惶地急聲說。

「嗯，那我問你，你守在我家附近幹麽？」蕭原仍然是疾言厲色。

「咳咳，那是劉七姑的主意，他要我監視你的家，若你一回來，立刻去通知她。」猴子急急地說。

「那麽劉七姑與鐵頭呢？在什麽地方？」蕭原毫不放鬆地緊接問，不給猴子有喘息的時間。

「在縣城中。」猴子幾乎是不加思索地答。

「他們爲何去了縣城？」蕭原緊接又問。

「他們見守候了幾天，不見你出現，不耐煩了，劉七姑說到縣城再問一下大水牛，知不知道你還有別的窩，又或者他們有意撇下我一個人快活去了。」猴子說到這裏，語氣酸酸地。

蕭原這時可沒有心情理會這些。問：「那你若是發現我回來了，如何能够找到他們？」

「劉七姑說，只要我向縣城萬春客棧的掌櫃說出預先約好的暗號，那人就會告訴我他們的落脚點或去向。」猴子這時一半是出於恐懼，一半是出於妒恨，所以毫無保留地將一切說出來。

在他來說，這是一種報復。

蕭原忽然笑了笑：「那你爲何冒險想將我生擒活捉？」

猴子這一次說不出話了。

「是不是想邀功爭寵？」蕭原捉俠地問。

猴子的臉紅了。

蕭原哈哈大笑起來，笑着站起來，走出了囚室，「卡刷」一聲，鐵門被鎖，但却關不住一陣遠遠飄來的笑聲。

× × ×

蕭原一刻也沒有停留躭誤，急匆匆動身趕去縣城。

來到縣城時，已經是晚上吃過晚飯時候了。

他也顧不了又累又餓，立刻趕到城西大街上那家掛着萬春老棧的店舖去。

客棧的伙計見蕭原一步跨了進來，以爲來了人客，急不迭上前笑着說道：「這位叔台，可是要投棧？啊哈，你找對地方了……」

蕭原却一擺手，截住那伙計的話。「

我是來找你們掌櫃的，他可在？」

伙計一聽不是來投棧的，有點失望，但一聽是來找掌櫃的，倒不敢得罪，忙指指進門靠在那張櫃枱後面，正在俯着頭，一手翻着賬簿，一手「滴滴得得」地撥弄着算盤珠子的長衫人道：「那就是小店的掌櫃。」

恰好這時有人走進來，伙計忙撇下蕭原，趨前去招呼那人。

蕭原邊走向櫃枱，邊打量着那個在計數的掌櫃。

這掌櫃一副敦厚生意人的樣子，不似奸盜之人，但蕭原仍不敢大意，一個人的好壞不是僅外貌可以看出來，他就曾經捕殺過幾個外貌長得可憐巴巴，老實忠厚，實則殺人不眨眼，打家刦舍的悍匪盜賊。

他趨近櫃枱，咳了一聲，待那掌櫃的抬起頭拿眼望着他，他才壓低聲音道：「老鄉，我是來找七姑婆的。」

蕭原剛才那句話，就是猴子說的與劉七姑聯絡的暗語。

「七姑婆」就是劉七姑。

那掌櫃眨眨眼，溜了蕭原一眼，很快地道：「七姑婆去了白石村探他表哥。」

說完再也不望蕭原一眼，低下頭，繼續算他的帳。

蕭原見那掌櫃不再理睬他，也很機警，不再問下去，嘴裏說了聲：「多謝老鄉。」轉身走出了客棧。

一出客棧門，他的心就跳了一下，脚步急急地向城南口走去。

適才那掌櫃的說「七姑婆去了白石村探他表哥」，意思即是說劉七姑去了白石村。

而白石村正是余老福生前居住的那條小山村。

「劉七姑去白石村幹麽？」蕭原的腦海中立刻浮現了這個疑問。

「唔，他一定是從大水牛的口中，猜測到我可能躲在那裏養傷，所以趕了去。」蕭原幾乎立刻就有了答案。

也只有這個答案最有可能，而事實上他確曾在白石村余老福那間棄置的石屋內養過傷，他不由有點佩服劉七姑行動之快捷。

既然知道劉七姑去了白石村，他決定夤夜趕去，希望能夠趕得及截住劉七姑鐵頭。否則，讓劉七姑知道猴子失了踪，她一定會加倍小心行藏，那時再要找她，只怕不容易了，而他的處境也更危險了。

他現在可說處於上風，因爲他在暗，而劉七姑鐵頭在明，他知道她們的行踪，而她們不知道他的行踪，這就是他優勝的地方。

所以他必需把握這一優勝點，以措手不及的快速行動，解決了劉七姑與鐵頭。錯過這個機會，以後他就與他們扯平了，誰也佔不到優勢。

所以他一直在心裏祈禱，希望劉七姑鐵頭兩人還未離開白石村。

出了城南口，他只在一家賣飽子之類的小食鋪買了幾個包點，站着喝了一碗冷茶，便急步趕向白石村。

× × ×

天上有星有也月，而且晚風陣陣，雖然路上很難見到一個行人，有點孤寂，但卻沒有白天趕路那樣燠熱辛苦，不但人輕快，連脚步也輕快了。

他一邊趕路，一邊在啃着包子，雙眼卻機警地在路上溜着，雙耳也豎了起來。

他是個小心的人，所以他不排除在路上遇到劉七姑鐵頭的可能性，他不想讓對方打個措手不及。

一路急趕之下，幸好路上一個人也沒有遇到，在離黎明還有半個鐘頭前，他很遠已望到余老福那間石屋前那棵像怪物一樣的大榕樹了。

蕭原也忽然緊張起來。

他爲了小心起見，已不走在路上，而是走在路邊，利用路邊的樹及草來遮蔽自己的身形。

他盡量放輕脚步，走到了路口那棵大榕樹前。

而他則沒有貿然走近大榕樹，匿在一棵樹後，目光從樹側射出去，打量着大榕樹周圍的情形，同時傾耳靜聽可有什麽響動。

黑暗中，那棵大榕樹黑黝黝地像怪物一樣，令人有一種詭秘的感覺，就像隨時會有鬼怪從樹身後撲出來一樣，蕭原也不敢肯定粗大的樹身是否匿有人。

他慢慢地蹲下來，檢起兩塊碎石子，接連向樹前拋了出去。

石子落在地上，發出兩下在靜夜中聽來份外沉實的响聲。

蕭原屏息着，注視着那棵大榕樹。

大榕樹後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照他的估計，大榕樹後若是匿藏有人，必定會被那響聲驚動而探頭出來察看一下的。

他再扔出兩顆石子。

石子落地後，大榕樹後仍然沒有動靜，他才放心從樹後閃出來，插在腰間的匣子鎗已拿在手中，食指也扣在扳機上，若有什麽風吹草動，鎗咀就會噴射出連串的鎗彈。

半弓着身，像夜貓子一樣輕捷地竄躍向大榕樹。

蕭原之所以這樣小心，那是因爲他估計，若是劉七姑來了「白石村」必須到余老福的石屋察看一下，而她們若還未走，十居其九住宿在石屋內，那麽，他們爲了安全起見，就有可能輪流值夜，守在大榕樹後了。

他竄躍到大榕樹前，繞樹一匝，沒有人，這才完全放心地吐了口氣。

背脊貼靠在樹身上，他目光熠熠地打量着數丈外的那間石屋。

照說，趕了半天一夜的路，人已經很疲累不堪了，但蕭原却相反，精神分外清醒，而且一點也不感到疲累，那大概是因爲緊張的關係吧。

他現在的注意力幾乎已全部集中在那間石屋上。

石屋黑沉沉地像一隻蹲睡着的怪獸，有點陰森可怖，蕭原注視了好一會，才忽然一彎腰，夜貓子一樣竄躍向石屋側面。

他的身形輕靈如貓，可說一點聲息也沒有弄出來，便已竄躍到石屋向着大路這面的側面。

貼牆蹲下來，蕭原輕輕地喘了幾口氣，直到氣息平復了，才挺站起來，先傾耳

聽了一下，才貼牆繞向屋後面。

他記得屋子的後面是有個窗的。

他已經走得很小心，但在轉到屋後的時候，仍然不愼踩在一條斷落在牆邊地上的枯枝上，發出一下「啪」的脆响。

這一下响聲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在靜夜中聽來，分外响亮，那刹那蕭原的心也停止了跳動。

屋內立刻有响動，那是一個人轉側時，床板發出的「吱格」聲。

蕭原立刻一閃身，閃同屋側牆角，手心已揑出汗來。

同時，他也狂喜不已，若沒有猜錯，屋內的人可能是劉七姑與鐵頭。

屋內立時傳出從睡夢中被驚醒的含糊女人聲：「鐵頭，聽到窗外的响聲嗎？」

蕭原一聽，喜得一顆心狂跳不已，屋內的人果然是劉七姑與鐵頭。

他不由緊了緊手中的匣子槍，跟着他聽到鐵頭含糊的語聲：「七姑，你聽到什麽响聲？」

旋即聽到七姑的聲音：「我好像聽到『啪』的一下响聲，死鬼，還不起身看看，別讓人摸上來也懵然不知！」

立即聽到鐵頭的喃喃語聲：「這時候有什麽人敢摸來，怕是聽錯了吧？」跟着是一陣起床聲。

「死鬼，囉嗦什麽，還不快快去看看！」傳出劉七姑尖尖的叫聲。

蕭原連忙蹲下來，撮口發出幾聲貓叫聲及老鼠叫聲，同時兩隻手在地上一陣抓動，弄出貓追鼠逃的急响聲來。

「七姑，妳聽聽，原來是貓捉老鼠，嘻，不用看了吧。」跟着傳出鐵頭懶懶的聲音。

「你作死了，快將手拿開！」是劉七姑嗔怒的聲音。

「嘻，七姑，貓兒在捉老鼠，咱們來個妖精打架樂一樂吧。」是鐵頭淫邪的笑聲。跟着是劉七姑放蕩的浪笑聲：「死鬼鐵頭，格格，你……你……」

下面語聲被一陣滾動聲與床板的响聲及喘氣息所代替了。

蕭原聽着那陣陣蕩人心弦的異响聲，心頭亦不免一蕩，但他隨即吸攝心神，慢慢站了起來，再繞到屋後，然後屏息着，一步一步移向那個敞開的窗口。

那陣不堪入耳的响聲更加清晰地傳入蕭原的耳中。

蕭原這時對於那種聲浪充耳不聞，他認爲這時應該是下手的最好時機，因爲屋內那雙正在作樂的狗男女在那種忘形的情形下，一定毫無防備。

蕭原終於潛近了窗前，這時候殘月正好被一片浮雲遮蔽了，所以不虞將影子從窗格中投射進去。

屋內的床板响動聲及渾濁急促的喘息更甚，而且夾雜着劉七姑的浪叫聲，蕭原認爲這時候是最佳下手機會了，於是當機立斷，將半邊臉伸出窗邊，黯黑的屋內，他仍然依稀可以看到斜對窗口的那面一張床上，正有兩條黑影扭纏在一起，正在劇烈地聳動着。

吸了口氣，蕭原將鎗咀伸入窗櫺內，指向床上那兩條肉虫。但驀地，黯黑的屋內陡地一明，跟着是那兩條聳動的肉虫倏然發出一聲驚叫聲，一齊滾向床邊。

蕭原到口的喝叱聲立時噎住了，食指一扣，鎗咀火速連閃，「砰砰砰」一連射出五發鎗彈。

那兩條肉虫在鎗聲中滾動的身形驀然窒一窒，接着响起一下痛叫聲，滾落在地上。

蕭原毫不遲疑，鎗咀一移，食指一扣，又開了五鎗。

「砰砰」的鎗聲在寂寞的黎明前分外刺耳，滾跌在地上的兩條肉虫又响起一陣痛叫聲。

蕭原聽得很清楚，第一聲痛叫是鐵頭發出的，第二聲却是劉七姑發出的。

這時候他也明白了爲什麽那兩條正在忘形作樂的肉虫忽然驚覺到有人出現在窗外的原因了。

原來殘月恰在那時從雲隙中鑽了出來，將他上半身的一截影子投射在屋內床那面的牆上。

這刹那，屋內又一黯，黯黑一片，原來殘月又被另一片浮雲遮蔽了。

「劉七姑，鐵頭，立刻爬出來，否則我亂鎗射入來了！」蕭原早已閃在窗邊，鎗管從窗邊伸入去，這時他已看不到那兩條肉虫滾到什麽地方了。

屋內却一點聲响也沒有。

蕭原再喝道：「劉七姑，鐵頭！你們已逃不了，猴子已被關進縣城監牢中，屋子的周圍已被包圍了。」

這一次屋內有了反應，「砰」地一下鎗聲，鎗彈射擊在蕭原貼着在窗框邊上，擊得木屑四濺。

（以下轉入一式九頁）

國際特務戰揭秘

羅唐納·譯

蜘蛛殺手

葛倫闖入古巴的科學城，透過美國特務露茜協助，殺了一批蘇聯科學家，功成而歸，最後，他才發覺最可怖的敵人就是她！

爬上四十四層高的大厦

紐約中心的一座巨型建築物，叫做「雅士大厦」，高四十四層，陽光剛剛透過雲幕，投射下來，把它整座包住，燦然生輝，由於陽光猛烈，在街上走動的人都看見它的外牆，有一個人從最低的一層爬上去，他已經爬了一半，暫時在第二十二層的窗外留步，牆是奶油色，他穿了棕色皮衣，更加顯著，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了，有人報警，他僅僅扳登之際，消防隊員比警探先來一步，隊長探頭到窗外跟他打招呼，說：「朋友，你是否企圖自殺，希望家人領取保險費？」

「我沒有家人，亦非自殺，我這樣做只是向電視的蜘蛛人學習，還有一點，我很安全。」

「你顯然是有太過強的登高慾了，即使你沒有跌死，在四十四層高的天台石欄走了進去，仍是要坐牢的，這是違法的勾當。」

「我明白，罪名是擾亂交通，有人試過扳登六十層高的樓宇被捕，他不過坐牢三天。」

這傢伙身手敏捷，說完，繼續他的旅程。

那時只是上午七時三十分。

到了八時三十分，他已經爬到第四十層，很有把握的往上爬，街上擠滿了人，欣賞他的本領，正如消防隊長所述，天台上面有六個警探帶着手銬恭候。

緊對着他可能跌下來的垂直綫，街上有八個消防隊員張開了救生傘，準備他跌下來。

起碼有一千人注意他，欣賞他每一個小動作，最奇怪的是這一點，他並非靠那座建築物外牆出現凹痕的一處往上爬，他每一步都是在十分光滑的牆壁爬上去，如果有人用望遠鏡眺望，可以看見他的一雙手都有直徑一呎的吸盤，能够吸住外牆任何一處，故此他可以步步高升。

他的一雙脚沒有吸盤，唯其如此，更加反映出他往上爬的危險，他往上突然縮起一雙脚，忽又向外彈出來，好像他僅靠雙手的吸盤升高整個身體，欠缺力量，他看來就快像落葉似的飛下來，但却沒有發生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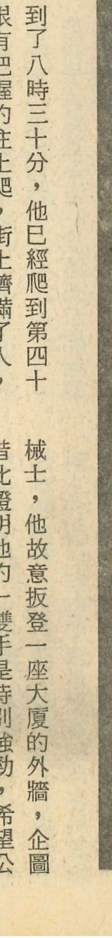
他的運氣很好，沒有遇險，可是，他跨過天台石欄進入大厦之後，立刻被拘，他以為這種行徑只是拘留三天，料不到警官巴爾認為他明知故犯，把他拘禁之後，還想控訴，令到他坐牢的期限延長，他並不後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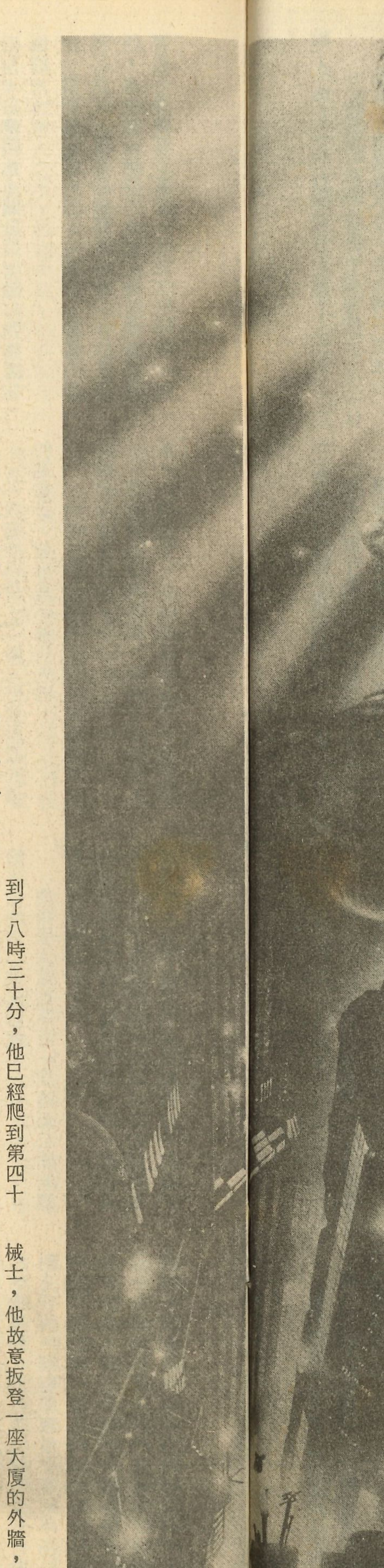
相當奇怪，他被拘的第二天的早上，有人將他保釋，說他是奧多建築公司的機械士，他故意扳登一座大厦的外牆，企圖借此證明他的一雙手是特別強勁，希望公司給他更好的職位，做鐵臂工程部門的主任。

向警官巴爾解釋一番，「雷龍」這一個中年人就以奧多建築公司的名義保釋他走出拘留所，警員帶他走出來的時候，雷龍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膊，說：「好嗎？鐵臂葛倫！」

兩人走出警署，雷龍自我介紹，說是：「奧多建築公司總經理」，戶外有一輛豪華的汽車恭候，兩人走進去，司機把汽車開動，雷龍很鄭重的說：「葛倫巴地先生，你跟我在事前沒有會面，我肯保釋你，可能令你覺得詫異，不過，事實上你已經是奧多建築公司的機械士了，月薪四千美元，昨天我看過你爬上高處的絕技，立刻寫了聘書，沒有得到你同意之前，便即僱用，這是你第一個月的薪金，假如你不高興替我工作，可以辭退，薪金仍是你的，反之，你有興趣合作，不妨跟我同到建築公司看看，我認為你做機械士勝過做藍夜酒吧的管倉！」

似乎他的身世已經被雷總經理探聽得清清楚楚，葛倫沒有勇氣向他提出任何問題，事實上月薪四千美元比較他在酒吧拿到的月薪一千五百元超過很多，只是這一點，他已經願意接受命運的挑戰，故此他





驕若羔羊的跟着雷龍的腳步走。

上午十時，兩人走進一座八層高的堡壘，它就是目的地。

奧多建築公司的規模很大，有許多項巨大的政府工程是它承担的，包括水閘，公路以及由鋼鐵建造的橋樑。即使是公司的內部，也很宏偉，機械士只是起碼貨色，葛倫很快就在心理上鼓舞起來，由衷的說：「總經理，多謝你的栽培。」

捲入了特務的漩渦

自從那一天開始，葛倫就住在那座八層高的堡壘之內，那座建築物除了辦公廳膳堂之外，還有職員宿舍，又有其他康樂活動的場合，包括桌球室，游泳池，角力場，健身院，甚至有一座袖珍電影院，可容二百四十個人入座，睇電視的地方更多了，因爲它有酒吧，餐廳以及夜總會音樂廳，隨時可以欣賞電視，葛倫喜歡各種娛樂，又喜歡健身運動，樂此不疲，成爲憾事的只有一點，那個地方沒有人賭沙蟹。

葛倫住下來，已經有九天，第十天的下午，雷龍忽然派人找他到密室見面，他坐下來，雷龍說：「我近來很忙，沒有時間跟你晤聚，請你原諒。」

葛倫說：「我在這裏只是玩耍，沒有工作，白拿薪水，關於這一點，我也請你原諒。」

雷龍笑了笑，說：「葛倫，客氣的話不必說了，我只是想問你一句，你似乎未婚，也沒有特別好的女友，在藍夜酒吧做管倉，月薪有千多元，足够你的開銷，你只有二十八歲，幹甚麼要冒險扳登雅士大廈的外牆呢？不見得你患了毀滅狂吧？」

葛倫說：「我的心理很健全，並非因爲壓力太大，希望逃避現實，然後幹爬牆的活動，更加不想自殺，我之所以這樣做，無非想多賺一點錢，假如某一間廣告公司看上了我，由我穿一件含有廣告意味的皮衣，然後往上爬，相信它會給我每一次一千美元的薪酬。」

「看不出你是這樣足智多謀的，佩服，佩服！」假如我們這一間建築公司需要一個人冒險扳登高處，每次代價是一萬美元，你願不願意合作？」雷龍說時，向他打量一眼。

葛倫搖了搖頭，說：「總經理，你不是向我說笑吧？只有保險公司的高級職員，爲了盜取投買珠寶保險的巨鑽，然後肯出高價僱用一個有資格做飛天蠄蟧的人，你經營建築公司，怎會付高價找人幹一種特殊的活動？」

「不，你弄錯了，我們替政府承建的在最高處裝置避雷針的，平時把避雷針裝上去，並不困難，可是，暴風雨之夜，偏巧避雷針失效，必須找人扳登屋頂豎起來的鋼柱，把它修理，那就難了，臨急找人帮忙，倒不如預先養活一個人，到時負責修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當然明白，不過，已經裝置完善的避雷針，照計是不會失效的。」

「如果有特務潛入，預先破壞避雷針，那就有很大麻煩。」

雷龍說得很有道理，葛倫喜形於色，說：「總經理，你這樣看得起我，我必然賣命，盡力而爲。」

雷龍並非說着玩的，三天後，他把葛倫送到電氣工程的部門，吩咐專家指導他如何修理電器，包括避雷針在內。第五天，他奉命出動，派到一座三十六層高的大廈屋頂，修理避雷針，本來那是輕而易舉的，成問題的是那座大廈的外牆滑不留步，沒有路通到屋頂，至於屋頂，只是金字塔式的巨型特種瓦，能够避免輻射綫的傷害，沒有天台，走上走落相當困難。

它雖然是高達三十六層，其實屋內沒有一層又一層的隔開，只是絕大的倉庫，它是收藏製造核彈的剩餘物資，含有十分強烈的輻射綫，叫做「核彈剩餘物資倉庫」，雖然葛倫穿了價值二十五萬元的隔絕輻射性傷害那種衣裳，仍要極端小心保護它，要是它穿了一個裂洞，他就完了，不過，他有足够的時間進行修理工作，在外牆爬上爬落，極端謹慎，故此他很安全的完成任務，活着回去領取賞金。

雷龍很高興，說：「今晚的事情只是我們合作的開端，日後還有許多次合作，不單是修理避雷針那麼簡單。」

那晚的成就令到葛倫有新的希望，他可能賺更多的錢，負担更加重要的工作，不過，雷龍的目光銳利如劍，使他不敢凝視，由衷的發生敬畏之心，那是不可理解的，他的內心感到震撼。

他直覺到雷龍不是一間建築公司的總經理那麼簡單。

如果雷龍的身份並非總經理，是怎樣子的人呢？這個問題，存放在他的腦海深處，他希望有一天找到這個謎底的謎底。

眞是古怪，那個謎不必由他找尋謎底，雷龍自動把它揭開。另外一晚，雷龍召他在密室見面，如同上次一樣，不過，他所說的話重要得多。

他首先問葛倫本身是否美國籍，父親以及祖父是否美國人，然後把一個結論說出來：「葛倫，既然你的祖宗三代都是美國人，如果美國跟蘇聯打仗，你必須參軍，可能戰死沙場，你會不會後悔呢？」

「如果我能戰死沙場，我引以爲榮，怎會後悔呢？」葛倫很冷靜的說。

「讓我很坦白的告訴你，美國跟蘇聯現時已經開戰了，不過，它並非派遣千軍萬馬到沙場的一種戰爭，只是科學家的戰鬥，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略有所聞，有些科學雜誌報導過，這兩個超級大國都在暗處拚命研究最新的秘密武器，希望有些武器能在極短暫的時間使敵人癱瘓，或者令到一個大都市閃電般毀滅，照我所知，中子彈或氫氣彈都是這一類武器，不過，它的殺傷力仍是不够份量，因此雙方不敢輕舉妄動，假如有甚麼一個科學家有本領製造高深莫測的秘密武器，能够征服全世界，立刻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是的，葛倫，你相當聰明，你想像得到的事情，負責戰鬥核心工作的人，必然想像得到，而且很迅速的採取行動，在對方任何一個科學家沒有特別犀利的武器研究出來之前，他已經被超級特務殺掉，倘非如此，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爆發，我可以十分肯定的說美國和蘇聯現已展開一場惡戰，互相派出最犀利的特務殺手，把頂

兒尖兒的科學家毀滅。

「現時我該把一項重要的任務對你說知，我們曾經想盡辦法企圖把一個患了失憶症的美國科學家卡里摩亞博士營救，免得他落在敵人之手，但却失敗，他研究宇宙光有高度的成就，差一點製造成眞眞正正的死光，可惜患了失憶症，更不幸的是他被蘇聯特務擄去，假如他跌進對方擺佈下來的陷阱，失憶症剛剛醫好，以爲跟他接觸的人，全是美國科學家，把他苦心研究收集宇宙光變成死光的技術說出來，那就糟了，我們既然沒法營救他，只好施展最後的一招，把他殺掉，倘若你効忠於美國，不管怎樣艱苦的工作都有勇氣做，我想聘請你單獨進行這一項活動，冒險走進科學城殺他。」

葛倫想了想，問：「爲甚麼你自始至終都想殺他呢？救他出來，讓他回到美國照常工作，豈非更加合情合理？」

雷龍苦笑一下，說：「葛倫，你太過天眞了，照我所知，蘇聯對付高級的囚犯或者軟禁中的科學家，俱是如此，每天給他吃的早餐有劇毒，却未發作，晚餐含有解藥，使他化危爲安，奇怪的是這兩種藥物在體內發生化學變化，對那個人的健康絕無影响，反之，那個人只吃早餐，不吃晚餐，捱不到天亮就弄到腸穿肚爛，急症喪生，無法施救，故此他們認爲誰也沒法把科學城裏面囚禁的人救出來，帶到古巴之外，仍然活命。」

葛倫說：「你說的科學城是否在古巴的某一處呢？」

「是的，它在古巴叫做鬼眼谷的地方，你到達古巴，依照我指定的方法去做，跟美國派出去的潛伏份子接觸，自然可以獲悉如何潛入鬼眼谷的科學城。」

說到這裏，雷龍稍爲停頓，再說下去：「葛倫，你懂不懂得我爲甚麼特別重視你呢？因爲科學城被一座四百呎高的圍牆包住，那堵牆滑不留手，二十四小時都是放了生電的，假如有人穿了避電的橡皮衣從地面扳登，沒有超卓的技巧，仍是辦不到，你能够從外牆扳登雅士大廈的天台，就有本領爬到圍牆頂端，又再降落，置身於科學城之內，照我看，這個任務你一定是負担得起，不過，你並非特務，有許多種活動仍要學習，才可以應付得來，我希望你在十天之內學會了一切必須懂得的基本技巧，馬上出動，此外，你要每天花一段時間定神凝視卡里摩亞博士的照片，包括正面側面以及動作的姿勢，務求在腦海中有一個深刻的印象，見面的時候才不會弄錯。」

葛倫相當興奮，說：「假如我抵達古巴，在某一處登岸，跟誰接觸呢？」

「這個問題，我在你動身的一天，然後告訴你，今天我們交談，十分愉快，希望你依照我的話去做！」最後，雷龍很親熱的說。

無所不能的偉大先生

葛倫的上進心十分強，倘非如此，他就不會冒險扳登雅士大廈的外牆了，由於向上爬的心理鼓勵，他覺得有機會表現自己的才幹就要傾全力去做，即使做特務也不要緊，除了這種想法，還有另外一個觀念支持他，正如雷龍所述，幹特務工作，等於打仗，亦即等於對美國効忠，故此他分分鐘傾全力學習。

很快就渡過十天，第十一天，雷龍召見他，說：「葛倫，相信你學習特務已經有很大進展了，我試問問你，如果你跟敵人的特務交手，希望剛剛發招就把他擊倒，向他甚麼部位進攻呢？」

「攻擊他的一雙眼，只要有一隻手指插入他的眼眶，就要使勁插深一點直達他的腦袋，並非使他變成瞎子那麼簡單。」

雷龍聽了，點頭微笑，說：「不錯，你懂得一招攞命的原則了，插眼鎖喉以及踢爆對方的下體，都是快夾狠的，當你必須爭取時間突圍而出的時候，便要招招搶攻，務求一招就把對方殺掉。」

此外，雷龍認爲他是可造之才，有問必答，相當滿意，很鄭重的說：「你明天就出動，你沒有加入我們的特務組織，只是僱用性質，這一次出動，你可以獲得五萬美元的酬金，萬一失手，因此喪命，你的家人可以得到十萬元的撫卹金，假如有這麼一天，你打算把那些錢送給誰呢？」

葛倫很冷靜的說：「我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如果你一定要我寫下受益人的名字，那就塡寫你的姓名吧。」

他十分豪爽，雷龍聽了，爲之愕然。

在葛倫變成了蜘蛛殺手之後，動身之前，把各種必須携帶的秘密武器如何使用的技巧告訴他，說：「那些秘密武器不必由你帶到古巴，在古巴布爾滋城裏面，有一個建築師，一生住在山洞之內，他藏了許多種古怪的武器，到時你可以從他手上取得你想要的任何一種武器，爲了保證他的安全，我不想透露他的姓名和寓址，你到了布爾滋城，以高級遊客姿態出現，做出了一些不近人情的小動作，投石問路，到時有些女人走近，使用另外一些令你覺得出乎意外的說話或者動作吸引你的注意，她就是我們的人，到時她會把你帶到那個建築師的巢穴。」

要說的話都說完了，葛倫奉命出擊，沒有人注意他，他很順利的抵達古巴。

他依照「雷龍」指示的方法去做，投石問路，在指定的夜總會裏面選擇有酒飲有食物到肚又有艷舞欣賞的一種享受，單獨佔了一個廂位，付出兩個人的費用，並且擺出等候情侶的模樣，一邊看一邊喝酒，偶然吃一件龍蝦，並非喝很多酒，至於香烟，都密密不停的抽吸。

吸烟沒有甚麼稀奇，奇就奇在他自己帶了一個特別巨型的烟灰缸，每一枝香烟只是吸了幾啖便即投入缸內，很快就弄到烟灰缸裏面堆積一枝枝相當長的香烟蒂。

他擺出浪費香烟的姿態，等候佳人表示她的身份，很久，有一個美女走近，說：「先生，我最喜歡抽吸別人還未抽完的香烟，你可以滿足我這個願望嗎？」

「當然可以，其實你不必抽香烟蒂，我的枱面放置五包沒有打開過的香烟，爲甚麼你要抽香烟蒂呢？」

她笑了笑說：「這是我的壞習慣。」

「你還有甚麼壞習慣呢？」

「有的，我喜歡爬上高處的人。」

聽了這句話，葛倫知道她是「雷龍」

早就安排下來的棋子了，不再客氣，索性把她看做情侶，出其不意的說了一句：「露茜，你喜歡吃些甚麽？」

他不管那個陌生的美女叫甚麽名字，隨便給她一個芳名好了，她坐下來吃吃喝喝始終沒有半句提及科學城，直到半小時後，兩人已經吃過餐，還喝了一些酒，他提議走出去散步，付了賬，雙雙出外，她然後低聲說：「我的車子放在停車場。」

兩人先後走進車廂，她有駕駛執照，當然是由她做司機，她沒有告訴他駛向甚麽地方，他也沒有問，汽車停在一個饅頭形的山崗之前，她然後說：「你想找的人就住在山洞之內，我們走進去看看他，好嗎？」

那個建築師正是他此行必須找的人，葛倫當然是點頭的，她在山邊甚麽地方弄了弄，突然在地面出現一個相當大的洞穴，汽車駛進去，裂洞復合，它仍是向前疾駛，過了一會，看見燈色明亮，他們二人已經深入神秘建築師的巢穴。

雷龍沒有說錯，眞的有一個建築師住在洞穴之內，見面的時候，露茜然後替他們介紹，叫葛倫把他喚做「偉大先生」。

這個名稱跟他胡謅出來的「露茜」，都是假的，葛倫就只求達成任務，不必懂得他們二人的眞姓名，只要有一個名字稱呼好了，在認爲自己很容易跟他倆相處得好。

偉大先生說：「我們早已知道總部派一個人到來，担任殺手，潛入科學城謀殺卡里摩亞博士，不過，你進行這一項活動之前，先要充份瞭解科學城的內部情形，還要懂得他們怎樣對付外來的蜘蛛殺手，在你沒有走進科學城之前，已經有五個人企圖扳登高牆失敗，每一次失敗都留下一些經驗給我，我已經把所有困難克服了，料想你此行能夠達成任務，有許多話必須逐項告訴你，現時你住在地面的一間石屋裏面，它久無人居，附近的人早已把它稱做凶宅，事實上它係我招待嘉賓最理想的地方，讓露茜服侍你，留居三幾天，然後出動，希望你同意這樣做。」

葛倫很是興奮，點了點頭，說：「我很樂意接受你的欵待，但有一件事情，有點困惑，雷龍叫我到科學城救他，只是萬不得已，然後殺他，爲甚麽你打算叫我殺他呢？難道他眞的是一個廢人，無法醫治嗎？」

偉大先生說：「把他毀滅係上峯的意思，並非我妄作主張，請你聽聽昨晚雷龍跟我通話的錄音。」

說完，他把葛倫帶到另一個房間，有很精巧的收音設備，立即播放那一捲錄音帶的時候，葛倫一聽就知道對方是雷龍的語聲。

雷龍很鄭重的說：「葛倫，我已經下了最大的决心把卡里摩亞博士殺掉，因爲他沒有完全恢復記憶之前，已經被逼接受洗腦的醫術，他不再信任美國，即使我們能夠把他救出生天仍是沒用的，何况他並非蜘蛛人，絕對不能夠摹仿你一起爬過高牆呢？既然沒法救他，便要毀滅他，怎樣把他毀滅呢？請你聽聽偉大先生的意見，完全接受他的吩咐。」

這番話之前或者這番話之後，雷龍所講的一切，跟他的工作無關，故此偉大先生不再播放，只是這幾句，已經够了，葛倫放心住在賓館，享受醇酒美人，直到偉大先生認爲他有資格出動，然後替他安排一個日期，準備一切，爬牆進入科學城。

步步爲營危機四伏

三日後，偉大先生召見，說：「葛倫，明天上午十點鐘，你就要出動，在三天之內，我看過你利用橡皮吸盤從低處爬上高處的本領，十分熟練，非常高興，我已經把你必須携帶的秘密武器如何使用的方法敎會了你，你放心依計行事好了，看來你一定成功，希望你有堅強的信心。你還有甚麽問題要提出來呢？」

葛倫說：「我沒有甚麽問題要說的了，只是想知道爲甚麽，一定要把他殺掉，兼且要傷害那麽多的人。」

偉大先生臉色一沉，說：「幹特務工作，顧不了良心，你還是依照我的指示去做吧，希望你沒有半點損傷，明天下午兩點鐘之前回來，趕着搭下午三點鐘的航機回美國。」

葛倫沒有再問。分手之後，他回到賓館，跟露茜溫存，正如偉大先生所講的話，盡情享受美人醇酒，翌日上午，他吃過早餐，由露茜作伴，同到秘窟謁見偉大先生，差一刻就是十一點，偉大先生說：「葛倫，你來得正好，在你動身之前，我想向你提出一連串的問題，請你回答，首先，我想知道你置身於高牆之下，開始往上爬，你會碰到敵人使用的電力掃射槍以及蜂巢式機關槍，如何應付，你可以告訴我嗎？」

葛倫說：「我所穿的衣裳由橡皮罩住網絲避彈衣製成，底下還有一層石綿，電力掃射槍以及從機槍射出來的子彈都沒法損害我，我需要應付的敵人就是對方的殺手，他們可能穿同樣笨重的衣裳從高處爬下來，跟我决鬥，甚至不止一個，到時我必須用特別尖的牛角刀對付他們，輸了算數，假如我十分幸運，戰勝對方，抵達高牆頂上，我就縱身躍下，你說過的，我所穿的鞋子能够對抗地心吸力，從高處躍下，仍是慢慢的降落，不會跌死。」

「跟着你怎樣做？」

「我立刻從革囊取出噴霧器，向我身邊各處噴霧，這樣做有兩種作用，既然避免敵人發覺我站立的地方，用手榴彈毀滅我，同時指示停放在附近的汽車高速駛來接應。」

「好極了，照我所知，他們一定從高牆頂上向你抛擲手榴彈，你生存的機會大概是百份之六十，要是你能够活着，那就反映出你已經坐在汽車廂了，司機是自己人，他會把你送到一座房屋，你落車之後，他在十分鐘之內，頻頻兜圈子，那是軍用車，沒有人干涉他，假如你不能够在十分鐘之內逃走，永遠逃不了，言盡於此了，記得這一點，即使你極端忙碌，仍要透過室內的閉路電視，看清楚在熱水浸浴的巨型浴池裏面所有的人死個清光，然後可以離開。」

「如果我看不見卡里摩亞博士呢？」

「那不要緊，只要你證實浴池之內的科學家全部喪生，已經够了，那邊的科學家每天在十點半到十一點這一段時間，必須在熱水池浸浴，並非爲了清潔或者鬆弛太過緊張的神經系統，而是借此洗去他們在工作崗位必然吸收的輻射綫，我們援獲準確的情報知道卡里摩亞博士沒有患病，他一定照常浸浴，故此你殺死浴池之內所有人，他就必然喪生，別忘記，你定眼去看浴池熱浪翻騰以及尖銳的喊救聲响入耳之際，立刻用家庭小電影拍攝機拍攝，同時錄音，證實此事，隨後你冒險突圍而出，可能碰到一些想像不到的秘密武器，那是無法預測的，必要時你可以換車，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當然明白，換車的作用就是轉移對方的視綫，必要時犧牲司機，不管他是否自己人。」

「對了，每一分鐘你都要記得起自己像一頭極毒的蜘蛛，不單是能够在很滑的牆爬上高處，還抱着無可比擬的殺機，見人就殺，最後，你達成任務，回到高牆這一邊，仍要不斷的使用噴霧器，讓一團濃霧把你包住，對方可能使用小鋼炮襲擊，假如你給炮彈射中，那就完了，只要你飛奔到小樹林之內，你就有希望逃生，露茜在林中接應，別忘記，爲了逃走的便利，你剛從高牆躍下，就要把全副武裝抛離，只是保留噴霧器，至於抵抗地心吸力的鞋子，也要脫下來，寧願赤脚飛奔。」

再也沒有甚麽吩咐了，葛倫一直都是希望找到一個目標，把生命作爲孤注一擲，眼前正是他一向期望的時刻，他極端興奮需要使勁壓抑過份強烈的情緒，才有力量說幾句話向偉大先生道謝。

彷彿從噩夢中走出來

那天他在上午十點鐘出動，他的遭遇跟偉大先生預料的情况相同，他在高牆中段碰上了由高處爬下來的二個殺手，他把他們用牛角刀殺掉，到了牆頂還要跟另外一個殺手糾纏，雙雙躍下，對方沒有穿上能够抵抗地心吸力的鞋子，當然是跌死了，他却十分幸運的在地上站穩而且利用噴霧器噴出好像倫敦霧那麽濃厚的霧影，使敵人失去攻擊目標，最後他聽到汽車駛近之際，冒險大聲呼喊，果然來的司機是自己人，協助他脫險，還把他帶到目的地。

司機自始至終沒有開口，讓他走出車廂，自管自的駛開。

他依照偉大先生的話去做，鼓足勇氣潛入一座大厦之內，那個地方是科學裏面的休息遊樂場，防禦比較鬆弛，進門必須一張綠色咭片，透過白色的光亮，認爲他有資格入內，拍的一聲，鋼門打開，他順着脚步走進去，看見箭咀形的指標，先向右邊走，繞了一個灣再走左邊，從石級走上去，很快就看見一個七呎高的機械人，他把一個袖珍錄音機拿出來向它播放，他自己也聽不出那是怎樣子的聲响，只是沙沙聲，機械人居然聽得懂，讓路給他。

他以爲在大厦裏面的控制室一定有活人操縱，想不到控制室仍是杳然無人，甚至機械人也沒有，他有些困惑，時間無多，不再考慮甚麽了，索性拿出偉大先生給他隨身携帶的圖表印證，知道室內的閉路電視機在那一處，怎樣開啓，又知道怎樣控制溫水浸浴池的機鈕在那一個角落，馬上依照原定計劃去做，剛剛看到溫水池浸浴的人，立刻用家庭電影攝影機拍攝。

偉大先生所講的話完全兌現，眼前溫水池浸浴的人，本來很輕鬆，有說有笑，他把熱浪注入，超過攝氏表一百度，等於煲滾水，池內的人連聲慘呼，不過抖了幾抖便即倒下來，他覺得大功告成，非常興奮，還沒有離開那個地方，先行拔出火焰槍來擺出作戰姿態，僥倖他的頭腦選擇靈活，否則，他就給衝入來的兩個人殺掉。

他剛剛看見人影一幌，立刻用火焰槍掃射，對方倒地打滾，身上有火，他收了攝影機，再度扭開指示機械人的錄音機，向前飛奔，沿途所有機械人，沒有阻攔他，他一口氣疾走到鋼門前面，拿出綠咭來，聽到鋼門移動之聲，然後鬆一口氣。

他很快就完成任務，假如在事前約定的司機及時趕到，多麽好呢？可惜他快了一刻鐘，他看不見司機，逼於另想辦法，凑巧有人駕車駛近，他趕快一躍而出，向這傢伙打手勢，跟着用火焰槍掃射，對方剛剛停車，沒有機會開口問他是誰，已經死在槍下，他奪了一輛大貨車，向原路疾駛，明知背後必有追兵，那些人可能有秘密武器，他孤掌難鳴，凶多吉少，可是，形勢比人強，他沒有機會研究更好的對策，只是盡量加速，企圖衝出包圍網。

沿路發生過幾次大大小小的戰鬥，其中有一次他被四輛軍車包圍，還有機槍對準他的胸膛，對方剛剛向他盤問，忽然有人向他們抛擲手榴彈，隆然一聲巨响，血肉橫飛，他才可以死裏逃生，照他的估計，暗中拔刀相助的人必然是偉大先生的爪牙，十分佩服這種神機妙算。

他抵達高牆之下，瞥眼看見一輛汽車攔住去路，曾經合作過的司機走出車廂，用英語交談，叫他把小電影機底片交出來，還說那是偉大先生的命令，他怎會答應呢？點了點頭，佯作探囊取物，暗中抓起牛角刀，向對方的小腹使勁一插，見血封喉，他乘機轉身飛奔，由高牆向上扳登。

最後，他在扳登的途中，再度發生惡鬥，他能够抵達最高處，從下一躍，自覺從一個噩夢走出來。

他準備最後一戰

他離開了高牆，凌空而下，脚踏實地後，先用噴霧槍噴出大海茫茫似的白霧，保護自己，然後脫去鞋子，在草地上面奔走，直到他闖入小樹林，聽到露茜叫喚聲，洶湧的情緒然後逐漸和緩下來，她好像一隻小蝴蝶似的飛撲過來，貼體相依，很柔和的問：「葛倫，你有沒有受傷呢？」

「沒有，只就覺得不安於心，因爲我殺了許多人，甚至自己人也殺掉。」

「那不要緊，做了蜘蛛殺手，自然是見人就殺！」她幽幽的說。

不過一會，她就把他帶到秘窟，謁見偉大先生，報告此行經過，並且由偉大先生放映他拍攝的小電影，一切滿意，笑着說：「辛苦你了，葛倫！如果你不介意，希望你跟露茜回到賓館休息一會，喝杯酒慶功，搭今天下午的航機回美國。」

從他說話的語氣和笑聲看來，他對這一項危險萬分的任務必然是感到相當滿意的了，葛倫眞的覺得飢餓，且又疲倦，需要休息，另一方面，他穿的衣裳有三層，密不通風，很不舒服，急於找個地方沐浴，索性站起來告辭。

他跟露茜雙雙同到賓館休息，温存一番，不必細表。

下午兩點半鐘，鬧鐘吵醒他，他還沒有起床，先就吻她的櫻唇，比較新婚的夫婦更加恩愛。

他柔聲說：「看來以後還有更多的任務落在我的身上，希望每一次任務，你都站在我的身邊，我需要甚麽，你就給我甚麽。」

露茜嫣然一笑，說：「葛倫，你想要的東西已經得到了，現在，你還想要些甚麽？」

「我想要一柄手槍以及一些現款。」

「很容易辦得到，不必找偉大先生商量，現時我立刻可以把它送給你，二千美元够不够？」

「其實兩百元已經够了，不過，多幾張鈔票也好，至於手槍，任何一種形式的槍都可以。」

「好，我打開抽屜任由你挑選一柄，槍身已經貯滿了子彈。」

他揀一柄相當沉重的左輪手槍，收了二千元，然後吻別。

露茜初時想把他送到機場，可是，他三幾句就把她說服了，他認爲一個人走動，而且以遊客的身份出現，搭的士到機場，更加安全，她說不過他，只好依他的意思去做。

她駕車送他一程，只是駛到有的士停放的地方，他就換車，她悄然向原路駛回去，分手之前，告訴司機此行目的地是機場。

看來一切十分順利，可是，葛倫並非那麽樂觀，他早已下了重大的決心拚一拚了，那一輛的士載他剛剛進入市區，他看見一堵牆壁，似乎是學校或教堂的圍牆，立刻叫司機停車，順手倒握那一柄左輪手槍，向他的後腦使勁鑿下去，只是一擊，司機暈倒，葛倫再走進車廂，坐在司機旁邊的座位，以快速的姿勢開動，眼見它撞到牆壁，發生大火，全車被焚，然後就走開。

他在橫街走了長長的一段路，然後看見一間中型的酒店，叫做「嘉布殊」，走進去問清楚它可以打長途電話到紐約，付賬入居。

他只是休息幾分鐘，就打長途電話到紐約奧多建築公司找雷龍，雷龍的身上有傳呼機，很易就接通，兩人展開簡便而有力的交談。

他很快速的告訴雷龍，他已經完成任務，家庭電影拍攝器的底片以及錄音帶全部放在偉大先生那邊，不過，他駕車離開，沒有抵達機場，却在中途被人襲擊，司機連人帶車焚毀，他担心歸路有伏兵，同時担心機場也有伏兵，不敢離開酒店，此外，他還担心酒店有人偷聽電話，他不敢打本地的電話跟任何人聯絡，寧願打電話報告，盼望雷龍盡快派人跟他聯絡，指示他怎樣離開古巴。

說到這裏，他很清楚的把那間酒店名稱，所在地以及他的房間號碼說出來。

雷龍只是傾聽，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對方說完了，然後很鄭重的說：「葛倫，你照常留下來，不要走出酒店房間一步，今晚露茜必到你的房間見面，我有辦法通知她怎樣做，你絕對信任她。」

雷龍就掛斷了電話，葛倫預知晚上必有另外一些驚險鏡頭出現，索性跳上床酣睡。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靠近深夜，酒店的侍役用電話跟他交談，有一個女客求見，問他要不要見她，葛倫一聽就知道她一定是露茜，一口答應，過了一會，露茜由侍役帶進來，穿了很窄而又非常貼身的衣裳，看來更加性感，甚至那個侍役也向她多望一眼。

她挽了一個菓籃進來，籃子裏面除了水菓，還有些罐頭以及一瓶香檳酒，另有刀叉碟子和酒杯。

酒已經冰凍，她把瓶塞拔去，斟了兩杯，跟着開罐頭，那些食品分別放在枱上的時候，葛倫很是興奮，說：「露茜，你眞是聰明，知道我一直沒有走出房間一步，必然捱餓！」

露茜很嬌柔的笑了笑，說：「雷龍先生叫我送一萬元現鈔給你，又叫我帶你用另外一個方法離開古巴，一直把你送到紐約奧多建築公司，像一件貨似的交給他，對我們說，等於給兩三天渡蜜月，多麽好呢？值得乾杯！」

她舉杯祝賀，杯子接觸朱唇，她沒有喝它之前，定眼看看對方怎樣做，出乎意外的，葛倫說：「我不習慣空肚喝酒，你先喝，我吃些食物再喝。」

她緩緩的喝了半杯，說：「好的，我也陪你吃，看來你恐怕七八個鐘頭沒有吃東西了，是也不是呢？」

葛倫點了點頭，說：「準確的計算，我已經餓了九個鐘頭。」

他吃得很快，甚麽都吃，只是不吃水菓，也不喝酒，隨後，他替自己滿滿的斟了一杯，又替她斟滿那一杯已經喝了一半的酒，跟着做出一往情深的姿態，把她的一雙手移到枱子中央，再把他的手分別放在她的掌背之上，慢慢的揉擦，似乎用這個方式傳達綿綿無盡的戀情，看來十分恩愛，可是，從他口中吐露出來的說話，却又不同，充滿了敵對的意味。

他集中精神說：「露茜，我要說一大番話給你聽，證明我不是傻瓜，值得做你的戀人。首先我要說的一句話就是偉大先生對我估計太低，他並非整個人屬於美國海外情報局的，除了屬於美國，他還是蘇聯的間諜！」

露茜微微一震，說：「葛倫，你是否指他係兩面人呢？」

「正是如此！」

「葛倫，你有甚麽證據呢？」

「證據嗎？多得很！我離開山洞走向高牆，潛入科學城，殺了人再走出來，不單是闖三關，簡直是闖入龍潭虎穴，他居然知道對方秘窟的地圖以及重要的機鈕如何按動，還有巧妙的安排征服機械人，另有綠咭通過證，戶外又有司機接應，作爲美國特務，絕對沒法幹得如此週密，由此可以反映出他是兩面人了。」

「你別忘記，你在科學城殺了美國卡里摩亞博士，温水浸浴池也有許多人被殺，爲甚麽偉大先生要這樣做呢？」

「根本上卡里博士並無其人，雷龍給我看的照片係蘇聯許多個科學家當中的一個，不過他的形貌有點像美國人吧了，說清楚點，雷龍串同偉大先生幹這一套，目的是幹掉蘇聯最得力的科學家，他未必是兩面人，因爲這個任務對美國有利，至於偉大先生，百份之百是兩面人了，他先行串同雷龍派出一個蜘蛛殺手潛入古巴的科學城，毀滅一羣蘇聯科學家，向美國領取巨額獎金，然後把我拍攝的影片和錄音帶送回蘇聯，包括我本人在內，說他截擊美國派來的超級特務，又向莫斯科伸手領獎，對他來說，簡直是名利雙收！照情形看，雷龍跟他合作派去古巴活動的蜘蛛殺手必然不止一個，直到我完成任務爲止，起碼有五六個人喪生，我之所以很幸運的死裏逃生，全靠心狠手辣，絕不信任別人，在科學城我殺掉一個担任司機的自己人，離開山洞，連人帶車焚毀，這些舉動是不容易做得到的，我居然做得出來，自問眞的有一些本領。」

她沉住氣說：「葛倫，你已經狂了，即使你想逃生，担心有人在機場下手，你也不必毀了司機，此外，你突然改變態度，對我說出這種話，也是很愚蠢的，假如你不信任我，現時已經下手加害，何必多講？萬一你的猜想並非符合事實，我向上司報告，你豈不是死實？由此可知反映出你的腦筋紊亂，開始發狂！現時補救仍然來得及，我可以盡量協助你，當作甚麽事情都沒有發生過，放開你的一雙手吧，我倆痛飲一番，然後上床睡覺。」

她盡力表現出熱戀姿態，可惜葛倫無動於中，冷然說：「露茜，我可以同答你兩個問題，先講我爲甚麽殺死司機還要焚車，這樣做爲了延長時間，令到偉大先生以爲我已喪命，死在車中的人是我！至於我對你說的衷心話，目的是看看你的心理反應，如果我猜錯，你應該是無動於中，反之，我猜對了，你的手掌就會輕微的發抖，臉色也有多少改變！」

露茜感到絕望，勉強發問：「葛倫，你是否想立刻殺我？」

「是的，希望你合作，把你的頸子伸過來。」

她以爲對方只是說着玩，料不到葛倫突然放手，雙掌齊出，向她頸上左右兩邊使勁劈下去，這一招「斬頸刀」未必打死人，却很有效的把對方打暈，葛倫打暈她之後，很迅速的把她所穿的低胸衣裳扯得更低，露出一截豪乳，仍然讓她坐着，然後按鈴叫侍役進來。

走進來的侍役還沒有開口就給她的性感形象所吸引，無可壓抑的向她看了一眼，葛倫低聲說：「我有一個困難，盼望你協助一臂之力，坦白點說，我患了性軟弱，却非性無能，一定要看見一個男人跟一個女人在我的臉前做愛，我才有力量振作，剛才我已經試過，相當失望，她只是紅舞女，並非我的太太或情婦，你儘可以任意蹂躪她，多做一些花樣給我欣賞，代價是三百美元，兄弟，你能够帮忙我，我萬分感謝，她連喝五杯酒，已經醉倒了，事後她不會認得你是誰，放心幹吧，爲了表示你誠意合作，喝乾這一杯！」

酒已斟滿了杯，還有三張一百美元面額的鈔票放在枱上，美色當前，那個侍役怎樣肯放過這個機會呢？他眞的依照對方的指示去做，做夢也想不到，他只是喝了一杯酒，把她橫放在床上，還沒有提槍上馬，已經臉色變痴，頹然倒下來。

葛倫認爲他死定了，冷笑一聲，把他的姿勢略爲改變，似是喝了毒酒自盡，由椅上倒下來，跟着把滅聲器裝在左輪手槍的槍嘴，向昏迷不醒的露茜放槍射擊，兩槍打在胸腹之間。

這樣做之前，他先把露茜的鈔票以及各種小物品拿走，整個局勢看來好像兩人殉情自殺，最後，他忍不住吻了吻她的杏臉，然後走開。

他一直不敢吃她帶來的食物和酒，只是吃罐頭，確是聰明，水菓中可以注射毒液的，罐頭不能够鑿孔，有了小孔就洩氣，故此他放心吃。他認爲露茜一定是預先吞服解藥，即使她當臉喝酒，他也不敢喝，叫侍役喝。

走出了「嘉布殊酒店」的時候，已經是深夜十一點鐘，路上冷冷清清，他雖然袋裏有壹萬多元的美鈔，却不知道往何處去。

葛倫這個人就此消失，沒有人知道他的行踪。（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五毒天羅

黃鷹．文
可飛．圖

試驗七彩霧

百家集遭殃

三月初七。

黑虎寨。

×　×　×

夜已深，黑虎却方從醉中醒來，他是黑虎寨的寨主，本來的姓名其實並沒有忘掉，所以一向都自稱黑虎，只因為黑虎這兩個字比他本來的姓名更有氣勢。

山寨是由他一手建立，以所以黑虎為名，連他這個寨主在內一共才得二十七個人，所以近來的買賣雖然不太好，日子仍過得很快活，窖藏的美酒就是日以繼夜，喝上三個月大概也沒有問題。

黑虎喜歡喝酒，但酒量並不太好，醉得快醒得也很快，一天總要醉上三四次。

這是他今天的第三次醒來，揉了揉眼睛，順手抓起桌上的酒罎子搖了搖。

罎子已空，他反手一拍桌子，振吭大呼：「小六──」

小六是他最忠心的手下，也一直侍候他左右，任何時候只要他叫一聲，立即就會出現在他眼前。

這一次却是例外，黑虎也有些意外，等了等，振吭再一聲：「小六──」

還是沒有反應，非獨小六，其他的人也不見跑來一問究竟。

「這還成什麽體統？」黑虎手抓酒罎嘟喃着走了出去。

除了酒香空氣中彷彿還有另一種香氣，黑虎開始沒有察覺，突然察覺，他抽了幾下鼻子，却是嗅不出那是什麽香氣。

這座所謂忠義堂也沒有多大，他嗅着走着很快便走到了堂外。

沒有風，寒意却甚重，夜霧迷離，堂外簷下掛着的兩個燈籠未滅，燈光迷離在夜霧中，燈籠也彷彿在夜霧中飄浮起來。

黑虎突然怔在那裏，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那麽美麗的夜霧，那一絲絲一縷縷的，竟然有七種顏色，就像是一幅七色的薄紗，從天上垂下來。

那七種顏色分得很清楚，黑虎也看得很清楚，以為是酒醉未醒眼花，但揉揉眼睛再看，還是那樣子。

他不由伸手抓去，一抓便亂了，那七種顏色的霧氣應抓糾纏在一起，顏色千變萬化，隨着他那隻手的縮回，一齊向他湧至。

他不由倒退了一步，這一動，周圍的霧氣亦動，將他裹起來，那種香氣，也就更濃了，如蘭似麝，銷魂蝕骨。

一個女人也就在這時候向他走過來，赤裸裸的女人，豐姿綽約，一面的媚態亦是令黑虎一陣銷魂蝕骨的感覺。

「好美──」黑虎脫口一聲，有生以來，他只見過一個這樣動人，這樣動心的女人。

眼前這個女人跟那個女人簡直就是一個模子印出來，不同的是那個女人並未對他顯露過這種媚態，而且反抗到底，結果被他一怒之下，一刀劈殺。

天下間怎會有這樣相似的人，黑虎心念一動，一凜，突然就想起了一樣東西──鬼，此念方動，黑虎眼前那個女人便變了，一面媚態陡然消失，頭顱一分為二，鮮血奔流，那種神態既猙獰，又恐怖，雙手一張，便向黑虎撲來。

黑虎驚呼，手抓着那個酒罎立即迎頭砸去，既快且狠。

一聲異响，酒罎碎裂，血花激濺，那個女人搖搖幌幌的在碎片中倒下，到她倒在地上的時候已不再是一個女人，也不再赤裸。

那竟然變了一個男人，黑虎很熟悉的男人，他一呆脫口又一聲：「小六──」

小六的頭顱已碎裂，面上却竟然充滿了笑容，痴痴呆呆的笑道：「好美──」

這也是他最後的一句話，到底是重覆黑虎所說的還是這不久之前或者臨終那剎那看見了一樣很美麗的東西，只有他才知道了。

他是笑着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看着小六那種笑容，黑虎不由一陣惡寒。

到底什麽回事？黑虎張目四顧，堂外空地彩霧迷離，看不到多遠，他隨又單脚支地，迅速轉了一個圈，也是看不到其他什麽，然後他暗運了一口眞氣。

一陣昏眩的感覺立時襲來，那剎那，在他的眼前突然出現了很多東西，有他夢寐以求的，也有他最不願意看到的。

是幻覺！他終於肯定，也知道怎會有這種幻覺，右手往腰間一抹，抽出了一柄緬刀，長嘯一聲，往前撲去。

他不知道憑自己的武功能否將吸入的毒氣迫出來，却知道必須先闖出這重毒霧才能够得到生機。

彩霧迎着他的身形裂開，在他的面前却突然多了一張巨網，到他發覺的時候，一頭已然撞在巨網內。

巨網立即收緊，他的刀也立即斬出，斬到十三刀，網眼一個也沒有破，他的刀却已施展不開，鮮血接從他的七竅奔流出來，迅速變成了紫黑色。

巨網隨即散開，飄飛入彩霧中。

彩霧消散的時候已經是黎明，一聲鳥喧也沒有，棲止在黑虎寨中的飛鳥無一倖免，全都倒斃在地上，黑虎寨上下也一樣，變成了二十七個死人，橫屍寨內，一個個肌膚腫脹，七竅流血。

周圍的草木盡皆枯黃，整座山寨找不到絲毫生機，是什麽毒藥這樣厲害？

黑虎的面上驚懼之外還有疑惑，事實臨終那剎那他仍不知道到底是什麽回事。

×　×　×

三月十四，黃昏。

柳東湖飛騎奔馳在古道上，他沒有急事在身，所以飛騎只因為他喜歡刺激，快劍殺人，逆風飛馬，在他來說都是一種刺激，能够令他生出很大的快感。

殺人的機會在他來說不多，雖然很多人他都瞧着不舒服，却不能够隨便拔劍去殺掉，他到底是一個俠客，一直以來他殺人也都有一個原則。

有時他實在很想放棄原則，殺一個痛快，但想到十年辛苦掙扎得到的俠名，不由又將這種心情按下來。

平日惟一的刺激在他也就只有奔馬。

古道上沒有其他人，他不由自主將馬放盡，逆風刀一樣，他的眼睛也不由瞇成了一條縫，但即使他睜大眼睛，以他這種速度，看到那張巨網撒下來的時候，還是不免連人帶馬撞進去。

那張巨網從樹上撒下來，正好迎着柳東湖，也不知是什麽東西織就，散發着一種令人寒心的寒芒，其間還瀰漫着七色烟霧。

巨網落下來的時候烟霧七色分明，可是柳東湖一騎撞進來，烟霧便激盪，七色混合，出現了種種難得一見。瑰麗已極的色彩。

柳東湖的反應並不慢，立即從馬鞍上拔起來，劍同時出鞘。

他的劍用得也很快，混身上下剎那間閃起了一團劍芒，一個身子裹在劍芒中往外倒射。

巨網却已經收縮，他已經被罩在巨網內，劍芒射在網上，一些作用也沒有，隨着巨網的收縮迅速消散，千鋒變回一劍。

「什麽人！」柳東湖脫口暴喝，面色同時驟變，好像他這種高手，又怎會覺察不到彩霧中有毒。

沒有人回答，古道兩旁樹上樹下出現了二三十個黑衣人，一個個黑布幪面，只露出眼睛，雙手各抓着一支銅管子，管口都向着柳東湖。

他們都是逆風立在巨網前三丈的地方，瞬也不瞬的看着柳東湖。

急風很快將彩霧吹散，綠葉青草迎風逐漸的枯黃，柳東湖沒有看見，在他身上出現的變化已足以令他心驚胆戰，瞠目結舌。

七色烟霧混合在一起簡直就像是一張瑰麗多變的怪網，黏上衣衫肌膚竟然風吹不去。便要將滲進去的烟霧迫出來。

巨網繼續收緊，但隨即被他的內力迫開，烟霧化成的怪網一縷縷飛碎，已滲進他體內的眼看着也一縷縷從他肌膚的毛孔內被他以內力迫出來。

他面上却一絲笑容也沒有，眼瞳中反而露出了苦痛的神色。

與他的眞氣遊竄同時，他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刺痛，那種刺痛來自他全身上下，他全身的皮膚彷彿都要裂開來。

然後他倏的發覺這並不是一種感覺，他的皮膚的確已經開始迸裂，就像久旱龜裂的土地，蛛網般裂開，一縷縷鮮血接從其中冒出來。

那剎那他心中的恐懼已不是任何言語

文字所能够形容，也幸好他不能够看見自己的臉龐。

他不由自主放聲大叫，也就在他接近瘋狂的叫聲中他的眼珠「波」的迸裂。

在他的眼前出現了前所未有瑰麗已極的血紅色，這也是他最後的感覺。

那些幪面黑衣人看着他倒下，突然一齊發出了一聲歡呼，其中却還有一聲歎息。那一聲歎息似乎不屬於他們，聽入耳的幾個幪面人立即回頭。

他們看到了一個不屬於他們的人，那個人很年輕，一身灰衣　一隻猴子也似攀附在不遠處的一株高樹上。

他本來藏得很好　只看那些黑衣人到底在幹什麽，看見那張毒網的威力，却不由驚歎出來，也爲了要看清楚，早就不知不覺間離開了本來藏身的地方。

其他幪面黑衣人相繼亦往那邊望去，第一個反應是怔了怔　其中一個隨即壓底嗓子道：「是龍山。」

「牧場的龍山？」旁邊另一個黑衣人語聲陡沉。「不能讓他走！」接一揮手。

兩旁樹上樹下的黑衣人立即向那邊撲去。龍山這時候亦知道行藏暴露，處境危險，輕嘯一聲，身子離開了那株高樹，猿猴般撲向旁邊的另一株高樹。

那些黑衣人顯然受過訓練，並不着急，弧形散開，兩個一組的向龍山逃走的方向包圍過去。

竹哨聲同時在他們當中響起來。

龍山一聽這竹哨聲便知道那些黑衣人在附近還有人接應，橫越十來株高樹，隨即竄上了樹梢，以最快的動作放出了一隻信鴿，然後向另一個方向掠去。

他的輕功非常好，但在這種環境下能够迅速往前移動主要還是他模仿猴子的那種動作，即使雙脚踏空，雙手也能够迅速抓住樹木的枝幹。

竹哨聲四面八方响起來，他越前了數十丈，竟然還是在那些黑衣人的包圍中。

——是什麽組織這麽龐大？之前怎麽一直都沒有人發現？

動念間，在他前面的樹梢上已冒出了兩個黑衣人，一個左手執銅管，右手握長刀，另一個雙手執刀，只等他接近。

他不敢接近，對於那種銅管他有一種強烈的恐懼，也就在他這稍爲遲疑之際，在他的後面，又冒出了三個黑衣人。

他回頭一看，反而向前掠去，那是因爲他逆風而前，擋在他前面的黑衣人若是施放銅管中的毒氣，不難禍及在他後面追來的同黨。

那個黑衣人果然沒有施用銅管，右手長刀扎至，另一個雙刀飛舞亦襲向要害。

龍山右手已多了一柄軟劍，迎風抖得筆直，接三刀，借力使力，從那兩個黑衣人頭上翻過，再往前掠去，他劍用得很刁鑽，身形也是，武功顯然在那兩個黑衣人之上，因爲逃命，潛力都發揮出來，更見矯活。

那兩個黑衣人轉身急追，在龍山的前面隨即又冒出了兩個，一個突然從一叢枝葉冒出來，可惜龍山早已發現了枝葉中閃亮的刀光。

他的刀尚未扎到，龍山的劍已削進了他的咽喉，隨又連人帶劍撞進了另一個黑衣人的懷抱。

那個黑衣人慘叫中往下倒，龍山却以他的身子借力往上拔，翻騰着落向另一叢枝葉。

一落又起，就是他自己也奇怪身手竟然這樣的敏捷，他也不太怕死，也有足够的信心多找幾個黑衣人同赴幽冥。

可是他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却是必須將看到的送回去，讓大家知道有這種毒藥暗器，小心防範。

好像柳東湖那樣死亡的江湖人他已是第三次看見，也因而追查到這裏，現在總算知道是怎麽回事。

他並不全認識死去的那些人，就是柳東湖，他也只是見過面，知道有這個人，並無任何交情，所以追查下去，只因爲他是天武牧場的弟子。

×　×　×

天武牧場養馬萬千，弟子千百，非獨懂得馴馬趕馬養馬，還有一身武功。

牧場已存在百年，第一代的主人樓步雲義薄雲天，管盡天下不平事，天下武林均推他爲首，他雖然拒絕組什麽武林盟，做什麽武林盟主，武林中人亦逐漸將天武牧場當做武林聖地，有什麽解決不來的事，都會考慮到天武牧場找場主主持公道。

武林中的青少年也以投入牧場，以做天武牧場的弟子爲榮。

牧場傳了三代，到了這一代，弟子最多，場主樓天豪的武功據說也是在前兩代之上。

牧場的作風也沒有變，管盡天下不平事。

好像這種毒藥暗器的出現，龍山這個天武牧場的弟　又怎能袖手旁觀。

×　×　×

夜漸深，百家集的燈火已寥落，以百家爲名的[illegible]多，這個地方倒是名副其實。

天武牧場與這個地方並無關係，龍山所以逃進來，也只是因爲這個地方隣近大城鎮，絕不相信那些黑衣人敢在這個地方公然採取什麼行動，而那些黑衣人若是見得光，也不會以黑布將面龐幪上。

再說這個地方雖然不大，以他的經驗，已足够走動，應付那些黑衣人的搜獵，等到了天亮，在附近的天武牧場的弟子在接得飛鴿傳書後，也應該趕到來了。

他絕無疑問是一個很有頭腦的人，在正常的情況下，事情也應該是那樣，只是那些黑衣人顯然都有些不正常，正如他們所用的毒藥暗器一樣。

他們的行動也所以大出龍山的意料，而且與他們所用的毒藥暗器同樣惡毒。

龍山若是知道會引起這種惡果，一定不會走進來，現在他却是後悔也來不及的了。

他現在正在集中唯一的小酒家內，要了酒，沒有喝，却已吃光了佐酒的兩碟東西。

在進來之前，他已經看得清楚周圍的形勢，所選擇的座頭是整間小酒家最有利的地方，可以應付任何突來的襲擊，甚至有六條生路。

所以他雖然看見彩烟由門窗飄進來，一些也不慌，感到意外的只是那些人竟然

敢公然走進百家集施放毒氣。

難道他們就不怕百家集的人將秘密洩漏出去？

毒烟封住了五條生路，龍山立即閉住呼吸，走第六條生路，雙手往桌子一按，整個身子往上飛起來，撞碎瓦面，穿了出去。

這等簡陋的屋子，要將瓦面撞碎，在他來說當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事實亦一撞即碎，與之同時，他看見小酒家那個唯一的小二也是掌櫃老闆已爛泥般倒在門邊。

天武牧場的弟子雖然都是俠義爲懷，可是他現在自救也都不及。

到他撞破瓦面穿了出去，立即明白那些黑衣人要做的到底是怎樣一件事，他整個身子也立時就像墮進冰窖中。

在瓦面上他看得很清楚，整個百家集都彩霧迷漫，那些黑衣人沒有進來搜索，却竟然索性順風施放毒烟，實行將整個百家集的人都毒殺。

沒有比這更徹底的辦法了。

龍山穿破瓦面，身形橫竄，越過屋脊，隨即便往下一伏，他的動作與他的預算並無出入，軟劍同時在手，即使有人在瓦面上等着，要將他擊中也不易。

那一伏之後還有連串的動作，可是那剎那，他彷彿已變成一個沒有生命的木偶，石像。

彩霧迅速將他裹起來，那其實是被他衝散之後再聚合。

他知道這種彩霧的厲害，只是他的思想那剎那已接近空白。

那只是剎那，他突然站起身子，發狂的大叫：「我在這裏，在這裏！」

沒有反應，周圍一片死寂，有如鬼域，他再叫，狂叫着躍下，衝出青石板的長街。

長街上倒着十數具屍體，男女老幼，甚至有一個是手抱的嬰兒。

他們的面上都充滿了歡樂的表情，彷彿看到了什麽可愛的東西，龍山看見這種笑容，心都要碎裂了，他繼續往前衝，脚步已變得較弱而踉蹌。

「你們這些沒有人性的畜牲，都給我滾出來！」他瘋狂吼叫，語聲由激昂而嘶啞。

沒有人回答，這個百家集已變成一個死域。

龍山聲嘶力竭，終於倒下，在他倒下之前，一雙眼珠子已經在悲憤中爆裂。

彩烟奇毒無比，銷魂蝕骨，對於普通人却顯然並無太大的影響，反而帶給他們美麗可愛的幻像，讓他們在興奮喜悅中死亡。他們也根本不知道彩烟有毒，不知道自己將會毒發身亡。

倒是那些練家子，發覺中毒要運功迫出來的人，有的只是驚懼的感覺，而內功越好，死得便越慘厲，令人不忍目睹。

像黑虎，像龍山，在他們死亡之時，面上那裏還有絲毫的歡樂，這種死亡比他們的感受驚懼之外就只是痛苦。

×　×　×

靜夜中龍山的呼叫聲傳出老遠，在集外山坡上順風施放毒烟的黑衣人聽着亦不禁毛骨悚然。

高坐在石上的那個黑袍人却似乎一些反應也沒有，他也是惟一穿黑袍的。

他的眼閉着，一直到龍山的聲音斷絕才張開來，異常的明亮，然後他站起身子，在石上，更顯得高大。

他的頭上罩着一個黑布袋，亦是只露出眼睛，目光射向百家集，一射之後彷彿便已看清楚百家集變成怎樣子。

「龍山不是一個這麽笨的人。」他搖頭，語聲竟然是那麽温柔。

旁邊一個黑衣人接道：「他應該看出這種毒烟的威力。」

「你以爲好像他這種天武牧場的弟子會爲了自己的生死，不惜連累這許多無辜的人。」黑衣人乾笑了一聲，那種笑聲令人不寒而慄，與他的語聲彷彿出自兩個人的口中。

那個黑衣人不敢作聲，黑袍人一頓接道：「天亮之後我便可知道威力大到那一個程度。」

另一個黑衣人不覺插口道：「就是爲了……」

黑袍人截道：「要知道威力，什麽時候不可以，只是在目前，不宜太多人知道。」語聲猛一沉。「我不希望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這是怪責那些黑衣人在暗算柳東湖之前沒有弄清楚周圍的情形，竟然讓龍山一旁偷窺。

那些黑衣人又靜下來，一個個垂着頭對那個黑袍人顯然都非常畏懼。

「半個時辰之內毒烟必散，一個時辰之後進入可以確保安全，你們在一個時辰之後進入百家集逐戶查看。」黑袍人接吩咐。「我要清楚知道毒烟在這種情形之下施放能否達到預期的威力。」

對於毒烟的性質黑袍人顯然瞭如指掌，甚至已預測到毒烟在這種情形之下威力有多大，只等證實。

以他的能力，要將龍山從百家集迫出手來應該有很多種辦法，所以選擇施放毒烟，目的顯然在要證實自己的判斷。

百家集這許多人命對他來說竟有如草芥，無動於中，這個人的心腸如何惡毒，殘忍！

×　×　×

破曉。

百家集又淒迷在霧中，這種霧是乳白色，來自遠方的山林，沒有七彩的幻變，也沒有劇毒。

那些黑衣人在離開百家集之後便遠去，他們查看的結果，是百家集絕沒有生物再存在，已無須再施放毒氣或什麽。

也所以雖然破曉，既沒有鳥喧，亦沒有鷄啼，那都是生物。

朝霧與旭日的東昇同時逐漸消散，一騎快馬也就在這個時候從東面奔來，青驄馬，紫絲韁，鞍上的是一個錦衣青年。

錦衣絢爛，金冠束髮，青年却一些也不覺得俗氣，相反顯得非常瀟洒。

未入長街，青年遠遠已看見倒在長街上的屍體，不由催快了坐騎，疾奔進去。

那些屍體仍然是一面歡容，死人的表情當然是不會再有變化的，只是面色俱都已變成赤紅色，赤紅得有如噀血。

青年看着放緩了坐騎．奔前了約莫十

丈，終於勒住，「刷」地滾鞍下馬，將一具小孩子的屍體扶起來，劍眉隨即深鎖。

那個小孩子看來不到七歲，一臉純眞的笑容，青年將他放下，不禁搖頭。「到底爲了什麽？」

他歎息着走向另一具屍體，一陣笑聲也就在此際傳來，得意而怪異。

「兇手？」青年心念一轉，身形一動，掠向笑聲傳來的方向，脚尖着地無聲。轉過彎，他終於看見那個在笑的人。

那個人一身灰衣，裝束極隨便，年紀與他差不多，頭髮蓬鬆，鬍鬚疏落而參差，加上一雙兔子也似的大眼睛，令人有一種既可愛又滑稽的感覺。

這也是錦衣青年的第一個感覺，是好的。

跟着就是壞的了，那個灰衣青年笑容笑聲雖然都很可愛，但在做着的一件事在錦衣青年的眼中却一些也不可愛。

他正在抓着一個人的兩條脚，將那個人倒提起來直抖，那個人身上藏着的銀兩雜物全部給他抖出來，散落在地上。

那個人也就是龍山，肌膚已變成紫黑色，眼珠爆裂一身血污，死狀慘不忍睹。

錦衣青年認識龍山，却已辨不出那是龍山，毒發變形是一個原因，灰衣青年將屍體倒轉不住的抖動。

令他發覺那是同門的，是散落在地上的一個香囊，那個香囊形狀很特別，上面還綉着天武兩字。

只有天武牧場的弟子才會佩戴這種香囊。

灰衣青年再抖動幾下，將屍體往旁邊一丟，一雙手隨即落在地上的銀子上，將那些銀子都全拾起來，塞進懷中，一面大笑不絕。

他總算留意到那個香囊，左看右看，再打開來看看，只有一個銅牌，上刻「龍山」二字，他又看看，嘟喃道：「銅的——」隨手將銅牌丟向錦衣青年。

錦衣青年接過一看，面色驟變。「龍山？」他面色一變再變，一個箭步掠到龍山的屍體前。反覆再看，他目光回到灰衣青年面上的時候，已有如利劍一樣。

灰衣青年正走向另一具屍體，似乎突然感覺到錦衣青年目光的銳利，怔了怔，也好像這才發現錦衣青年的存在，回頭看了他一眼。

「你——」錦衣青年一個字出口，已被灰衣青年截住，灰衣青年搖頭道：「沒見過你這麽笨的人，這具屍體我已經找過了，那還有什麽値錢的東西剩下來？」

錦衣青年一怔道：「你知道這是什麽人？」

「什麽人還不是一樣？」

「他是天武牧場的弟子。」錦衣青年面寒如水，語聲沉重。

「管他天武地武，死人就是死人。」灰衣青年再走向第二具屍體，錦衣青年看在眼內，劍眉陡揚，暴喝：「站着！」

灰衣青年停步回身。「這兒這許多屍體，我先來，你後至，我也不與你計較，各自發財就是，你在大呼小叫什麽？」

錦衣青年接問道：「你知道我是什麽人？」

「管你也是天武牧場的弟子。」灰衣青年若無其事的。

「我正是。」錦衣青年語聲再沉。「天武牧場弟子秦玉驄。」

灰衣青年大笑道：「名字很動聽，我叫郭勝，交個朋友怎樣？」

秦玉驄冷笑道：「先說清楚。」

「什麽？」郭勝反問。

「人可是你殺的？」秦玉驄追問，聲色俱厲。

「誰殺的還不是一樣。」郭勝笑應着將脚下的一條屍體挑起來，雙手一探，便抓住屍體的雙脚，隨即頭下脚上，將屍體倒轉，一陣抖動，抖下了屍體懷中放着的各物。

這具屍體是百家集的一個農夫，懷中只有幾枚銅錢，郭勝只聽這銅錢聲响便已大搖其頭，目光一落，道：「這種人就是死上一千八百，對我也並無好處。」

秦玉驄一怔，道：「賊我是見得多了，好像你這樣殘忍的，却是絕無僅有。」

郭勝一面將屍體拋開，一面道：「這是觀點與角度。」

秦玉驄上下打量着郭勝。「看你也不像是這麽心狠手辣的人，就爲了這幾枚銅錢……」

「難道還有比這更簡單的辦法。」郭勝拾起那幾枚銅錢隨手拋動着。「反正這種錢他們到了地獄是用不着，不拿走未免太對不起自己。」

「你用的到底是什麽東西？」秦玉驄其實是問郭勝用什麽毒殺這些人。

郭勝却以爲秦玉驄問他在人間用什麽，疑惑的看了秦玉驄一眼，一面拋着銅錢一面大笑。「你原來是個傻瓜。」

秦玉驄又是一怔。「那也有很多種的。」他說的是毒藥。

郭勝却以爲說錢，大笑道：「當然了。」將銅錢往懷裏一塞，一面走向另一條屍體一面道：「這種是最沒有意思，起不了多大作用。」

秦玉驄聳然道：「還有更厲害的？」

郭勝一聲：「傻瓜——」抓起了那具屍體。

秦玉驄接一聲斷喝：「住手！」

郭勝才要抖那具屍體，給他喝住，看了他一眼，還是要抖，秦玉驄再喝一聲，身形急上，一掌切向郭勝的右臂。

郭勝的反應也不慢，偏身，轉身，揮手，那具屍體疾揚起來一頭撞向秦玉驄。

所有的動作一氣呵成，屍體從頭撞上，撞的是胸腹，秦玉驄急退，郭勝竟就將那具屍體當做武器使用，上下翻飛，連連撞向秦玉驄，有意無意面部總是正對着。

那具屍體也是百家集的人，本是一臉笑容，中毒之後，毒發死亡之前，也不知想起了什麽快樂的事情，生出了什麽美麗的幻覺，可是這下子給郭勝一抖再抖，一臉的笑容竟然被抖散，變得恐怖而猙獰。

秦玉驄一陣惡心的感覺，倒退丈外，郭勝冷不防屍體蕩回，打了一個照面，立時一個冷顫，一聲怪叫，將那具屍體疾拋了出去。

秦玉驄閃身避開，屍體從旁飛過，飛出了三丈，他隨即揉身上前。

郭勝嘟喃道：「今天也不知倒了什麽霉，遇上你這個瘋子。」

嘟喃間秦玉驄已攻出二十七掌，郭勝居然都接下，一聲：「果然有幾下子。」

「豈止幾下子！」秦玉驄反手一撩長衫，連脚也用上，三拳七掌十四脚，攻勢排山倒海般，最後一脚終於將郭勝踢了一個觔斗。

郭勝是以脚接下了這一脚，只是想不到秦玉驄的內力那麽雄厚，雖然接下了，還是不由一個觔斗跌出去，半空中他却已卸去大部份的力道，落下的時候，身形已平穩，才着地身形便起，却不是撲向秦玉驄，而是往外溜。

秦玉驄急喝：「是好漢別走！」

「好漢不吃眼前虧，不走的是孫子！」話說完，郭勝身形已經在十丈之外。

秦玉驄急追，身形在半空一具屍體便向他飛來，急忙偏身讓開。

第二具屍體緊接飛至，郭勝屍體出手，又抓住了另一具屍體，擲向秦玉驄。

連擲七具他已經將秦玉驄拋離十多二十丈，一溜烟也似逃進了一條小巷子。

秦玉驄的身形也很快，可是到他追到了巷子，郭勝已經不知所踪。

巷子很短，兩面都是天井的高牆，秦玉驄如飛掠過巷子，前面又是一道高牆，左右都有巷子，就是不見郭勝。他的身子隨即拔起來，掠上了最高的一道高牆，居高臨下，看得很清楚，還是看不見郭勝。

這個人別的不知怎樣，逃走的本領絕無疑問是屬於第一流。

× × ×

二十里外的一個竹林中，那些施放毒烟的黑衣人正聚在一起，以最簡單的說話向那個黑袍人報告百家集的情形。

黑袍人坐在一頂轎子內，聽得很仔細，手中一柄摺扇或開或合。

那些黑衣人報告的其實都是每戶人家的情形，包括人是否都死光，死狀如何，家畜又怎樣。

人除了龍山，死狀完全都是那樣，黑袍人聽罷沉默了好一會，道：「效果意料中的好，不用再作第二次試驗的了。」

衆人一聲歡呼，一個黑衣人接問：「那我們是否可以開始執行下一步計劃？」

黑袍人搖頭。「本來是可以開始的，只是有些麻煩，我們不能不預先解決。」

「還有什麽麻煩？」那黑衣人追問。

黑袍人道：「這幾次試驗毒藥的威力，我們雖然很小心，但還是引起別人的注意，正如那個龍山應該不是凑巧經過。」

另一個黑衣人道：「那是一直在追查我們？」

「也許在黑虎寨事發之後便已經開始。」黑袍人微喟。「龍山是天武牧場的人，不殺他，我們的秘密提前公開，雖然未必會有太大的影响，但總是麻煩，能够避免當然是最好。」

第一個黑衣人道：「現在不是已經解決了。」

「問題在除了他，還有人暗中監視我們。」黑袍人一頓才接下去。「那也未必是天武牧場的。」

「在那裏？」那個黑衣人接問。

其他黑衣人亦不由一陣騷動，黑袍人目光一閃，落在說話那個黑衣人的身上，突然搖頭道：「長江後浪推前浪，眞是沒話說，以前的人又那有這種胆量鎭定。」

那個黑衣人怔在那裏，其餘的黑衣人亦怔住，顯然都不明白到底是怎麽回事。

黑袍人目光更凌厲，接喝道：「拿下你頭上罩着的黑布袋。」

那個黑衣人左望右望，好像不知道黑袍人在說他，右望之後雙手却突然一翻，四支袖箭疾射向黑袍人的胸膛，相距這麽近，又來得這麽突然，眼看那個黑袍人是閃避不了，那知道那個黑袍人只是一拂袖，便將四支袖箭盡捲進袖中。這四支袖箭都是以機簧發射，在這種距離，勁穿金石，那個黑衣人算準了黑袍人一定會閃避，也算準了他一定會閃避不開，一柄刀同時出鞘，只道黑袍人負傷之下，突然之中一定會被他以刀制服，然後以之要脅離開。

事情的發展却大出他意料之外，他伎刀已撲出，那剎那身形不由一頓，兩支袖箭即從黑袍人袖中射出，左右打在他雙腕上，既勁且準，一穿而過！

他的刀立時脫手，隨即被那個黑袍人以袖捲起來，黑袍人探手將刀抓住，出刀如電閃，刀光閃處，黑衣人幪面的黑布蝴蝶般飛舞。露出來的是一張中年人的面龐，雙顴高聳，風骨稜稜，那些黑衣人一見兵器齊動，一個叫出來：「是張傑！」

張傑目光一轉。「你又是什麽人？」

那個黑衣人沒有回答，黑袍人即時問：「張傑又是什麽人？」

張傑目光霍地轉回來。「排教此地分舵的舵主，五絕青紅雙蛇的紅蛇。」

「青紅雙蛇——」黑袍人沉吟起來。

張傑冷笑道：「你不用裝模作樣，我絕對可以肯定，你是我一個很熟悉的人，所以才能够一眼將我認出來。」

黑袍人笑了，笑聲就像風吹竹葉，張傑聽着不禁由心寒出來。

「人就是這樣。」黑衣人笑着。「我以爲你會考慮到自己的武功，在江湖上的地位。」

張傑怔住，黑袍人笑接。「我目光的銳利相信沒有多少人能及，而過目不忘更是本領，你雖然以黑布幪着面，外露的眼神却給我完全陌生的感覺。」

張傑瞪大了眼睛，黑袍人又道：「你很聰明，任何人相信都不會懷疑一個敢胆走到自己面前發言的手下，可惜你不幸遇上我。」

張傑突然一聲怪叫，拔起身子，凌空鴛鴦，雙脚疾踢向黑袍人，他雖然快而突然，黑袍人身形更快，在他雙脚踢到之前已然凌空拔起來，天馬行空般突往前跨出，袖一揚，其餘兩支袖箭亦射了出去，却不是射向張傑，而是射向五丈外一株大樹一叢濃密的枝葉，破空聲急响，那份急勁竟有甚於發自機弩。

一條青色的人影即時從那叢枝葉竄出來，那一身青衣與青綠的那叢枝葉混在一起，不容易發現，黑袍人却非獨發現了，而且袖箭正射向要害，不由他不竄出來。

他的動作也相當敏捷，正好閃開了射向要害的兩支袖箭，手一探便抓住了旁邊的一條横枝，順勢蕩出去，也就在這時候，三點接近透明的寒芒疾射而至，都射進他體內，其中一點正中要害。

（未完‧一）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金劍令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如蘋帶着十五號回五雲門，白衣仙子向十五號出手試試他內力，一試之下，大感驚異，之後便叫田總管給十五號服下忘我丹的解藥，不久十五號便清醒了，說出自己是丁劍南，並道出自己身世，白衣仙子告訴丁劍南，自己就是他所要找的師叔了，丁劍南沒料到自己要找的師叔竟是方如蘋的師父，驚喜萬分……白衣仙子有個厲害的仇人，她要丁劍南、方如蘋兩人練好武功，以後好帮她報仇，她吩咐丁劍南，方如蘋先練好五雲劍法的二十五招，練了三天，白衣仙子要兩人所練劍法演練一遍，之後對他倆的精湛劍法表示滿意……

跟踪白衣數　巧遇天姥姥

白衣仙子臉上綻出笑容，點着頭道：

「妳也練得不錯，比劍南純熟得多了，但劍南只是初學乍練，妳從小就練，純熟也是應該的了，爲師沒想到你們練了洗髓經，內功精進會有如此快速，不出十年，在劍術造詣上，就可超過爲師了！」

方如蘋聽到師傅誇獎，心裏自然十分高興，但却惶恐的道：「弟子怎敢有此奢望？」

白衣仙子藹然道：「爲師說的是眞話，以妳目前的火候，已足可和十年前的爲師差不多了，你們機緣巧合，學得洗髓經，眞乃叨天之福，百年難遇，今後要好自爲之。」

丁劍南、方如蘋同時躬身應「是」。

白衣仙子從衣袖中取出一册薄薄的手抄本子，遞給了丁劍南，說道：「這是『五雲劍法』，你們已經學會了前面一十三招，還有十二招，都在這册子上面，還有師叔的細字註解，應該很詳細了，你們拿去互相切磋，練會了再還給師叔。就是前面的十三招，也要多看上幾遍，可以使你溫故知新，觸類旁通。這上面除了二十五招之外，還有最後一招，那是整套『五雲劍法』的精華。集而爲一，名稱叫做『數點梅花天地心』，只有這招劍法，有訣無圖，師叔參研了二十年，始終無法領悟其中訣要，不敢妄加註解，你們目前功力尚淺，自是無法練習，但四句口訣，務必把它背熟了，將來到了某種境界，很可能一旦豁然而悟，隨手使出，亦未可知，好了，你們去吧！」

丁劍南、方如蘋同聲應「是」，躬身退出。

回到香雪村賓舍，寒蕁迎着道：「丁少俠，二姑娘回來了。」

方如蘋道：「寒蕁，妳去關照厨下，從今天起，中午和晚餐，我都在這裏吃，不用再送到我那裏去了。」

寒蕁答應一聲，轉身退出。

丁劍南、方如蘋就在書房一張小圓桌邊坐下，取出「五雲劍法」，並肩閱讀。

這手抄本果然對每招每式，註解得十分詳盡，甚至每一招後面有幾個變化，某一變化，可以銜接某一招而另生變化，都說得很清楚。因此，名雖二十五招，可以演變爲一百二十五式。

這些繁複的變化，就是方如蘋練了十年劍法，都從未想到過。

方如蘋偏臉說道：「丁師兄，我看師傅對你，比對我們姐妹五人，還要愛護，這本册子，只怕連大師姐都沒見過呢！」

丁劍南也偏過臉去，笑道：「妳現在不是看到了嗎？」

他們爲了共同研閱劍法，坐得本已極近，兩人這一偏過臉來，幾乎面對着面，四目相投，口脂可聞，丁劍南一雙眼睛一霎不霎的看着她，再也不肯移開。

方如蘋低笑道：「我還不是叨了你的光……」

她忽然發覺他目光灼灼的望着自己，不覺臉上一紅，急忙低聲啐道：「你怎麼啦，老看着我幹麼？」

丁劍南道：「看妳有什麼不對，我要永遠永遠的看着妳。」

方如蘋嬌嗔的道：「少肉痲了，給人家瞧到了多不好意思？我們應該多研讀劍法才是！」

丁劍南道：「研讀了一回劍法，精神總該調劑調劑，只有看着妳，我精神才會獲得說不出的安慰和愉快。」

方如蘋心頭甜甜的，俛首說道：「眞的？」

丁劍南道：「自然是眞的了。」

方如蘋低低的道：「就是眞的，這些話也應該放在心裏才對！」

丁劍南道：「我放在心裏，妳怎麼會知道呢？」

方如蘋幽幽的道：「你不說，我也會知道的。」

×　　×　　×

兩人研練劍法，上午學一招，下午再學一招，晚餐之後再把新學會的兩招一併練習，從早至晚，除了用膳，就專心一志的練劍，十二招劍法，足足化了六天時間，才算練會。

方如蘋怕師傅說自己沒練純熟，從第七天起，就把整套劍法從頭到尾，一遍又一遍的複習了三天。

現在他們不僅對二十五招劍法都練熟了，甚至每一招的變化，也都心領神悟，爛熟於胸。

只有白衣仙子說的最後一招，第二十六招——「數點梅花天地心」這一招，除了四句口訣，並沒有圖解。

這一招連白衣仙子都無法說得上來，他們初學乍練，自然更無法摸索了，但白衣仙子要他們把口訣背熟，日後慢慢去揣摩，他們把四句口訣也都背熟了。

九天之後，丁劍南。方如蘋帶着劍譜，又去晉謁白衣仙子。

丁劍南首先呈上劍譜，恭敬的道：「啓禀師叔，弟子和二師姐已把後面十二招劍法都練會了，特來把劍譜呈繳妳老人家的。」

白衣仙子點點頭道：「很好，後面那四句口訣也都背熟了？」

丁劍南道：「背熟了。」

白衣仙子一擺手道：「你們坐下，師叔要交代你們幾句話。」

丁劍南方如蘋依言在下首椅上落坐。

白衣仙子叫道：「春雲。」

春雲趕忙應道：「婢子在。」

白衣仙子道：「妳去叫田總管陪同公孫先生上來。」

春雲答應一聲，轉身往外走出。不多一回，臭花娘田嬤嬤陪同一個頭盤小辮的瘦小個子老者走了進來。

白衣仙子坐着的人居然站了起來，說道：「公孫先生請坐。」

瘦小老者連連抱拳道：「不敢，仙子見召，必有見教。」

他老實不客氣在仙子左首一把椅子坐了下來。

白衣仙子說道：「田嬤嬤，妳也坐下來。」

田嬤嬤躬着身應了一聲「是」，坐到公孫先生下首。

白衣仙子抬頭朝丁劍南，方如蘋道：「劍南、如蘋你們快去見過公孫先生。」

丁劍南、方如蘋依言朝公孫先生拱手作揖，同聲道：「在下丁劍南、方如蘋見過公孫先生。」

公孫先生站起身連連抱拳，口中說道：「不敢。」

白衣仙子道：「公孫先生不用和他們客氣，這是我師侄丁劍南，這是我門下二丫頭方如蘋。」

公孫先生點頭道：「原來是丁少俠，二姑娘。」

白衣仙子道：「最近我要派他們下山去辦一件事，最好不要以眞面目在江湖行走，因此要麻煩公孫先生，替他們改變一下。」

丁劍南心中暗道：「敢情這位公孫先生是易容的好手了。」

公孫先生笑道：「小事情，小事情，只不知仙子要他們改扮怎麼樣的人？」

白衣仙子道：「我要他們以師兄弟相稱，年紀不用太大，二十三、四歲就差不多了，但相貌可得英俊一點，另外還要給他們準備兩張不同的面具，還要先生費神傳他們變音之術，就可以了。」

公孫先生抱拳道：「仙子言重，老朽遵辦。」

回頭朝丁、方二人說道：「丁少俠、二姑娘請隨老朽下去，老朽立時給二位動手。」隨着話聲，已經站起身來。

丁劍南、方如蘋也跟着站起。

白衣仙子從袖中取出一冊手抄本子，朝丁劍南遞來，說道：「你們去把這套劍法練熟了，再來見我。」

丁劍南雙手接過，只見上面寫着「九宮劍法」四個正楷，當下收入懷中，就別過仙子，隨着公孫先生走下山坡。

田嬤嬤道：「丁少俠、二姑娘，恕老婆子不奉陪了。」

丁劍南忙道：「總管只管請便。」

公孫先生領着丁劍南、方如蘋穿行花林，一路往香雪村走去。

丁劍南問道：「公孫先生原來也住在香雪村麼？」

公孫先生笑道：「香雪村是這裏的貴賓村，老朽蒙仙子待若上賓，其實哈哈，濫竽充數，乃能當得上貴賓？」

丁劍南不知公孫先生的來歷，但師叔把他奉若上賓，必然是大有來歷的人，這就說道：「公孫先生太客氣了。」

三人走了一段路，來至一幢精緻的樓宇前面。公孫先生抬抬手道：「丁少俠、二姑娘請。」

這幢樓宇，和丁劍南住的形式相同，公孫先生把兩人一直延至右首一間起居室落坐。

所不同的，丁劍南住的一幢，是一間書房，他這裏却是佈置古雅的起居室。

公孫先生道：「二位請稍坐。」

一名青衣使女沏了三盞茶送上。

他匆匆上樓，一回工夫，捧一隻朱漆小木箱走下，放到桌上，然後朝丁劍南招手道：「丁少俠，你坐下來。」

丁劍南依言在桌子旁一張圓杌坐下。

公孫先生問道：「二位誰扮師兄？」

方如蘋道：「他本來就是我師兄啊，自然是他扮師兄了。」

公孫先生點點頭，一手打開小木箱的蓋子，從小抽屜中拿出一張比手掌還小，薄如蟬翼的面具，放在雙手掌心，一陣搓動，然後雙手掌心合攏，過了一回，才放開雙手，打量着丁劍南的臉型，用手輕輕拉着面具，那張小面具經他輕輕一拉，就漸拉漸長，也拉大了許多。

丁劍南心中暗想：「他雙手互搓，又把面具合在掌心，一定是把內力運到掌心，才把小面具化軟了。」

公孫先生一面拉，一面不時的打量着丁劍南的臉型，不多一回，已把面具拉好，伸手拿起小木箱上面一格，箱肚裏面放着許多小瓶，他打開兩個瓶蓋，傾出少許淡紅和淡黃色的粉末，倒在一個小碟之中，又從木箱上格，取了一支小筆，用牙齒輕輕咬着筆尖，潤了些口水，就彎起一腿，把拉好的面具，綳在膝蓋上，隨手用指頭沾着小瓶中的白粉，再沾了些小碟中的淡紅色和淡黃色的粉末輕輕在面具上抹勻，再用小筆仔細的加强了面具上本來已有的眉目口鼻等處。

這樣足足化了一頓飯的工夫，才用口輕輕吹着，抬目道：「好了，丁小俠，你戴起來看看。」

說完，把面具從膝蓋上取下，遞給了丁劍南。

丁劍南雙手接過，戴到臉上，用手掌在臉頰四周輕輕熨貼了一回。

公孫先生已遞過一面小銅鏡，說道：「你自己看看，還滿意吧？」

丁劍南接過銅鏡一照，鏡中的自己果然變成另一個年約二十二、三歲的美少年，生得劍眉星目，鼻直嘴薄，臉色紅中透白，還隱隱透着晶瑩色澤，一點也看不出戴了面具，不覺說道：「公孫先生眞是神乎其技？」

「雕虫小技！」公孫先生笑了笑道：「但老朽做的面具，和江湖上一般面具稍有不同，一般面具，不能用熱水洗臉，因爲藥物一遇熱水，就會洗去，老朽用的白粉是羊脂白玉和珠粉配製，這淡紅的是瑪瑙粉，再加上膠質，做好了不但不怕熱水洗臉，戴在臉上，看來膚色白淨，還晶瑩有光，和年輕人的臉色一模一樣，就是笑起來也同樣有表情，就算內行人也保證他瞧不出來。」

口中說着，又伸手從小抽屜中取了一張面具，放在掌中搓了一回，合着手掌，一面又道：「丁少俠，你起來，讓二姑娘坐了。」

丁劍南依言站起，方如蘋隨即坐下。

公孫先生一面打量着他的臉型，一面拉着面具，然後綳上膝蓋上，伸手沾着白粉，和淡紅色粉末，在面具上塗抹，再用小筆描繪，用小剪刀修剪眉毛，修改嘴形，也忙了頓飯工夫，才把面具做好，一面用口輕輕吹着，一面說道：「好了，二姑娘妳戴上試試。」

方如蘋伸手接過，覆到臉上。

丁劍南朝她看去，她戴上面具，立時就變成了另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同樣劍眉星目，玉面朱唇，和自己就是不同。

方如蘋道：「丁師兄，銅鏡呢，快給我瞧瞧。」

丁劍南把小銅鏡遞給了她。

方如蘋接過銅鏡照着看了一陣，說道：「公孫先生，我這樣有二十歲嗎？」

公孫先生道：「大概是十八九歲，因爲姑娘身材較爲矮小年齡就不能太大。」

說話之間，又從另一個小抽屜中取出兩張面具分給了兩人，接着說道：「這是現成的，年紀比較大些，丁少俠的一張，是中年書生，臉色白淨之中稍帶一點蒼黃，大概四十左右，二姑娘這張，約莫三十出頭，臉色微黑，眉毛也較濃，這是普通的江湖人。這是備而不用的，同時，只要再覆上去就可以了。現在你們要學會適合身份的口音才好，譬如年輕人的口音，和中年人不同，同樣年輕人，每個人的口音也不相同，這叫做控制聲音，必須練習，才能改變。」

當下就把如何控制聲音，如何改變音調，不厭其煩的詳細講述了一遍，直等兩人完全領悟，才含笑道：「好了，二位專心練習，大概有三天時間，就差不多可以應用了。」

兩人起身告辭，一面取下面具，收入懷中，回到丁劍南的住處。

方如蘋問道：「丁師兄，師傅方才又給了你一冊劍譜，還要我們練劍嗎？」

丁劍南從懷中取出「九宮劍法」，道：「師叔給我的是一本『九宮劍法』。」

「九宮劍法？」方如蘋道：「我們練了『五雲劍法』，爲什麼還要練『九宮劍法』呢？」

丁劍南道：「師叔要我們練，一定有她的道理了。」

說着就翻開第一頁，只見書中夾着一張字條，寫着：「練九宮劍法之前，必須先練『九宮身法』和『九宮掌法』，等練熟之後，方可練劍，因『九宮劍法』之中，劍掌同施，右手發劍，左手必以掌法爲輔，限一月練成，務必純熟。」

下面雖然沒有具名，但一看就知道是白衣仙子寫的了。

方如蘋往下翻了翻，只有九式基本身法，基本掌法二十七式，劍法共有九九八十一招，不覺咋舌道：「師傅限我們一月練成，我們一個月練得成嗎？」

丁劍南道：「師叔限我們一個月練成，自然就算定我們一個月可以練成了。」

方如蘋道：「那就得加緊才好。」

× × ×

正好一個月，兩人果然已把一套「九宮劍法」練得滾瓜爛熟。

這是巳牌時光，春雲來至賓舍，見到丁劍南，方如蘋，躬身施禮，說道：「仙子請丁少俠、二姑娘上去。」

兩人隨着春雲，跨入白衣仙子的起居室，白衣仙子已經坐在椅上等候。

丁劍南、方如蘋走上前去，剛叫了聲「師叔」、「師傅」。

白衣仙子就擺了下手道：「你們『九宮劍法』是不是學會了？」

丁劍南把劍譜雙手呈上，說道：「弟子和二師妹已經練熟了。」

「很好。」白衣仙子道：「你們今天就可以下山了。」

丁劍南愕然道：「師叔可是有什麼事要弟子去做嗎？」

「唔！」白衣仙子道：「你們這次下山，非到萬不得已，不准使用五行門的武功和『五雲劍法』，師叔要你們練會『九宮劍法』，就是要你們以九宮門的弟子出現江湖，而且必須把本身的功力，儘量隱藏不露，當然武功也不能太低，有一般江湖上所謂高手的武功就够了，不可太突出，在你們兩人目前的功力來說，使出五成力道就差不多了。」

方如蘋在師傅面前從來也不敢發問的，但這回她隱約覺得師傅派自己兩人下山，必有重要任務，她自然要問問清楚才行，這就抬目問道：「師傅要弟子兩人到那裏去呢？」

白衣仙子道：「江南。」

她只說了兩個字，接着道：「九宮門的人，在江湖上已有很多年不曾露面，傳說已經沒有傳人，你們只要說師父是一個道人，不知姓名，也不要自己說是九宮門下，但你們使的是九宮門的劍法，江湖上人自然會說你們是九宮門的人了。」

她目光朝丁劍南投來，道：「你那把五行扇可留在師叔這裏，帶了這把扇子，大家一眼就可看出你是五行門的人了。」

丁劍南答應一聲，果然把身邊的烏木摺扇雙手呈上。

白衣仙子伸手接過，說道：「這是五行門的衣鉢，師叔代你暫時保管，等你下次回來，師叔自會還給你的。」

丁劍南唯唯應是。

白衣仙子又道：「你們既然易了容，自然也不能再用眞名，師叔巳經給你們想好了兩個名字，劍南叫丁南强，如蘋叫方仲平，你們記住了，不可忘記。」

兩又應了一聲「是」。

白衣仙子又道：「你們下山之後，只當作初涉江湖，遇上五雲門的任何人，都不可招呼，有什麼事要做，我自會派人涌知。」

丁劍南問道：「師叔是說目前沒有任務交代弟子兩人了？」

白衣仙子笑道：「我交代了你們，就會不自然，還是你們自己去碰上的好。」

方如蘋在師傅面前，是從來也不敢問的，師傅交代她怎麼做，她就怎麼做，但這回因師傅要他們自己去碰上，不覺抬頭問道：「我們一定可以碰得上嗎？」

白衣仙子道：「你們以九宮門的弟子

出現江湖，自然會碰得上，一切要聽其自然，所以爲師就不能有太多的交代，必要時自會派人通知，剛下山去，用不着馬上連絡，總之一切要順乎自然。」

接着伸手遞過兩個小得只有竹筷大小的玉瓶，分別交給兩人，說道：「這是忘我丹的解藥，也可解任何迷藥，每服一丸，瓶中一共有三顆，以備不時之需，不過這玉瓶務必貼身藏好，不可遺失了。」

兩人接過玉瓶，貼身藏好。

這時春雲已經捧着兩柄形式古樸的長劍欵步走上。

白衣仙子一指兩人，說道：「妳把劍交給他們。」

春雲把兩柄劍送到兩人面前。

白衣仙子說道：「你們把自己的長劍留下，這兩柄劍，是師叔收藏的劍中最好的兩柄，出自鑄劍名師婁師古之手，他倣照古代名劍鑄製的，雖非古劍，也有百年之久了，普涌刀劍一削立斷，你們此次下山，是以九宮門弟子身份行走江湖，師叔特地替你們在劍上鐫了九宮圖記，老江湖自可一眼看得出來，你們把它佩上，就可以下山去了。」

丁劍南、方如蘋解下自己的長劍，把劍佩上，恭敬的行了一個禮，才行退出。

走下山坡，方如蘋道：「丁師兄，我去收拾一下，你先回去，在香雪村賓舍等，我。」

丁劍南回到賓舍，收拾好簡單的包袱，過不一回，方如蘋也提着一個包袱，匆匆走來。

丁劍南問道：「我們可以走了嗎？」

方如蘋道：「慢點，我們該先商量商量再走。」

丁劍南道：「師叔要我們自己去碰，這一路上，自然全聽師妹的了。」

方如蘋嬌嗔道：「難道你沒主張？」

丁劍南道：「我初出江湖，不像師妹當過江南分壇壇主，江湖見聞，自然勝過我甚多，我不聽你的，還聽誰的呢？」

方如蘋道：「我想，我們此次下山，不能有一絲破綻，落在人家眼中，尤其是我們兩個人說的話，應該一致，第一、我們在什麼地方學的藝？」

丁劍南道：「九宮門下，自然就在九宮山學藝的了。」

方如蘋搖搖頭道：「不好，九宮門早已絕迹江湖，我們應該說在九眞山學的藝，因爲九眞山有許多道觀，也有不少茅篷，我們說九眞山，就沒有人能查得清我們底細？」

丁劍南道：「還有人查我們底細？」

方如蘋道：「聽師父的口氣，好像是要我們打入某一個江湖組織中去，如果是這樣，人家一定會詳細調查我們的出身來歷。」

接着道：「第二，就是我們的身世了，這個比較難，說錯了，人家一下就查得出來……」

剛說到這裏，只見春雲匆匆走入，說道：「丁少俠，仙子特命小婢送來一封密柬，交丁少俠親拆。」說完，雙手遞上一個密柬。

丁劍南伸手接過，春雲道：「小婢告退了。」轉身退出。

丁劍南拆開密柬，只見上面寫着：「丁南強，鳳凰橋人，父歿於黃安任所，表弟方仲平，幼隨舅氏長大。」下面還有四個小字：「閱後毁去。」

方如蘋湊着頭，和他一起觀看，笑道：「師傅她老人家也想到了，密柬上這身世，和我們說的在九眞山學武，極爲接近，因爲黃安離九眞山不太遠，好了，師傅要你看了之後毁去，你把字條毁去，我們可以走啦！」

丁劍南雙手一搓，密柬化成了紙屑，洒落一地，一面道：「現在，妳到底是我師妹呢？還是表妹呢？」

方如蘋輕盈一笑道：「隨便啊！」

丁劍南凝視着她，微微一笑道：「我說都不是。」

方如蘋臉上紅了紅，啐道：「我不要聽。」

丁劍南笑道：「妳非聽不可，因爲妳是我表弟。」

方如蘋道：「你好壞！」

丁劍南道：「好，我們說正經的，出了山 我們該到那裏去呢？」

方如蘋偏頭道：「你說呢？」

丁劍南道：「師叔只說江南兩個字，妳是江南分壇壇主，我們要到那裏去，那要聽妳的了。」

方如蘋想了想道：「聽師傅的口氣，好像事情就發生在江南，而且挑了我們江南分壇的人，又不是黃山萬松山莊的人，可見除了我們和萬松山莊之外，另有一股躲在暗處的勢力，他們挑了江南分壇之後，必然也會對萬松山莊下手，對了，我們就以遊歷爲名，先到黃山去，說不定會給我們碰上。」

丁劍南點頭道：「那就這樣決定。」

× × ×

這是旁晚時分，祁門昌江樓上，燈火通明，已經高朋滿座，食客們談笑風生，鬧烘烘的响成一片！

靠窗口一張桌上，對面坐着兩個藍衫少年，這兩人看去不過二十左右年紀，生得玉面朱唇，英俊而瀟洒，他們敢情已經點過酒菜，正在憑窗品茗。

這時從樓梯又登登的走上一個人來。這是一個頭盤小辮的瘦小老頭，身上却穿了一件寬大藍布大褂，弓着腰背，在樓梯口站停下來，目光骨碌一轉，落到了窗口兩個藍衫少年的身上，就顚着脚尖，朝窗口走了過去。

這人隻起路來，一顚一顚，模樣極怪，活像一隻大馬猴。

「嘻嘻！」小老頭聳着肩，走到兩人中間，堆着笑朝右首一個說道：「小兄弟，咱們又在酒樓上見面了，當眞巧極！」

隨着說話，就在兩人橫頭移開板櫈，一屁股坐了下來。

這兩個藍衫少年，不用說就是丁劍南和方如蘋了。

丁劍南一眼就認出這小老頭自己曾在揚州江淮第一樓上見過，他就是自稱老哥哥，叫自己小兄弟的人，只是自己現在易了容，就不能和他認識了。這就含笑道：「老丈大概認錯了人，在下和老丈並不相識。」

小老頭瞪着一對小眼，伸手摸摸頭皮

，哦了一聲笑道：「你不是小兄弟？老哥哥認錯人，嘻嘻，那沒關係，一朝生，兩朝熟，你現在不是認識老哥哥了嗎？」

方如蘋笑道：「我大哥𨗴老丈姓甚名誰都不知道，怎麽會認識你了？」

「不要緊，嘻嘻！」小老頭聳着肩笑道：「老哥哥叫什麽名字，連我自己都不記得了，你們只要知道我叫老哥哥就好了，孔夫子……咳、咳，二位小兄弟總知道孔老二吧，大家都叫他孔聖人，他說過兩句話，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聖人說的話，總不會錯了，所以除了父母妻兒，天底下的人，都可以兄弟相稱，二位小兄弟大概二十來歲吧？老哥哥今年不過六十零一點，咱們差得不算太多，所以小老兒做二位的老哥哥，不是正好嗎？」

堂倌走來問道：「老客官，你要吃些什麽？」

小老頭咄了一聲道：「小老兒花甲剛過了幾年，離老還遠得很呢，你稱我老客官，豈不把我叫老了？」

堂倌聽得一呆。

小老頭揮着手道：「二位小兄弟酒菜叫了沒有？哈哈，老哥哥難得在這裏遇上二位小兄弟，正好好好敘敘，唔，對了你去吩咐厨下，菜揀拿手的做來，酒要最好的，你們有沒有十五年陳的花雕？先來五斤，快去，快去！」

堂倌聽說兩位公子爺是他小兄弟，就沒再多問，唯唯連聲的退了下去。

丁劍南、方如蘋看他自作主張，當眞像是多年沒見的老哥哥，一時倒也不好否認。

小老頭等堂倌一退，就裂着嘴笑道：「兩位小兄弟難得到祁門來，今天這酒菜可由老哥哥作東，老哥哥一生別無所好，只是喜歡喝兩杯，孔老二雖然說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但四海之大，眞正要找兩個小兄弟，可也不大容易，老哥哥不記得孔老二那一個徒子徒孫曾說過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何況一天之中，得了兩個小兄弟，所以哈哈，你們不知道老哥哥今天有多高興？」

話聲一落，就尖着嗓子叫道：「喂，堂倌，菜可以慢點來，酒要快點送來。」

堂倌答應一聲道：「來了、來了。」果然隨着話聲，送來了一大壺酒。

小老頭一手接過酒壺，就替兩人面前斟滿了酒，接着又替自己斟了一杯，拿起酒杯，笑道：「來，兩位小兄弟，咱們先乾一杯，潤潤喉嚨。」

咕的一聲 把一杯酒倒進口去，咂咂嘴角，笑道：「這酒還不錯，沒有十五年陳，十二年倒是有的。」

丁劍南因菜還沒來，只是舉起酒杯，喝了一口，方如蘋却只略爲沾唇。

小老頭右手又舉壺給自己斟了一杯，左手拿起酒杯，又咕的一聲，喝了下去，右手要待再斟，忽然小眼睛一霎，望着兩人訝異的道：「兩位小兄弟怎的不喝，這酒不錯！」

又給自己斟了一杯，咕的喝了下去。

他右手斟酒，左手舉杯，好像配合得極爲自然，兩句話的工夫，已經連乾了五杯，才朝兩人笑笑說道：「兩位小兄弟是不是客氣？古人說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要喝一千杯，不喝得快如何來得及？」

又是咕的一聲，喝下了一杯。

丁劍南、方如蘋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只是聽他說話，看他喝酒。

堂倌已經陸續送上菜來。

小老頭把酒壺交到左手，右手拿起竹筷，指指菜餚說道：「來，來，菜要趁熱吃，兩位小兄弟不用客氣……」

話聲一落，右手筷子夾菜，左手舉杯，放下酒杯，再斟酒，右手再夾菜，左手再舉杯，再斟酒。

方才他滔滔的說個沒完，現在左右雙手夾菜，舉杯，斟酒，當眞是左右交替，一張嘴又吃菜、又喝酒，忙得再也沒有說話的時間。

喝酒還比較容易，你只要把酒杯往口裏一倒，一口嚥下去就好，所以喝酒可以像流水一樣；但吃菜，總得嚼上幾下吧？可是這位老哥哥吃菜和喝酒一樣，並不咀嚼，一筷菜送進嘴裏，就像囫圇吞棗般吞下去，根本沒看到他咀嚼一下。

一口菜，一口酒，輪流不息往口裏送去，一大壺酒，頃刻之間，就已喝得涓滴不剩。

小老頭又尖着喉嚨叫道：「喂，堂倌，添酒，再來五斤。」

他一直以主人自居，丁劍南、方如蘋只是作了他的陪客，每一盤菜只吃上一二筷，就已盤底翻天。

不過一回工夫，兩大壺酒足足十斤，都裝進了小老頭的肚裏，菜還在陸續上來，小老頭右手竹筷已經不動了，左手本來斟酒，喝酒，一貫作業，現在也停頓了，一雙小眼睛早已醉眼迷糊幾乎睜不開來。

口中還在口齒不清的說道：「這酒……不錯……你們……一點也不喝……都是老哥哥一……個人在喝……十……十斤酒……老哥哥……還不會……醉……但……一個人喝……總……是……不好意思……呃……」

他打了個酒呃，雙手朝桌上一靠，頭也低了下去，枕在手臂上，呼呼睡去。

不，他咀裏還在說着酒話：「你……怎麽會……不認識老哥哥的？老哥哥可記得清……楚，咱們……不是在……第一樓……見見過……」

丁劍南聽得不由一怔，暗道：「自己先前還以爲他只是個訛吃的人，隨口說說，他認識自己，這麽看來，他果然認出自己來，這就奇怪，自己臉上易了容，他怎麽認出來的呢？」

方如蘋道：「大哥，這位老哥哥已經醉了，你叫堂倌結帳吧！」

小老頭忽然迷迷糊糊的抬起頭來，睜了睜眼睛，但還是睜不開，大着舌頭說道：「誰……說我……醉了……老……老哥……哥就是……再來……十……斤也不……會醉……你……你們只管走……這……帳……自然……我會……」一顆頭又歪倒下去。

丁劍南朝堂倌招招手，結了酒帳，又取出一錠碎銀，作爲小費，吩咐堂倌待回等他酒醒一點，再扶他回去，堂倌唯唯應是。

兩人下了酒樓，回到橫街「招商老店」上房，店伙沏了兩壺茶送上。

方如蘋道：「我看這小老頭是專門在酒樓上訛吃的，我們認都不認識他，就老哥哥、小兄弟的，不是你跟我使眼色，我才不理他呢！」

丁劍南道：「我覺得他有些奇怪。」

方如蘋道：「這有什麼奇怪，江湖上這種人多得是。」

丁劍南道：「不，他說的沒錯，他方才明明已經認出我來了。」

方如蘋聽得怔了怔，問道：「你認得他？」

丁劍南點點頭，當下就把在揚州淮揚第一樓的事說了出來。

方如蘋道：「對了，難怪方才我聽他說什麼第一樓。只是你已經易了容，他怎麼認出來的呢？」

丁劍南道：「我也覺得奇怪……」

方如蘋道：「這不可能，公孫先生是當今第一把易容聖手，江湖上無人能出其右，經他易的容，就是神仙也看不出來，他如何會認得出來？」

正說之間，只聽樓下傳來一個沙啞的嗓子說道：「好……好了，小老兒……就……就住這……一間……」

接着另一個人道：「伙計，你快去開房門，這位老客官喝醉了。」

原來是酒樓掌倌扶着小老頭回來了，他就住在樓下西邊的廂房裏。

只聽小老頭咄道：「我……我老人家……怎……怎麼會醉……再來十斤……也……也醉……醉不倒我……」

店伙開了房門，兩人扶着他在牀上躺下。

小老頭又道：「方……方才我……那小兄弟……已經……賞了你……一兩二錢三分……銀子……你……來……沒白扶……了……」

丁劍南聽得又是一怔，自己方才賞給掌倌的一錠碎銀子確是一兩二錢多，他明明閉着眼睛伏在桌上打盹，如何知道的？

方如蘋低聲問道：「大哥，你方才賞給掌倌一錠碎銀是不是一兩二錢三分？」

丁劍南點點頭。

只聽小老頭又道：「這……這還會錯……我閉着眼睛……也……聽得出來。」

店伙道：「老客官別再說話了，你去睡吧！」隨手替他掩上了房門。

敢情小老頭也睡熟了，沒有聽到他作聲。

方如蘋抿抿咀笑道：「這老頭眞是怪人。」

丁劍南道：「我看定是一位遊戲風塵的奇人。」

方如蘋站起身道：「好啦，時間不早了，我要回房去了。」

丁劍南望着她好像要說什麼？

方如蘋趕緊避開他目光，迅快的閃出房去，隨手替他帶上了房門。

丁劍南也就脫下長衫，在床上坐下，做了一回工夫，心頭漸漸寧靜下來，就在此時，忽然聽到屋上似有異聲！

但再側耳靜聽，卻又聽不到什麼，心中方自奇怪，忽然又似有一片落葉從屋簷飛飄下來，落到自己窗前，接着又有一陣風把那片落葉吹起，回到屋簷之上，接着又被風吹過屋脊，到了後窗屋簷，又吹飛了下來落到後窗，翻翻滾滾的飄飛下去。

這異聲極爲輕微，聽去只像一片落葉，但丁劍南聽得出來，這輕微的異聲決不是落葉，卻又不像是人！

他悄悄下床，一下掠近後窗，輕手輕脚的打開窗戶，只見一片落葉剛從屋簷下飄飛而下，但剛落到自己面前，忽然斜斜飄起，朝下屋簷飛去。

丁劍南看得暗暗好笑，自己目前內功精進，屋外飛花落葉都清晰可聞，一片落葉，自己竟然疑神疑鬼的還要開窗來看。

正待關窗，瞥見那片飄飛下去的落葉，忽然又飛了回來，飄到窗前，自己方一注目，它又斜斜的朝天空飄飛。

這下把丁劍南看得暗暗奇怪，窗前一點風也沒有，這片樹葉，已經飄飛下去，怎麼又會倒飛回來，飛到自己窗口，卻又往下飛去。

原來剛才在屋上飛來飛去的異聲，就是這片樹葉在作怪！

心念轉動，人也跟着穿窗而出，那知那片落葉竟似活的一般，你出來了，它立即飄飛而起，往簷下落去。

丁劍南越看越覺得這片樹葉有點古怪，人也隨着飛下屋簷。

這是客店最後一進　飛落屋簷，已是街後冷落的菜田，他目光敏銳，看到那片樹葉就在前面五六丈遠的天空飄飛。

丁劍南心中暗想：「我倒不相信看你會飛到那裏去？」

當下就一提眞氣，身發如風，朝那片樹葉飛撲過去。

說也奇怪，那片樹葉本來只在空中飄舞，你飛身撲起，它立即朝前飛去。

丁劍南目前一身功力何等精純，但等你撲到，樹葉又飛了開去，依然相距有五六丈遠。丁劍南那肯就此放過，繼續提氣追去。

那片樹葉就像和他比賽脚程，你追上去，它就飄飛得快，就這樣，人在後面追，樹葉在前面飛，本來在空中飄飛的樹葉，如今一股勁的往前直飛。

丁劍南一路疾追，但任你提吸眞氣，施展輕功，居然還是沒追得上，那片樹葉，凌空飄飛，可望而不可即，這可眞把丁劍南看得大爲驚異。

不消一回工夫，前面已到了城垣，那片樹葉早已輕飄飄的往上飛起。丁劍南欲罷不能，足尖一點，穿上城牆，那片樹葉又緩悠悠的朝城外落去。

丁劍南凌空飛撲而下，樹葉還是在自己五六丈外，一路飛去，丁劍南不相信自己連一片樹葉都追不上，自然一路跟了下去。

這是東門，出城之後，是一條筆直的大路，樹葉就是沿着大路往東飛去，他也跟着施展輕功，提起十二成功力加速飛掠，這回當眞快得有如離弦之矢貼地飛射！

但你加快了，樹葉也隨着加快，不過始終沒有脫出丁劍南的視綫，也始終保持着五六丈距離。

大路右邊，漸漸出現了山嶺，那片樹葉現在忽然捨了大路，朝一座小山上飄飛而起。

丁劍南追上了幾十里路，自然要看個究竟，就隨着樹葉起落而飛，往小山縱掠

而上。

但登山可不像平地，樹葉是淩空飛上去的，不須一起一落的縱躍，人可不能夠一口氣飛上去，就是脚尖點動，也總要脚尖落到山石上，才能縱起，縱上一丈吧，就得再點一次足。

因此丁劍南才登上山腰，樹葉已經飛上山頂。看來這片樹葉到了山頂，該已是地頭了。

丁劍南從追蹤樹葉開始，就不相信樹葉會飛着和自己比賽脚程，只是一路奔來，始終沒有找出操縱樹葉的究竟會是什麼人？此人以一片樹葉把自己引到小山上來，究竟有何目的？

他心念閃電轉動，脚下可絲毫不慢，輕蹬巧縱，不過一回工夫便已接近山頂。

這座小山，並不十分高峻，但有濃密的樹林。

就在這時候，丁劍南聽到耳邊响起蚊子般極細的聲音說道：「嘻嘻，好了，好了，你現在可以從樹林繞到東首再上來，不過要蹲在樹林裏，老哥哥今晚只是要你認識三個人，可不是要你露面的。」

話聲雖然極輕極細，但丁劍南聽出來了，因爲這人自稱「老哥哥」，那不是酒樓上遇到的小老頭，還會是誰？他不是喝醉了酒，還是酒樓伙計把他扶回去的？

丁劍南簡直聽得啼笑皆非，你要我到這裏來，又何用這般戲要於我？但他還是依着小老頭的話，穿入樹林，繞到東首，再輕輕翻上山頂。

山頂地方不大，不過是數畝方圓的一塊平地，有幾方豎立的大石。

西首一方比人還高的大石下面，盤膝坐着一個白髮垂地，一身玄衣的瘦小怪人，看不清是男是女，坐在那裏，就像是一尊石像。

這人面前站着一個瘦小老頭，弓背彎腰，活像一隻大馬猴，那正是自稱「老哥哥」的瘦小老頭，他左手拿着一個小圓球似的東西，右手不住的上下轉着圈，好像小孩放完風箏，正在收綫一般，但聽地上响着沙沙細聲！

丁劍南注目看去，原來他果然在收綫，手中拿的是一個綫團，沙沙之聲，正是自己方才一路追蹤的那片樹葉，縳在一支極細的綫上，他綫越收越短，把樹葉拖了過去，發出來的聲音。

丁劍南看得氣爲之結，方才他就是把一片樹葉像放風箏一般，一路拉着跑，綫越放越長，難怪自己沒看到他。

但話可要說回來，樹葉究竟不是風箏，不會趁風飛得起來的，他要把樹葉當風箏放，而且又不讓自己看到他的人影，黑夜之中，至少也要十數丈距離，而且還要把內力貫注到十數丈長的細綫上，這片樹葉才能一路懸空飛着，保持不墮，這份功力，豈不駭人之極？

就在他思忖之際，坐在大石下面的白髮怪人開了口：「尹老頭，你來作甚？還帶一個小娃兒來。」

這一開口，丁劍南聽出來了，這白髮怪人原來還是女的！

這時瘦小老頭已把一團綫收好，塞入懷中，連忙躬着身子，抱抱拳，陪笑道：「回天姥的話，小老兒知道妳姥姥在這裏，特地給妳老報信來的，嘻嘻，至於這位小兄弟，他……是小老兒的小兄弟，他和天姥門下三位令高徒也是素識，沒見過天姥，所以小老兒特地帶他來見見天姥，不過他不用過來了，是小老兒要他躲在樹林裏的，只要他見到天姥就好，俗禮可以免了……」

丁劍南暗道：「這白髮婆婆叫做天姥，自己幾時認識她三個徒弟了？」

「唔！」白髮婆婆口中唔了一聲道：「老身一向不喜俗禮。」

「小老兒知道。」瘦小老頭聳着肩道：「今晚時間有限，小老兒是有很重要的消息來奉告天姥的……」

白髮婆婆道：「你說。」

瘦小老頭沒有作聲，只是聳肩弓腰的站着。

白髮婆婆也沒有作聲，枯坐如故。

丁劍南等了半晌，看兩人都沒有作聲，心中暗暗奇怪，但繼而一想，不覺恍然大悟，瘦小老頭曾說特地給她報信來的，那麼敢情這時正以「傳音入密」和天姥說話了。

這樣足足過了頓飯工夫，才聽白髮婆婆沉哼一聲道：「尹老頭，老身還是給你說服了。」

「多謝天姥。」瘦小老頭連連拱手道：「那眞是多謝天姥了。」一面探手入懷，不知取出一件什麼東西，遞了過去，說道：「這個就請姥姥收了。」

白髮婆婆道：「怎麼？你以爲老身還會入迷？」

「不！不！」瘦小老頭陪着笑道：「小老兒不是這個意思，妳姥姥功參造化，那會……嘻嘻，這是昔年百草老兒煉製的……普天之下也找不到幾顆，這叫備而不用，嘻嘻！」

白髮婆婆哼道：「說來說去，還不是這個意思，好吧，老身就收下了。」

瘦小老頭連連拱手道：「那就一切拜託……」

白髮婆婆道：「你還約了什麼人？」

小老頭雙手一攤，聳一聳肩，道：「除了妳老，小老兒還能約誰？啊，他們來了……」

白髮婆婆道：「不過剛到山脚。」

這話聽得丁劍南大吃一驚，人還在山脚，他們就已聽到了。

瘦小老頭雙肩一聳，道：「小老兒可得躲起來。」

說完，人影一幌，已經到了丁劍南身邊，說道：「快進去一些，別讓人家看到了。」

丁劍南依言又退後了一丈光景。

瘦小老頭蹲着身子，在樹根上坐下，低聲道：「排排坐，吃果果，你也坐下來，這兩個人你得看看清楚。」

丁劍南跟着坐下。

就在這一瞬間，小山頂山微風颯然，登時多了兩個人！

那是兩個頭包絲絹，身穿青衫的少年，看去不過二十來歲，生得眉目清俊，韶秀斯文，腰間各佩一支尺八洞簫，敢情還諳音律！

不，只要看他們掠上山頂的身法，武功顯然不弱、那麼他們身邊佩帶的洞簫，

豈不和自己從前手持摺扇一樣，（他五行扇巳交師叔保管）乃是隨身的兵刄了。

兩人現身之後，立即神色恭敬，老遠就朝大石下坐着的白髮婆婆躬下身去，口中同聲說道：「晚輩白衣教下薛慕蘭，卓雲和奉家師之命，特來拜見天姥。」

丁劍南心中暗哦一聲：「這兩人原來還是女的，白衣教門下，白衣教大概也是江湖上的一個門派了。」

白髮婆婆沉聲道：「不用多禮，老身是踐二十年前舊約來的，妳們師父怎麽沒來？」

左首一個叫薛慕蘭的躬身答道：「家師因事不克親自趕來，特命晚輩專程給老前輩送書來的。」

白髮婆婆嘿然說道：「妳們師父的信呢？」

薛慕蘭早巳取出一封書信，拿在手中，聞言慌忙雙手遞上。

白髮婆婆不待她走近，喝了聲：「拿來。」

拿在薛慕蘭手中的書信忽然脫手飛出，朝白髮婆婆面前飛了過去。白髮婆婆一手接過，撕開封口，抽出一張信箋，只看了一眼，就嘿嘿笑道：「妳們師父倒也有自知之明，內力修爲還不及老身，那還想勝得老身嗎？邀老身前去作甚？」

丁劍南心中暗忖道：「她方才和瘦小老頭以『傳音入密』談的話，可能和此有關。」

薛慕蘭躬身道：「家老奉邀老前輩，是因老前輩功參造化，在武林中不作第二人想，因此……」

天底下沒有人不愛聽奉承話的，她這兩句「功參造化，在武林中不作第二人想」，雖然出她之口，但却是她師父說的。

白髮婆婆嘿嘿笑說道：「妳師父把老身說得太高了，天下武林，人上有人，天外有天，這不作第二人想，老身可担當不起。」

口中雖說担當不起，其實乃深喜之。天姥是武林黑白兩道所公認的怪老太婆，平日幾曾服過人來？

「哦！」白髮婆婆忽然哦了一聲，目光一注，問道：「妳方才話好像沒有說完，怎麽不說下去了？」

薛慕蘭道：「家師是因……」她又停住了，沒往下說。

白髮婆婆道：「妳師父是因什麽，妳只管說出來，說錯了，老身也不會怪妳們的。」

右邊一個叫卓雲和的道：「家師奉邀老前輩蒞臨迷仙岩，是因家師二十年來，修習……玄功，想和老前輩互相切磋……家師曾說：除了妳老前輩，天下再無切磋之人，所以要晚輩二人携家師手書前來奉邀，亟盼老前輩能够俯允所請……」

白髮老婆婆雙目乍睜，一陣嘿嘿怪笑，點頭道：「好、好，妳們師父摸透了老身脾氣，她自己不來，却要妳們兩個女娃兒來邀我，這也正投老身所好，妳們先回去，給我覆上教主，老身答應了。」

薛慕蘭躬身道：「多謝老前輩，只不知老前輩何時駕蒞……」

白髮婆婆道：「老身一月內準到。」

薛慕蘭、卓雲和同時躬身道：「晚輩那就告退了。」

兩人轉過身，雙足頓處，兩道人影一齊往山下投去。

丁劍南正待轉身問問瘦小老頭，白衣教是什麽一個組合，那知轉過頭去，方才還和自己一起蹲坐樹根上的瘦小老頭，不知何時，已經走得沒了影子，心中方自一怔，再回頭之際，連坐在大石下的白髮婆婆也忽然不見。

松風如濤，夜氣正濃，山頂上好像根本就只有自己一個人！

丁劍南站起身，步出松林，也立即長身縱起，往山下飛掠而下，現在只有他一個人縱掠，展開輕功，自然奔得極快，一回工夫，已經趕到城垣，瞥見兩條人影，宛如一雙燕子，堪堪躍登城牆。

這兩條人影，正是剛才從山頂上下來的白衣教門下兩個女弟子。

要知丁劍南練成洗髓經神功，一身功力，已臻上乘，他這一路提氣疾掠，快逾奔馬，這兩個白衣教門下，雖然比他先下山一步，但還是給丁劍南追上了。

丁劍南因對方是兩個女子，不好跟她們身後，因此躍上城垣，等她們行出一箭之遙才，飄身落地。

他是趕回客店去的，那知前面兩人走的路徑，竟然和他相同。你縱然故意落後一步，却像是有意跟踪她們一般，差幸前面兩個人只顧一路疾行，並未注意。

不多一回，已經奔近客店，前面兩人雙雙長身掠起，縱身上屋，一閃而沒。

丁劍南跟在她們後面，心中暗道：「原來她們和自己同住這家招商客店裏。」

他只好在遠處停下步來，等了一回，計算她們已經回入房中，然後悄然掠起，掩近後窻，輕輕的穿窻而入，又輕輕的關上窻戶，脫下長衫，回到床上。

一宵過去，第二天早晨，丁劍南剛盥洗完畢，方如蘋就走了進來。丁劍南立即過去掩上了房門。

方如蘋粉臉一熱，嗔道：「你這做什麽？」

丁劍南豎起一根手指頭，噓了一聲，低聲道：「妳快過來，我有話跟妳說。」

方如蘋羞紅了臉道：「大白天，你……你……」

丁劍南細細聲，說道：「妳想到那裏去了？」

一面伸手拉着她柔荑，走近床前，才附着她耳朶說道：「昨晚我去追踪一片樹葉……」

這句話果然引起了方如蘋的興趣，偏頭道：「你去追踪一片樹葉？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丁劍南悄聲道：「她坐下來聽我說，昨晚我遇上的事，可能和師叔要我們下山有關。」

方如蘋啊了一聲，果然依言在床沿上坐下，丁劍南和她並肩坐下，就把昨晚自己如何追踪樹葉說起，一直說到白衣教兩個女子也住在這家客店之中，詳細說了一遍。

方如蘋道：「那瘦小老頭要你認清楚她們，他怎麽會知道我們此行是做什麽來的？」

（未完・十三）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無敵劍

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稼陷入謝家堡的八卦陣內，九玄門白衣少女和金陵神君秦子祺正想施救，忽然來了天元老人將他救回天元洞，天元老人是應少林寺智通長老之請把他救出來，並答應傳授一招萬宗歸元絕學，由天元老人的師父鳳生親自傳授，萬宗歸元比十全秘笈和九玄門武功更勝一籌，是冠蓋當今武林的絕學，鳳生準備帶劉稼下山找尋少林寺經智達長老手中失去的鎭山瑰寶——金匱眞經，約好明日下山，劉稼在山上因追逐一隻野狼誤入一座山洞，洞內有一老人，聽他說武功蓋世，可惜被困在洞裏，無法逃脫，劉稼試圖出洞被旋風捲回，二人只好困在洞裏……

妙傳迷踪步　趁機緣出洞

劉稼自覺左頰之上，熱辣辣的一陣疼痛，這一掌摑着端是不輕，要不是老叟眞元猶未恢復，這一掌就算不死也得重傷，饒這老叟眞元未復，掌力差了許多，可是這一掌摑得也是不輕，劉稼咬着牙關迎受，祇見他嘴角邊流出血來，左頰之上頓時腫了起來。

劉稼雖是口流鮮血，猶自跪地不起，雙手朝這老叟作了一恭，說道：「休說老前輩掌摑我這一掌，就是取了我這條性命，稼兒倘若皺一皺眉頭，也算不了什麼好漢。」

老叟甚感驚愕，暗忖：「我被困這無名洞中七十餘載，自知性情大變，像這等個性倔强，知恩報德的少年，就算過去自己在江湖上行走之時也未曾見過。」老叟饒他暴戾成性，也不由軟下心腸，不忍再揮雙手，可是臉上却是怒容未歛，叱道：「你休以爲這樣可使我心軟，要不是我眞元未復，管敎你立斃我的掌下。」

劉稼早已打定主意，儘管老叟責罵，依舊恭拜，唯唯應是，倒將老叟眞的拜得心軟了下來。

老叟也不再說，鼻中「哼」了一聲，扭轉身子就朝自己所坐洞壁那裏走了過去，對他來一個不理不睬。

劉稼既見老叟不再責罵，也就站起身來，可是自覺肚中甚覺飢餓，於是就在洞窿壁上採下了幾顆青草塞在嘴裏，頓覺有一股清涼之氣，直貫丹田，胃中飢意頓失，當下就走到自己所坐之處，盤坐凝神練氣。

洞窿頂上日光漸歛，這夜恰巧是初一，天空之中黝黑一片，劉稼乍覺有一股其寒無比的冷風分從洞口及洞頂吹了進來。

劉稼不知這股冷風怎的會得突然而來，而且這股冷風，越來越寒，雖則自己竭力提氣貫輸百脈，可是始終抵禦不住，不由朝老叟望去，看他有否同感。

劉稼用目望去，祇見老叟身子顫抖，大概也受不住這股其寒無比的冷風，於是說道：「老前輩，今晚怎的如此寒冷，倘

若再寒冷下去，你我就要凍斃在這洞中的了。」

焉知老叟不聽猶可，聽了劉稼之話，陸地厲叱道：「都是你這小畜牲不好，倘若不是爲了救你，損了我自己的眞元，這寒風我已受了七十幾年了，也未曾把我凍死。」

劉稼雖被老叟叱罵，討了一個沒趣，可是心中却更感歉疚，便道：「如此說來，都是稼兒不好，以致累了老前輩受此災難。」

老叟一聲冷笑，說道：「今晚倘若逃不過這寒風襲擊，就此凍死在這洞中，就算我變了鬼，也要找你算賬。」

劉稼聽他說得甚是稚氣，就問：「老前輩在這洞中既已困居七十餘年，敢情這寒風每年都有？」

老叟大概已凍得難捱，聲音顫抖說道：「這寒風每年襲擊一次，平時，憑着我這份內功，總算年年將這寒風捱了過去，可是今夜……」

老叟說到此間大概又想起了這都是劉稼的不好，於是憤然又說：「我看今夜却難以捱受。」

劉稼突有所悟，忙道：「既然老前輩以本身眞元貫輸於我，不如讓晚輩與老前輩以掌對貼，彼此運用眞元，這不是可以抵禦這股寒風了嗎？」

老叟一聽，雖覺劉稼言之有理，可是暗忖：「如果我與他掌心對貼，各用眞元輸運，豈不便宜了這小子的內功，將來與我一般深厚。」心中頗爲不滿，但是除了這辦法之外，的確也難找第二條路可走，於是兌向劉稼瞪了一眼，說道：「難道要我走到你那邊來不成？」

劉稼聽得他已然答應，不由喜出望外，端的感動得熱淚盈眶，急忙走到老叟之前盤坐下地，說道：「老前輩請留些眞元，待晚輩多用一些了吧。」

老叟被劉稼如此一說，倒反而不能暗中蓄力，伸出雙掌就朝劉稼手中貼了過去，兩人掌心相貼，自覺各有一股熱力傳至，彼此寒意頓禦。

劉稼知道老叟內功深厚，雖則爲了拯救自己損耗了許多，然而依舊超出自己多多，如此兩掌貼在一起，各自提出眞元之力，當然是自己佔利受益不少，於是，劉稼便道：「老前輩待我如此恩德，晚輩有生之日當不忘此恩。」

老叟却是冷笑一聲，叱道：「誰要你報什麼恩，難道你能救我出這洞不成？」

劉稼一聽，也感不錯，恩德既有，却是難以酬報，於是就道：「老前輩對劉稼恩重如山，雖則我們都困在這洞中，難以越出，可是稼兒願在這洞中侍候老前輩一世。」

饒這老叟鐵石心腸，也不由爲之感動，嘆息了一聲道：「你侍候我一生，可是我死了之後你去侍候何人？」

劉稼不加思索說道：「老前輩倘若不幸身故，稼兒就在這洞中陪伴老前輩的遺體。」劉稼率直而言，不予顧慮，倒反將老叟聽得越發感動，竟然爲之淌下兩滴老淚。

劉稼見得老叟掉下淚來，不由大驚，以爲他是爲了自己提起不能越出此洞而使他心灰傷感，於是便急忙說道：「老前輩休要難過，却是稼兒口不擇言，撩起了老前輩的心事。」

老叟掀唇欲言又止，漸漸閉上雙眼，在那眼眶之中又迫出兩滴淚珠出來。

劉稼心下也感難過萬分，心忖：其實世間並無壞人，像這老叟，在自己進洞之時，是何等暴戾，可是在自己被他打傷之後，却不惜將自己眞元貫輸救治，如今又與自己合力運用眞元之力抵禦這股寒風，可是這老叟非但對待自己生了情感，而且本性是善良的。

忖至此間，劉稼頓時壯了胆，問道：「稼兒尚未請教老前輩尊姓大名？怎地會誤入此洞？」

老叟微微張目，對着劉稼苦笑一聲說道：「我複姓上官，單名一個山字，七十餘年前爲了逃避仇家，到此西嶽之上準備找個幽靜之處匿居，却怎知找到了這個祇能進來而不能出去的石洞，我在此困居七十餘年之中，自己創下了一套步法，喚作：七步迷踪，這步法的妙法不在攻打而在被人襲擊中逃避，我之創出這個七步迷踪，當初是爲了我那個仇家的本領甚是高强，就算我再修練七百年也打不過他，可是又恐會與他遇上，唯有逃避，故而創出這個步法。」

劉稼聽得這上官山道出了姓名，並且說出進洞的根由，又將他所創之七步迷踪也說了出來，可是，聽他話中說出仇家的武功高强，不由感到驚愕萬分，心忖：「上官山內外兼修，武功已臻化境，居然自認再練七百年，也追不上他的仇家，敢情他的仇家，誠如傳說中的劍仙不成？」於是問道：「敢問上官前輩的仇家，究竟是誰？」

上官山雙眉緊皺，蹙容說道：「我的仇家姓萬名慕舜，號稱五嶽之尊。」

劉稼心下猶疑，忙問：「我曾經聽人所說，普天之下武藝最强的是金陵神君秦子祺，未知萬慕舜與他那個最强？」

上官山乍聽之下，不由面呈驚色，問道：「原來如今江湖之中竟讓秦子祺獨霸，如此說來，五嶽之尊萬慕舜敢情天不假年，已然去世了不成？」

劉稼不由更奇，忙問：「老前輩可是認識金陵神君秦子祺？」

上官山驚容漸歛，說道：「我見秦子祺之時，他剛涉足江湖，在金陵帮外三門中當一名副堂主之職，那時我適在金陵一帶作惡，他竟然後來居上，非但執掌金陵帮，而且練就了一身絕藝，這倒是奇了。」上官山說到這裏，乍覺寒風漸已收歛，臉上當時露出欣喜之色，輕輕推開劉稼，陸地站立了起來，嚷道：「稼兒，你我都死不掉了。」

劉稼也隨着站起身來，果然寒風已歛，雖則氣候猶冷，可是較之適才寒風襲來之時，却是暖和得多，故而抖了抖身子，就向上官山笑道：「老前輩說得對，你我總算合力逃過了此關。」

可是上官山聽在耳裏却又愁容頓露，嘆道：「這一關雖給你我闖過，可是逃越不出這無名洞也是枉然。」

劉稼聽得又觸犯了上官山的諱忌，忙道：「又是稼兒不好，多嘴亂說，以致使

老前輩難過。」

上官山一聲苦笑，道：「此乃天意，我乃一個凡夫，焉有回天之術，你休得顧忌，儘管說吧。」

劉稼想不到上官山竟然一變而如此寬宏量大，心下越發感激，說道：「稼兒既承老前輩如此厚待，定要想個辦法衝出這石洞，替老前輩了結這七十餘年的困居生活。」

上官山苦笑一下道：「我甚感你一片好意，可是這個聚各山脈之風滙集，形成一股旋風，我盡了七十餘年苦功研究也想不出個辦法能越出此洞。」

劉稼却是搖搖頭，說道：「常言說得好，一物治一物，一物尅一物，難道這股旋風能吸我們進洞，就不能送我們出洞不成了！」

上官山聽着，暗下也感甚有道理，但，不知究竟以什麼來尅治這股旋風，於是就道：「你的話雖不錯，可是究竟用什麼法子去尅治這股旋風，休說你我，就是大羅神仙，也難以猜透。」

劉稼頓時爲之廢然，心忖：「上官山的話講得甚是有理，雖則世上萬物相尅，可是却不知如何去尅治這股旋風？」忖至此間，也情不自禁嘆息了一聲，說道：「如此說來，劉稼眞的要與老前輩終老在這洞中了。」

上官山陡地搖了搖頭，感慨道：「就算我困死在這洞中，這也算是我以前闖蕩江湖之時殺孽太多，而應有此報，可是我瞧你年輕誠實忠厚，却也要在這洞中終老，豈非太過殘忍不公。」

劉稼却道：「老前輩休替稼兒担心，諺曰：生死早已有天理安排，上蒼待人素向公平，天理更屬絲毫不苟，或許晚輩也身負罪孽，故而得到此報，倘若稼兒並無罪孽在身，休說這區區一個山洞難以困我，就是十八層地獄，也難留我半步。」

劉稼這幾句話，字字出於肺腑，大氣磅礴，說來豪氣干雲，饒這上官山當時行走江湖之時什麼人物也都見識過，可是像他這種年紀却未見有此豪氣，不由暗暗驚嘆不如，深讚劉稼豪氣端是不凡，知道他決非池中之物。

劉稼見得上官山對着自己凝視不休，目中露出驚愕的神情，却是誤會了自己又是觸犯了上官山的心事，於是急忙朝上官山作了一恭說道：「晚輩口出狂言，說得太過大胆，萬望老前輩海涵。」

上官山陡地感到對這個少年越來越有一種親切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彷彿以前曾經有過而遺失了許久又突然得了回來那般，心頭別饒一番滋味，不知是苦？是甜？

劉稼見得上官山臉頰之上皺紋顯凹，又不答話，不由更是着急，就喃喃說道：「上官前輩可是惱我多嘴亂說？」

上官山陡地仰首哈哈一聲大笑，說道：「我那裏是怪你多嘴，怪的是這洞尤踰天塹，你我兩人都要葬身此間。」

劉稼本當再予勸慰，又恐弄巧成拙，使上官山誤會，於是將已到口邊的話又嚥了下去。

上官山陡地正色說道：「稼兒，你我總算一場相交，何況也算已是共經患難，我旁的沒有給你，如今且將我在這洞七十餘年中自創的這套七步迷踪傳授於你，一來好讓你在這洞中消磨歲月，二來也算我留一個紀念給你。」

劉稼聽得滿懷歡喜，忙不迭雙膝下跪，朝着上官山拜了一拜，恭道：「晚輩身受上官前輩的恩待，這裏應向老前輩叩謝了。」

上官山雙手將劉稼扶起，說道：「從今以後我們都毋須如此客套，你更不須對我如此多禮，我雖年長於你，可是我將你當作忘年之交，嗣後你喚我一聲老哥哥，我叫你小弟弟，就像這樣稱呼。」

劉稼忙道：「晚輩怎能如此無禮，老前輩高齡已逾百歲，休說一聲老前輩，就是再叫十聲百聲，老前輩理當受之無愧。」上官山竟然被劉稼說得哈哈大笑，遂道：「這聲老前輩我當然是受得起，不過在這洞中祇有你我兩人，多作這些禮來作甚？你說是不是？故而依我之見還是照我的辦法，咱們兄弟相稱，如此豈不更形親近了麼？」

劉稼雖不開口，可是雙手頻搖，上官山笑道：「你休學那婦人的模樣，男子漢大丈夫理該氣壯意堅，來，來，來，待我將這套七步迷踪授於你吧。」上官山一把拉了劉稼，朝着洞窿下面的這塊有光之處走了進去，一邊又道：「你學我這套七步迷踪不難，可是我要你答應一件事兒。」

劉稼忙道：「老前輩待我恩重如山，休說一樁事兒，就是千樁萬樁，稼兒萬死不辭。」上官山陡地沉下臉色肅容問道：「你此語當眞？」劉稼忙答：「當眞！」

上官山又重複而問：「果然？」劉稼又答：「果然！」上官山陡地仰首一聲大笑，道：「這樁事兒，就是要你從此以弟兄相稱！」

劉稼想不到這年逾過百的上官山居然童心未泯，稚氣未脫，起初還以爲他有什麼重要的事兒托付，原來就是爲了要自己答應這弟兄相稱，知道倘若自己再執意不肯，上官山定然又會誤解，於是苦笑一聲說道：「如此說來，山哥哥在上，容稼弟重見一禮。」

上官山頓時笑得前俯後仰，欣道：「這才是我的好兄弟了！」

劉稼見得上官山如此欣喜，不由也笑了出來，兩人頓時挽手相顧哈哈大笑，這一笑竟像相交數十年那般情誼深厚，上官山道：「來，來，來，愚兄且將這七步迷踪先練一遍給你看看。」

上官山說着，將手鬆開，祇見他微微朝着劉稼一笑，身子一幌，白髮白鬚迎風飄盪，說了一聲：「稼弟你且看準了。」語猶未了，上官山陡地朝左斜傾，粗看上去，像是不勝之力那般斜倒，可是事實却不然，身子剛朝左邊斜倒下去之時，劉稼乍見他身子推側斜倒，可是陡時一扭，全身旋轉，一瞬，已然失去他的影踪。

劉稼不覺大驚失色，心下疑惑不已，敢情上官山這七步迷踪，就是傳言所說的隱身之術不成，倘若不是，怎的會在自己聚神細觀之下突然不見了他的影踪，劉稼正在驚疑之間，乍聞上官山在自己的身後哈哈一聲大笑，說道：「稼弟弟，回過頭來！」

劉稼驚愕之餘，忙不迭轉回朝後望去

，祇見上官山紋風不動，屹立在自己身後，一手撫鬚，一手用指朝自己指了指，笑道：「稼弟，這次你要更加當心觀看！」說着身子竟朝後邊倒了下去。

劉稼這一次端是打起了精神，眼睛瞪得猶如銅鈴那般，不敢稍稍閃一眼，全神貫注，對着上官山倒下之處望去，祇見他身子正在那裏旋轉，劉稼知道他就要在一剎那之中迷踪，當下暗暗踏前一步，以便看個清楚，焉知乍見上官山身形頓失，就在劉稼聚神觀看之下又是失去了影踪。

劉稼雖感驚愕，但是不聲不響忙不迭轉身朝背後觀看，那裏知曉洞中竟然失去了上官山的影蹤，這一驚端的非同小可，劉稼暗忖：「這石洞頂窿與平洞皆被旋風所阻，上官山也無法逸出半步，敢情他特地在地上事前挖了個地洞來訛我不成？」

劉稼急忙朝地下四週望去，祇見地下全是一片堅硬的石頭，那裏有半個隙洞，不由倍覺驚愕，越疑上官山定然是通曉奇門遁甲，攝神隱身這邪門的本領，不然絕對不會就在自己雙目未曾一閃之下，陡然失去影踪，正在此時，隨聞一聲大笑，上官山的聲音却响了起來，笑道：「稼弟，你且看我！」

劉稼循聲望去，祇見上官山側身貼在洞壁上，四肢攤開，好似蠍子那般，貼在洞壁之上紋風不動，對着自己吟吟而笑。

劉稼見得上官山竟然貼向壁上，驚異之餘，便道：「山哥哥，你這七步迷踪端是天下無雙，看得我眼花不已，如今你將身貼在壁上，敢情還能縱步躍變？」

上官山笑道：「稼弟弟，這七步迷踪究竟好在那兒？妙在何處，你且看完了我再說，如今我將這第三步，凌空掠影演給你看。」

上官山說畢，劉稼忙不迭又打起了精神朝着他望去，祇見上官山[illegible]四肢一縮，身上猶貼壁上，陡地冉冉[illegible]，剎那之間，又是旋轉了起來，看得劉稼又是眼花撩亂，正在此時，耳聞上官山喊道：「稼弟，你且看清了！」說着白髮動處，剎那又不見了他的影踪。

劉稼端的自認眼光不足，竟然又被他從自己眼中，躍去無踪，急忙轉過身來，探望一個究竟，陡聞上官山喊道：「我在這裏，你且看來。」

劉稼循聲望去，祇見他竟然隨着自己背後而動，上官山又道：「這一個步法非以動制動。你且看我出第五步。」

上官山其語甫出，人又失去影踪，劉稼頓萌童心，心想：「瞧你究竟用甚麼法子，適才四步都是你獨個兒在踪步，我且發一招攻你，瞧你怎逃。」

劉稼意念既動，當下就朝上官山微微一笑說道：「山哥哥，你這七步迷踪端是巧妙得緊，如今我且攻你一招，瞧你如何能縱躍。」

上官山不聽猶可，聽聞之下，哈哈一聲大笑，說道：「這眞是正中下懷，你且發招來吧！」

劉稼雙手一擺，說了一聲：「如此，小弟有僭了！」說着就雙掌推出，將昔日智通長老在少林戒持院中所授的那招「撼嶽震谷」發了出去。

劉稼自從服了天元老人的天元丹，並得天元老人替自己打通了任督兩脈，衝破了生死玄關，內功已然今非昔比，何況來到這洞中，又得上官山眞元貫輸，內功已臻絕頂之境，故此雙拳甫出，已聞拳風虎虎，甚是凌厲。

上官山耳聞掌風聲響，祇見劉稼雙掌翻出，猛地將身旋轉，居然從容不迫的說道：「來得好！且看我如何躍縱。」

其語未畢，劉稼揮掌擊去，掌至中途，陡地縮手收緊，掉轉身子，却又雙掌齊翻，用了七成功力將這招「撼嶽震谷」擊發而去。

看官：劉稼昔日在少林戒持院中，獲得智通長老傳授武功一節，在下已經在上文說過，現且不再贅述，但這一招「撼嶽震谷」，其厲害之處，實在驚人，因爲這一招使出，乃是用極剛勁的內力，運丹田之氣，集中雙臂然後又由雙臂傳到雙掌，故此打出之時，便挾風雷之勢，排山倒海，如被打中，決無生還之理，祇不過，這種極剛的掌法，練者一定要有上乘內功修養，才克有成就，若是一個內功不深的人去練這種掌法，雖然或者有成就，但當掌法練成之時，本身却會因此受內傷，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了。

劉稼本身功力固然已臻上乘，兼且天元老人的天元丹，又是無上妙藥，故此雖然七成功力打出，却也非同凡響。

劉稼滿以爲上官山這「七步迷踪」免不掉都是避重就輕的招路，故而掉身朝他可能躍進之處實招發出，可是事却不然，掌風到處，雖見上官山果然在望，怎知他白髮一拂，人又失去影踪，眼見石洞之中，一聲巨響，這一掌「撼嶽震谷」竟然發空。

劉稼頓覺驚愕，敢情他能在自己這凌厲的掌風下逃[illegible]成，此時陡聞身後上官山在說：「[illegible]再受你一招，也待我這七步，移罡奪[illegible]出來給你瞧瞧。」

劉稼轉身見得上官山神色自若站在那裏，對着自己微笑，便道：「如此說來，山哥哥你也要小心了！」說着左手探出，右手在握，竟將鳳生所授的那招「萬元歸宗」施展了出來，左出「心猿未動」右發「意馬已馳」，一虛一實，各朝上官山擊去。

劉稼雖萌童心，可發出這招「萬元歸宗」祇用了三成功力，有恐萬一上官山閃避不及，錯傷於他，故作一招兩式而發，勁力却減了許多，祇見劉稼身子猶如急箭，直朝上官山站身之處衝了過去。

這一招「萬元歸宗」，乃是集天下武藝之大成，發招之時，已然暗藏變化，左手「心猿未動」那式甫現，瞬已斂招，右手一揚，「意馬已馳」頓出。劉稼乍見上官山猶站在那裏紋風不動。不由甚爲驚奇，就在這一剎那，突見上官山非但不避不閃，反而將身子緩緩地朝自己迎了上來，堪堪距離一尺，劉稼這一招「萬元歸宗」眼見就要得手，陡見上官山身子微微一斜，竟然沿着劉稼的身子移轉，步子不差毫厘。

劉稼這一急非同小可，想不到上官山這「七步迷踪」竟然神化至此，忙不迭反身再出此招，這次劉稼志在必得，手中用了八成功力，發招之時，嘴裏却高嚷說道

「山哥哥，你且當心了！」

說着，劉稼一招兩式掉換，此番先發右手，左手接踵而至，「意馬已馳」甫現，「心猿未動」亦出，一收一斂，猶如電光火石一般，陡朝上官山直撲而去。

劉稼既然使到了八成功力化在這招「萬元歸宗」之上，分化兩式果然較前凌厲何止一倍，迅如電光朝着上官山擊去，可是依舊休想得到半分便宜。

上官山這「七步迷踪」端是巧妙異常，被困在這洞中，苦練七十餘載，這冗長苦悶的一段光陰總算並非白化，如今竟然見到這天下第一絕招「萬元歸宗」也閃避自如。

這一喜上官山被困此洞七十餘年所積累怨氣剎那化爲烏有，頓時從劉稼耳邊飄忽了出來，哈哈大笑說：「天呀！天！俺上官山這七十餘年的光陰總算並非白化，雖則如今猶困在這無名洞中，可是我就老死此洞也瞑目矣！」劉稼急忙對上官山飄落之處望去，祇見他熱淚盈眶，站立在那裏臉帶笑容，可是却對着洞頂凝望，好似出了神一般。

劉稼不知上官山所視何物，當下踏上數步，向着上官山輕問：「山哥哥，你在看些什麼？」

上官山被劉稼這一問，好似如夢初醒般醒了過來，陡地雙眉一皺，說道：「我甚感奇怪，適才你這一招是從那裏學得來，竟然暗藏千變萬化。」

劉稼唯有從實而告，上官山聽罷，越感驚異，就問：「你說的那個天元老人他究竟姓甚名誰？」

劉稼搖了搖頭，答道：「天元老人他說連自己的姓名也忘懷了，故而我無從獲悉。」

上官山眉頭皺得越甚，微微苦笑，也就止住了問話，正容說道：「我答應將這七步迷踪授傳於你，這七步迷踪雖則巧妙異常，能避天下任何的招式，可是却有一樣缺點，那就是不能回手，我將這七步迷踪授傳於你，也算不得什麼，你且仔細看了。」

說着，上官山就口述脚移，一步一步的解釋給劉稼聽。費了足足三個多月工夫，劉稼始將這「七步迷踪」學成。

這一日，上官山盤坐於地正在行功，劉稼又循着這「七步迷踪」的縱躍法在那裏一躍，陡覺洞中突然萬籟俱寂，連一些聲音都沒有，劉稼不由暗覺驚異。

劉稼突覺洞中萬籟俱寂，忙不迭走到上官山面前，驚問：「山哥哥，怎的洞中如此寂靜，敢情這旋風已然消失不成？」

上官山張開眼來，苦笑了一下嘆道：「你休以爲這旋風已然消逝，這是一甲子一度的寂靜，在七十年前，我也以爲這是旋風已逝，因此受了旋風所襲，身負重傷，累我調養了幾近三年才始恢復，如今你休冒險衝出。」

劉稼聽得上官山之言，頓感心灰意懶，人到絕望之時，理智頓失，劉稼不由鋼牙緊咬，憤道：「如此說來，這無名洞敢情要困死你我弟兄倆不成？」劉稼言猶未了，雙掌一翻，陡地竄身躍起，連人帶掌，雙手並發「萬元歸宗」那式實招「意馬已馳」，竟然直朝洞外衝了出去。

上官山料不到劉稼竟然不聽自己之言，冒命奮力衝出洞去，及待發覺，躍身搶救却已不及，不由驚叫：「稼弟弟，你萬萬使不得！」

劉稼雖則聽得上官山喝止，可是自己已有如脫弦之矢，迅如飛鵬，已然撲至洞口，劉稼不由頓感一陣悸驚，知道這都是自己一時意氣用事，如今欲退不能，當下將牙一咬，再提一口丹田罡氣，任督兩脈齊閉，拚着一死奮身再朝洞口狂衝而去。

上官山焉知劉稼已然欲退不能，見他雙手齊張，猛朝洞口衝了出去，驚得失聲喊叫，雙目一閉，爲的是不忍目睹他被這洞口旋風捲傷。

可是事出意外，劉稼奮力竄了出去。躍至洞口，祇覺旋風頓失，竟然連一些微風都未有，身子已然直朝洞外跌了出去。

這一喜，劉稼端是喜出望外，想不到這將上官山困了七十餘載的「無名洞」，竟如此輕易得躍出。

劉稼衝躍之時，拚了全力，不料洞口旋風已失，故而身子直竄而出，後待衝出洞口，意欲收斂勁力，人在懸空焉能收力，故而直朝崖邊衝跌了過去，竟然對準三丈餘外那塊尖銳巨大的岩石撞去。

劉稼不由又是一驚，心下嘀咕怨恨，怎地自己命運如此不濟，生出了這個天塹所成的山洞，却要撞死在這塊尖銳巨石之上。

劉稼頓時悲從哀生，憤怒之下，雙掌又翻，心念：「敢情我好好的一條性命，竟會死在這塊巨岩之上，就算撞死，我也要將這塊巨岩擊一個粉碎，方始心甘。」

故而劉稼掌發之時，已然用盡全力，悟及這招天下武林大成萬元歸宗中的巧妙，左右並式，手翻之處陡聞一陣勁風，四週頓時石走沙飛，身子甫近這塊巨岩，雙掌竟已對準這塊巨石尖銳凸出之處擊去！

陡地一聲巨響，祇見這塊巨岩應聲而碎，劉稼陡覺一股勁力從那巨岩之上反彈了過來，身子一挫，頓時止住了這股衝力，跟蹌數步，跌下塵埃。

得慶倖免，劉稼自是喜不能禁，可是察覺上官山猶在洞中，於是忙從地下躍起，竄至洞口，忙喊：「山哥哥，我已衝了出來，你快走出來吧。」

焉知劉稼話猶未了，耳畔陡聞旋風之聲又起，剎那之間又恢復了原狀，不由爲之又驚又悲，知道上官山又失却了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劉稼情不自禁，淌下兩行眼淚，耳畔却聞上官山之聲，自這洞中傳了出來：「稼弟弟，這分明是天意如此，好在我已年將就木，就算我能逸出此洞，又爲何來？何況普天之下已無我留戀之處，還是這無名洞，我倒已是住慣，你休爲我難過，速速去吧。」

劉稼淚流如雨，與上官山相處半載，在這半年之中，起初雖則上官山對待自己甚是暴戾，可是自從他用本身眞元救助自己內傷，而盡三個月的時間，不嫌其煩將這獨步天下的「七步迷踪」盡授自己，這份盛情，就算要自己粉身碎骨，肝腦塗地也難報萬一，故而心中難受至極，咽道：「山哥哥，我答應你陪伴一世，倘若你不能逸出此洞與我共走天涯，那麼我就再躍

進洞來了。」

上官山又從洞內傳出聲音，說道：「稼弟弟，你休意氣用事，就算你義薄雲天，躍進洞來陪伴我一生，這對我豈不是永感心愧？你既逸出此洞，不如單騎闖走天涯，去闖一番轟轟烈烈的事來，這比在洞中陪伴我一輩子豈非兩全其美。」

劉稼聽得上官山如此言講，也不由無語以對，心下雖則猶感難受，可是也覺他言之有理，當下就道：「山哥哥的話雖不錯，可是我却捨不得獨自離去，天涯遼闊，要我再找一個像山哥哥的知己，就算我闖蕩一輩子，也再難找到，人言：士為知己者死，我雖非士，但願與山哥哥相處一輩子，夫復何憾。」

上官山隔洞忙道：「稼弟弟，你千萬不能如此，大丈夫萬事三思而行，切莫憑着一時的意氣妄為，如今我有一事相託於你，倘你念我在洞中與你這一段交誼，那麼萬望你替我去做。」

劉稼遂道：「山哥哥毋須相托，休說一事，就算要我赴湯蹈火，我劉務農倘若皺一皺眉頭，也枉與山哥哥弟兄相稱，有何囑咐，小弟遵命就是。」

上官山遂道：「好在我已將這七步迷踪盡授於你，如果你奔走天涯之時，得能找到萬慕舜，你就對他直言，喚他與你過招。可是，祇許你招架，不能還手，讓他知道我上官山這七十餘年的光陰，並非徒費。」

劉稼說道：「山哥哥原來要我做此輕而易舉之事，小弟遵命，下山第一件大事，就去找他。」

上官山突地傳出了一聲大笑，說道：「我上官山，總算交到了一個知己，此生夫復何憾，愚兄謹在這裏，隔洞向你跪倒了。」

劉稼聞言忙不迭雙膝跪了下去，心頭又有一陣難受，眼眶之中頓感一酸，却又流下兩行淚來，咽道：「山哥哥休得如此，小弟就此叩別了，萬望山哥哥自己保重，待小弟將俗事辦妥之時，就回轉此地，再來陪伴山哥哥。」

上官山聲音也有異樣，顯然不勝吁唏那般，說道：「你我有緣當會再逢，可是他日你來之時，休先進洞，先叫三聲山哥哥，倘若我答應於你，我則猶在人間，倘若無聲相應，那麼我……」上官山說至此間，止住了說話，就道：「稼弟弟，天下無不散的筵席，你再躭在這裏，反而使我難過，你且速速去吧。」

劉稼不由珠淚滾滾，泣不成聲，陡地將牙一咬，高嚷一聲：「山哥哥，如此小弟告辭了！」說畢，躍起身來，緊咬牙關，就朝上面天元洞奔去。

劉稼脚下疾奔而走，腦中却是紊亂異常，雖則這短短的半年光陰，可是在這一百數十餘天之中，所給予自己的啓示却極重要，尤其是對這世俗的恩恩怨怨，更為唏歔。

不知奔了多少時候，祇見那個天元洞已然在望。

劉稼提了一口氣，朝着上面竄躍而去，來至洞前的一塊平地之上，祇見四週寂靜至極。

於是，劉稼朝洞中走了進去，進得五尺，這洞竟已被一大堆石塊塞沒，劉稼不由深感驚異，正在此時，陡見洞上那塊巨石刻着六個楷書：

「天元老人之墓」。

劉稼不由大驚失色，想不到離這天元洞祇不過半年，而這帮助自己打通任督兩脈，助通生死玄關的天元老人已然逝世，忙的雙膝下跪，叩了三叩。

可是劉稼心中更感疑惑，心忖：這天元老人練就一身絕藝，內功更是已臻化境，雖則人老却難免一死，然而自己離去之時，猶見他臉色紅潤，精神飽滿，怎的時隔半載，他却撒手長逝。

越想越是詫異，既然鳳生在石上刻了這六個楷字，諒必天元老人已然歸天，劉稼唯有站起身來，拍拍膝頭，就朝山下而去。

茫茫四海，劉稼未知何去何適？想起了自己的血海深仇，更覺憤懣，一口氣奔下西嶽，陡見官道在望，劉稼突覺腹中甚是飢餓，時雖已日落西斜，足下却依舊加緊脚步趕往前程，意欲找一個歇足之處，冬日苦短，刹那之間已然一片黯黑，劉稼朝前望去，祇見黑黝黝之中，隱略看到一座城牆，知道已來到了一座城池，當下一鼓作氣，又奔了一程，果見到高大的城牆已然現出，可是奇怪得很，太平盛世，這座城池的城門却雙雙關緊，碉樓城牆之上，兵丁刀槍並列，站在城樓正中的竟是身披盔甲守備，明幌幌的一柄大刀，緊緊地提在手中，雙目如鈴，煞是威武。

劉稼不知就裏，更不曉為了什麼原因，他呆呆的望着城樓上那個身甲披盔的守備，一時心中却又煩惱起來，他想到自己的血海深仇，不知何年何日才能得報，想到此處，不由得低首喟然一嘆。

他再抬頭望望那威武凜然的守備，知道城中定是有什麼事故發生，當下決定入城一探，好在這座城牆也阻不了自己，當下繞至僻隅，翻身躍上城牆，凌空一個打轉，就將上官山所授的那七步迷踪之中那「臨空掠影」，將身斜出，刹那之間，已然飄入城中。

劉稼雙足甫踏瓦面，覽目一望，祇見城中黑黝黝的一片，休說街上看不到一個行人，就是民間住所，竟然連一盞燈燭都沒有。

劉稼更覺詫異，既已來至城中，好歹也要找一個安身歇足的所在，就算城中死寂如此，也要挨家逐戶探個究竟。當下就又將身一飄，飄落下地，貼在一幢民房的簷下，覽目向四週一望，祇見距離自己不遠的對面，有一塊黝黑的招牌，隱約可辨上面寫着四個大字：「徐家客棧」。

劉稼不由分說，一個提縱，就朝這家客棧圍牆裏翻了過去，將身輕輕飄落在庭院之中，祇見東邊廂房中露出了一盞小得猶如鬼火那般的油盞燈光，微閃發光，劉稼急忙躡足朝這露出微光來的廂房那邊走去，站在窗外，從窗隙之中朝着房裏望去，焉知不望猶可，一望之下，劉稼不由頓覺一驚。

劉稼目之所及，祇見房中，竟是一個年輕貌美的少女，這麼寒冷的天氣，非但身上穿着一襲淺藍色的薄羽紗衫，而且竟然坐在一隻木盤之中，盤內放滿清水。

劉稼見得房中是一個單身少女，雖則這少女行藏奇異，可是限於非禮勿視，有恐被這少女發覺後責罵自己輕薄無禮，於是忙不迭縮身而退。

可是，劉稼甫自退下五尺，陡見兩扇木窗，「伊呀」一聲，竟然不打自啓，劉稼不由一驚，循聲望去，祇見那少女依舊端坐盤中水內，好像毫不關心的樣子，劉稼暗暗詫異，心忖：「這少女怎的這麼奇怪，將身坐在木盤水內，雙目緊閉，既不嫌冷，又不嫌濕，而且連窗門打開了面對陣陣北風，居然半點都無知覺，敢情這少女已死了不成？」

劉稼忖至此間，身不由主，陡地一個提步，朝着房中竄了進去，準備探一個究竟。

焉知劉稼剛剛竄身入房，陡覺有一股軟綿綿好似薰風那般的微勁拂來，劉稼頓感四肢乏力，猶如突患大病那般軟癱了下來，身子立刻直墮而下。

劉稼頓知不妙，這陣微勁之風，其中定有古怪，論理憑着自己如今任督兩脈已通，生死玄關已破，休說對這區區幾尺的躍竄視作舉手投足，就算西嶽之上的十丈峭壁，也難以阻擋自己，怎的被這陣輕勁，薰風拂來，頓時四肢乏力，全身軟綿綿地墮了下來。

劉稼正在驚愕之間，陡聞耳畔送來一陣蒼老的聲音，說道：「黌夜竟然私闖女人的住房，非奸即盜，諒你定不是一個好人，可是我念你年幼無知，故且饒你這一遭，倘若再不知難而退，休怪我秦子祺出手廢你之命。」

劉稼見得聲音發自身後，急忙回頭一瞧，祇見一個五十上下甚是瘦削的老人將身貼在窗邊牆板之上，雙目瞪得大若銅鈴那般，強自作勢，對自己打量。

劉稼既聽他報出「秦子祺」三字，倍覺驚愕，想不到這被推譽為武林盟主，身為天下第一高手的「金陵神君」，竟然會如此模樣，於是急忙恭敬揖拜道：「晚輩劉稼不知秦老前輩在此，這裏請罪了。」

其實劉稼所說之請罪是為了謙遜，「金陵神君」秦子祺却是會錯了意，認為劉稼直認了來意，於是蒼白的臉上陡現殺氣，憤怒的眼中暗露兇光，身子突地飄出，雙掌齊翻，對準劉稼雙肩擊下，一邊叱道：「你果然不懷好意而來！我倘留你在世，豈不又被你這畜牲，汚辱那些清白的女子。」

劉稼聽得秦子祺不問根由，硬指着自己有所不端，並且發招擊來，一時竟然沒了主意。

秦子祺推稱天下第一高手，身為武林盟主就算身負重傷，出手發招也是非同等閒，雙掌甫翻，劉稼就感有一股其熱無比的勁風迎面拂來，忙不迭自閉各穴，將身一幌，迅施七步迷踪「捉影捕空」，身子頓朝窗外飄忽了過去。

劉稼飄身逸出，「金陵神君」秦子祺的掌風亦到，「七步迷踪」端的巧妙獨具，堪堪沿風避過，秦子祺不由一驚，心忖：「敢情自己內傷不輕，連本門絕招十三式穿雲掌，這一招『雲開見月』都讓這後生小子輕易避過。」

秦子祺身為武林盟主，被譽宇內第一高手，要不是為着自己女兒打坐行功迫出毒氣，被驚動而走入火魔，那肯向這種後生小子發招，可是如今見他非但輕易避過，身子飄落窗外，竟然不再逃遁，站在窗外對着自己凝望不休。

秦子祺驚異之餘，忙不迭也往窗外竄出，劉稼蓄勢以待，雙目對着金陵神君觀望，見他臉色灰白猶似紙灰，鼻息喘急，顯然乏力不勝的模樣。

劉稼睹狀，知道他非但身負重傷，驚道：「秦老前輩休得誤會，在下並無歹念惡意，祇是看到這位姑娘好似像死了那般，故而擅入探一個究竟，如今秦老前輩誤會了在下，有所不端，不惜傷毒在身來責難在下，這豈不是反累了老前輩自己，故而在下願在這庭院中等待，有俟老前輩迫出內毒醫愈內傷之後，再細問根由時也不遲。」

「金陵神君」秦子祺身為武林盟主，閱人無數，辨語察貌之下已然信了三分，何況被劉稼一語道破自己身負重傷並有內毒，倘不及時自療而懷毒滲氣入，十二個時辰之後此毒攻心，恐怕就算華陀再世也難醫治，可是轉念一忖：「倘若這小子待我打坐運功迫出毒氣之時，有所不端行為，則如何是好？」忖至此間，進退維谷，一時倒也拿不定主意。

劉稼見得秦子祺愕然無語，當然一看就知他懷疑自己，當下微微一笑，輕道：「在下雖是武林末學，難及秦老前輩萬一，可是我劉務農自幼曾受少林智通長老十年教導，除了武藝兩字，亦略曉一二為人之道，既然在下無意之中誤驚了老前輩，在下願在這庭中為老前輩巡守，在下就算粉身碎骨，也必為秦老前輩看守。」

劉稼豪氣干雲，說得秦子祺暗呼慚愧，聽他自稱幼年時身受少林智通長老十載教導，始知他並非輕薄之輩，可是秦子祺畢竟為自己身份所限，心忖：「我倘受這姓劉的少年巡守護法，日後這恩典叫自己如何償還？」一時倒又沒了主意。

劉稼見得秦子祺猶怔怔地站在窗前，知道他之意，就道：「秦老前輩乃是當今武林盟主，德高望重，倘有什麼不測，豈非成了羣龍無首，在下雖是末學，可是也屬武林中人，況昔日救我前往嵩山少林的那位智達長老遺命囑我見了秦老前輩以長輩的禮法對待，區區這幾個時辰看守巡衛算得些什麼，老前輩宜速進房打坐運功，迫出毒氣，治療這內傷。不然，在下豈不將來要受天下英雄所責罵！」

劉稼這幾句話說得不偏不袒，氣壯理直，秦子祺灰白的臉上陡露一絲苦笑，就道：「你且小心那妖婆了。」

說着，秦子祺也不細道內蘊，轉身就朝房中竄了進去，隨手又將兩扇窗門關上，房中那盞微弱油燈也隨着吹熄，片刻之間，劉稼祇見四野漆黑一片，心中不由感到一陣驚異，可是自己既然答應了替他巡守護衛，當下也走到窗畔就背窗坐了下去。焉知劉稼甫欲運功打坐之時，陡覺一陣陰風拂來，急忙轉目盼顧，祇見庭院之中，不知何時突然來了一個其醜無比的老婦，右手執住一條青竹，撐着身子瞪目向着自己打量，形狀甚是可怕。

（未完・五）

磨劍江湖

（大結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薛文鴻、楚峻、武當掌門抱月等來到少林寺，被寺內叛徒慧根纏住，要帶他到執法堂受罰，幸得慧心解圍接待，此時歐陽虹也奉祖十三帮主之命，有重要事情與慧光禪師面談，慧光因坐禪未啓關，衆人只好等候幾天，晚上，五行盟帶人夜襲少林寺，僧侶召集圓、慧、悟、覺排列，都是中堅份子，加上武當抱月等人和歐陽虹、帮主祖十三在初祖庵前迎敵，五行盟在少林寺叛徒慧根等作內應，目的是想殺害掌門慧光，來的由五行盟主親自帶領堂主和高手進襲，雙方大戰，僧侶傷亡慘重，薛文鴻、抱月、楚峻也受傷，祖十三護着慧光也支持不住……

邪氣盡消 正氣長存

這一着大出祖十三意料，須知諸葛錦暉在右，南宮炎在左，黑袍客這一掌本來是攻向祖十三，而且來勢洶洶，祖十三自然不敢掉以輕心，料不到黑袍客掌至中途會改變方向！

這一掌即使祖十三也未必經受得起，何況是練功正至要緊關頭的慧光大師？

這刹那，祖十三待要跟着變招已來不及了，不由魂飛魄散地大叫一聲！

叫聲未落，只聞「蓬」的一聲悶响，罡風四處流竄，吹得旁人衣袂獵獵作响！

只聞黑袍客輕咦一聲，祖十三毫不思索，打狗棒立即向黑袍客戮去！

「阿彌陀佛！多謝祖施主爲老衲護法！」

祖十三大喜，道：「老和尚，你大功竟成了麽？」

慧光自他身後閃出，合什道：「多謝關心，剛巧大功竟成！若不是外頭的殺伐聲影响，老衲應早半個時辰完畢！」

「貴寺出了叛徒……」

「阿彌陀佛！」慧光微顫道：「老衲剛才已聽見了！罪魁禍首便是這干人！」

黑袍客哈哈一笑，道：「和尚只要跳出紅塵，咱們便不與你爲敵！」

「閣下等殘殺無辜，連出家人也不放過，眞是令人齒冷！佛祖云吾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黑袍客沉聲道：「這樣說來，和尚也要開殺戒了？」

「情勢所迫，雖不願，也難以置身度外，只好勉爲其難了！」

「好，我便領教一下！」黑袍客忽然一掌拍出！

慧光知道厲害，不敢大意，也運功出掌迎上！

就在此刻，只見黑袍客身子一幌，忽然斜退一步，接着自牆上的洞口逸去！

這一着大出慧光的意外，不由微微一怔。

祖十三與慧光大不相同，他長年在江湖上打滾，會過不少大奸大惡，陰謀卑鄙之高手，反應極快，身子一閃，也自破洞處飛了出去，喝道：「和尚，庵內那兩個人交給你料理！」

他出了庵，只見黑袍客長嘯連連，召集手下，自己却望後山飛去！

祖十三驀地發出一道驚天動地的長嘯，雙脚運勁，疾如奔馬地追上了去。「閣下若是有種的，爲何不留下與祖某見個高低！」

黑袍客哈哈笑道：「你若是追得上我，本座自然會留下來陪你玩幾招！」

祖十三道：「老叫化看你也逃不到那裏去！」

黑袍客道：「本座要逃麽？」

話音未落，忽見崖後躍上幾個人來，爲首那人赫然是「神槍大俠」郭尚義。

郭尚義喝道：「咱們已等了很久，讓郭某先領教一下！」長槍如出雲之龍，直戮過來。

黑袍客大吃一驚，萬料不到竟然有人埋伏在崖後，急切間，一個倒飛，向斜後方飛同去！

祖十三哈哈大笑，橫掠而前，但黑袍客拚盡全力而馳，始終先祖十三丈餘，飛回初祖庵外，大聲叫道：「不惜任何代價，殺！」

自少林寺內出來的五行盟弟子立即衝了過來，祖十三長嘯一聲，只聽一陣大喝：「保衛少林，維護武林正義！」

聲音如雷轟鳴，顯然不是由一人喊出的，一忽便見一羣和尚自四處湧了出來。

黑袍客身子一抖，喝道：「慧德禿顱，你做的好事！」

慧德道：「老衲並不知道……」

「混帳！」黑袍客下令道：「今日不是我死便是他亡，也是咱們的最後一戰，殺呀！」

五行盟弟子轟應一聲，羣山迴鳴。羣豪人數雖不少，但仍比五行盟少得多，所幸今日來此的，全是武林高手，加上少林寺的生力軍，戰況甚是激烈！

黑袍客冷冷地說道：「這都是你安排的？」

祖十三道：「不錯！祖某得知少林出了叛徒，又知道慧光方丈坐關，料你們必會在他未曾出關之前下手，所以聯絡了一些人，來此等你！」

黑袍客聲音一變。「你如何知道這消息？」

祖十三哈哈笑道：「所謂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這是青木狂神臨死前吐露的！」

「該死！」黑袍客忽然笑了起來：「即使你事先得知，那又如何？難道你以爲今夜你們尚有機會逃生麽？」

郭尚義道：「祖帮主，跟他囉嗦什麽？先把他殺了吧！」

祖十三淡淡地道：「郭大俠先找人殺一陣吧！」

郭尚義輕哼一聲，就在附近，找了個對手斯殺起來。

祖十三頭一抬，道：「天快亮了，你的身份也該揭盅了吧！」

黑袍客大笑道：「待你死後，本座自然會告訴你！」

祖十三也哈哈笑了起來。「你不說，我也已知道！」

黑袍客身子一抖，澀聲道：「放屁！若非本座到登上武林盟主之後，足以號令天下武林，自我暴露，又有誰能知道！」

祖十三道：「其實今日在此的人，只要仔細的，猜也猜得出來！」

郭尚義聞言，立即轉頭問道：「他是誰？」

× × ×

當祖十三與羣豪出現之後，初祖庵外的雙方，不期然地放慢了手脚，直至此刻祖十三說他知道五行盟盟主的身份時，更是住了手，細心留意兩人的交談，因爲五行盟的人，對謎一樣的盟主也是亟欲得知眞相！只有一個人例外，他便是薛文鴻！

薛文鴻念念不忘未婚妻被諸葛錦暉騙去的往事，而今又知愛人死于諸葛錦暉手上，更恨不得先啖其肉。是以，趁雙方停手，便舉步自牆洞處，閃進初祖庵！

慧光大師不愧是少林的掌門，武功精湛，經過這次坐關，內功更進一層，而且狀態正在巔峯，諸葛錦暉與南宮炎雖也是好手，以一敵二，仍只能佔到一些便宜。

薛文鴻一入初祖庵，眼光瞥及諸葛錦暉，精神便倏地一振傷疲盡消，大喝一聲：「諸葛錦暉看劍！」長劍急刺其後背。

諸葛錦暉見薛文鴻突然出現，知道不能善了，身子一旋，揮劍一格。薛文鴻不再打話，一味啞鬥，一口氣連攻七招！

諸葛錦暉與他交鋒過幾次，兩人的武功路子都甚熟悉，以快鬥快，只聞「叮叮叮」的一連串金鐵交鳴聲，似珠走玉盤。

諸葛錦暉喝道：「你要提早歸西，某家便助你一臂之力吧！」左掌自劍底突進

，急拍薛文鴻的丹田！

薛文鴻左臂受傷未曾痊癒，不敢硬接，斜退兩步。諸葛錦暉大喝一聲，標前一步，劍勢大盛，招招指向薛文鴻的要害。

薛文鴻竭力搶攻，無奈他左臂未癒，加上剛才又添了幾道新傷，剛才那一陣攻勢，憑的只是一股銳氣，此際銳氣已過，登時陷于險境！

諸葛錦暉被薛文鴻引開之後，南宮炎獨鬥慧光，只消三十招便落在下風，幾番遇險，忍不住叫道：「諸葛兄快把那人解決！」

說話分神之際，慧光伏魔掌一變，掌緣在南宮炎肩上掃過，南宮炎只覺肩上火辣辣的一陣疼痛，左肩一時之間竟然舉之不動。

慧光一招得手，倏地翻起左袖，拂向南宮炎的臉門，右掌又在袖底透出，這一掌蘊力千鈞，南宮炎不敢接，雙脚一蹬，向後退飛！

一退之下，左掌一揚，拋出兩對雷火神彈！

慧光大師袖子一捲，那兩對雷火神彈反向南宮炎飛去！

南宮炎大吃一驚，身子斜竄，向牆洞處飛去，頭也不回，又再拋出四顆雷火神彈！

與此同時，諸葛錦暉已覷到一個機會，長劍猛地格開對方兵刃，左掌疾如星火地印在薛文鴻右胸上！

薛文鴻要想退避已來不及，一跤跌坐地上！慧光眼角瞥及，大吃一驚，袖管一捲一彈，把雷火神彈向諸葛錦暉射去。

諸葛錦暉聞得風聲傳來，無暇思索，右手長劍一舞，在身側佈下一道劍網，右脚飛起，蹬向薛文鴻的胸膛！

薛文鴻上身一仰，就此臥在地上。刹那間，只聞幾聲輕微的爆破聲響，雷火神彈火燄燒及了諸葛錦暉的手臂及袖管，諸葛錦暉大叫一聲，拋劍倉惶後退！

一退之下，才醒起後面尚有一個更加可怕的敵人，急忙振衣向牆洞射去。

薛文鴻大喝一聲，脫手把長劍向諸葛錦暉拋去，同時自地上撲起！

諸葛錦暉連忙蹲下身來，長劍「嗖」的一聲，自他頭頂飛過！

說時遲，那時快，薛文鴻經已撲至，雙臂如鉗，握住諸葛錦暉的小腿，擰腰在地上一滾，諸葛錦暉應聲倒地，薛文鴻豎出左手，一拳擊在諸葛錦暉胸膛！

只聞「蓬」的一聲，接着又是「喀嘶」一聲。原來薛文鴻用力過度，加上左臂傷未癒，左臂竟然斷了，痛得他滿頭冷汗。諸葛錦暉只覺五內一陣翻騰，喉頭一甜，噴出一口鮮血來，他吸了一口氣，忍痛縮起一脚，蹬在薛文鴻的肩膊！

薛文鴻痛極鬆手，滾開四尺，左臂無意中觸及諸葛錦暉拋掉的長劍，他精神倏地一振，抓住劍柄，極力一躍，劍尖向前一送！

「噗！」長劍自諸葛錦暉後背刺入，自胸膛透出！薛文鴻力盡身子落地，諸葛錦暉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再一脚蹬在薛文鴻脅下，只聽「喀嘶」連聲，薛文鴻肋骨連斷三根，登時跌倒地上！

這些事說來雖慢，其實快愈奔馬，慧光和尚不知如何是好，兩人已同時重傷！

諸葛錦暉忽然大笑起來：「你終於比我先死……」話音未落，連咳數聲，牽動傷口，鮮血不斷自嘴角湧了出來。

薛文鴻雙眼忽然睜開，聲音微弱地道：「未必……」

諸葛錦暉大叫一聲，仰天跌倒，薛文鴻嘴角露出一絲笑意，目光一黯，也斷了氣，這兩人為了一個人，互相恨了多年，臨死時仍要逞強。

慧光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請施主安息吧！」舉步自壁洞處走了出去。

× × ×

「他是誰？」祖十三哈哈大笑起來，「郭大俠還不知道麼？」

郭尚義長槍如出洞毒蛇，倏地刺斃一個五行盟的弟子，手臂向後一縮，槍桿格開一柄單刀，粗着聲音道：「郭某若知道尚要問你麼？」

祖十三道：「有一個人，本應在此出現，但為何祖某不邀請他來？」

郭尚義道：「天下武林人數如同恒沙，叫郭某怎猜？你有話便說吧，打什麼啞謎！」

祖十三雙眼閃過一絲怒意，正想開腔，忽聽背後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祖帮主指的莫非是石……石叔叔？」

祖十三大笑，說道：「還是賢姪女聰明！」

黑袍客也哈哈大笑起來。「當眞好笑，未來媳婦懷疑未來的公公是五行盟的盟主，哈哈……」他笑得幾乎喘不過氣。「難道這個媳婦未曾過門，便已想另找如意郎君？」

郭尚義大怒，喝道：「丫頭，你給老子閉嘴！」

祖十三語氣十分平淡，道：「郭兄勿怒，令嫒並沒猜錯，若非如此，祖某為何不邀他同來？」

郭尚義道：「也許帮主認為他正為兒子籌備婚禮，而無暇來此！」

祖十三冷冷地道：「他要為兒子籌備婚禮，難道你不需為女兒出閣而忙？為何祖某請你而不請他？嘿嘿，江北四大俠客，四去其二，如今只剩你與他，有你怎能沒他？」

郭尚義不由語塞，黑袍客冷冷道：「你懷疑本座是石九斗，也該有個理由！」

祖十三道：「現在又多了一個破綻，郭姑娘只說石大俠，你便認為是石九斗，不是心虛的表現嗎？天下武林姓石的可不少！」

「姓石的人雖不少，但江北四大俠客，却只有一個是姓石的。」

「祖某未提及四大俠客前，你便已認為他是郭姑娘的未來公公，你欲蓋彌彰，巧言狡辯，更證明你就是石九斗！」

「胡說！」黑袍客道：「本座無暇跟你開玩笑！」

祖十三道：「開玩笑？其實你已多次暴露過身份了！」

黑袍客哈哈一笑。「我手下尚且不知，難道你反而知道我的身份？」

祖十三道：「祖某第一次懷疑你是在摩天嶺上……」

黑袍客截口道：「笑話，某家根本未曾過去！」

祖十三不理他，續道：「那團烟花是在會場上空爆開的，青木狂神見過立即改變主意，下令撤退，證明施放這團烟花的人，身份比五行盟的堂主高，身份比堂主高的，自然是盟主！」

黑袍客道：「如此又怎樣證明施放烟花的便是石九斗？」

郭尚義轉頭道：「祖帮主，當時石兄一直在小弟背後，烟花若是他施放的，小弟豈有不知之理！」

「不錯，石九斗不曾離開你，但他還有一個兒子，你們却疏忽了！當時老夫曾見一個青年自樹後出來，裝作紮腰帶的模樣，因見他年青，認為他不可能是五行盟的盟主，所以輕輕放過了，後來才知道他是石九斗的兒子石中玉！」

黑袍客道：「也許石中玉眞的是去解手也未定，豈能因此而懷疑他？」

「祖某後來又得知本帮叛徒姜獨臂是死在你劍下的，而你却說有個幪面人追殺你，可有這件事？」

黑袍客道：「我又不是石九斗，你問我作甚？」

「這件事值得懷疑之處甚多，第一，你殺死姜獨臂與殺死青木狂神的動機目的一模一樣，都是怕他落在咱們手中，而洩露了五行盟的秘密，第二，那人所謂極可能是五行盟盟主的蒙面人，沒人見過，只是你說的，第三，你突然出現實在是太過奇怪！」祖十三道：「至於李懷仙之死，也極有可能是你下手的！」

黑袍客哈哈大笑起來：「這都是你的想當然耳，我若是石九斗，既然下手殺了李懷仙，為何不順道把郭尚義也殺了？」

「郭大俠武功人品沒話可說，不過他這人太過死心眼，而且你與他即將結成親家，將來尚有可供利用之處，最少在有人懷疑你時，也多一個有身份的人，可以為你辯護，何況他的利用價值若然消失，要殺他對你來說，根本易如反掌！」

「當眞好笑，你眞以為本座便是石九斗麼？哈哈……全沒證據！」

祖十三臉色不變，冷冷地說道：「雖然都是懷疑，但加在一起，準確性便很高了。」

「捕風捉影，有辱你的身份！」

祖十三忽然放聲大笑起來，黑袍客怒道：「有什麼好笑？」

祖十三道：「如今我已敢肯定地說，你便是俠名滿江北，號稱『中州大俠』的石九斗！」

黑袍客也笑了起來，不過聲音不如前響亮，祖十三冷冷地道：「你若不是石九斗，為何一直為他辯護？咱們懷疑石九斗，對你對五行盟都是百利而無一害！由此證明你就是石九斗！」

黑袍客道：「你要懷疑本座是石九斗，便任你吧，本座只不過看不慣你一副目中無人的神態而已！」

祖十三又大笑起來，笑聲未落，身子倏地欺前，右掌望黑袍客拍去！這一掌他運上八成眞力，周圍一丈，都佈滿了罡風，而且事前毫無先兆，黑袍客虞不及此，只得接掌接下。

× × ×

慧光剛閃出，便覺風聲颯然，連忙蹲身拂袖，眼角一瞥，原來偷襲的正是南宮炎。

南宮炎是一招未中，身子倒飛，脫手又拋出幾顆雷火神彈，慧光見附近沒有少林弟子，也不理他，一個箭步竄前，讓過那些雷火神彈。

南宮炎一退之下，已來至庵前，計周天與圓玄殺了三百多招，仍然未分勝負，見狀忙叫道：「南宮老弟，快來，先把這老禿驢解決了再說！」

南宮炎立即慢慢走前，就在此刻，地上忽然竄起一人，一掌印在他丹田上！

南宮炎連閃避的念頭都未曾浮上，已經狂噴鮮血，頹然坐在地上，喃喃地道：「你，你還未死……」

那人正是圓通，只聽他哈哈一笑，撕開僧袍，只見他上身紮着一層厚厚的牛皮，抽出飛刀，道：「你們的奸計老衲早已知道，還能不準備麼？咱們不點破陰謀，只是希望慧根及慧德能夠臨危勒馬，誰知他們鬼迷心竅！老衲詐死未想殺他，不料他遠遠離開，剛好你湊上來送死，老衲便送你西天吧！」

言畢手腕一揚，三柄飛刀全釘在南宮炎身上！

他長嘯一聲，道：「師兄，要小弟助你麼？」

圓玄說道：「不必！你快助慧心他們吧！」

圓通雙脚一頓，如麻鷹般斜掠起來，轉頭一望，地上躺着不少屍體，其中甚多是少林弟子，他雙眼赤黑，大喝一聲，身子一沉，右掌一翻，擊在一個五行盟弟子的頭上，「噗！」那人腦袋開花，哼也未哼一聲，便自斷氣。

場上此刻形勢已變，五行盟仗着人多，已取得了上風，這並非祖十三對五行盟的實力估計錯誤，而是一來怕人太多，會露出馬脚，讓五行盟發覺，二來有的家居離嵩山較遠，還來不及趕來。

慧心苦戰至此，亦已油盡燈枯，楚峻見師父進入初祖庵內，便與歐陽虹聯袂殺上，與抱月抱風會合。此刻他見慧光與南宮炎出來，却不見師父與諸葛錦暉的踪影，心懸師父安危，對歐陽虹道：「大哥，小弟進庵看看師父！」

歐陽虹道：「小心一點！」

楚峻苦戰至今，仍然精力充沛，一輪快攻已衝出重圍，鑽入庵內，目光一及，不由大叫一聲：「師父！」彎腰一探，屍體經已發冷。

他發了一陣怔，喃喃地道：「你的仇人終於死在你手上，瞑目吧！」想起天地茫茫，却無一個親人，一時之間，悲從中來，雙眼濕濡。

就在此刻，一個蒙面的五行盟弟子衝了進來，揮刀劈向楚峻，楚峻大怒，喝道：「來得正好，我正要找個人來洩洩氣！」後退兩步，長劍如風，急刺對方胸前的左右「乳突穴」！

那人大驚，向横而閃，却不退出去。

「乖徒弟，你認不出我的聲音麼？」

楚峻驚喜地道：「師父，是你？」

那人正是侯百通所扮，道：「輕聲一點，來，咱們合力做一齣好戲……快向我

攻來！」

楚峻不知他葫蘆裏面賣什麽藥，只得揮劍過去，侯百通立即自牆洞處縮出去。

楚峻緊追不捨，侯百通輕功高超，閃避甚是輕活，他一直向慧德處退去，楚峻立即明白他的用意，追得更急。

慧德見自己巳陰謀敗露，撕下假面具，揮動戒刀，追殺少林弟子。

少林弟子明白技不如他，但因不齒他的爲人，一見他追來，反而迎了上去，盡量使用兩敗俱傷的打法，使慧德越戰越是心驚，最後捨棄攻擊少林弟子，而殺向羣豪，由於他武功精湛，內力深厚，羣豪有好幾個死在他手下。

當侯百通退至他附近時，忙叫道：「慧德，快救我！」

慧德爲了贏取五行盟成員的好感，立即衝前，把楚峻的長劍架住。

侯百通揮刀過來，慧德道：「不必，讓貧僧解決他！」

「是！」侯百通應了一聲，向他身後退去，倏地一個轉身，單刀反手刺出，身子却向前奔去。

刀尖刺到慧德後背二寸，慧德又痛又是詫異，手脚微慢，已被楚峻一劍戳在胸膛上，正想再補上一劍，只聽慧光道：「阿彌陀佛，讓老衲來收拾他！」

楚峻立即退下，向侯百通追去，侯百通一直使用這個辦法，暗助楚峻殺敵，五行盟之人在此亂局之中，也沒人發現他使的詐。

直至他向五行盟主新邀入伙的「鐵劍震武林」商九鼎之前，才被其發現，當侯百通反手把刀刺出時，商九鼎疾如星火地轉過身來，一劍把刀擋開，厲聲喝道：「你幹什麽？」

楚峻怕他對侯百通下殺手，急忙標前持劍急攻，侯百通揭下罩巾，道：「老子要殺你！」

商九鼎乃是道上有名的凶人，聞言哈哈大笑。「眞是稀奇，老子殺你還嫌弄汚寶劍哩！」

話音未落，侯百通左臂一掄，袖管內忽然飛出一團火燄來，同時舉刀劈去。

商九鼎猛吃一驚，連忙後退，背後的楚峻又攻了上去。

三人霎時間鬥在一起，商九鼎武功雖然超羣，但楚峻也非弱手，加上侯百通的旁門左道層出不窮，時常擾其耳目，幾番都險險傷在楚峻的劍下，饒得他心狠手辣，也出了一身冷汗。

×　×　×

祖十三一掌圈住黑袍客，黑袍客只得也發出一掌。不料，祖十三忽然撤掌，摸出打狗棒，斜顚上去，使了一招「趕狗入巷」，把黑袍客左右退路封住。

黑袍客大喝一聲：「祖十三，別人怕你，你道本座也會怕你麽？」

祖十三冷笑一聲：「你不怕最好！」手腕一抖，棒法又是一變，把黑袍客圍得更緊。

黑袍客摸出一柄長劍來，振腕一抖，把祖十三的攻勢砍去，劍上光芒火盛，周圍立即湧出一股凜然的殺氣。

祖十三臉色凝重，不敢大意，兩人四隻眼睛互瞪着，彷似四柄無形的利劍，在空中交擊。

在附近打鬥的人，也不知是爲了不想影响他倆，還是受不住那股淩厲的殺氣，紛紛避開。

過了半晌，祖十三大喝一聲，欺前一步，打狗棒「嗤」的一聲刺出，黑袍客也同時擧劍刺出。

只聽「篤」的一聲，劍尖刺在棒尖上，兩枝兵刄，同時一變，接着各自變招，以快鬥快，眨眼間便換了三十七招！

五十七招一過，黑袍客劍法忽地一慢，但要刺一劍，便發出一陣嘶嘶的聲音，聲勢極其嚇人。

祖十三不爲行動，打狗棒不與對方長劍接觸，以柔制剛。

二十一招之後，黑袍客劍法再一變，這次速度更快，往往一招未曾使畢，第二招巳生，第二招末落，第三招又再湧現，快得只見劍影不見人影。

郭尚義在遠處看到，大叫一聲：「追風劍！你，你果然是石……石九斗！」

黑袍客一聲不吭，把「追風劍」的優點發揮得淋漓盡緻。

祖十三吃不住他這一陣急攻，一連退了七步，黑袍客喝道：「把命留下吧！」

祖十三道：「未必！」左臂一抬，只聞「噹」的一聲，黑袍客的長劍砍在他鐵臂上，登時彈高尺半，露出一個空門。

祖十三是何許人也，打狗棒立時自空門中刺入。黑袍客大驚，忙向後一退，不料祖十三右臂一翻，義臂上的鐵爪，忽然抓住的黑袍客的劍刄！

這一着大出黑袍客的意料，試問誰敢以掌抓他的劍刄，急切間那裏還記得祖十三的右臂是鐵鑄的，劍刄一緊，身形微滯，侍他醒覺，要想鬆劍，經巳來不及了，只聽「噗」的一聲，胸膛上被打狗棒刺了一個小洞，深及三寸，鮮血如同噴泉般湧出。

祖十三打狗棒一圈，再戮住了他的痲穴。

在塲數百個人，都料不到這塲龍爭虎鬥，會這般快結束，甚至祖十三也料不到，封住了黑袍客的痲穴之後，自己也不由一怔，好像發了一塲夢！

一怔之後，他立即發出一陣狂笑，聲音充滿歡悅與驕傲！

羣豪與少林弟子齊時歡呼起來，震得羣山齊鳴，也把黑暗驅掉，一道和煦的陽光照了下來，天地逐漸光明。

黑袍客之死，使五行盟成員都是心頭如被巨木所撞，有點六神無主。

楚峻見商九鼎手脚一慢，長劍一偏，使了一招「知我者稀」。

黑袍客下意識地向後一退，楚峻上身向前一俯，化爲「千里之行」，「噗！」劍尖沒入商九鼎的胸膛。

侯百通見機不可失，雙袖一揚，飛出兩團乳白色的濃烟來，商九鼎飛身後退，沉肱向侯百通撞去，不料招至一半，便大叫起來。

侯百通哈哈大笑，隨即向後一退，只見商九鼎的人影在白霧中跌跌撞撞地走了幾步，終於跌倒地上。

楚峻道：「師父，你用什麽方法收拾他的？」

侯百通道：「乖徒兒小心！不要走過來，爲師在地上撒一把『立地成佛』！」

「立地成佛？」楚峻訝然問道：「那是什麽東西？」

山風一吹，白霧散開，只見地上佈滿了一個個鷄蛋大小，上面長滿了尖刺，而尖刺又有倒鈎的東西，侯百通得意地道：「這便是『立地成佛』了，任何人踩上它，都不用想再走一步！」

「上面有毒？」

「痲藥！」侯百通笑嘻嘻地道：「乖徒兒快制住他的痲穴吧！」

×　×　×

祖十三扯下黑袍客的蒙面罩巾，冷笑一聲：「祖某可有懷疑錯？」

郭尚義眼光一及，長槍乍現，刺倒一個五行盟的弟子，倒飛回來，戟指道：「石九斗，你，你爲何要這樣……嘿，枉我認識你二十年！」

那人果然便是「中州大俠」石九斗，只見他鐵青着臉，道：「這是你瞎了眼，與我何關？」

郭尚義大怒：「你還敢逞英雄？今日郭某便殺了你！」

石九斗冷冷道：「你要殺親家麽？」

郭尚義一怔，厲聲道：「我郭某敬你是一條好漢，所以要送女兒去你石家，誰知你却是個人面獸心，口蜜腹劍的卑鄙小人，這頭婚事休再提，我女兒便是嫁不出，也不會入你石家一步。」

石九斗冷笑一聲：「郭兄原來也是個趨炎附勢之人！」

郭尚義大怒，祖十三却截口道：「郭兄爲人光明磊落，天下武林盡知，無須你來評論！」

石九斗恨恨地道：「成者爲王，敗者爲寇，要殺便殺，何必多躭誤時間，我石九斗壯志未酬，只怪運氣不好，絕不會求情！」

「阿彌陀佛！」慧光大師制住慧德，走了過來，道：「老衲只想問你一句話，石施主早巳名動江湖，何必再弄出這許多風雨？」

石九斗怪笑一聲：「名動江湖有個屁用！我又不是和尚，可以四大皆空！」

「然則施主是欲獨霸武林？」

「當然，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掛個大俠的名有什麽用處？」

「不做武林霸主，難道便沒有樂趣？」祖十三道：「就算有這種壯志，也得想一想，你做武林霸主，對別人又有什麽好處。」

石九斗冷笑一聲：「古往今來的霸主幾曾想到別人？所謂智者馭人，愚者受馭於人，乃千古不易之理。」

祖十三哈哈笑道：「難怪古往今來的霸主暴君功業都不能長久。」

石九斗道：「何必長久，只做一天，也可流傳後世！我並不想到以後！」

祖十三道：「老叫化才不相信，任何人一抓住了法力無邊的權杖，做了一日便想做一年，做了十日便想做十年！」

石九斗道：「不錯，這也是祖兄的由衷之言。」

祖十三臉色微變，淡淡地道：「老叫化只求三餐溫飽，那有你的雄心壯志！」

「只怕未必，若然如此，你何必再度重執丐帮牛耳？」

歐陽虹道：「這是本帮弟子懇求家師重膺重任的！」原來此刻五行盟成員見大勢巳去，紛紛溜掉，溜不掉的，也巳被羣雄團團圍住，雙方都停了下來，歐陽虹、楚峻以及抱月道長等人都走了過來。

石九斗忽然大笑起來：「祖十三，我好佩服你！」

祖十三臉色微微一變道：「不敢。」

「我佩服你手段高明，又羨慕你的手下全是些白痴，被你瞞騙了數十年猶可原諒，但你的臭史暴露之後，他們仍不拋棄你，甘心受你驅策，當眞……哈哈……」

祖十三臉色一變再變，慧光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人孰無錯？聖人有錯，出家人也有錯，只要大節把持得住，小節犯錯又有何妨？」

祖十三道：「多謝大師勸解，使祖某如負重釋！」

石九斗臉色一變，怪叫一聲：「我難道沒有優點？我歷年來做了多少俠義之事，散發了多少家財？你又不是不知道！」

郭尚義冷冷地道：「誰不知道？可惜你所作所爲全是爲了達到你個人雄霸武林的野心而巳！這邊救了人，那邊又去殺人？這廂慷慨解囊，那廂又去搶掠，這也算是俠義行爲？」

石九斗道：「但我還知道祖十三一些其他的事！」

慧光道：「阿彌陀佛，祖帮主的事施主巳無權過問，因爲你巳是武林的罪人！諸位施主這人如何發落？」

郭尚義道：「當然是殺無赦！」

祖十三道：「待老叫化親自動手！」言畢緩緩走前。

石九斗臉色一黯道：「請念在石某以前還有一段交情，請祖兄不要用刑！」

祖十三沉聲道：「咱們做事與你五行盟豈是一樣？你想怎樣死？」

石九斗慘然地道：「掌震百滙穴，最沒痛苦！」

祖十三道：「祖某便答應你所求，以示正邪行事之別！」

石九斗閉起雙眼，祖十三右掌緩緩擧起，接着迅速在石九斗頭頂上一拍！

石九斗身子猛地一抖，身子立即攤下，只見他死時臉上竟泛起笑意。

就在此刻，祖十三猛退兩步，一跤摔倒！

羣豪至此才見祖十三腹腔處湧出一股紫黑色的血水來，不由都是一怔！

這個變化實在匪夷所思，連歐陽虹也過了半盞茶才大叫一聲奔前：「師父，您老人家怎樣啦……」

郭尚義道：「這是怎樣回事？誰有解毒傷藥，快拿來救祖帮主！」

祖十三搖頭道：「不用了……是鶴頂紅……」

歐陽虹道：「師父，你是怎樣中暗算的？」

祖十三道：「爲師也不大清楚……」忽然向楚峻眨眨眼，楚峻走了上前，暗中戒備，「帮主叫我？」

「乖孫子……爺爺對你還不錯吧……你忍心讓爺爺難過麽？」

楚峻喉頭「骨」的一聲响，胸膛起伏，祖十三雖然沒有說清楚，但他明白得很，祖十三求他不要把他做「東山爺爺」那般醜事，公諸於世。

「唉！一個人臨死還要記掛着死後的名聲……」楚峻暗嘆一聲，自己的父親，歐陽大哥的師父，石二哥的父親，竟沒有一個是好人，這件事實在難以想像！難道天下竟沒一個好人？沒有一個眞正的「英雄」？

薛文鴻爲情而壯志盡失，郭尚義雖是俠義道上的頂呱呱人物，但死要臉子，侯百通好使旁門左道，他們是不是眞正的英雄？

歐陽虹大叫一聲：「三弟，我師父跟你說話，你聽見沒有？」

楚峻霍然一醒，深深吸了一口氣，蹲下身，道：「爺爺放心去吧！勿忘記歐陽虹是我的大哥！」

祖十三嘴角露出一絲笑意，溘然而逝！歐陽虹雖是硬漢，却是性情中人，不由放聲痛哭起來。

忽聽侯百通道：「我知道秘密啦！」衆人立即把他圍住，侯百通指一指石九斗腰上那條皮帶，道：「秘密便在這皮帶之上！」

郭尚義說道：「郭某魯鈍，請說個仔細！」

侯百通道：「道理很簡單，這皮帶有機括，按動之下便可射出淬毒鋼針，這當然是石九斗的防身秘密武器，可惜他料不到自己會突然而敗，一直沒有機會按動機括，後來受制之後就更加沒有機會了！」

他吸了一口氣，續道：「石九斗十分狡猾，便借祖十三下手之際，求他用掌擊他百滙穴……」

一個漢子問道：「這又如何？石九斗豈不是死得更快？」

侯百通道：「這正是他聰明之處，百滙穴是人身第一死穴，所以連祖十三也沒有想到他會借此殺人！須知百滙穴是統管人身經脈穴道，受掌力一擊之下，牽動全身內外，肌肉痙攣時，扯動了皮帶上的機括，毒針便射了出來！這當眞是天衣無縫！雖然石九斗會死得更快，但早一刻死跟遲一刻死，對他來說反而死得痛快，何況還可以自己之死，來殺死他痛恨的人！你們看，他臨死時還露出笑容呢？」

歐陽虹大叫一聲：一脚把石九斗的屍體踢飛！

「阿彌陀佛，死者無罪，請小施主寬恕則個！」慧光合什道。

就在此刻有人叫道：「有人偷屍！」

歐陽虹目光一抬，只見一個蒙面的五行盟弟子，彎腰抱起石九斗的屍體，向後山飛去！歐陽虹大叫一聲，放足追前！

忽又見後山崖下躍上一個女人，向那人迎了上去，道：「快走，我替你抵擋追兵！」

那蒙面人略爲一頓，去勢又疾。那女子橫刀道，「那一個要追他，便先過姑娘這一關！」

歐陽虹怒道：「你是什麽人？」

楚峻目光一及，叫道：「林仙姑？」

那女人道：「不錯，正是我！」

楚峻邊飛前，邊喃喃地道：「那人一定便是石二哥……五行盟的副盟主也一定便是他……」

歐陽虹驚叫一聲：「他是石中玉？」不由住下脚來。

林仙姑道：「正是，他便是奴家的夫君石中玉！」

郭尚義怒道：「放屁！石中玉幾時娶了老婆？」

林仙姑道：「姑娘已陪他睡了好幾覺，還不算他的老婆？」

郭尚義喝道：「好一對狗男女，待老子斃了你們！」

楚峻急道：「且慢！」轉頭對林仙姑。「林姑娘眞的喜歡石……石中玉？」

林仙姑道：「你既然不喜歡我，姑娘只好退而求其次了，何况……我已是他的人……」

楚峻道：「我放你回去，不過你以後可得好好管住他，不要讓他再回來……」

林仙姑正容地道：「這個還容你吩咐麽？我也怕他會被狐狸精迷掉！」

郭尚義道：「不要讓我再見到你們，否則要他死無葬身之地！走吧！」

林仙姑喜道：「多謝多謝！我一定帶他到一處沒有人跡的地方住，咱們日間種種菜，晚上逗着兒子玩兒……」說到此，猛覺不妥，臉上一紅，轉身向石中玉追去。

歐陽虹嘆了一口氣，說道：「想不到石老二他……更想不到他爹是一個那樣子的人！」

楚峻暗嘆一聲，忖道：「大哥，你想不到的事還多着哩！」

侯百通道：「這些五行盟的蝦兵蟹將怎樣辦？」

郭尚義道：「當然是殺個乾淨，以免今後他們再爲惡！」

慧光道：「阿彌陀佛，他們既然不抵抗也不逃走，證明已有懺悔之心，施主何不放其一條生路！」

郭尚義大聲說道：「放他們回去，再過幾年讓他們又成了氣候，只怕江湖上又要有一番腥風血雨，方丈是明白人，請三思！」

那些人忽然一齊跪下，道：「請方丈慈悲！」

慧光道：「郭大俠，老衲有個要求，廢了他們的武功，便讓他們逃生去吧！」

郭尚義猶未答話，那些人已齊聲道：「方丈廢了咱們武功，也是死路一條，因爲咱們仇家極多！」

慧光道：「你們若果有心向佛，便留下來，有人來找你們自有老衲對付！」

那些人大喜，大多數都寧願留下來，剃度出家。

慧光合什說道：「阿彌陀佛，今日總算功德完滿，這裏的事，請兩位師叔辛苦一下！諸位施王請跟老衲入寺小歇一下如何？」

×　×　×

慧光怕羣豪身上的血跡污穢，不帶他們到大雄寶殿，只帶羣雄至客廳。

客廳雖然不小，但也擠了個水洩不通，慧光道：「老衲剛出關，詳細情況不甚了了，未知諸位如何得知敝寺出了叛徒，又怎知五行盟會來侵犯敝派？」

侯百通道：「這是我徒兒自五行盟的堂主口中探悉的，我老侯自告奮勇暗中去找祖十三，而他跟他師父先來貴寺……」

這句話說得沒頭沒腦，聽得羣豪一頭霧水，郭尚義首先忍不住問：「誰是你徒兒？你徒兒的師父又是誰？」

侯百通失聲笑道：「我老侯樂糊塗了！乖徒兒，快出來跟諸位英雄見個禮！」

楚峻只得長身向羣豪抱拳行禮，羣豪暗是詫異地忖道：「這青年武功比侯百通高明不少，他怎會是侯百通的徒弟？」

「我徒兒姓楚名峻，是前青雲莊莊主的二子，他還有一個師父叫薛文鴻，諸位大概也有的耳聞！嘿嘿，我這個乖徒弟是青出於藍勝於藍……」

楚峻紅着臉道：「師父，方丈在等你說話，你莫盡往我臉上貼金……」

羣豪都是哈哈一陣大笑，鬧得侯百通一張老臉也紅了。

慧光含笑道：「楚施主的確是人中龍鳳，若老朽沒有看錯的話，五年後將爲武林大放異采，也難怪侯施主高興。」

侯百通更是得意洋洋。「我沒有說錯吧！」

羣豪聽少林方丈如此器重楚峻，却忍不住對他多看幾眼，侯百通輕咳一陣。「祖十三聞訊之後，便與我分頭行事，去秘密通知附近的英雄來此，咱們到此已兩日兩夜，都是由太室山那邊偷偷過來的，藏在山洞之內，祖十三則悄悄上山去找圓通禪師，把一切告知禪師，禪師本來不信，後來祖十三便與他訂下一計試探慧根與慧德，故意讓他們陰謀敗露。

「祖十三又潛入庵內暗中保護方丈你，咱們則叫他們以嘯聲爲號，一定要在五行盟主出現之後才出現，避免打草驚蛇。

「至於寺內的弟子，圓通與圓玄兩位禪師又悄悄挑選了數十位，明令他們去採山藥，却是去找咱們，更密令一些少林弟子雜在打鬥場中，在形勢不妙時，率先投降，用以保存少林的實力，以及留力至五行盟主出現之後，才與對方作生死鬥，其他你們都清楚啦！」

慧光合什謝道：「多謝諸位施主大義解救，使我少林逃過此刦。」

羣豪道：「救少林乃救自己耳，九大門派落在五行盟手中，咱們還有生理乎？」

郭尚義道：「九大門派自與袁項初決鬥以來，至今元氣未復，致爲五行盟所乘，罪魁禍首乃袁項初也。」

慧光合什道：「阿彌陀佛，袁項初天縱其材，難免有自視過高，加上出身邪派，是以九大門派才會希望收服他……其實那場比鬥對袁施主來說甚不公平，因爲咱們人多，採取車輪戰，迫得袁施主要下殺手。」

他頓了一頓，續道：「有一件事，老衲若不說，諸位可能不知道，老衲這條命還是袁施主所賜！」

羣豪「啊」的叫了一聲，心頭都甚是詫異。

慧光道：「最後那一戰，雙方都因力盡而罷下手來，歇了一陣，袁施主首先恢復了體力，向老衲等下一輩走過來，老衲等已嚇得連逃跑的念頭也不敢有，可是他

忽然長嘆一聲道：「世人皆妒賢，我若把你們全部殺死，只怕將來別人見到我，都視爲蛇蝎，我做人尚有什麽樂趣？便住脚盤膝坐下。」

過了一陣，他又道：『我今日仍有辦法殺死你們，你們相信不相信，因爲我任督兩派早巳打道，精力恢復得快！』

「當時家師圓相等人都不敢發一言，只聽他又道：『我武功雖然高強，仗的只是天賦異稟，雖然可以把你們逐一擊敗，武功却不如你們之王道與淵傳，罷罷，你們走吧，不過我有個條件要你們答應。』

「家師問他有什麽條件，他道：『我有一個徒弟名喚薛文鴻，不過他只跟袁某八個月而已，只能算得是個記名弟子，希望你們能放過他。』

「家師道：『令徒尚無大惡，咱們自不會與他爲敵！』老施主道：『希望他能繼承我的衣砵，諸位袁某便遂你們之願，自殺吧！』

「當時在場之人，都臉現愧色，家師道：『施主何時尋短見？』

「袁施主道：『天下再無我袁某人的敵手，而袁某枉有一身無敵於天下的武功，却又不能見諒天下……天降奇才，世妒賢能，袁某生於世尚有何樂趣？唉，中庸之道，當眞有理……』言畢縱身下崖！」

半晌，慧光續道：「這件事由於大失九大門派的顏面，所以事後宣稱袁施主最後不敵死於崖下，其實……由於此事令九大門派心生愧意，才宣佈封山，老衲說這件事目的是希望以後大家少殺戮，多勸解，說不定江湖反而會因此而安定下來。」

郭尚義道：「那些惡魔，不用霹靂手段對付，他們又豈能悔改？」

「首惡殺之，餘者饒之，分別對付，便能減少殺戮！」

侯百通道：「五行盟巳烟消雲散，料江湖有段較長的平靜，以後的事，將來再討論吧。」轉頭問郭尚義：「郭大俠八月十五逯女兒出閣之事如何，咱們是否尚有喜酒喝？」

郭尚義老臉一熱，訕訕地道：「那姓石的小子，卑鄙奸詐，又而好色浪蕩，小女豈敢嫁給他！」

「不過老侯知道令嫒巳另有心上人，何不依計劃讓她出閣？」

郭尚義更窘，說不出話來，慧光大師合什道：「既然天賜良緣，郭施主便順便玉成好事吧。」

羣豪道：「不知郭姑娘的心上人，是那一位少年英雄？」

郭尚義根本不知道，那裏說得出話來，郭志遠忙道：「舍妹的心上人乃是楚峻少俠！」

羣豪又「嗡」的一聲叫了起來，楚峻與郭惠蘭臉紅如柿，仍不由自主地相互偷望了一眼。

郭志遠道：「舍妹與楚少俠患難之中見眞情……而且舍妹一直反對與石中玉的婚事……」

一個老者問道：「這婚事是令尊主意的，舍妹會反對？」

「石家心懷陰謀，爲達到不可告人的

其目的，不斷派人游說，家父不知其爲人，所以答應了，但舍妹一直認爲石中玉油臉滑嘴，而又心高氣傲，目中無人，所以心生嫌惡，是以多番離家出走，此事武林中也有不少人知道！」

慧光哈哈笑道：「楚施主天賦異稟，郭姑娘女中丈夫，金童玉女，天作之合，何必究其結緣之經過？說不定老衲也要下山去喝一杯喜酒。」

郭尚義得道：「能請得方丈下山，郭某歡迎之至！」

侯百通道：「郭大俠，有你這句話，這件事便訂下了，八月十五日，咱便派花轎來迎娶了，屆時便請諸位一齊去喝杯喜酒。」

丐帮長老邢老實道：「楚少俠事出江湖，老叫化便有幸認識他了，這頓喜酒就是少不了的，不過地點在何處？咱們該去那裏喝喜酒？」

楚峻無家無屋，這倒是個問題，要想新建一座莊院，也已來不及，饒得他素來古靈精怪，此刻也沒了主意。

歐陽虹道：「不如到敝莊去吧，他是在下結業弟弟，讓敝帮做個主人如何？」

丐帮弟子首先叫起好來，此事便這樣訂下了，郭志遠忽然走至楚峻面前，道：「請楚兄弟先拿件訂情物。」

楚峻摸遍全身均沒什麽好東西，只得道：「可否容後補辦？」

郭志遠道：「兄弟手上之劍，不就是現成之物？」

楚峻道：「此刻刄口已捲，令妹若不嫌棄……」

郭尚義大聲道：「嫌棄什麽？此劍飲了不少惡魔之血，送給我家丫頭作定情之物，最是合適。」

羣豪又一陣大笑，紛紛下山，不過楚峻與歐陽虹兩千人却留下來爲師尊收屍。

下山之後，歐陽虹忽然喝道：「三弟，當眞想不到石九斗是個這樣的人，當初老二跟咱們結義，恐怕也另懷目的！」

「結義之時，大概二哥尚不知道石叔叔的事，可能是誠心的，後來小弟重出江湖之後，才逐漸覺得他與前有點不對！」

歐陽虹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家師臨死之前跟你說那些話，到底是什麽意思，你幾時認識他的？」

楚峻沉吟了好一陣，都不知道該不該把祖十三暗地裏的事告訴他，因此久久都沉吟不語。歐陽虹不悅地道：「三弟，你連我也不相信，你爲何認他爲爺爺？」

楚峻只得道：「那時令師化名東山，小弟在路上偶然邂逅他，他很風趣，一直稱小弟孫子，小弟便信口叫他爺爺了！」

歐陽虹道：「不對不對，家師之話眞是奇怪，事情一定不是這般簡單。」

楚峻嘆了一口氣，道：「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還好，令尊的一些事，你該有個耳聞吧？」

歐陽虹身子一震，默不作聲，楚峻只得避重就輕地道：「那時候，令師料不到會有機會重出江湖，所以坦言對小弟承認此事……他自然不希望我在他死後，把此事宣揚出去，其實就算不說，小弟也不會胡言亂語！」

歐陽虹臉色慘白，道：「眞是令人難以置信。」

楚峻說道：「每個人都有缺點和汚點，只要不喪大節，又有何妨？大哥何必難過？」

歐陽虹說道：「小弟以前把人看得太簡單了，以爲好的便是好的，壞的便是壞的……」

× × ×

八月十五日既是中秋佳節，也是武林盛事，楚峻與郭慧蘭的婚禮，驚動了數百個武林好手，自四面八方歸來道賀，盛況空前，熱鬧之況也不必細說。

婚後一月，楚峻便偕同嬌妻悄悄南下，準備找一處山明水秀，人跡較少的地方過活，不料，一過長江，便見岸上立着一人，正是侯百通。

楚峻與郭惠蘭齊是一怔，問道：「師父怎地在此？」

侯百程笑嘻嘻地道：「你們一出門，我便跟來了，此後你們去到那裏，我便跟到那裏。」

楚峻與郭蕙蘭對望一眼，甚覺尷尬，只聽侯百通道：「你倆便可憐我這個孤苦無依的師父吧，你放心，我不會去打擾你們，你們住在山南，我便住在山北，只要你們早點送我一個徒孫，爲師便有好日子過了。」

郭蕙蘭滿臉通紅，道：「就送兩個給你吧。」

侯百通哈哈大笑：「兩個也好，再多便不行啦，師父骨頭老啦！」他果然甚是通情，策馬遠遠跟在徒弟徒媳後面。

（全文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喪屍山莊

馮嘉文
可飛・圖

能言喪屍　活似生人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司馬洛在死去的華達士家裏見到了高華，原來死屍的活動是由電腦控制，而不是由無綫電波遙控的，再由高華介紹丹妮絲相識，她是一個混血兒，並將華達士的屍體解剖取出電腦裝置和炸藥，如何控制死屍活動的情況詳細告知司馬洛，她原是和另一個混血兒阿方素合作這種事，現在被阿方素跟踪追殺她們二人，要求司馬洛、莫先生的庇護，原來她們這個組織目的是行刺A國總統，擾亂金融市場來博取厚利，另一個是騎刧核子原料售給另一些國家。司馬洛和莫先生、還有另一位以模特兒爲職業的秋蘭是偵查此事……

「你忽然又不熱情了。」司馬洛說。

「不是，」丹妮絲半閉着眼睛搖着頭「我不很懂呀，你認爲我應該怎樣做才是對的，你教我吧！」

「你不懂？」司馬洛說，「你這個女强人，也有不懂的事情嗎？」

「女强人不懂的往往就是這個，」丹妮絲說，「我一生都是太忙了，根本沒有機會與人談戀愛，而且，適合的對像亦不多！」

這倒是很有道理的。司馬洛說：「通常說沒有空的人實在多是不感興趣的。」

「我的情形不同，」丹妮絲說，「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而且我一直總是在告訴自己，我將來的時間多的是——但現在，我可能沒有時間了！」

「別講這種不祥的話！」司馬洛說。

「總之我現在認爲我應該享受生命，」她微喘着氣說，「你認爲我應該怎樣做才是對的，你告訴我吧！」

「用不着做甚麼，」他說，「你祇是不要動就行了。」

他溫柔地吻她。他了解了她的情形，就懂得應該怎樣做了，她穿上了的衣服又再解下來，他的衣服亦解下來了。

他們就在那柔軟的地毡上　她一切都是權威而有主意，單單在這件事情上她却是六神無主的，需要司馬洛的引導。後來，她漸漸熱起來了，亦自然地懂得應該怎樣做了。她幽幽地說道：「眞奇怪，你的做法完全不同……我不知道我能有這些感覺！……」

「這看來是前奏曲之功。」司馬洛微笑。

「呀……」她忽然這樣吐出一聲，身子劇烈地震了一震。

他也不是很快，祇是很强勁，一下子就滑到了天堂的盡頭，裝得滿滿的，然後略停，先習慣一下那緊凑。

丹妮絲則是已經銷魂地在扭動着身子，這使司馬洛在忍耐的方面比較困難。不過，司馬洛也知道這並不是她在使用特殊技巧要使她快些敗下陣來，因爲他知道這對她是並無好處的。她這祇是一種自然的反應，是不由自主的。

司馬洛還是能夠自我控制着，在把持定了之後，他才開始動作，於是，以後就進行得很美妙。在其他的事情上，丹妮絲這個人冷酷而鎭靜，但在這件事情上則是反應强烈，熱情如火，她不很會合作，但她也盡了她的能力，用她的本能去合作。

她好幾次低聲呼叫起來，身子痙攣到要縮成一團似的，到後來，當暴風雨終於過去了之後，她已是渾身大汗，地毡濕了一大塊，而弄濕的也並非全都是汗，他們要移到一處比較乾的地方去躺着。

司馬洛說：「你知道嗎，丹妮絲，你實在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

「我不知道，」丹妮絲說，「對這種事情，我總是不大有把握的。不過，我在想，爲甚麼我不生爲男人呢？假如我生爲男人，我就不會有這樣的煩惱了！」

「假如你不做你所做的那些事情，」司馬洛說，「你就用不着去生爲男人，也不會有煩惱了！」

「我所做的事情已經做完了！」丹妮絲說，「那是不可能推翻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是你生爲女人，這件事亦是已經定了的，也不可能改變呀！」

「不錯，」丹妮絲說，所以，我也不要去想得太多了。總之，我現在已經還了一個心願。你眞了不起，怪不得那麼多女人願意與你合作！」

司馬洛淡淡地苦笑。她這個講法，雖然她的存心是讚譽，但也同時是等於一個諷刺，司馬洛說道：「你現在可以睡覺了嗎？」

「很疲倦了，」丹妮絲打一個呵欠，「不過，你得走了，我從來習慣獨自一個睡覺的，身邊不能有人！」

司馬洛祇好離開了，他也不知道他是失望還是舒了一口氣。雖然丹妮絲不會再纏着他了，但是，這似乎亦使他感覺到還沒有把她完全征服。

×　　×　　×

另一方面，紫蘭正在奇怪，何以那個又笨又麻煩的魯亦文不再來麻煩她。本來，魯亦文不來是最好的了，但是經過了在酒中下藥的事件之後，她的看法又不同了。她覺得魯亦文在酒中下藥這件事情是很可疑的。第一，爲什麼魯亦文在這麼久之後才動用下藥這一招呢？假如魯亦文是追得不耐煩的話，他早就已經下藥了，因爲他早就已經不耐煩。而他自己喝下了有藥的酒之後就馬上匆匆跑掉，證明他自己也知道那藥的力度是很强的，生怕會在紫蘭的屋中失去知覺。

但魯亦文這些藥是從何處得來的呢？假如他早就有，他也早就已經用了。他忽然之間才拿出來用，證明他也是剛剛拿到手的。是誰給他的呢？

紫蘭幹這種工作，也是有她的特殊靈感的。她感覺到魯亦文這個人並不簡單，以前是簡單的，但是現在，他則是變成不簡單了。

她希望知道魯亦文那些藥是從何而來的。她以爲魯亦文會繼續努力，第二天又來下藥，但是魯亦文第二天却沒有來，而且還是一連幾天不見人。

跟着，當紫蘭正要派人去查一查他時，魯亦文又出現了。紫蘭正做完了一個時裝表演，從那大酒店裏出來，要登上的士時，魯亦文就駕着他那部豪華的大汽車滑到他的身邊來。魯亦文伸出頭來說：「紫蘭，讓我送你回家好嗎？我——我想跟你談談！」

以前，紫蘭面對這種場合，是會連忙走避的，但是這一次就不同了。她並不反對，登上了他的車子。

魯亦文開着車子在附近兜來兜去，顯得混身不安的。紫蘭亦不耐煩起來了。她說：「你有話講就講吧！」

「呃——上一次的事情，我要向你道歉。」魯亦文說。

「什麼事情？」紫蘭問。

「上一次見面——我一定要你陪我喝一杯酒。」魯亦文說道。

「哦，喝酒，」紫蘭說，「那是閒事吧了。」

「不，」魯亦文說，「我在酒中下了迷藥！」

「是嗎？」紫蘭說，「但是我並沒有給迷倒！」

「那是因爲你和我交換了，」魯亦文說，「我喝了有藥的那一杯。我不能不喝，喝了之後，我就慘了！」

紫蘭哈哈笑起來：「原來我的運氣很好。你喝了迷藥而開車，沒有撞車嗎？」

「我及時把車開到停車場去停好，就睡着了，」魯亦文說，「我下藥的事情，我相信你是知道的，是嗎？」

「我現在是知道了。」紫蘭說道，「那你想怎樣呢？把事情告訴了我，對你也沒有好處呀，這並不會改善我對你的印象的！」

「我知道，」魯亦文說，「我祇是良心上過不去——這都是因爲我受了人家的擺佈，他給我這藥，叫我這樣做，我實在是不應該聽的！」

「給你這藥的人是誰？」紫蘭問。

「你不認識的。」魯亦文說。

「你講出來聽聽吧。」紫蘭說。

「是一個——我也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魯亦文說，「我祇是知道他混號叫熊貓！」

紫蘭的心中一跳。「熊貓？他是什麼樣子的？」

魯亦文對紫蘭形容了熊貓的樣子，熊貓這個混號並不是專利的，許多人都可以有，但是，在魯亦文形容過了之後，紫蘭就知道，他所講的這個熊貓，也正是那個他們踏破鐵鞋無覓處的熊貓。

「你知道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嗎？」紫蘭問。

「我不知道，」魯亦文說，「這個人，祇是他來找我，我要找他却是不知何處去找！」

但是紫蘭是一個非常機伶的人，她覺得，魯亦文不是那種會懺悔的人，而且，魯亦文的演技亦不好，表情聲綫上露出很多破綻。

她想了幾秒鐘之後說：「魯亦文，你祇是有錢吧了，這世界上有許多險惡的事情你是不明白的。熊貓這個人，就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你做夢也想不到那麼危險。如你上他的當，最後，你會把自己的性命也丟掉的。你現在究竟在弄些甚麼把戲，你最好對我講清楚！」

魯亦文出了一身汗，雖然熊貓口口聲聲說是帮他的，他却反而比較相信紫蘭。熊貓上次在停車場中把那個匪徒打成這樣，又是有槍的，他已心存畏懼了。現在，紫蘭又一口就把他的秘密道破，他吶吶着說：「呃……其實是他叫我來對你這樣說的！」

「爲了甚麼目的呢？」紫蘭問。

「他叫我開車載你到一個地方去會他，」魯亦文說，「他說他會替我把你……把你……」

「你也不是小孩子了，」紫蘭說，「一個人，沒有重大的目的，會這樣爲你出頭嗎？」

「呃……我也是有點害怕！」魯亦文六神無主地說。

「他約了你在甚麼地方？」紫蘭問。

魯亦文說出了地點，紫蘭說：「你在轉彎處把我放下，然後你自己去會他。你告訴他我不肯來好了！」

既然紫蘭不肯去，魯亦文也是不能够强逼她去的，因此，他也祇好照紫蘭的指示去做了。

他與熊貓約好的地方是在郊外的一座樹林，他放下了紫蘭之後，沿路兜了一個圈子，就駛進了那樹林中，在林中的空地上把車子停了下來。熊貓果然從樹林中走出來了。魯亦文打開車門下車，說：「她不肯來！」

「什麼不肯來？」熊貓問。

「我照你所講的做了，」魯亦文說，「但是她在半途就要下車！」

「你不要讓她下車呀，」熊貓說，「你應該把車子直駛到這裏來！」

「我怎能這樣呢？」魯亦文說：「我對她也得尊重一點呀！今次不行，還可以有下一次的！」

「你這個人……」熊貓氣結地說，「什麼事都做不好，我眞不知拿你怎辦！」

「我來了！」紫蘭說。她從林中走出來，手中拿着一把手槍。她叫魯亦文放下她的地點是她小心選擇的，魯亦文開車沿路而來，要兜一個大圈，她則祇要走直綫過來就行，因此她步行亦不比開車慢。

熊貓和魯亦文都愕住了，但是兩個人愕住的理由當然是不同的。

「熊貓，把手舉起來！」紫蘭喝道。

熊貓沒有動，紫蘭再上前兩步，又喝道：「我說把手舉起來！」

熊貓祇好把手舉起來了。紫蘭再上前要搜熊貓的身，熊貓的手就在此時向紫蘭的手槍擊下去，紫蘭不是等閒人物，亦不會心軟而不敢放槍。槍「砰」然响了，熊貓的肋部立即冒血，而他的手在槍响了之後才到達，把紫蘭的槍打得脫手飛去了。

跟着，熊貓也從身上拔出槍來，指着紫蘭說：「好了，不要動！」

紫蘭愕在那裏了，因爲，熊貓身上中了一槍，雖然是正在流血，竟也若無奇事的。在正常的情形之下，這個地方中了一槍的人，是應該已沒有能力再拔槍指着她的了。

她動了一動，想飛起一脚把熊貓的槍踢去，因爲欺負熊貓帶傷在身，動作不靈活。然而熊貓的動作却很靈活，向後一跳，跳離了紫蘭的脚踢的範圍，而且開了一槍，射中紫蘭脚邊的泥土。他驚奇道：「下一槍，我就會射中了。」

紫蘭祇有不動了。魯亦文則是不需要吩咐不動了，祇是在一旁呆着。事實上，他已經快要暈過去了。他這一生人都是吃喝玩樂，經歷雖多，這樣的開槍場面却是祇從電影中見過，而從電影中見到的，與自己親身經歷的又有所不同。

「好了，」熊貓對紫蘭命令，「現在，你把手舉起來！」

紫蘭祇好把手舉起來。

「上車！」熊貓又命令，「後座！」

熊貓似乎是沒有開車來的，眼前就祇有魯亦文那部車子，紫蘭祇好打開車門上了車子的後座，而熊貓則一直是跟隨着她，採取着最佳的角度，使她無法反抗。

跟着魯亦文亦給熊貓一推，說：「你也上車！」

魯亦文亦上了車，坐在紫蘭的身邊，把紫蘭擠住了。熊貓繞到車子的另一邊，隔着車窗命令紫蘭：「你的兩隻手，伸出來！」

紫蘭在槍咀的威脅之下，亦祇有依命，把兩手伸出車窗之外。她還以爲熊貓是打算取出一副手銬來把她的雙手鎖住之類。但是熊貓又不是如此，他的另一隻手非常快速和從袋裏取出一件東西來，向紫蘭的手臂上一刺。

紫蘭要縮手已經來不及了，她知道熊貓是替她打了一針。熊貓把針拿回去，紫蘭已經毫無辦法。刺進了皮膚之內的藥，她是不能够把它弄出來的。

藥力很快發作，紫蘭的身子漸漸軟下來，終於失去了知覺。熊貓格格地笑起來：「你看，現在不是把她弄妥了嗎？」

魯亦文結結巴巴地說：「你是——你現在要把她給我嗎？」她雖然是在恐懼中，仍然見色起淫心。

「也許吧！」熊貓說着，登上了前座的司機位，關上了車門。

魯亦文說：「你受了傷，不方便開車呀！」

「不要緊，」熊貓說：「我應付得來的！」

「我不明白，」魯亦文說，「你怎麼這個地方中了一槍，也是若無其事的呢？」他開始感到情形不妙了，他雖然不是專家，亦知道任何正常人這個地方中了一槍，都是多多少少會影响動作的靈活的。

「因爲我是不會死的！」熊貓說。

他一轉過身來，槍對着魯亦文。魯亦文尖聲大叫起來：「不要！不要！」

但正如紫蘭所預測的，假如對付她成功了，魯亦文就會惹上殺身之禍，現在果然就是如此。熊貓對魯亦文一連放了三槍，魯亦文的身子一陣抽搐，便死在座位上了。

熊貓開動車子，離開了那個地方。車子又是回到了上次熊貓報到的地方，在屋子的側面停下，有穿着白衣服的人出來，匆匆把魯亦文及紫蘭搬進去了。熊貓則是呆呆地站在車子旁邊。

後來，有一個年輕的女郎出現在他的身後，從後伸手把他一攬攬住，說：「噢，熊貓！」

熊貓的反應却使她意外，猛的一扭身就把她甩得飛開了。

她幾乎跌倒，好不容易才扶住園中一棵樹，憂愁地看着熊貓：「你怎麼了？」

熊貓看着她，就像看着一個陌生人，亦像根本看不見她，他皺一皺眉，便走進屋中。

這個女郎跟着進去，但是不能跟到底，因爲熊貓是進入了一度普通人不准進入的門裏。在這裏工作的人是有等級之分的，那度門並不是人人都可以進入，祇有重要的人才能够進去。

這個女郎淚承於睫。熊貓來這裏之後，追求她，把她攬上了手，現在又不要她了。以前熊貓是不能進那門的，現在能進去，就似乎自以爲身份已經提高，便不再

把她放在眼內了，也不想一想，在追求她的時候是怎樣甜言密語，用盡手段，什麽都答應……

有人在她的後面乾咳一聲，她嚇了一跳，轉身，看見是一個一臉鬍鬚，戴着無邊近視眼鏡的人。她連忙尊敬地說：「羅素先生！」

羅素先生乃是這裏最權威的人，他主持裏面那座「研究院」，至於研究一些什麽，她也不知道，她祇是在這裏做配藥的工作。她祇知道是有關醫學的研究。

羅素先生說：「伊美達，你在這裏幹什麽？」

「呃——沒有什麽！」伊美達說。

「回去工作，忘記了熊貓吧！」羅素先生說。

「羅素先生，」伊美達可憐地說，「是不是——因爲熊貓升了職，他就不要我了？」

「也許是的，」羅素先生說，「這種事情很難講，總之你忘記了他吧！回去工作！」

羅素先生經過她的身邊，也走進了那度門內，經過幾段走廊，進入了一座「醫院」。這裏，也就是上一次熊貓被開刀的地方。這時，熊貓已經在一張床上躺了下來。

羅素先生走上前看看，看見熊貓已經睡着了。這是一種近乎死亡似的睡，一動不動，眼睛半閉，而那張床也是特別的，旁邊有一座電腦似的儀器，儀器上有一條電綫搭到熊貓的身上，與熊貓額上的一隻近似音響器材的耳筒似的東西相連，而儀器上有燈號數目字及其他指針在動着。

羅素先生看看儀器上的指出，滿意地點點頭。

這時，另一個人進來了。這人就是上次爲熊貓開刀的人，身上還是穿着白袍。他說：「羅素先生，已準備好了！」

羅素先生點點頭，跟着他進去。

又是上次那張手術床，手術床上躺着的則是紫蘭，身上的衣服已經全部脫光了，而她亦是被緊箍在那手術床上。不過她沒有掙扎，那是因爲她還沒有恢復知覺。

羅素先生站在她的面前，看了一遍，吃吃笑着：「眞美麗！人到底是不能做上帝的工作，我們就沒有辦法製造出一具如此美麗的人體！」

「我們並不製造人體，」那人說，「我們祇是利用人體！」

羅素先生又格格地笑起來：「古斯，你總是那麽現實，不敢誇大，你祇有理想，而沒有幻想！」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古斯說。

「不，」羅素先生揮揮手，「先使她醒過來吧！我有話要跟她講的！」

古斯拿來了一隻面罩，罩到紫蘭的臉上。這隻面罩顯然是可以放出刺激性的氣體的，受到了刺激之後，紫蘭就醒過來了。她用了一段短時間回憶起了她失去知覺之前的事情，第一反應就是掙扎起來，但是當然掙不脫。

羅素先生格格地笑起來：「沒有用的，小姐，你在這裏是逃不掉的！」

紫蘭也知道自己是正在一絲不掛，但這却是使她慌張的最輕微原因了。她知道這些人現在要做的事情並不是要淫辱他。她極力保持鎭定，說：「你們把我捉到了這裏來，不管這裏是什麽地方，總之很快就會有人跟着來救我的了！」

羅素先生格格地笑起來：「這一點我却不相信了。我知道你們會用很多無綫電儀器之類的東西，但是我們已經檢查過了，你這一次並沒有用！」

紫蘭大爲後悔，她的確沒有應用。她沒有機會與她的同事聯絡，魯亦文那件事情發生得太急了。她凝視着羅素先生，問道：「你是誰？」

「我叫羅素！」

「我不認識你！」紫蘭說，不過，她這樣說着的時候，可覺得這位羅素先生是頗爲面善的。

「我在這裏是叫羅素，」羅素先生說，「但是在以前，我則是叫阿方素！」

現在紫蘭明白了，原來她就是丹妮絲和高華的對頭，也就是這喪屍事件的主腦人，他們最想找到的人阿方素捉來了。阿方素長了一臉鬍子，戴了眼鏡，樣子就大有改變，而她看過的祇是照片，所以不說就認不出來，她見到了阿方素，然而她却不能對付他，而是他在對付她。

她仍然說：「我不認識你！」她不想阿方素知道，但他們已知道了是她。

「這眞可惜，」羅素先生說，「不過不要緊，讓我給你看看熊貓吧！」

他把一隻閉路電視機扭開了，紫蘭就可以看到那躺在床上的熊貓。紫蘭說：「他——已經死了？」

「不是死了，」羅素先生說：「也不是給你那一槍打死了。他現在祇是進入靜止狀態！」

「但我射了他一槍，他竟毫無影响！」紫蘭說。

「哦，那一槍，」羅素先生轉對那個穿白袍的人，「怎麽樣了？」

「沒有什麽大碍，」那人說，「我一會兒就替他把子彈取出來！」

紫蘭看着那電視機的畫面，又不由得感到不寒而慄，一個人這個地方中了槍，也不心急，還要等一會才把子彈取出來？她仍然懷疑熊貓是已經死掉了。她說：「什麽叫靜止狀態？」

「靜止狀態就是他暫時沒有什麽特別的工作，」羅素先生說，「我們給他安排的工作，他已經做完了，未有新的安排，他就靜止下來！」

「我還是不明白你在講什麽！」紫蘭說。

「我現在就是想你明白，」羅素先生說，「讓我給你看一些東西吧！」

他按了另一個按鈕，另一隻電視機上也出現了畫面，那是一張X光片，照出一個人的上身之內的骨骼組織。羅素先生說：「這就是熊貓的X光片，你也可以看到，在心臟的地方有一個圓形的白塊，這是一件金屬的東西。有一件金屬的東西在他的體內，X光照過去照不透，片上就出現這個白點了，這件金屬的東西，就是一隻電腦囊，我們把熊貓割開，把這隻電腦囊植入去，這樣，熊貓就是受了電腦的控制了！」

「你是說——」紫蘭說。

「不錯！」羅素先生說，「熊貓已經不是她本來的自己。電腦已經控制了他的腦子，我們安排進電腦中的命令，他就照做，做完了之後他就靜止下來，要等輸入新的命令，我們的命令沒有叫他覺得痛，所以他中了槍也不痛！」

「你即是說他也已經成爲一具喪屍了？」紫蘭說。

「可以說是的！」羅素先生說，「因爲他已經失去了自己，自己已經沒有了主宰！」

「但是——」紫蘭說，「他會講話呀！而且他又不臭！」

「不錯，」羅素先生，「那是因爲他沒有死，因此他會講話，亦不會臭！」

「我……我不明白！」紫蘭吶吶着說。她雖然是這樣說，但是實在心中却大致已經明白了，起碼亦有若干的猜想，而這是不妙的猜想。

「這是一個新的方法，」羅素先生說，「我用不着殺死他，祇是在他的身體裏面裝入一隻電腦，把他控制了。這樣，就沒有了發臭之弊，事實上，我對那種臭氣也是並不欣賞的。現在這樣，他祇是失去了自己的主宰，其他的機能則還是完全正常的。這樣，要用他的時候還是可以用，不要用的時候，他就靜止下來！」

「你們！做到了這一點？」紫蘭說。

「是的，」羅素先生說，「發臭的喪屍，祇是在實驗的階段而已，並不實用的，身體那麽臭，遠遠就已經可以嗅到了，要他去殺一個人，這個人有很多機會逃走。但是假如是與正常人無大分別的，那就不會發覺了。一動手之後，別人殺了他或者捉到他也沒有關係，他反正是不會招供的，電腦裏面沒有輸入招供的命令和資料，亦沒有人可以令他招供！」

紫蘭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麽，阿方素的謀殺計劃則是很有機會成功的。一個喪屍雜在人羣之中，沒有人分辨得出是喪屍。

「自然，」羅素先生說，「這都是克里賓博士的功勞，假如沒有他之助，就不能做到這樣美滿！」

「克里賓博士？」紫蘭說，「他不是已經給你們殺死了的嗎？」

「是的，」羅素先生說，「但是他的腦子還活着！」

紫蘭本來已經處於高度恐懼中，現在更覺得有如浸進了冰水中。他們一直懷疑克里賓博士的屍體何以被偷，亦恐怕偷走屍體的人乃是拿來作某種用途，現在，羅素先生這樣講已經等於證實，他們是把克里賓博士的屍體偷走了作那種用途的。

不過紫蘭還是極力不露什麽表情，她不想羅素先生知道，他們已經查出了克里賓博士的屍體是已經被偷走了的，她吶吶着說：「我不明白！」

羅素先生開亮了一盞射燈，照亮了一個角落，這時紫蘭就可以看到，原來那裏有着不少複雜的儀器，其中有一隻玻璃水箱，可以看見裏面是浸着一副腦子的，這看來是一副人腦，而相信亦是一副人腦。

羅素先生說：「讓我來介紹，這是克里賓博士的腦子！」

「但——但——」紫蘭說。

「我們把他的屍體偷回來了，」羅素先生說，「又把腦子取出來作爲己用。這當然是司徒先生之功！」他拍拍那個穿白袍的人的肩：「讓我來介紹，司徒先生是一位電腦奇才，假如不是他，就做不到這件事。他可以把死人的腦子再弄活，人腦與電腦聯合，腦中的知識，原來並未消失，這事當然是經過了許多實驗，證明可行，我們才會把克里賓博士殺掉的！」

他走過去開了一個掣，紫蘭看到，許多與那隻腦子通連的電綫是通向電腦上的，而一開了掣之後，電腦的螢幕上就出現了許多顏色奇怪，形狀詭異的綫條及形象，不斷改變着，也變幻無窮的。

「司徒先生的電腦才能，」羅素先生說，「取得了克里賓博士腦中的知識，我們就可以成功地把電腦植入一個活人的身上，而控制了這個人的腦子！」

「但是——但是——」紫蘭極力運動着自己的腦筋，又說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呀！一件外物裝入了體內，是會有排擠作用的。」

這時，那個穿白袍的司徒先生亦忍不住開口了。他說：「這是不一定的，你不是也有聽過，有些人給槍彈或炮彈射中，彈頭或彈片藏在體內十幾年二十年都沒事嗎？人就是這樣的，一個一個不同，通常，死的東西是不如活的東西那麽容易引起排斥作用的，移植一個器官，很易會排斥，移植一件沒有生命的物體，就沒有什麽容易。而且，排斥作用，亦是要由腦部下令的，腦部已給電腦控制了，電腦不下這個命令，就不會有什麽事情發生了！」

「而且，」羅素先生說，「弄壞了一個，就死掉算了，弄到不排斥爲止！」

「你們——這樣做究竟是爲了什麽呢？」紫蘭問：「這樣做有什麽益處？」

「我們有一個很美妙的，空前絕後的大計劃！」羅素先生說，「這個計劃——現在很難對你解釋，而且你亦不需要知道那麽多！」

「你們……你們把我捉來究竟是爲了什麽呢？」紫蘭說，「熊貓本來是可以殺死我的！」

「我們要把你收爲己用，」羅素先生說，「我們要在你的身體裏面植入一副電腦！」

「不！」紫蘭尖叫起來，「不要！」她拚命掙扎，因爲這是一種比死更可怕的命運。

但是她是掙不動的，而司徒先生把一隻面罩拉過來了，在她的臉上一罩，那麻醉性的氣體進入了她的口鼻之內，紫蘭眼前的一切便漸漸變得模糊起來，跟着，她便失去了知覺，什麽都不知道了。

在這「醫院」的外面，花園中，那個熊貓的情人還是正走來走去，雖然羅素先生叫她回去工作，不要再把熊貓放在心上了，她却還是很不服氣。

一個佔有了自己的身體的男人，是不能夠這樣容易忘記掉的，不是講一句就算數，一個男人，假如對一個女人是存心玩弄的，那麽他是很容易可以忘記的，但是女人則總是不容易就此放手，即使她自己也是存心玩弄，這樣一下子不睬他，她還是會感到自尊心大受傷害而很不服氣。

她忽然發覺有一個男人出現在她的身後，她轉身，白着眼睛說：「安迪，你在這裏幹什麽呢？」

那個叫安廸的是一個年輕的男人，他微笑道：「這個地方，誰都可以來呀。」

她轉身就走，他可以來，她的確沒有權把他趕走，不過，她卻是可以走開的。

安廸跟上前，輕輕執住她的手臂：「不要走吧，我有話要跟你講的。」

「有話就講好了，」她說：「不要碰我。」

「我在想，」安廸說，「世事就是這樣奇怪的，我喜歡你，你卻不喜歡我，你喜歡熊貓，熊貓卻又不要你了。」

「我沒有興趣跟你討論你的人生觀。」她又開步走。

「等一等，」安廸說，「我要告訴你一些熊貓的事。」

她又停下來，說：「你講吧。」

「剛才羅素先生對你是講得對的，」安廸說，「你還是忘記了熊貓吧。」

「我用不着你告訴我！」她說。

「我的意思是，」安廸說：「熊貓是沒有希望的了，你即使怎樣努力纏住他都沒有用，總之——唉！」

「他是有了另一個女人嗎？」她問。

「不是這樣，唉，總之你是不會明白的！」安廸說。

「你又說我不明白，」她說：「但你又不肯對我講明白，那有什麽好講的？」

「我是——」安廸顯得又急又煩的，「我是不能夠對你講。有些事情，我是不能講的，不過總之熊貓是沒有用了，你若是想着他，那是浪費了你的青春感情，不如跟我吧，我會對你很好的。」

她又不出聲，走開了，她這一次卻是走得並不快，安廸很容易又跟上了她，他說：「我講的話，你不考慮一下嗎？」

「我正在考慮，」她說，「不過，你必須告訴我熊貓的事情的眞相，我對他不死心，就不能夠對別的男人有興趣了！」

她的脚步也放慢下來了，與他一起在園中並肩而行，故意與他貼得很近，有時肌膚相擦。

她雖然不是一個工於心計的女人，然而她卻是一個女人，女人總是本能地懂得運用美人計的，這就是美人計。而一個男人，對一個沒有到手的女人，總是特別容易感到吸引的，這樣肌膚相觸，他已經很激動了。

他吶吶着說：「我呃——我——我不知道應不應該——」

她停下來，挨在一棵樹上，安廸就立即把兩手按在樹身上，而把她困在兩手的中間。他這樣，祇要把咀唇湊上前去，就可吻到她了，但是她一隻手掌推着他的胸膛，使他不能夠再貼近，不過，這隻手同時又在他的胸膛上輕輕地撫着，這把安廸刺激得非常衝動，胯下也立即有了反應，他極力要貼近她，然而她的手，卻是推着他的胸，而他又暫時不敢行使暴力，以免壞事。

「你剛才不是在講熊貓嗎？」她說。

「熊貓已經——不是一個人了！」安廸說：「他們已經把他殺掉了。」

她的身子僵直，靜了一陣，然後才說：「熊貓並沒有死呀，你是說他們剛剛殺死了他！」

「不是，」安廸說「熊貓是早就已經死了。」

「我不明白，」她說：「剛才他不是還是好好地活着的嗎？他還跟我講話！」

「那個已經不是他了，」安廸說：「你也不是不知道的，羅素先生，他們是在做着一些非常進步，高度發達的科學研究，他們可以把一個人剖開，在這個人的體內裝入一副電腦，這個人就會由電腦控制了。」

「熊貓……就是這樣？」她問着，一身都出了冷汗。

「是的，」安廸說，「熊貓不理你，那是因爲電腦中的資料並沒有你存在。」

「爲什麽要揀熊貓呢？」她問。

「因爲熊貓是被警方追尋的人，」安廸說：「太多人找他了，我猜，假如不控制他的話，他很可能會把秘密洩漏，而且，用熊貓也可以將計就計，——大致情形是如此，他們的政策，也不是我能夠影响的！」

她的手放軟了，於是安廸的身子就可以貼近過來，他輕輕吻着她的臉，低聲說：「你是應該有所决定和有所選擇的，你應該選擇我。忘掉熊貓吧，這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情。你應該跟我，我會對你很好的！」

「唔……」她說：「那件事情，你再告訴我多一些！」

他們兩個人在樹林中擁抱着，喁喁細語，後來就倒下來了。

好一段時間之後，有人在園中走來走去叫道：「安廸，安廸，唏，你在嗎？」

安廸與那個女郎從林中出來了，整理着頭髮，那人說：「唏，你們幹什麽？」

「這不關你事，」安廸乾咳着說：「我幹什麽？」

「羅素先生找你，」那人說：「有事做！」

「老天，」安廸說，「我們廿四小時不停工作嗎？」

「你要我去告訴羅素先生你不來嗎？」那人問。

「不，不，」安廸連忙說：「來！來！五分鐘就來！」

那人走了，安廸擁着那個女郎，在她的耳邊低聲地說：「你要記着，我對你所講的事，不是我應該講的，也不是你應該知道的，假如傳了出去，你和我都要死定了！」

「我當然不會亂講。」那女郎說。

他們再整理好了衣服，就逕自回到工作崗位。

安廸回去見羅素先生，羅素先生是在那普通人不准走入的部份之內，安廸則是可以進去的。羅素先生正在走廊向下望，那走廊是在高處的，隔一層玻璃牆就可以看到下面的手術室。

下面，司徒先生正在爲紫蘭動手術。

「司徒先生看來很疲倦，」羅素先生說：「你下去帮一帮！」

「好的。」安廸說。

「等一等，」羅素先生說：「你剛才在幹什麽？」這一問，使安廸出了一身冷

汗，不過在他未回答之前，羅素先生又哈哈笑起來：「剛才你有所征服，是嗎？」

「呃——」安廸吶吶着說：「我還以爲——」

「不要緊，」羅素先生說：「你做得很對，有一個女人情緒不安，你把她安撫了，那是最好不過了，不過，她有這樣美麗嗎？」他一指下面的紫蘭。

紫蘭的身子是沒有給用布蓋住的，而傷口已經縫合，血也抹去了，安廸咽了一口口涎，說：「呃——我在工作時是避免想這些的！」

「這樣很對，」羅素先生做夢似地說：「我祇是在想，我這一生，大概也不可能創造這樣的美麗了！」

「你的才華是深遠難測的，」安廸很懂得奉承地說：「努力下去，什麽都可以成功！」

羅素先生也微笑着接受了，顯然他是很喜歡受到奉承的。他揮揮手：「好了，你下去吧！」

安廸下去了。他到了紫蘭的身邊，就知道羅素先生講得沒有錯，雖然紫蘭是已經失去了知覺的，她的身體還是艷光四射，近看更加吸引，不過，安廸是止於對美麗的欣賞而已，並沒有產生慾的念頭，主要乃是因爲她知道紫蘭已經成爲了一個失去了主宰的人，由電腦操縱了，他不能夠想像與一個這樣的女人造愛。

安廸做的主要是善後的工作，他帮着司徒先生，用鐳射機器把紫蘭胸部的縫口燒過，這有如是燒焊金屬一樣，能使傷口加速合起來，跟着，他們要在傷口噴上了一層噴劑，這是一種人造皮膚的噴劑，噴在傷口上，就把傷口蓋住了，等於蓋上了一層新的皮膚，使下面的眞皮更易痊癒，而眞皮痊癒了之後，這一層人造皮膚就會自動脫落下來。一切都弄好之後，司徒先生就出去，到外面的隣房飲一杯咖啡，休息一下，正如羅素先生所講的話，司徒先生是已經很疲倦了，安廸就留下來，與另一個助手替紫蘭穿上衣服。

然後，羅素先生就出現了，對安廸先生說：「好了，你可以出去了！」

安廸出去了，司徒先生又進來，安廸在這件事情上雖然是重要，卻不及羅素先生司徒先生那麽重要，因此，最重要部份的事情，總是由他們兩個人來做的。

羅素先生與司徒先生坐在那裏，看着紫蘭，也觀察着那些與紫蘭的身子用電綫通連的儀器，這些儀器可以顯示出紫蘭的各部份，體能的狀况。

他們看着，觀察了很久，那些儀器是很精密的，可以很準確地顯示出紫蘭的身體情況。他們顯然是正在等待紫蘭的身體情况轉好了沒有或者可以起來沒有。

羅素先生的臉上，現在現出着躊躇志滿的神情，因爲他的研究，是又面臨一次突破性的成功了。

他們說着許多閒事，後來，司徒先生一指其中一隻機器說：「我看可以了！」

那機器上是有一隻表的，上面有一些燈光的數字，司徒先生顯然就是因爲看這些數字而知道已經「行了」，至於怎樣看這些數字，則是祇有他與羅素先生兩個才知道了。

「很好，」羅素先生說，「讓她起來試一試吧！」

司徒先生起身，過去把束住紫蘭的鋼箍解開了，然後走到一副電腦的後面，忙於按那些鍵，於是，其他的機器上的數字及燈號亦是快速地跳動起來了。

羅素先生吃吃笑着說道：「弄得好玩一些呀！」

「行了，行了！」司徒先生說。

過了一陣，司徒先生就弄好了。他顯然乃是利用電腦，而把命令資料輸入那副已經裝進了紫蘭的體內的電腦中，他說：「看着吧！」

紫蘭開始動了，她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呵欠，坐起身來，四面望望，並沒有什麽特殊的表情，而看上去，她亦是一個十足的活人。

司徒先生說：「你覺得怎樣？」

「有點疲倦。」紫蘭說。她還是原來的聲音，即使認識他的人，看見她亦不會懷疑她是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的。

「你的傷口呢？」司徒先生問。

紫蘭遲疑了一下，摸摸胸部開過刀的地方。

「你覺得怎樣？」羅素先生問。

「有點痲痺。」紫蘭說。

「讓我們看看。」司徒先生說。

紫蘭說話的聲綫及表情雖然並無改變，然而她的性格則果然是變了，或者應該說，是已經受了電腦的控制，敵友不分，她果然服從地解開衣鈕，把胸部露出來。

「都脫下來！」司徒先生命令。

紫蘭亦是服從了，安廸替她穿上的衣服，她全部都脫了下來，紫蘭那具晶瑩的肉體，又全部露出來了。胸部那條傷口已經幾乎看不見。

「眞美麗！」羅素先生說。

紫蘭對這句話則並無反應，顯然是電腦所灌的資料之中，並沒有教她對這樣一句話作出反應。

「好了！」司徒先生說，「現在把衣服穿回吧！」

紫蘭亦奉命把衣服再穿回。司徒先生又命令：「現在你回到床上去睡覺吧！」

紫蘭也躺回床上，閉上眼睛。司徒先生走過去開了一個掣，紫蘭便睡着了。司徒先生興奮地哈哈笑着說：「你看，多麽美妙！我用電腦控制她，但是仍保留着她的本能，譬如脫衣服穿衣服及講話等等，是不能夠臨時敎的，而這些事情她都會做，而又受我控制！」

「這一點你在熊貓的身上已經證明了！」羅素先生說。

「紫蘭是不同的，」司徒先生說，「紫蘭對我們有非常深的敵意，我控制了她，是還留着她的一部份本能的，我就怕她的敵意會仍然潛伏，反抗我們，但是並沒有，她完全沒有！」

「這很好，」羅素先生說，「什麽時候可以用她呢？」

「要四十八小時！」司徒先生說。

「什麽四十八小時？」羅素先生吼道：「我們不能等四十八小時那麽久！」

「這是沒有辦法的。」司徒先生說，「她的傷口也要二十四小時之後才勉強能夠復原到可以作比較劇烈的運動，而且我

也要有這樣長的時間，才能在她的電腦裏面灌入充份的資料，使她在談吐和行動上不露出破綻，這種資料是不容易貫輸的，因爲與她相處的都是精明的人！」

「但是假如她失踪四十八小時，」羅素先生道，「這本身就巳經是一個很大的破綻了呀！」

「我可以爲她編一個故事解釋過去，」司徒先生擦擦眼睛，「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吃力的工作，我自己也巳經很久沒有好好睡過覺，我還要再忙四十八小時呢！」

「好吧！好吧！」羅素先生說，「馬上動手！」

他站起來，司徒先生亦站起來，走到那些電腦的後面，又忙起來了。

羅素先生打一個呵欠。因爲他自己也是相當疲倦。他喃喃着說：「人爲什麽要睡覺呢？我眞希望可以弄到一個人不需要睡覺！」然而他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那些喪屍，就可以不睡覺，但他們是巳經死掉了，他們很快就會發臭腐爛，一段時間之後就不能應用。

羅素先生走出門口，到了這個「禁地」的另一個部份，打開一度大鐵門，那裏面冷氣撲面冲出，原來是一座冷藏庫。那裏面站着七個硬直的人，猙獰恐怖。這些就是那些完全死去了，會臭的喪屍。

羅素先生苦笑，說：「你們巳經是落後了的舊模型了，看看將來會有一些什麽用處吧！」他把冷藏庫的門關上走出去。

司徒先生則在裏面繼續弄他的電腦。

羅素先生出去的時候，安廸則是剛剛進來，羅素先生問：「你進來幹什麽？」

「司徒先生叫我進來帮忙呀！」安廸惶恐地說。

「哦，」羅素先生說，「那你進去好了！」

羅素先生轉了一條走廊，到了這座巨宅的另一個部份，那裏就是他的私人住宿之所，他在床上躺下來，按了一個按鈴，佔了一邊牆壁的那一排幾十副閉路電視機的螢幕便都亮起來了，出現畫面，於是羅素先生就可以從電視機中看到他這座巨宅之中的每一個部份的情形。

× × ×

紫蘭的失踪果然使莫先生他們大起恐慌，失踪了八小時之後，我巳經開始找尋了，因爲紫蘭沒有回家睡覺亦沒有聯絡。

「我們亦找這個死纏他的魯亦文，」司馬洛說，「但魯亦文亦同樣是不知所踪，他的家人也正在担心！」

「這件事情，」丹妮絲說，「你認爲與阿方素會有關係？」他此時是與丹妮絲在一起。

「很難講，」司馬洛說，「紫蘭本來又不是直接與這件事情有關，她不是跟我在一起，阿方素就應該沒有理由碰她了。阿方素派行屍來的時候，也是爲了殺我而巳，並不是爲了殺她，她那時是剛好與我在一起而巳！」

「但是你們也應該保護着她呀！」丹妮絲說。

「莫先生的手下有許多人員，」司馬洛說，「而阿方素可能知道其中許多人的身份，假如阿方素要碰的話，他是可以向任何一人下手，很難保護着每一個人，而且，他們都是有保護自己的能力的！」

「這個暫時也沒有辦法的，」丹妮絲說：「我們也祇好先做我們的事情了！」

她說着，就開動了車子。

這部車子開到了一座大廈的附近，兜了一個圈子，司馬洛和丹妮絲兩個人都抬頭望上面。

丹妮絲說：「巳經回家了，剛才還沒有亮燈，現在巳經亮了！」

「我們上去吧。」司馬洛說。

「我上去！」丹妮絲說，「做這種事情，我與你一起出現就不大適合！妳在樓下守着好了！」

她的車子慢下來，滑過另一部停在路邊的車子，車中一個人對他們做了一個手勢，這個車中的人就是高華。高華這個手勢也證實了丹妮絲和司馬洛所猜他們所找的人，現在是正在家裏。

丹妮絲在路邊停了車，從車上下來，高華則巳經下了車，正沿着行人路走過來。他們兩個人是合作得很好的，因爲巳經是老拍檔，現在，司馬洛則是担任把風的工作，就在樓下的車中等着，看着他們進入了大廈的門口之內。

司馬洛也不由自主，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他們在到處走的時候還沒有什麽，但一停下來，而且這是對着一個敵方的目標的時候，那些喪屍就隨時有出現的可能了。雖然司馬洛並不害怕，但他這是不願意碰到，因爲與那些喪屍交手，實在是並不愉快的經驗。

丹妮絲與高華乘升降機上樓，這座大厦原來是頗有古怪的，樓下那個看更人看見這兩個陌生的人進來，就不動聲息，然而當他們進了升降機之後，他就馬上打電話上去說：「有人來了，你們小心點！」

那個目標的單位是在十五樓，那裏立即有兩個大漢從屋內出來，手伸到上裝的下面，按着裏面的手槍，而站到升降機門口的面前等着。

升降機燈號顯示升降機正在升上來。

他們頗爲緊張地等着，然而，升降機却不是停在他們這一層，而是升到頂樓去了。這使他們舒了一口氣。不是到他們這裏來的陌生人，就無所謂了。一間大厦，是難保不會有陌生人進來的。

他們爲小心起見，還是繼續看着。

升降機又從頂樓下來了，下到他們上面的一層，停了一停，又再下來，在他們這一層停住。他們又緊張起來了，留心着升降機的門。

升降機的門打開了，裏面却沒有人，祇有一隻航空袋。兩個人看着這隻航空袋發楞，心裏知道事情是不大對勁了。這升降機，假如沒有人在裏面，那就按哪一層的按鈕都不會停的，沒有重量壓着底板，按了下去的按鈕，也會自動彈回起來，這隻航空袋就是作重量用，使升降機無人而還會在這一層停下及開門。

但是爲什麽要如此呢？

升降機門開了一陣之後，便又開始自動關上。其中一人忍不住好奇心，伸手進去把那隻旅行袋拿了出來。這一着則是闖禍的，那隻旅行袋一拿出來，也用不着打開，就有一些淡淡的白烟噴出來，這些白烟的氣味古怪而可疑，這二個人馬上用雙

手掩着口鼻，却巳經太遲了，那些白烟巳經給他們吸進了鼻裏，而這使他們感到天旋地轉，而軟軟地倒了下來，失去知覺。

這時，丹妮絲與高華就從走廊的兩頭的樓梯口走出來，這就是他們的戰略，他們是在上一層樓走出升降機，而由那隻航空袋乘升降機到這一層樓來，亦替他們制服了那二個人，兵不血刃。

高華與丹妮絲上前去，拿走了這兩個人手上的槍，又在這兩個人的身上搜了一遍，搜出了門匙。

門匙是可以把那個單位的門打開的。

他們打開門，裏面的人因爲有兩個自己的槍手在外面，所以不虞有他，沒有提防，以爲進來的是那個自己人而巳，尤其是進來的人又是用門匙開門的。到發覺來者原來換了，就巳經遲了。而且，丹妮絲與高華又是用槍指嚇着。

廳中祇有一個人，乃是一個禿頭的中年人，正蹲在地上把一隻紙皮箱打開來，看見他們，就呆住了。

「不要動，」丹妮絲低聲說，「不然你的額上就要開一個洞了！」

那人也果然僵住不敢動，而與他們合作巳慣而又能幹的高華則迅速進入走廊內，觀察裏面的每一間房間，這些大廈的單位都是不大的，很快就看完了。高華出來說：「裏面沒有人！」

那個禿頭的中年男人說：「丹妮絲小姐，丹妮絲小姐，你不認得我嗎？我是康迪生！」

「我認得，」丹妮絲說，「好久不見了！」

「我們……我們實在是朋友呀！」康迪生說，「你這樣闖進來，不是有點誤會吧？」

「這個要看清楚才知道了，」丹妮絲一脚把他那隻箱子踢開，問道：「這些是什麽？」

那隻箱子一傾側了，裏面就跌出許多紅白二色的膠囊藥丸。康迪生苦笑着說：「迷幻藥！」

「哦，」丹妮絲說，「還是差不多的老本行，你以前不是賣白粉的嗎？」

「這個——利潤更高，」康迪生說，「危險性又沒有那麽大。但，你是不會對這種小生意感興趣的！」

「不錯，」丹妮絲說，「我是對阿方素感興趣。康迪生，你告訴我，阿方素在什麽地方？」

「阿方素？」康迪生又苦笑着，「我怎知道呢？」

「你以前是替阿方素做事的！」丹妮絲說。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康迪生說，「你以前不也是跟他合作的嗎？你與他的關係比我深得多，怎麽你却來問我呢？」

「我巳經與他分了手！」丹妮絲說，「現在他要殺死我，我們須找到他！」

「你弄錯了，」康迪生說，「我與他眞的完全沒有聯絡，我不是爲他工作，我帮不了你，你找得到這裏來，你大概也知道，我是自己做生意的！」

「我知道很多，」丹妮絲說，「你也騙不了我。你有聽到阿方素的消息嗎？」

「你——眞是爲了這個而來的？」康迪生懷疑地看着她。

「難道我還會刦你這一點點藥丸？」丹妮絲不屑地說，「你帮我，我不會攪你，你不帮我，那你就要另找生意做了！」

「我實在帮不了你，」康迪生苦着臉，「我巳經與他失了聯絡很久！」

「你可以調查一下吧？」丹妮絲問。

「這個倒是可以的，」康迪生說，「不過我不能够保證一定會有什麽成績！」

「盡力試試好了，」丹妮絲說，「我肯定阿方素是在此地。那些喪屍的事情你也聽過了吧？那就是阿方素玩的把戲！」

康迪生登時臉色也青了，他眞希望丹妮絲不要把這件事情牽連到他身上來。她亦馬上看出了他的心中是正在想着什麽。丹妮絲狡猾地微笑：「現在你巳經知道了，你就可能有生命危險，所以你祇剩下一條路可走，就是帮助我，消滅阿方素！」

「我——我怎麽有這能力呢？」康迪生苦着臉，簡直發抖起來。

「你現在知道多少，就告訴我多少好了。」丹妮絲說。

「我眞的不知道呀！」康迪生說。

「你可以調查一下。」丹妮絲說。

「呃——」康迪生說，「我——這個——」他拚命搜索自己的記憶，終於逼出來了一些資料。他說：「我記得，有一個叫安迪的人是也來了此地的，這個人以前爲阿方素工作過！」

「安迪現在什麽地方？」丹妮絲問。

「我不知道，」康迪生說，「我是在差不多一年之前見過他，偶然在街上碰到，以後就沒有再聽到他的消息了。」

「當時他說他幹什麽？」丹妮絲問。

「他沒有講，神神秘秘的，」康迪生說，「不過他也未必就一定是爲阿方素做事的，我們都是神神秘秘，即使他問我幹什麽，我也是一樣不會講清楚！」

「唔，」丹妮絲說，「安迪，他是有什麽專長的？」

「他是電腦學家！」康迪生說。

「很好，」丹妮絲說，「你告訴我關於他的一切！」

於是康迪生就盡量把他所知道的關於安迪的一切都講出來了。高華坐在沙發上，雖然不做聲，却巳開了一隻小型錄音機，把康迪生所講的一切都錄了下來。

康迪生講完了之後，丹妮絲點點頭說：「很好，你替我作再進一步的調查，我會給你好處的！」

「我——怎樣跟你聯絡呢？」康迪生問。

丹妮絲拔出康迪生的襟袋插着的筆，在那隻紙皮箱上寫下一個號碼，說：「打這個電話給我好了！」

丹妮絲與高華離開了，康迪生舒了一口氣。他連忙跑到外面去，把他那二個昏迷在走廊中的同伴拉回來。丹妮絲雖然在紙皮箱上留下了電話號碼，康迪生却並不打算打這個電話，因爲他根本不打算去調查，這對他有什麽好處呢？原來阿方素是正在做一件這樣可怕的事情，假如他去調查的話，恐怕還沒有查出什麽，阿方素就巳經知道他是在查，那他就性命難保了。

他有沒有去調查，丹妮絲是不會知道的。

（未完・五）

魔鬼槍手（續完）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

龍驤·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蔡氏父子請來了魔鬼槍手唐天仇，因價錢未斟妥，雙方幾乎反面，場面很尷尬，趙堂獻計：安排唐天仇與呂奇在蔡府會面，使二人兩敗俱傷，蔡氏父子採納此計，並請警方協助……呂奇約方素君來塞城，準備對付唐天仇，她先派金婷和他見面，呂奇小心試探，知道金婷是唐天仇的姘婦，方素君和唐天仇也有不正常的關係，巧妙地說服金婷，看情形眼前這兩個女人，決定有一個是說謊者，總之，任何一個都對自己不利，金婷被呂奇說穿，知道上了唐天仇和方素君的當，決定和呂奇合作，對付唐天仇……

人爲財死　兩雄對峙

電話鈴響了很久，才傳來金鳳凰矇矓的聲音：「誰？這麽晚了！」

「聽不出來嗎？我是呂奇。」

「是你，」酸性透過電波傳過來。「在那一家酒店？剛才你和金婷一先一後離開。別以爲我不知道。」

「金鳳凰！聽我說。」呂奇聲音正經地說：「她現在已經囘來了，妳假意說妳晚間一個人害怕，要她陪妳睡。別問她甚麽。也別將她釘得太緊，只要暗暗注意她的行動就好了。」

「爲什麽那樣神秘？」

「別問。」

「明天白天呢？也要我跟着她嗎？」

「等一下我再決定。」

「你現在要去幹什麽？」

「要去探險，如果我天亮不囘來，那就凶多吉少。妳千萬不要哭，也不要爲我戴孝，不然我的靈魂會提出抗議。」

「呂奇……」

呂奇不等她說完就掛斷了電話，他根本不給機會讓女人說出關切的話。

他放下話筒，正要走出電話亭，忽見距離三十碼處一根電話桿後面有一個黑影幌動了一下。他不動聲地走出來，背着那根電杆掏出香烟和打火機，燃上一支香烟，悠閒地吸着。

殊不知他那隻打火機上鑲嵌着一面鏡子，很清晰地看見電綫桿後面伸出一個腦袋在向他窺探。

光綫暗淡，他無法看清那人的臉，但他却可以肯定對方是在監視他行動的人。如果是蔡氏父子派來的那倒無所謂；如果是唐天仇的爪牙那就不妙了，想到這裏，他就吹着口哨向那人藏匿的所在地信步走過去。

塞城的電綫桿十有八九是水泥鑄成的，非常粗大，一個人隱藏在後面，根本就不會被發覺。因此，藏匿的人就沒有離去的打算。

呂奇裝着未看見他的樣子幌過來，突地一個轉身揮出了鐵拳，敲在那人肚子上

，那傢伙即刻就雙手抱着肚子，蹲了下去，呂奇抓住對方的衣領一提，仔細一看，原來是范五魁。

呂奇一見是他，放心不少，冷哼一聲說：「朋友！我們又遇上了。」

范五魁像是見了閻羅王一般，嚇得哆哆嗦嗦地說道：「別誤會，我只是剛好路過……」

「用不着解釋，你只是一條走狗，你的主人敎你怎麽樣，你就要怎麽樣，我不怪你。」

「謝謝！謝謝！」

「范五魁，拿點男子氣概出來，在蔡家父子底下聽說你也是一個大將，怎麽這樣差勁？」

「嘿！見到你，老虎都要變小貓。」

「別拍馬屁！」呂奇說着鬆開了他，又掏出一百塊錢塞在他手裏。「來，拿去買酒喝。」

范五魁那敢接，連連推讓說：「不敢要！不敢要……」

呂奇眼珠子一轉，沉聲說：「爲什麽不敢要？難道我的錢是偷來的，搶來的？或者這鈔票是假的？用了要犯法？」

「不是這意思，咳！咳！無功不受祿，我……」

「你說得對，拿着吧，跟我辦囘點事情就可行了。」

范五魁更加發楞了，期期艾艾地說：「只要不太使我爲難……我……我一定照辦。」

呂奇冷冷道：「放心！我找的是姓蔡的，不會爲難你們這些跑腿的人，否則，上次遇到我，你就沒命了。」

剛好有一輛出租汽車經過，呂奇揚手攔住了，拉着范五魁跑了上去，吩咐司機開到帝后酒店對面停車。

上車後，范五魁侷促不安地問道：「你要帶我去那裏？」

「不用問，到時我自然會告訴你。」

車到帝后酒店，他們下車後，呂奇將范五魁帶到酒店對面一座電話亭子裏，告訴他說：「等我離開三分鐘後，打電話到酒店的二〇九室，對方一接電話，你就破口大駡，駡得越兇越好。」

「那……那怎麽行？」

「怕什麽？你敢打我的黑槍，還不敢駡人？」

「只是無緣無故的……？」

「照我話做，你不但駡他，而且告訴他，你在酒店對面的電話亭裏，敎他有種就出來。」

「他要眞出來呢？」

「電話掛斷後不要離開電話亭，當你看見有人從酒店出來時，你就趕快拔腿開溜。」

「對方是誰？」

「不要問，我在暗中看着你，你要是不依照我的話去做，在二百碼以外的槍彈也能夠射中你的腦袋。」

范五魁知道呂奇不是在吹牛，連忙點頭：「我一定照辦。」

「現在背過身去看錶，三分鐘以後打電話，電話號碼在酒店的招牌上，一歪頭就看到了。」

范五魁背過身去低頭看錶，可是他一直想不透姓呂的在要什麽花樣，但他却不敢違抗，三分鐘過去了！他看清電話號碼開始撥號。

電話由總機轉到二〇九室，鈴聲響了一陣，才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喂，這裏是二〇九。」

范五魁開始破口大駡：「你是豬，是狗，你混蛋加三級……」

「喂，你是誰？」

「我是你祖宗，你是我孫子……你要想見見你祖宗也可以，我就在酒店對面的電話亭裏。」

「瘋子！你想死嗎？」

「少吹牛！有種就出來會會面。」

「好，你可別跑。」

「爺爺等着敲掉你這孫子的門牙！」

「小子，你等着。」

「別廢話，有種就下來。」

「卡察」一聲，電話掛斷了。方才范五魁駡得很起勁，因爲他從來都是挨駡，沒有像方才這樣痛痛快快地駡過別人。可是，電話掛斷後，他又不禁心頭發寒了。對方是誰呢？萬一是個不好惹的傢伙那可糟了。

他想到開溜，可是一想起呂奇臨去的交代，又使他不敢妄動，只得兩眼瞪得溜圓地注視着酒店的大門。

只要那邊有人一露頭，他這裏就開跑，主意拿定，心裏不禁又放寬了許多。

×　×　×

深更半夜，來了一個莫名其妙的電話，挨上一頓臭駡，任何人也不會心甘，何況又是心高氣傲的唐天仇？

他放下電話，撩開窗簾往下一看，對面電話亭裏果然有一個人站在那裏，兩眼瞪向酒店這邊張望。距離約莫六十碼，唐天仇只要摸出槍來瞄他的左眼，就絕對不會打到右眼上，不過，他還不敢公然殺人。他一咬牙，決定下去揍那個傢伙一頓。

突然，一陣凉風撲面而至，這陣凉風使唐天仇清醒很多。他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陷阱，用的是引狼出洞的方法，這一出去就上了對方的大當。龜縮不出，又顯得太怯弱。腦筋一動，仍然穿好了衣服離開了房間。

他這裏剛一出去，另一個人却敏捷地閃了進來，這人就是呂奇。

他楞楞地站在房門口，似乎有些失望，因爲這間套房裏只住着唐天仇一個人，方素君並不在這裏，明知是多餘的，他仍然查看了浴室、衣櫃，以及任何一個可以藏下一個人身體的角落。沒有，不但沒有發現方素君的人，也沒有發現屬於女人的衣物用品，至少目前他們沒有混在一起。

可是，當呂奇從浴室再囘到臥房裏時，他却有了發現，床上併排着兩個枕頭，都有頭部壓過的痕迹。

他走近一看，又發現了一根長髮；有了這根長髮足證有女人上過這張床　但還不能證明那個女人就是方素君。

他用手帕包好了那根頭髮，又仔細搜尋，結果在梳粧台上又發現了一根女人用的髮夾。

他撩開窗簾望向對面電話亭，那裏面已沒有人在，想必范五魁已經開溜了。於是，他也很快地離開了唐天仇的房間。

其實，范五魁正在對面一條小巷受活罪。

唐天仇是從酒店地下餐廳的側門溜出來的，當硬硬的槍管抵上范五魁的背脊上時，他才知道挨罵的人已悄然地來到了背後，范五魁那敢妄動，乖乖地聽指示走進了一條黑巷。

唐天仇的左手叉在范五魁的後頸，將他的身體抵在牆上，左膝也屈起來抵住了他的腿彎，沉聲問道：「誰派你來的？快說！」

范五魁也混過兩天，心想能賴賬最好還是賴賬，於是裝着不解其故的表情，連連地搖頭說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哼！方才不是你在電話裏面罵人的嗎？」

「沒……沒有　你弄錯人了！」

「別賴賬！我聽得出你的聲音。」

「眞……不是　你一定弄錯了。」

「弄錯了？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你說話的腔調。」唐天仇手裏的槍管猛力地往他背上一戳，沉叱道：「快說，你的同伴躲在那裏？」

范五魁抵死不承認：「沒有沒有！」

唐天仇倏地用力將他的身子扳過來，在路燈照耀下，都看清了彼此的面目，異口同聲地叫出：「是你？」

唐天仇鬆下手嘿嘿一笑：「原來是姓蔡的派來的。說！你們在打什麼主意？」

范五魁低呼道：「我上當了。」

「這是什麼意思？」

「是呂奇教我打電話罵你的。」

「他？」唐天仇不由心頭一怔，忙問道：「你吃姓蔡的飯，怎麼替呂奇跑腿辦事？」

「他逼我來的，而且我也不知道要罵的人就是你唐先生！」

「噢！他在耍什麼鬼？」

「不……不知道。」

「他人呢？」

「恐怕早走了。」

「好！這件事我不怪你。」

「謝謝！謝謝！」

「慢點！姓唐的可不能讓你白罵。」

「這……」

「我要敲掉你兩顆門牙！」唐天仇說着，膝蓋抵住范五魁的小腹，左手叉住他的頸項，右手掄起槍柄就要動手。

驀然，不遠處傳來一聲沉悶而短促的叱喝：「住手！」

唐天仇倏地掉轉槍口，指向喝聲來處，疾聲問道：「是那位朋友？」

「哈哈！」那是一聲冷冰冰的乾笑，接着呂奇出現了。「在沒有和蔡福元談妥價錢以前，我奉勸你不要動槍。」

唐天仇見呂奇手中沒有武器，也就將槍收了起來，冷冷地說：「是大丈夫就該正面找我，何必找個可憐虫出面？」

「我現在已經來了，放掉他吧！」

「不行，我還沒有敲掉他的門牙。」

「沒有問題，這筆賬記在我頭上。」

唐天仇楞了一下飛起一脚錫在范五魁的臀部上。「滾吧！有人代你還賬了。」

范五魁如逢赦令，撒腿就跑，呂奇却大吼一聲：「站住！」

這兩個字彷彿是兩枚鐵釘，釘進了范五魁的脚背，站在那裏一動也不敢動。

呂奇走到他面前，一個字一個字像打雷般地說：「姓范的！回去安安穩穩地睡覺，要不就到馬路上去當壓路機。你如果想貪功報信，這裏兩支槍總有一支槍裏的子彈會在你的腦袋上開天窗，你要是不信，不妨試試看。」

「不敢！不敢！」

「走吧！」呂奇說話的尾音未落，范五魁已經不見了人影。

「姓呂的！」不等呂奇回頭，唐天仇就開口說話。「你的消息眞靈，竟然知道我住的地方！」

「那不算稀奇！」呂奇冷冷地說：「我現在告訴你一件稀奇事，你的女人我睡過了。」

「哈哈！我唐天仇夜夜換女人，你只要願意叫我一聲老前輩，你儘管跟在我後面檢垃圾。」

「這個女人有點不同。」

「不同！難道是『橫』的？」

「你少說下流話，這個女人和你有六年交情，你却爲了達到這種目的，往我床上送，你也許想過過做王八的癮頭。」

唐天仇一點也沒有發怒，反而哈哈大笑道：「這眞是一樁稀奇事，天底下竟然還有一個女人將我纏了六年，我倒要問，這個女人是誰？」

「藍妮！」

「哈哈！姓呂的！如你不是存心要侮辱死人，那你就是遇到了藍妮的鬼魂。」

「你說什麼？」

「藍妮死了三年了，是我親自送的葬，錯不了的。」

「哼！藍妮活得好好的，我知道你從今以後不打算再要她，但也犯不着咒她是死人！」

「姓呂的！我看你的頭腦大概有了問題。」

「好！不談閒話，我們先來談一件正事。」

唐天仇道：「很歡迎，半夜裏起來聊閒話太沒有意思了。」

「不久以前的事還記得吧？」

「你提提吧！我記不了那樣多。」

「不必裝糊塗，你就是那個綁架我的海盜首領『鬼面人』。」

唐天仇楞了一下，接着冷笑一聲說：「我倒是沒有裝糊塗，不過你的話却將我說糊塗了。」

「別想賴，我有人證。」

「姓呂的，魔鬼槍手並不見得畏懼你的神槍，我犯不着賴什麼。老實說，你說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懂。」

「你到塞城來的目的是什麼？」

「受僱殺人。」

「殺誰？」

「聽說是殺你。」

「談妥了嗎？」

「談妥了我就會來找你。」

呂奇冷哼了聲道：「這不是你眞正的目的。」

「那麼你說我到底是來幹什麼的？」

唐天仇反問道。

「有更大的陰謀。」

唐天仇聳聳肩，神情不屑地說：「今晚上的稀奇事眞多。」

「我問你從星洲同機來的還有誰？」

「姓蔡的派去和我接頭的白剛。」

「還有一個女人。」

唐天仇豎起大姆指朝身後一幌，冷笑着說：「姓呂的，去打聽打聽，我從不帶女人出門的。」

呂奇不禁發楞了，看來所有的判斷都不對，而且藍妮的身份也大有問題，因爲他看得出來唐天仇不是在說假話，他楞了一下，才又問道：「姓唐的！昨晚睡你床上的女人是誰？」

唐天仇若有所悟地點點頭說：「唔！原來你教人罵我的目的是要搜查我的房間，嘿嘿！我唐天仇竟然中了你的調虎離山之計。」

「我問你，那女人是誰？」

唐天仇鼻孔裏冒出一聲冷氣，道：「哼！以你這種問話的口氣，我本來可以不回答你，只因爲你有喜歡檢垃圾的毛病，所以我才願意現在告訴你，讓你去找她。她花名金娟，是塞城名氣很大的鳳凰班的姑娘。」

呂奇本想將自己原先的推測整個抖出來和唐天仇攤牌，但是他拿不準唐天仇究竟是不是和方素君有勾結。萬一眞如自己的判斷，那豈不是打草驚蛇。因此不動聲色說：「我想向你打聽一個女人。」

「我對女人忘得最快。」

「認識方素君這個女人嗎？」

唐天仇認眞地想了一想，然後搖搖頭說：「毫無印象。」

呂奇不禁暗暗吃驚了，他直覺地肯定唐天仇絕沒有說假話，因此他方才的推斷就要完全推翻了。這件事他不想再追問下去，換了一個話題問道：「蔡家出給你多少錢？」

「美金六十萬元。」

「好價錢！難道你還嫌少？」

「我要二百萬元。」

「嘿！你在開玩笑吧？」

「一點也不！殺你並不簡單。」

「你很會敲竹槓，姓唐的！你們談好價錢以後，最後在你動手之前幾個小時通知我一下。」

「怎麼！你要擦槍？」

呂奇走到他面前冷冷地說：「我們應該先去訂製兩具棺材，像我們這種身裁，在本地很難買到現成的，躺在棺材裏伸不直腿可不好受。」

「爲什麼要兩具？一具也就够了。」

「我們兩個人對槍，我沒有信心說我自己不會死，但我有信心教你死在我的槍下。」

「哈哈……這一點我們的看法是相同的。」

「好吧！我們該分手了。」

「慢點！」唐天仇攔住他。

「是不是要敲掉我兩隻門牙？」

「這筆賬以後再算，我想與你作筆買賣。」

「難道你想違背槍手的行規，收了錢不去殺人嗎？」

「你弄錯了。我是說萬一姓蔡的不肯出那樣高的價錢，我這趟塞城就算白跑了。據我猜想你也許需要一個帮手。」

「好主意！甚麼價？」

「美金二萬元。」

「兩邊的價錢怎麼差這樣多？」

「帮你，只要用殺你的百分之一的力量就行。」

「好！」呂奇重重地在唐天仇的肩頭上拍了一下。「你們談不成的時候，就來找我吧！」

「上那兒找你？」

「鳳凰班，我是那兒長客。」

「嘿嘿！看樣子我今晚上叫金娟倒眞是檢垃圾了！」呂奇向他揮揮手，奔出小巷，往電話亭跑去。他要趕緊和金鳳凰打個電話，因爲自稱藍妮的那個女人的來路大有問題。

他撥了金鳳凰房裏的電話號碼，可是鈴聲響了足足有一分鐘也沒有人接，金鳳凰睡得那樣沉嗎？

呂奇情知不妙，立刻改撥樓下的電話。鈴聲一响，很快地就傳來一個嬌媚的女聲：「這裏是『鳳凰女子公寓』！」

「喂！金鳳凰小姐房裏的電話無人接，妳趕快上樓去看看，也許金鳳凰小姐出了什麼毛病。」

「請妳等一下。」足足過了五分鐘，回話來了，聲音非常慌張：「喂！喂！金鳳凰小姐頭上有血，好像是被人敲昏了。」呂奇不由大吃一驚，忙道：「吩咐看門的人把守大門，不准任何人出入。」

「你是誰呀！」

「我姓呂，立刻就回來。」他放下電話後，飛也似地衝出電話亭，攔了一部出租汽車跳上去，吩咐司機以全速開回「鳳凰女子公寓」。在車上他不停地想：毛病一定出在那個藍妮身上，他不但想不通，也越想越糊塗。

× × ×

經過包傷，注射，用冰塊鎮住頭部，金鳳凰始終醒過來了。她一睜眼，就伏在呂奇的腿上嗚嗚咽咽地哭起來了。

呂奇揮退了衆人，讓她哭了一陣，這才問道：「金鳳凰！是怎麼回事？」

金鳳凰猶有餘悸，抽抽噎噎地說：「好……可怕……一個白……白眼眶，紅嘴巴……藍面孔的怪……怪……人。」

呂奇不由一怔？白眼眶，紅嘴巴？藍面孔……那不是所謂「鬼面人」戴的面具嗎？

「金鳳凰！這人是不是穿着一身藍衣服？」

「好……像是的。」

「他是從那裏進來的？」

「我不知道。當時我已睡着了，覺得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一睜開眼睛就看見那個怪人站在我床前。」

「他說什麼沒有？」

「他什麼也沒有說，我正想叫，他就在我頭上敲了一下。」

「當時金婷也睡在妳床上嗎？」

「是的。」金鳳凰說着左右張望了一下。

「咦！她到那裏去了？」

「她不見了。」

「呀！她一定是被那怪人擄走了。」

「金鳳凰！你上床之前，門上鎖了沒有？」

「鎖上了，連陽台上的長窗都鎖得緊緊。」

「妳和金婷說了些什麼？」

「沒有說什麼。」

「想想看，妳總不能一句話也沒有說吧？」

金鳳凰蹙眉想了一陣，方答道：「我接過你的電話後就去叫她來，她不願和我同睡。我就說：是呂先生要我叫妳過來陪我的。」

「她有什麼不高興，或者不安的表示嗎？」

「沒有。她過來一上床就睡着了。」

呂奇沉吟一陣，又問道：「她穿什麼衣服上床的？」

「睡衣。不過，她帶了一個枕頭過來的。」

「她怎麼解釋她要帶一個枕頭過來的理由？」

「她說她不習慣嗅到別人頭髮味。」

「好了！」呂奇離開了床邊：「你休息一下吧！那個怪人拿妳化粧台上裝洗髮精的瓶子敲了妳一下。幸虧那隻瓶子是壓克力的質料，如果是玻璃製品，妳的腦袋就開花了。」

呂奇在金婷房裏睡過，自然認得出金婷帶過來的那隻枕頭。他拿起檢視一番，心裏就有數了。

所謂「鬼面人」，不過是那女人故佈疑陣的手法。否則，不必將金鳳凰叫醒後再去敲昏她。

面具和衣服是在塞在枕頭套子裏帶過來的，由於金鳳凰所說「是呂先生要我叫妳去陪我的」那句話使她提高了警覺；再加上金鳳凰仔細地將門窗上鎖，以致使她敏感地覺得處境危險，所以要花樣遁去。

那麼，這個女人一定是方素君同路的了，這個答案雖不能肯定，但呂奇却有了九成的把握。

至於他們在玩弄什麼的詭計，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由沉思進入昏沉，接着，他就這樣靠在沙發上進入夢鄉。

呂奇的確是够疲倦的，而且上半夜的時候，在金婷那裏又支付了不少精力，因此，他睡得很沉。但是，一種身爲槍手獨有靈敏，以及多年來出生入死所累積來的警覺性，使他可以隨時醒來。

那是一聲極爲輕微的响動——「嗤」！就像一把掃帚拂過地面的聲音，這聲音立刻使呂奇驚醒起來了。

呂奇躺在沙發上的身體紋風未動，視綫却從眼縫間射向陽台處的窗帘，注意那裏的動靜。他兩手環抱在胸前，這是他小憇時習慣的姿勢，這種姿勢便於拔出西裝內袋裏的手槍。

突然，窗帘在輕微幌動，似乎有人在撩撥，一枝槍管從窗縫中伸了進來。

「噗！」呂奇的槍彈射了出去，如果那人露面的話，他也許只射傷對方的手腕就行了，而對方的身形既然藏匿在窗帘之後，爲免失誤起見，他只有以槍枝出現的部位推算，向對方的身體發射了。

槍聲响後跟着是「嘩啦」一聲玻璃窗的破碎聲，緊接着「噗通」的一响，一個龐大的軀體跌了進來。

玻璃窗的破碎聲已經驚醒了亡魂喪胆的金鳳凰，她霍地翻身坐起，當她看見那人跌進來時，驚惶地叫道：「怪人！又是那個怪人！」

呂奇已飛快地向落地長窗滾過去，先察看了陽台無人，才回頭來察看那個倒地的「鬼面人」。他拉開了面具，不禁又怔住了，原來是個男人。

呂奇又連忙檢查他的傷勢，槍彈竟湊巧地射穿了對方的心臟，早就一命嗚呼。

看來方才的判斷又錯誤了，所謂「藍妮」並非他想像的那樣，「鬼面人」確實另有其人。

是嗎？「鬼面人」就這樣差勁嗎？呂奇不停地問着自己，但他不敢遽下答案。因爲一連串的詭譎變化已使他失去判斷信心了。

他拿起死者的槍，那是一枝大號左輪；一般槍手都不願用這種大型槍，因爲不便携帶。

他又仔細地檢查死者的右手，終於被他發現了疑問；死者的右掌接近虎口肌處並沒有一般槍手爲了練槍而磨出來的粗繭。一個疏於練槍的人會貿然出動企圖去刺殺一個極負盛名的槍手嗎？

破綻！絕大的破綻！

這顯然是一着移花接木的巧計，讓呂奇確認藍妮其人是被「鬼面人」綁走的。

但是，呂奇還有一點想不通；萬一自己沒有即時醒來豈不要被對方射殺！對方存心要置自己於死地嗎？

他將大號左輪轉輪上的六粒子彈全部卸下來，終於被他這個玩槍的行家又發現了破綻。原來那六粒子彈都是沒有火藥的空彈，俗話叫做空心大佬倌，這個人根本就是派來做替死鬼。

金鳳凰起床來到他身邊，期期艾艾地問道：「你打死了他？」

「嗯！」他點點頭。

「就是他敲昏了我，綁走了金婷。」

「是吧！」他含糊應着，並沒有將內情說破。

「屍首怎麼處理？」

「這正是我的難題。」呂奇皺着眉頭說。

「我這裏有一間密室，暫時放一下再說。」

「密室？妳這裏怎會有密室。」

金鳳凰解釋說：「有一個時期警方反黑總部掃蕩風化的行動特別厲害，所以才準備了這間密室，其實也是一條暗道。」

「能通外面嗎？」

「通下一條地下水道。」

呂奇振聲道：「有辦法，入口在什麼地方？」

「就在我房間的浴室裏。」

「來！快幫我抬屍首。」

× × ×

約莫上午十時。呂奇在酣睡中，這是他高枕無憂的時刻。金鳳凰的傷無大碍，已起床作他的守護神。可是，守護神却打擾了他的甜夢。

「呂奇！醒醒！……」她推着他。

呂奇翻身坐起，揉着眼皮問道：「甚麼事？」

金鳳凰以食指豎在唇間示意他小聲，

然後悄聲說：「你的電話，是一個女人打來的。」

女人？是方素君？還是那位名叫「藍妮」的金婷？

他連拖鞋都來不及穿，就起床走過去拿起話筒：「喂！那一位？」

「呂奇嗎？」方素君的聲音。

「我是。」

「方素君！速來龍鳳樓吃早茶。」不等回答，那邊就把電話收了綫。

「是誰打來的？」金鳳凰趕過來問。

「不用問，我現在要出去一趟。」呂奇一面說，一面快速地穿衣服。「記住！不要向任何人提起『鬼面人』的事。」

金鳳凰不開心地噘嘴說：「你總是不教人家問，萬一你有危險……」

「嗨！你還沒有嫁給我就天天担心作我的寡婦了！」

「你這個人！」她白了他一眼。突然想起一件事大叫起來：「呂奇！我忘記告訴你一件事。」

「甚麼事？」

「早上蔡福元打電話來向我調頭寸，一開口就是十萬美金，好像幹我們這一行的都是大財主。」

「噢！他向妳調頭寸？」

金鳳凰走過去爲他拉直領帶，嬌媚地笑着說：「呂奇！你贏了，蔡福元開始籌錢啦！」

「他未必是爲我籌錢吧？」

「爲誰？」金鳳凰不由一楞。

「他請了一個槍手來對付我，就是我上次提的那個姓唐的。他也眞狠，向蔡福元討價二百萬元美金。」

「同樣花二百萬，蔡福元何必要殺人呢？」

「他在打如意算盤，我和姓唐的比槍，有百分之九十可能兩個都會喪命，他則一分錢不要化。」

「姓唐的難道不明白這個道理？」

「他當然明白，不過，幹槍手的都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匹夫之勇，有時明知死路還是要往前闖。」

「你應去勸勸他呀！」

「別忘了我現在也是槍手。」

「你們這些人簡直拿生命開玩笑。」

「所以，妳別一個勁地纏我。當我的妻子也好，情人也好，每一分鐘都有當寡婦的機會。」

「如果我眞能做你的妻子，那怕是一分鐘我也滿足了。」

「我可不願做短命鬼哩！」

「呂奇……」

他逃出了金鳳凰的香閨，本來還打算拿條毛巾將面孔乾洗一番的，也只好免掉了。

× × ×

十時二十分，呂奇就來到了龍鳳樓。早茶已近尾聲，食客稀少，呂奇很易地看到了坐在壁角一隅的方素君。她向他呶嘴示意，要他在她的隣座坐下。

呂奇依照她的意思落座，即向侍者要了一份鷄粥。侍者送來食物，呂奇低頭就食時，她才開始說話：「你昨晚爲什麼要去找唐天仇？」

「好奇。」

「你可知道你已打草驚蛇了？」

「噢？」他冷冷地應着。

「你是否懷疑我對你說的話？」

「妳爲什麼有這樣想法？」

「從你的行動，以及你的神態上看出來的。」

「妳太敏感。」

「女人都很敏感。」

「妳是否敏感地以爲我再不會爲妳効命了？」

方素君頓了一下，才說：「如果你對我不够信任，就會影响我的計劃。」

呂奇可以相同的語氣說：「如果你對我信任，就該將計劃的細節告訴我。」

「與你行動無干的我不想告訴你，我不想使你分神。」

「那我就不問了！噢！我忘了告訴妳一件好消息。」

「甚麼好消息？」

「『鬼面人』昨晚被我殺死了！」

「眞的？」方素君的聲音顯得很吃驚。呂奇雖然背對着她看不見她臉上的表情，但他聽見刀叉落在磁盤上的聲音，那份驚色似乎不是僞裝的，昨晚發生的那些詭異事件都與她無關嗎？呂奇不禁在心頭自問。

「屍首已經從下水道冲到大海裏去了。」他又補上一句：「這是我來塞城的意外收穫。」

「啊——是怎樣一個人？」

「一個非常差勁的男人，實在眞不够資格稱『王』。」

「呂奇！那該恭喜你了。」

呂奇冷笑道：「妳恭喜得太早。」

「怎麼呢？」

「死者可能是冒牌的替死者！」

「嗨！原來你們的男人也是非常感敏的。」

呂奇可說是一無所獲，他指望在方素君的話中找出一點蛛絲馬跡，可是對方的言辭無懈可擊。他不願久留，因此說：「妳還有什麼交待嗎？座間只有我們兩個人了。」

「嗯——」她似乎在故意拖長尾聲，考慮措辭。「聽說蔡福元今天已開始四處籌欵。」

「看樣子他是低頭了！」他唯唯否否地說。

「也許不如你想像中那樣輕易。」

「既來之，則安之。」他平靜地說。

「你這兩天應該深居簡出。」

「有人打我黑槍嗎？」

「你應當儲備精力，準備應戰。」

「可惜我是住在溫柔鄉裏，深居簡出也許會更加消耗精力，我想還是走動走動好些。」

「聽你的口氣，那個年輕的鴇母，好像很能令你滿意。」

「最令我滿意的是唐天仇的姘婦。」

「噢？」方素君輕笑了一聲。「那你是左擁右抱了？」

「可惜昨晚那女人又被『鬼面人』綁走了。」

「怎麼回事？我都被你弄糊塗了。」

「我也同樣的糊塗，不止這麼的一件，還有許多事。」

方素君竟然沒有追問下去，有意地煞住話題：「我不想知道令我糊塗的事。」

「妳好像沒有將唐天仇放在眼裏。」

「你以爲他很了不起？」

「我認爲他和我一樣難對付。」

呂奇這句話說得很含蓄，無異炫耀了自己的實力。

方素君却是不以爲意地說：「我有辦法對付他的。」

如果她明白了呂奇那句話的含意，她這句話也等於說明了——我也有辦法對付你。不過這只是呂奇的猜想；也許是他太敏感了吧？

他站了起來說：「我走了！」

「記住！這兩天要深居簡出。」

「可惜金鳳凰的魅力無法勾住我。」

「聽話！也許有個比金鳳凰更具魅力的女人投進你的懷抱。」

他很想再問一句是誰？不過，他知道再問下去就毫無意思了。不過他心裏想：方素君敎人爲她賣命的法寶倒是不少的。

× × ×

局勢愈來愈複雜，素以冷靜見稱的呂奇也有些感到不安了。目前唯一可不予懷疑的，只有魔鬼槍手唐天仇，他來塞城可說是完全職業性質，除此以外別無企圖。

由於唐天仇的態度得到澄清，那個自稱「藍妮」的女人就變得非常可疑了。她究竟是什麼來路？呂奇不敢肯定；她是與方素君同道？還是各走一途？他也不敢說，黑道上的事情不能根據常理可判斷的。

尤其關於方素君和蔡福元之間的恩怨問題，更像一題敎人難猜的啞謎，憑你費盡心機也難找到答案。

不管如何，呂奇却肯定自己已經是身陷險境。雖然如此，他也未存抽身後退的打算，這就是他的性格，否則他何必一再在環遊世界的旅途中找這麼多麻煩？

方素君要他這兩天深居簡出，其意何在？這個問題也困擾了呂奇，而且她說，如果他不聽她的吩咐，可能會破壞她的計劃。能够動腦筋，想計劃的好人怎能算是弱者？她又何必要呂奇帮忙？

呂奇突然想到這一點，方素君也許只需要一個殺人的兇手，而自己却不幸被她選上了。

這一天他總算捱在「鳳凰女子公寓」裏，未出大門一步。可是第二天他却耐不住了；並非他不甘寂寞，而是他突然覺得自己處在挨打的地位，一個勝利者是該隨時隨地爭取主動的。

他剛好想要換衣外出，金鳳凰却已穿着整齊地從外進來。醒來時，她就不在身邊，因此，他問道：「是準備外出？還是剛從外面囘來？」

「剛囘來。」金鳳凰說完後，將他拉到長沙發上併排坐下，神情極爲凝重地說：「呂奇！我告訴你一個消息。」

「甚麼事？」呂奇的語氣流露了驚詫之色，本來這兩天他就處在疑雲之中，而此時金鳳凰的神色又大異尋常。「蔡福元眞在籌錢。」她說。

「那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呂奇！你怎麼這樣不在乎呢？如果蔡福元是爲你籌欵，事情絕不單純，如果他是在爲唐天仇籌欵，那你更該當心。我看你該出去跑跑，打聽打聽消息，以便隨時應變呀！」

「我認爲那不過是蔡福元在故作姿態，使我鬆弛戒備，他才好暗下毒手，對我，對唐天仇，他都不會付錢。」

「絕不是故作姿態。據我所知，他們公司在塞城有名的幾家銀行中的現金存欵已經全部提空，爲數總在美金五十萬左右，那幢蔡氏大厦也向銀行抵押了十五萬美金，甚至那條破船都押了出去。這是故作姿態嗎？別說抵押的手續多麼麻煩，單是在商界的信譽就影响很大。蔡福元不可能爲了擺擺姿態而這樣大費週章的。」

「眞的？」呂奇再次感到驚詫，因爲她的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蔡福元似乎是很認眞地在籌欵。

那麼籌給誰呢？爲自己嗎？姓蔡的絕不會那樣輕易就範；爲唐天仇嗎？那似乎更不可能了。

在沉思中，他已換好衣服，金鳳凰不由問道：「要出去嗎？」

「嗯！正是妳所說要出去跑跑，打聽打聽。」

金鳳凰是鼓勵他出去走動一下的，現在見他要出門，又顯出了猶豫不安的神色，囁嚅一陣，方關切地說：「呂奇，當心點！」呂奇沒有說什麼，只是低頭沉吟。

× × ×

趙堂的妙計正在進行，一批一批的欵子，一叠一叠的鈔票，源源不斷地放在蔡福元座位背後那座保險箱，這樣許多鈔票委實是令人眼紅的，但是趙堂却大不同，他坐在旁邊正眼都不瞧一下。

蔡福元小心翼翼鎖上保險箱，皺着眉問道：「趙堂！你不是說四萬元美金就够嗎？怎麼？……」

趙堂扭動了一下蝦形的背脊，諂媚地笑着說：「蔡爺！姓呂的和姓唐的都非泛泛之輩，若不煞有其事的大調欵子，他們絕不會上當的。」

「話是不錯，可是這兩天已有不好的風聲，甚至還有人以爲我要挾欵而逃，萬一有個……」

「怕什麼？蔡爺你又不欠人家的！」

蔡福元嘆了口氣：「唉！你並不瞭解公司方面的財務狀況。這一年來警方海上的實力愈來愈強，那條船十趟倒有九趟空。慶國這小子又不務正業，鈔票大把大把地虧。現在只是一個空殼子，實際上已虧啦！」

「眞的？」趙堂的確很吃驚，因爲他從來沒有聽說過。

蔡福元愁眉苦臉地說：「趙堂！我也用不着瞞你，公司方面以黑市利息吸進來的遊資，就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數目。」

「多少？」趙堂關心地問道。

蔡福元沒有答覆他，他只伸出一根手指幌一下。

「十萬美金嗎？那算不了什麼。」趙堂輕鬆地說。

「一百萬美金左右。」蔡福元說。

「啊——」趙堂的兩顆眼珠差點爆了出來，他委實太吃驚了，照這樣看來，蔡氏父子已經等於破產了。

「趙堂！」蔡福元降尊紆貴地坐到他的身邊，壓低了聲音說：「有件事情我想

跟你商量商量。」

「甚麼事，蔡爺儘管直說。」

「對付姓呂的那件事，我們也不見得有把握。我看趁現在鈔票在手，不如一走了之……」

趙堂心中一動，但他面上却聲色不露地問道：「現在共有多少欵項？」

「八十萬美金多一點。」

「唔！蔡爺你打算往甚麼地方去？」

「南洋一帶，旅行護照我早就準備好了。」

趙堂的聲音彷彿有一些威脅的成份：「蔡爺！聽說南洋一帶姓呂的很有潛勢力，他會放過你嗎？我看這事不妥，須待從長計議。」

「依你說呢？」

「蔡爺快別這樣說了，你待我趙堂不薄，我再不死心塌地爲你効勞，那我還算人嗎？」

「好！別說這些客氣話了。我問你，欵子已經調來了，你的計劃如何安排？」

「下午我就分別通知唐天仇和呂奇，要他們今晚七點鐘到這裏見面，同時你下令……」

蔡福元不等他說完，就插口說：「在這裏！爲什麼不到我家裏去？」

「家裏怎能動槍呢？」

「嗯！你方才說？……」

「下令公司所有的人今晚不得留在公司裏。」

「埋伏怎樣安排呢？」

「只要白剛一個人埋伏在大會議室的天花板上就行了，其餘一個人也不要來，以免惹眼。」

蔡福元皺起眉頭，搖了搖頭說：「不行吧？我們總得有個預防呀！」

趙堂却老大自居地說：「用不着，用不着！白剛一個人足够對付，如果他失敗了，你縱有千軍萬馬又有什麼用呢？」

這一次蔡福元並未信服趙堂的話，仍是搖搖頭說：「別的不說，慶國就不會答應。」

「蔡爺！你打算讓少爺到現場嗎？」

「怎麼？你不打算讓他來？」

「是的，我不打算讓他來，一來他的脾氣不好，說不定會壞事，再說，我們也該往壞處想。萬一有了差池，我是死而無怨，你蔡爺一大把年紀也不算夭壽，少爺他可還年輕哩！」

蔡福元激動異常，感慨萬千地說：「多虧你設想這樣週到，只怕慶國他……」

「怕他一定要來嗎？」

「是啊！」

「放心！」趙堂詭譎地笑着。「他今晚一定來不了。」

「怎麼呢？」

「我已經安排人將他拖住了。」

「誰？」蔡福元畢竟是關心他兒子。

「一個大美人。」

「啊——」蔡福元鬆了口氣，笑着說：「趙堂！你眞善察人意，將慶國這小子脾氣都摸透了。」

「蔡爺！」趙堂唯唯否否地說：「我趙堂跟你整整十年，對你爺兒倆的脾氣還能摸不透嗎？」

「哈哈哈哈……」蔡福元放聲大笑。

趙堂也在笑，不過他是暗笑在心的。

× × ×

趙堂說得不錯，蔡慶國已經被一個大美人拖住了。

他飼養了一條牧羊犬，因此每天早上起床後第一件事情就是牽着他的愛犬到市郊去溜躂溜躂。就這樣，他遇上了那個大美人。

她長着一副惹火的身裁，生就一副艷麗的模樣，兩隻眼睛像長着鈎子，硬將蔡慶國勾住了。

蔡慶國的好主意不多，壞主意可不少，他一鬆手中的皮帶，他的愛犬立刻就撲向那位大美人作狺狺之狀。那位大美人，不禁花容失色，連連向後退了。

蔡慶國趕忙又一緊手中的皮帶，向那位女郎笑着說：「對不起，小姐，讓妳受驚了。」

「啊——」她驚魂甫定，胸脯猶在起伏。「你那條狗好兇！」

「小姐，大概是因爲妳太漂亮的關係吧。」

她笑了，嫵媚地說：「你比你的狗還要討人喜歡。」

「是嗎？」蔡國慶不禁有些飄飄然。女的沒有再說什麼，笑了笑，轉身走開。

蔡慶國豈肯放過這個機會，走過去問道：「來塞城渡假的嗎？」他似乎看出了她的裝束不大像本地人。

「嗯。」她輕應着。

「從那裏來？」

「夏威夷。」

「一個人嗎？」

「就是因爲一個人，所以玩得極不開心。」

蔡慶國心中暗喜，立即暗示地說：「本地人是很好客的。」

「我倒不覺得。」

「那麼妳試試吧，我願陪妳玩玩。」

女郎像是不勝欣喜地回過頭來說：「眞的？」

「當然，能陪伴妳這樣美麗的小姐是我的莫大榮幸。」

「你很會說話，也很……」她說着，又嫵媚地一笑，別轉頭去。「……也很英俊，榮幸的應該是我！」

蔡慶國渾身骨頭都酥了，連忙說：「妳太誇獎，到我家裏去坐坐吧，就是那幢白色別墅。」說着往半山一指，頗有炫耀之意。

女郎却搖頭說：「不，那太冒昧。」

「那麼，我將狗送囘去，順便開車過來。」

「不必開車來。」

「要徒步漫遊塞城？」

「不！我想去新港。」

「新港？」蔡慶國不由皺起眉頭來了，他沉吟了一陣，才問道：「明天再去不行嗎？」

「怎麼？」她有些不悅地揚起頭道：「你們塞城的男人都是不尊重女人意見的嗎？」

「不是這個意思，」蔡慶國陪着笑臉說：「今晚有個重要約會，現在已來不及取消，所以……」

那女郎爽朗地接口說：「那沒有關係，我們天黑以前趕囘來就行了。」

「時間豈不是太短了？」

「沒關係，囘來後，你去忙你的約會，我囘酒店休息，午夜再碰頭，還有整夜的時間讓我們追尋歡樂啊！」這個暗示眞是太強烈了。

蔡慶國豈聽不懂，他心想：畢竟是從熱情之島夏威夷來的，簡直就是熱情如火，不知在幹那件事時……

想到這裏，他不禁拔脚飛奔，不過，他沒有忘記囘過頭來再三交待：「小姐，妳等一下，我立刻就來。」

又跑了幾步，他才想起，對方叫什麽都沒有請敎一下，管它呢？反正和他睡過而不知道姓名的女人太多了。

× × ×

金鳳凰正在午飯，呂奇囘來了，她放下筷子跟他進房，問道：「吃過了嗎？」

呂奇神情冷漠地說：「沒有吃過也不能在這裏吃，萬一再來一次暗中下毒，那我可就沒命了。」

「所有的飯菜，我都先嚐一半。」

「我不願意妳死哩。」

「聽見你說這句話，眞使我高興。」她投進他的懷裏，偏着頭問道：「呂奇，上午出去有什麽收穫嗎？」

「收穫很大。」

「噢？發現什麽了嗎？」

「我發現了金婷。」

「她不是被……被那個怪人綁走了嗎？」金鳳凰自然不知內中詳情。

「大概是她逃出來了。」

「在那裏碰見她的？」

「海邊碼頭。」

「那你該問問她呀。」

「我本來想問問她的，但是當我看見她時，她已和一個男人跨上了往新港的電船，而且正好開離了碼頭。」

「奇怪，她既然逃出來了，爲什麽不到這裏來一下？」

「金鳳凰，猜猜和她在一起的男人是誰？」

「我怎麽知道。」

「說出來妳就知道，那個男人就是蔡慶國。」

「奇怪？方素君怎麽會去找蔡家的兒子。」

「誰說金婷就是方素君？」

「你不是說……」

「告訴你，金鳳凰，她根本就不是方素君。」

「是另外一個女人嗎？」

「不錯，她說是方素君叫她來的，而方素君却又說根本沒有那囘事，也不知道誰眞誰假，也許兩人都是說謊者。」

「方素君也到塞城來了？」金鳳凰從未聽呂奇提起過這件事，故有此問。

「和那個女人同一天出現的。」

「你見過了？」

「見過兩次。」

「看來這個女人不簡單。」

「女人都不簡單。」

「誰說的？我就不同。」

正說之間，化粧台後面那個音樂電鈴突然响了起來。

金鳳凰立刻神色一凜，從呂奇懷裏站起來，低聲說：「一定是蔡爺的人來了，不然他們不會按那座電鈴的，你留意一下，我下樓去看一看。」

一分鐘，金鳳凰去而復囘，一進門就：「是趙堂，他說是來傳話的，在那裏見他？」

呂奇眉尖輕微地聳動了一下，立即說：「帶他到這裏來吧。」

「哼！不是爲你，我才不讓那個髒東西進我的房門哩！」

「塞城恐怕沒有乾淨的人。」

不多一會兒，趙堂來了，金鳳凰識趣地沒有跟進來，只是爲他們帶上門。

趙堂面上堆滿招惹蜂蜜般的笑容，那種笑容使呂奇一見就噁心，冷冷地瞟了對方一眼，沉聲問道：「你要傳什麽話？」

趙堂彎着腰，乾笑着說：「嘿嘿，呂先生，這件事與我是毫不相干的……」

「乾脆點。」呂奇不耐煩：「別轉圈子。」

「嘿，嘿！蔡少爺到星洲請來了唐天仇……」

「嗯，怎麽樣？」

「唐天仇現在向你挑戰。」

「噢，」呂奇一驚，並非他胆小怕事，這個驟然而來的消息畢竟是使他感到意外的。

「嘿嘿，姓唐的簡直不知死活……」

呂奇聽不慣這些阿諛諂媚的話，忙截住他的話：「唐天仇爲什麽不自己來通知我？」

「因爲……挑戰的原因是爲了蔡爺那件事，當然要透過我們傳話，才合乎道理，所以才……」

呂奇手一擺，問道：「什麽時間？」

「今晚七時。」

「地點呢？」

「在公司裏。就是呂先生上次去吃酒的那個地方。」

「好，我準時到。」

趙堂伸長了脖子，嘿嘿地笑着說：「依我看，呂先生你贏定了。」

「是誰說的？」

「是我趙……堂的看法。」

「少放屁，你是來傳話的，除此以外少在我面前說廢話，你可以滾了。」

「是，是。」趙堂連連彎腰，如喪家之犬般退了出去。

他一出門，金鳳凰就衝了進來，疾聲問道：「呂奇，誰要向你挑戰？」

「一個名叫唐天仇的職業槍手，蔡家從星洲請來的。」

「你……」金鳳凰顯然不知如何說出心中的話，良久，才囁嚅地問道：「你能勝他嗎？」

「我能勝他。」呂奇氣堅定地說。

「啊——那我就放心了。」

「不過，我今晚却死定了。」

「爲什麽？」金鳳凰驚得花容失色。

「我的槍彈一定能先擊中他的心臟，但他也可以射穿我的心臟，只不過比我慢一點兒。」

「哦？姓唐的知道這些嗎？」

「他應該知道。」

「那他爲什麽還要向你挑戰？難道他不怕死的嗎？」

「爲錢，爲名譽，這就是職業槍手的性格。」

「呂奇，你知道他在那裏？」

「帝后酒店二〇九室，你問這個幹什麽？」

「找他說明利害關係，你們何必爲了蔡家而拚命？」

「金鳳凰！妳實在天眞，妳爲什麽不要我去應戰？職業槍手怎會聽妳的那一套呢？」

「哦！」金鳳凰目眶中顯露了淚光。

「我難過極了。」

「金鳳凰，明天再哭吧！現在最好別在我面前淌眼淚。」

金鳳凰噙住泫然欲落的淚水，強顏歡笑地說：「你養養精神，我不打擾你。」

她離去之後，呂奇不禁幽幽地嘆了口氣，顯然他已被那風塵中難見的眞摯熱情打動了。

× × ×

在帝后酒店二〇九室中，趙堂彎着腰，恭恭敬敬地說：「唐先生，你好。」

「怎麽樣，事情決定了嗎？」

「嘿嘿，二百萬美金已經籌好了。」

「準備付給誰？」

「按道理說，既然是同樣付錢，就該付給姓呂的，不過，蔡爺覺得這口氣難平，所以……」

「說話乾脆點！」

「所以蔡爺的意思是，如果你眞能幹掉那姓呂的，這些錢就給你，否則也只有眼看着姓呂的將錢拿去。」

「已經決定了？」

「嗯，」趙堂點點頭，含糊地說：「今晚六時五十分鐘到公司大廈來一趟，全部現欵擺在現場了。」

「呂奇也來嗎？」

「當然，他絕不會放過這個可以拿錢的機會。」

「囘你蔡爺的話，我準時到。」

「唐先生，我看你贏定了。」

「何以見得？」

「我剛才將這項決定告訴姓呂的時候，他有一點驚慌的神色，而你却鎮定如常，在氣勢上，他就輸給你了。」

唐天仇伸出一根手指頭點在趙堂的鼻尖上，冷冷地說：「趙總管，別以爲你是老江湖，你說這句話若不是別具用心，那我就敢說你是看走眼了。」

趙堂差點打了個冷噤，總算他還老練，咬咬牙，將心裏那股寒意壓住了，勉強露出了一絲笑容。

趙堂走後，唐天仇開始擦槍，那是職業槍手維護性命的東西，是一點兒也不能馬虎的，忽然，門上响起了敲門聲。

唐天仇連忙將尚在擦拭的槍枝塞在枕下，然後說：「進來！」

走來的竟是金鳳凰，自然唐天仇是不認識的，她雖是久歷風塵，世故老練，但是今天她却一點也沒有辦法將她的經驗發揮出來，反而怯生生地問道：「你是星洲來的唐先生嗎？」

「不錯，妳是誰？」

「我叫金鳳凰。」

唐天仇忽然大笑起來：「哈哈，原來是鳳凰班的老闆娘，聽說遊俠呂奇是妳那邊的長客，是他要妳來傳話的嗎？」

「唐先生，請別誤會，是我自己要來的。」

「噢！」唐天仇伸手往沙發上一指：「坐下談吧！」

金鳳凰落座後，向他瞟了一眼，遲疑地說：「聽說你今晚要和呂奇比槍？」

「這在槍手來說，應該是和吃飯穿衣一樣的平常。」

「唐先生！你知否比槍的結果你們兩人誰也活不成……」

「是他這樣說的嗎？」

「嗯！他說你們兩人都會喪命。」

「他倒是說對了。」

「那又何必比呢？」

「敎他不要來就行了。」

「他不會聽的。」

唐天仇似乎明白了她來意，輕笑着說：「妳是打算來勸我嗎？希望最好不要說出來，因爲我和遊俠呂奇的性格都是一樣，命可以丟，而面子却丟不得。」

「這又是爲什麽呢？」

「爲名也爲利。」

「那麽我求你今晚不要去，我願意將所有積蓄都給你。錢雖然不多，倒是辛辛苦苦賺囘來的。」

唐天仇不再笑了，認眞地看她一陣，才問道：「妳爲什麽關心呂奇的死活？」

「我喜歡他，說得嚴重點，他若死了，我也活不下去。」

「金鳳凰小姐！我對妳很欽佩。不過，我想告訴妳一句話，槍手也好，遊俠也好，都是瘋子，而妳却愛上了他，這證明妳瘋得更厲害。」

「不！不！不！我一點也沒有瘋。」

「囘去！喝得爛醉如泥，或者服兩粒安眠藥上牀睡覺，明天醒來就準備收屍，遊俠呂奇算是比我有福氣。」

金鳳凰不禁楞住了，良久才又惶然地說：「唐先生，你一定要去嗎？」

「妳去問問呂奇看他怎麽答覆妳。」

「唐先生！我在求你啊！」

「金鳳凰小姐！妳應去求他才對。」

「唐先生！你一定要去嗎？」

「那是一定的。」

金鳳凰落下了淚水，她打開皮包拿出手帕擦乾眼淚。但是，將她的手帕放進皮包裏時，却拿出一支槍。

「不要動！」她語氣森冷地說。

唐天仇不禁皺了一下眉頭，一個從不玩槍的女人在他面前動槍，眞還是平生第一次遇到。

「金鳳凰小姐！會用嗎？」他鎭定地說。

「會的，食指一壓就行了。」

「對的。」唐天仇面上還在笑。「妳準備殺我嗎？我相信呂奇一定不會同意妳這樣做的。」

「放心！我不會殺你。」

「那妳爲什麽要動槍？」

「我要將你囚禁起來，直到晚上八時以後才放你。」

唐天仇聳聳肩笑道：「好一個聰明的女人，但也是一個笨女人。」

「唐先生！請到浴室去。」

「我正要入浴。」

「那很好，不過，你要洗到晚上八點鐘。」

「如果我不同意呢？」

「我會開槍殺死你。」

唐天仇對她凝視一陣，微笑着說：「如果妳殺了我，呂奇是不會死的，可是妳却從此失去了他，因爲他會痛恨妳這種行爲。」

「只要他活着就好了！」

唐天仇簡直楞住了，一個風塵出身的女人竟會如此痴情，那實在是太稀少了。

唐天仇點點頭，依言向浴室走去。金鳳凰跟在他後面，緊緊地握着手裏的槍。

就在浴室門口，唐天仇身子忽然往下一滑，接着一拉金鳳凰的脚，她就摔倒了，等她爬起來時，槍已到唐天仇手上。

「妳怎麽可以向一個槍手動槍呢？」唐天仇笑着說：「妳該想想，我可能會殺死妳啊！」

「殺我吧！只要你答應我不和呂奇比槍就行。」

「我既不殺你，也不答應妳。」

「那你……」

「我要將妳關到浴室裏去。」

「爲什麽？」

「我怕妳這樣任性胡來，會損害了呂奇的名譽。」

「哦！」金鳳凰低呼了一聲。「原來你們幹槍手的都是了不起的男人。」

唐天仇瞇起眼睛，聳聳肩說：「我第一次聽人說這句話。」

× × ×

這晚，蔡氏大廈依舊是燈光明亮。但是却不像「滿十」之慶那晚賀客盈門，只有冷清清的三個人。他們是：蔡福元、趙堂、唐天仇。

一張長桌上擺滿了嶄新的鈔票，都是票面百元的美鈔。桌子旁邊放着兩只大皮箱，看來那是準備裝鈔票用的。

唐天仇穿着黑色西服，白襯衫，黑領結，面色肅穆，正襟危坐，其神情彷彿是參加一個喪禮。他看看腕錶，六點五十五分。然後向蔡福元問道：「如果呂奇失約，這事不知該怎樣處置？」

「這……」蔡福元將眼光望向趙堂。

趙堂忙接口：「這筆錢自然歸唐先生所有。」

唐天仇面無表情，聲音冷漠地說：「我並沒有那樣貪心，如果呂奇眞的失約，錢我是不要的，不過我只要二十萬元。」

「那……」蔡福元不知該說什麽好。

唐天仇却又冷冷地截住他的話說：「不過，這些都是多餘的話，呂奇是絕不會失約的。」

「唐先生那麽肯定嗎？」蔡福元問。

「除非他突然得急病死了，或者路上出了車禍。否則他就一定會準時前來。」

他這裏話聲未落，呂奇已在近門處出現，笑容可掬地說：「我活得好好的，唐兄何必咒我？」

呂奇那迷人的笑容雖未使唐天仇心寒，却也使他爲之一怔；因爲他深知對方一笑，就已決心要動槍殺人了。

呂奇跨進大廳後就在進門處站定，唐天仇也起身離座。兩人面面對立，相距約莫二十五碼。

這時，趙堂搶着發話：「二位！容我先說一句話……」

兩人頭也不回，話聲却同時發出：「說吧！」

「誰勝就該將這筆錢拿去，如果二位不要動槍相拚，平分也可，二位不妨先打個商量。」

唐天仇搶着說：「我不殺人，從不拿錢的。」

呂奇繼續表示意見：「除非我死，否則二百萬元一分也不能少。因爲那些錢是薛福成遺孀應得的錢。」

「二位隨便吧！」趙堂說完這句話後，逕自退去一邊。

「呂兄！」唐天仇笑着說：「想不到我這個以殺人爲職業的槍手，也會受僱去殺一個神槍手，而且我還深知，你是不該殺。」

「天下難料之事太多。」

「呂兄！我有點羨慕你。」

「羨慕我站的位置嗎？」

「不！有個女人在等着爲你收屍。」

「我是從不考慮身後之事的。」

「閒話說過了，」唐天仇突然面色一正：「現在我們該談談正事了，今晚我們如何比法？」

「按你們的老規矩吧！」

蔡福元和趙堂站在旁邊，有些莫名其妙，什麽老規矩？他們今天才知道槍手比槍竟然還有什麽規矩的。

整個現場一片寂靜，一點聲音也沒有，如果誰作一次深長的呼吸，也能清晰地聽出來。

就在這一瞬間，呂奇突然身形一挫，閃電拔槍。但是站在他對面的唐天仇却一動也沒有動。「砰！砰！砰！……」一連串槍聲怒吼，接着「叭噠」一聲，頂壁落下一團黑黑的東西。

唐天仇流露了一絲驚色，而蔡福元和趙堂却險些驚呼出聲。因爲呂奇不但射死了他們安排的狙擊手，而且還將天花板射開一條裂縫，使狙擊手的屍體落了下來，顯露了原形。

呂奇是靠敏銳的聽覺發覺狙擊手的，他原指望那是蔡福元安排的人，但是他一見死者却不禁楞住了。却原來頂壁落下來的人竟是那個自稱「藍妮」的女人。

呂奇本來要向蔡福元質問的，現在他却轉移到唐天仇身上，冷冷地問道：「唐兄！認識她嗎？」

唐天仇看了一眼，搖搖頭道：「不認識。」

「她就是那個名叫『藍妮』的女人。」唐天仇聽出呂奇的話中有絃外之音，連忙正聲說：「呂兄難道懷疑是我安排她躲在上面的嗎？如果是的話，我又豈能容你開槍殺死她？」

這是很明顯的例子，而且方才在呂奇拔槍時，唐天仇根本不曾動一下。因爲呂奇並未按比槍的規矩行動，唐天仇知道他不是在對付自己。從這一點看，他已够資格稱爲一個胸懷磊落的槍手了。

呂奇自然明白這道理，於是將目光移向蔡福元說：「請蔡爺解釋這件事吧！」

「我……根本不認識她。」蔡福元說的是實話。其實他心裏也在迷惑不已，因爲按照計劃，狙擊手該是白剛才對。「蔡爺！」呂奇對他的稱呼仍很客氣，語氣却異常森冷。「你也許眞不認識她，不過，你的兒子却認識她，上午我親眼看見這個女子是和你的兒子踏上赴新港的電船。最好請你兒子出面解釋這件事情。」蔡福元大爲不安，他轉頭向趙堂問道：「這是怎麽回事？」趙堂輕鬆地聳聳肩頭說：「我怎麽知道呢？」

蔡福元心裏已經敏感到趙堂可能在玩弄什麽花樣，因而沉叱道：「趙堂！你說，怎會變成這個女的？……」這句話就露出破綻了，呂奇立刻追問道：「本來應該是誰呢？白剛？還是范五魁？」

蔡福元往趙堂一指：「問他吧！都是他的鬼主意。」

「哈哈……」趙堂忽然放聲狂笑。隨着他的笑聲，進門處傳來一聲叱喝：「都不許動！姓呂的將槍丟掉。」原來那人是方素君，手裏拿着一枝輕型機槍，虎視眈眈地走進來。呂奇看了她一眼，就毫無表情地將槍丟掉了。雖然方素君喝令都不許動，趙堂却好像不受限制。他目光向蔡福元一掃，神態自若地笑着說：「既然和我原來計劃稍有出入，那我們就攤牌吧！」

蔡福元不管有多笨，他此時也明白了，怒聲道：「趙堂！原來你和那個女人有勾結。」趙堂冷笑了一聲：「嘿嘿！勾結？這個字眼不大好聽吧？我們是父女關係，難道不該聯手來對付你嗎？」

蔡福元吸了口冷氣，而呂奇却大表驚異，原來趙堂和方素君竟是父女關係。因此，他冷笑着說：「趙堂！你的功夫用得也眞不小啊！」

趙堂坦率地說：「不錯，我讓素君和薛福成接觸，無非是爲了他手上的幾個錢，誰知半途出來一個姓蔡的霸佔產業不放，才使我們多化了十年工夫。但今天我仍然成功了，錢仍然到了我們的手上。」

蔡福元氣得渾身發抖，沉聲說：「趙堂！你休要作夢，錢在保險箱裏，你即使殺死我我也不會告訴你保險怎樣開法。」

「蔡爺，你將我趙堂看得太笨了。」說着他接過方素君手裏的槍：「素君！帶這兩口皮箱到他辦公室去拿錢。記住！保險箱的開法是正五，反四，再正三，反二，快去。」

方素君提着兩口大皮箱，匆促離去。

「趙堂！」呂奇冷冷地說：「就憑你這種心機，對付姓蔡的該不會成問題，又何必將我們外人扯在裏面呢？」

「沒有你閣下的扮演，我這個獨脚戲自然也演不成。姓蔡的也不會將八十萬美元的巨款存放在公司裏了。」

「噢！原來是這麽一回事！」呂奇暗暗抽口冷氣。「不過，我仍然有些不明白，在蓮子茶下砒霜的毒計是你設計的，萬一我死了……」

「你死不了！」趙堂得意地道：「砒霜的份量很輕，送到醫院就可救活，那是激將之法，使你更加痛恨蔡家父子。」

蔡福元差點要氣昏了，令怒不可遏地說：「趙堂！慶國會來找你算賬。」

「蔡少爺麽？」趙堂冷笑連聲：「嘿嘿！只怕他已經作了鯊魚宴席上的一道大

菜了。」

「你說什麼？」蔡福元倏地一驚。

「沒有聽清楚嗎？你兒子下海餵魚了。」蔡福元畢竟上了年紀，身體又胖，驚駭加上悲痛，竟然昏厥了。

一直默默無語的唐天仇，這時插口說：「趙堂！你眞算得上心狠手辣。」

趙堂陰沉沉地笑道：「姓唐的！你不說話我倒險些忘掉了你，舉起手來吧！你道上還有一支令人生畏的槍哪！」

唐天仇很馴服地舉起了雙手，淡淡地笑道：「沒有人拿錢，我是不殺人的，除非你和我比槍。」

「好！等下讓我和你比較一下，不過，你絕沒有我快。因爲你還要掏槍，而我只要勾動扳機就行了。」

「趙堂！這可是你說的，誰快誰慢都沒有關係，只要有人願意和我比槍，總是令我愉快的事。」

這時，方素君提着兩口重重的箱子來了。「素君！」趙堂神色緊張地問道：「錢拿到了嗎？」

「拿到了，這些呢？」

趙堂奚落地笑着說：「這些是用來騙騙這一對笨槍手的，每紮只有上下一張是眞鈔票，留給他們買棺材吧！」

呂奇冷冷地瞟了方素君一眼：「我不知道該稱呼妳方小姐，還是趙小姐？」

「隨你的便。」

「我想問妳幾句話，請據實相告。」

「問吧！」

呂奇往地上的死者一指：「這個女人是妳的同路人嗎？」

「不錯。」

「那個『鬼面人』又是誰呢？」

「是我。」

「那我就安心了！因爲我一直以爲我還欠妳一筆恩情，既然綁架我也是妳，救的也是妳，那就恩怨兩抵了。」

「不管是恩是怨你都無法回報了。」

「爲什麼？」

「因爲你現在必須死。」

「有理由嗎？」

「當然有的，方才你殺死了我們的人，一命抵一命，你雖然未佔便宜，但也不曾吃虧。」

唐天仇插口問道：「那麼我呢？」

趙堂冷笑道：「現在你也必須死！」

唐天仇學着呂奇的口吻問道：「有理由嗎？」

「因爲我要和你比槍。」

「我差點忘了。」

趙堂側首向方素君問道：「素君！車快要來了吧？」

方素君看看錶說：「還有一分鐘。」

趙堂立即向呂奇和唐天仇兩人叱道：「退到牆邊去。」

唐天仇沒有動，反而笑問道：「趙總管！你知不知道黑道上的朋友爲何叫我一聲魔鬼槍手？」

趙堂冷冷地說：「我可沒有興趣去研究這個問題。」

「趙總管！你若知道了內中原因，你一定會吃驚的。」

「噢！我倒要聽聽看。」

「你雖然吃驚，却已來不及了。」唐天仇的話聲未落，忽然「砰」地一聲槍響，趙堂手中的槍落下了地，右手捂住胸口，鮮血從指縫間流出來。「砰」又是一槍，方素君心臟，頓時也被射穿了。

呂奇回頭望去，只見唐天仇仍然雙手高舉着，奇怪？這槍聲是從何處而來的呢？難道……

他正在疑惑不定之際，唐天仇的衣服裏面又伸出來一隻右手，手裏拿着一支猶在冒着烟的三號左輪。原來他高舉起來的那隻右手是假的，眞的右手却藏在衣服裏面了。呂奇恍然大悟，低叫道：「眞是名副其實的魔鬼槍手！」

唐天仇微笑道：「生平第一次殺人沒錢拿。」

「爲什麼沒有？兩口皮箱一定裝了不少。」

「從死者的手裏拿錢，我就變成刧犯了。」

「唐兄！想不到你還是個守正不阿的人。」

「呂兄！這個老傢伙該怎辦？」

唐天仇指指躺在地上的蔡福元。

「唐兄說呢？」

「我們兩人身上有三條命案，留他活着是自找麻煩，但是我們又不能槍殺毫無抵抗能力之人，這個……」

呂奇走到蔡福元身邊一看，低呼道：「他已經自己解決了。」

「你說什麼？」

「蔡福元死了，嘴角發烏，是心臟病發作的跡象。」

「這倒省了我們的事。」

十分鐘之後，呂奇和唐天仇相偕來到了帝后酒店二〇九室。一進門唐天仇就收拾行囊。

「你連夜就要回星洲嗎？」呂奇關心地發問。

「唔！在這裏又沒有收入，我已經貼了些老本了。」

「唐兄！我們來筆交易如何？」

「殺誰？」

「不是殺人，是想請你動槍射斷一個女人纏在我身上的情絲。」

「對不起。」唐天仇搖着頭說：「我雖然是個職業槍手，但也只殺無義之人。不過，有一天我或許會殺你。」

「爲什麼？我是無義之人嗎？」

「如果你對金鳳凰沒有交待的話。」

「哦！原來她已經先找到你了。」

「不錯，她下午就來找我了。她求我不要赴約，甚至想開槍殺死我，可見她對你如何。」

「想不到她會做這種傻事。」

「女人在眞情流露時才會做傻事。」

唐天仇一邊說，一邊提着行囊向外走去。走到門口時又回過頭來說：「風塵中的感情也不是一無可取，縱是流水落花，也該對別人有所安撫，否則，小心我不顧名譽地打你黑槍。」唐天仇走了，房門砰地一聲重又關上。

呂奇喃喃自語地說：「熱誠的唐天仇，熱情的金鳳凰！」

「熱情使得我昏了頭。嗨！來一次淋浴吧！」於是，他打開浴室門。門開處，却有一張沾着淚痕的笑臉在迎向他。

（全文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飛・圖

芳心寸斷渾如夢　不堪回首話當年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無忌帶冷天星去找失魂道人，爲白菱秋療治毒傷，來到了絕望山、傷心嶺，見一青衫少年歌唱：往事豈堪容易想？解鬢臨鏡泣殘粧……一路來到石屋前，見到金無忌等三人，自稱是失魂道人，現在把自己脫胎換骨變成了少青，改稱南柯羽士，問淸來意隨即把白菱秋醫治好，又說出往事歷歷在目，金無忌、冷天星不得不信，他身旁還帶着一個蛇心女魏青芳，金無忌是認識的，更置信不疑，此時又來了巫山神龍宮天保和女兒宮美、宮玉，正想滋事，南柯羽士又爲官天保療治好頑疾，他和女兒欣然離去……

南柯羽士冷冷一笑道：「可惜我巳經打膩了，這種夫妻關係我巳失去了興趣，巳經是沒有辦法維持下去了！」

說着拉過那白綾的另一端來，去綑她的雙足！

魏青芳並不掙扎，任由南柯羽士把她雙足綑牢，睜着一雙大眼問道：「好人，你又要把奴家怎樣？」

南柯羽士冷峻的一笑道：「要把妳怎樣，我也拿不定主意，而且，我也要和另一個人商議商議了！」

魏青芳大驚道：「好人，難道你……」話並未說下去，四肢立刻掙扎不停。但她兩手雙足俱被緊緊的綑在了一齊，雖是努力掙扎，也是毫無用處，最後，她把眸光落到白菱秋的臉上，哀懇着道：「好妹妹，把我解開吧，只怕他是要殺我了！」

南柯羽士毫不爲動的顧自向房中去。

白菱秋故做無可奈何的一笑道：「妳還是忍耐一下吧，既然你們是恩愛夫妻，大約他絕不會眞的殺了妳，也許只是要妳皮肉受苦！」

說話之間，却把目光轉向房中看去。只見南柯羽士大步踏入房中，毫不遲疑，雙手向棺蓋之上托去。

但聽卡喳一聲，那白木棺材的棺蓋巳被打了開來。

但見南柯羽士打開棺蓋立刻俯下身去，在棺中推拿了起來，不久，一陣呻吟之聲由棺中傳了出來。

南柯羽士更不怠慢，由懷中取出一顆藥丸，給棺中之人服了下去！

呻吟之聲漸漸停止，那棺中的死人却驀然活了過來。

衆人俱皆相顧愕然，但見那人由棺中長身而出，目光四轉，怔了片刻，忽然若有所悟的向南柯羽士道：「你是誰？那位失魂道人呢？」

南柯羽士道：「你爲什麼要找他？」

那人道：「想必是他救了我的性命，我該向他道謝！」

南柯羽士笑道：「今生今世只怕你是找不到他了，不過……你知道乍怎麼死的麼？」

那人登時咬牙道：「自然記得，是那賤人暗地下手，以淬毒的利刄刺入了我的後背要害……啊！這簡直是一場噩夢！」

南柯羽士長笑道：「記得這些就好，那賤人就在外面看你怎樣去對付她吧！」

那人咬牙道：「是眞的麼？」

一面大步就向房外走來。

「魏青芳面無人色，見那人走了出來，顫聲叫道：「夫君……救救奴家……」

那人怔了一怔，目光向冷天星等一轉，但却沒有說什麼，顧自向魏青芳走了過去，喝道：「賤人，妳這是怎麼了？」

魏青芳叫道：「我被他們害慘了，快些放開我，我再跟你細說！」

那人冷笑道：「不用放開，就這樣說也是一樣！」

說話之間，忽然由腰間拔出了一柄閃

亮的七首！

魏青芳臉色青白，掙扎着叫道「不要殺我……夫君……打我罵我，隨便你要把我怎樣都行，就是別殺我，留下我這條狗命吧！」

那人冷喝道：「可惜我不是心軟的人，不但不會留下你這狗命，而且還不能叫你好死！」

七首一揚，向她左耳之上削去！

但他七首尚未切下，南柯羽士却伸手一攔，道：「朋友且慢！」

那人怔了一怔，收住了七首道：「爲什麼？」

南柯羽士笑道：「這婦人雖然該當千刀萬剮，但畢竟與你有夫妻之情，如你恨她恨得厲害，不妨一刀剜出心來，也該够了！」

那人奇道：「你是什麼人？爲何要向我說這些話？」

南柯羽士笑道：「不必問我是什麼人，總之，這是失魂道人交代下來的！」微微一頓，又道：「尊駕殺她之後，最好把屍身留了下來，儘速離去！」

那人困惑的點點頭道：「也好！賤人，那就便宜妳了！」

不顧她的掙扎哀號，一刀向她心窩之上刺了下去！

但見紅光迸現，在他七首一帶之下，一顆血淋淋的人心已然跳了出來！

那人對她當眞似是恨到了極點，抓着那顆血淋淋的人心，回首一顧道：「既然失魂道人留言不要我移動屍身，這屍身就留在此地，但這顆最毒的婦人心，我却要拿去喂狗了！」

南柯羽士笑道：「這倒悉聽尊便！」

那人並不多言，雙拳一拱，抓着一顆血淋淋的人心大步而去，不一時就消失於大門之外！

南柯羽士目注着魏青芳開腸破肚的屍身，喟然一嘆，迅快的由袖中取出一瓶藥粉，悉數撒到了那破開的胸腔之內！

說也奇怪，那些藥粉一經撒上，頓時止住了流血。

金無忌湊了過去，道：「老友，你準備把她怎樣？」

南柯羽士道：「這女人壞在她的心上，其實這副軀殼，容貌，仍然是我所迷戀的！……」

金無忌訝然道：「如此說來，你……」

南柯羽士目光一轉，道：「在對面的叢林之中，我又另築了一座小屋，如果你沒有急事，可否小住數日，在此帮我一個大忙！」

金無忌輕嘆一聲說道：「如今我已等於喪家之犬，你肯收留我，那是最好不過了！」

南柯羽士忙說道：「如此多謝金兄，就帮我先把她的屍身搬了回去，我要設法去找一副心腸，以易心之術，使她再活過來！」

金無忌訝然道：「原來你仍然這樣愛着她！」

南柯羽士嘆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你不肯帮這個忙麼？」

金無忌忙說道：「自然要帮！自然要帮！……」向冷天星雙拳一拱，道：「冷少俠，對不起得很，在下要告辭了！」

冷天星茫然還禮道：「尊駕日後是否還要回到陰靈教去？」

「陰靈教？」金無忌搖頭一笑道：「我有幾顆腦袋，還要回陰靈教去，在下這位老友既已另營住所，在下就打算多擾他一時，如果可能，也許還要學他幾手醫道，將來用以行走江湖，混飯糊口，再無富貴名利之心了！」

冷天星慨然一嘆道：「金兄不失爲胸懷寬闊之人，你我再見了！……」

又與白菱秋雙雙向南柯羽士一禮，道：「先生有用我兩人效力之處麼？」

南柯羽士爽然一笑道：「沒有，沒有，兩位想必都是江湖道上的忙人，在下也不屈駕相留了！」

金無忌已把魏青芳的屍身抱了起來，南柯羽士相偕在後，一路向外走去。

白菱秋舉步追了上去，襝衽一禮，道：「先生慢走！」

南柯羽士收步道：「姑娘說什麼？」

白菱秋道：「小女子若非遇到先生，大約是無救的了！」

南柯羽士自負的一笑道：「也可以這樣說法！」

白菱秋又道：「聽說先生是仗着醫道才能使顏面青春常駐，實則也是中年以上之人了，是麼？」

南柯羽士道：「金兄可以爲證，自然是事實！」

白菱秋忽然噗通一聲跪了下去，道：「小女子可以求先生一事麼？」

南柯羽士吃了一驚道：「有話好說，快快請起！」

白菱秋道：「小女子受先生活命之恩，無異重生父母，小女子孤苦無依，報恩無由，有心想認先生做爲義父，他年長侍膝下……」

南柯羽士雙手連搖道：「這……萬萬使不得！……」目光轉動，忽然一笑道：「我倒有另一個主意，不知姑娘是否願意？……當我一見姑娘之時，就覺得妳眉清目秀，才智過人，正是習學醫道的理想人才！論年齡，我已五旬有餘，一直不曾收下一名衣鉢傳人，就因爲覓才不易……」

不待他說完，白菱秋連忙叩首叫道：「師父！弟了給您行禮了！」

南柯羽士大喜道：「好了！好了！……我雖半生潦倒，但却收了一名好徒弟，殘燭之年可以有些依靠了！……」微微一頓，又道：「眼下爲師尚沒有時間傳妳醫藥之學，妳也不妨趁着年青之時，在江湖上多練達幾年，等妳厭倦了江湖風險之時，再回山習醫不遲，爲師別無長物可贈，靈丹三粒，帶在身邊備用吧！」

說着果然由懷中取出了一個白玉小瓶，輕輕一搖，只見裏面不多不少，只有三顆白色藥丸，愼重的遞了過去！

白菱秋雙手接過，道：「長者賜，不敢辭，弟子收下了！」

當下愼重的帶在了身邊。

南柯羽士微喟一聲，道：「爲師不會離開此山，不論何月何時，妳都可以回來找我！」

白菱秋喏喏應聲，南柯羽士身形一轉，大步而去。

冷天星湊了過來，拱手道：「恭喜姑娘，姑娘將來必是一位仁心仁術的女華陀了！」

白菱秋淡然一笑道：「師父現在既沒有留我在此之意，我們走吧！」

於是，在暮色蒼茫中，兩人也相繼走出了那座陰森的院落，覓路向山下行去。

冷天星與白菱秋步下山，二更左右，方才走到山下的一處市鎮之上。

白菱秋看看自己的模樣，忍不住一笑道：「我這樣子實在見不得人了！……」

冷天星笑接道：「這處市鎮正是南北官道要衝之處，商肆櫛比，正好休息一下，換換衣飾，在下身邊尚有不少銀兩足够用度了！」

說話之間，兩人已進了市鎮之內。

只見那市鎮果然範圍極大，兩人找了一處最大的旅店，開了兩間雅房，冷天星先到街上買了幾套普通衣服，與白菱秋分別沐浴更衣，打扮了起來。

經過一番修飾，白菱秋除了有些消瘦之外，已經大致恢復如前，就在店中要了一席酒菜，吃喝起來。

三杯下肚，兩人不禁都有些酒酣耳熱起來。

白菱秋面泛酡顏，目注冷天星，幾度欲言又止。

冷天星雙眉微鎖，道：「姑娘是有什麼話要說麼？」

白菱秋悠悠嘆了一口氣道：「自從陰靈教中相遇，你我出生入死，也算得是生死患難之交了……」

冷天星領首道：「不錯，只可惜大仇未報，反而……」長吁一聲，住口不語。

白菱秋端起面前酒杯，盈盈一笑道：「這次雖說是恩師救了我的性命，實際上若非冷相公拚死相救，我……大約也早已命喪黃泉了……」眸光一轉，道：「我實在應該敬你一杯！」

冷天星連忙舉起面前酒杯，道：「姑娘這話更使在下羞慚！」

一仰而盡，嘆口氣又道：「姑娘今後準備怎樣！」

白菱秋反問道：「你呢？」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我？……」一聲長嘆，却吶吶的無法說得出話來。

他雖倖獲奇遇，習成了無上神功，但除了在陰靈教中殺死公孫厲，報了戮母之仇而外，滿門血仇，幾乎等於未報。

髮妻岳曉秋被陰靈教客卿上明官擄去，曾以十日爲期，要自己前去陰靈教，否則……

他曾受南天嬌，百了禪師，不了和尚等人大恩未報。

他曾答允寒星堡上官倫，照顧他的遺孤……

他有無數的恩恩怨怨未了，一時却不知應該如何是好，是以一時之間，咳聲嘆氣，蹙額無言。

白菱秋也自飲了一杯，道：「你我遭遇相同，滿門遇難，只有你我是刦餘之身，何況你我已共過患難生死，此後自然該聯起手來，圖謀報仇雪恨！……」微微一頓，又道：「須知除開陰靈教外，幾乎還有半個武林中都是我們的仇人！」

冷天星連忙領首道：「不錯，我們肩頭的担子還重得很呢！……」

忽然，他記起了一樁事來，皺眉忙道：「在下忘記告訴姑娘了，陰靈教中的元兇巨惡雖然都中了姑娘所下的慢性毒藥，但被他們發覺解去了。」

「啊！……」

白菱秋愕然道：「你怎會知道的？」

冷天星遂把在二賢莊發生之事簡略的說了一遍。

白菱秋喟然一嘆，道：「這樣說來是我功虧一簣了！唉！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設若我當初用的是烈性毒藥！……」

冷天星安慰她道：「人算不如天算，這些都是冥冥中安排好的！」

白菱秋黯然道：「聽你說來，雲玄妖道雖死，但武當派門人迷神毒素未解，必然仍舊控制在那個苗疆的巫師之手，如果繼續與陰靈教勾結，問題就更加嚴重了！……」忽而柳眉一揚道：「爲何你當着我師父之面時不曾說出此事，以他的醫道之精必然解得了那迷神毒素，倘若把武當一派的弟子解救過來未始不是一大助力！」

冷天星皺眉道：「在下也曾想到過這一點，無奈當時因了巫山神龍以及蛇心女魏青芳等之事，始終未得適當的開口時機，何況，武當一派人數衆多，不知需要多少藥物，才能解得了他們的毒素！……」

白菱秋目光遲疑的一轉，忖思着道：「且待探聽確實了武當派的情形之後再說吧，須知武當雖受雲玄妖道二名苗疆巫師的控制，但潛力強大，也許有退隱的老一代武當道長出頭收拾危局，把武當的局面改觀了過來，如果仍在兩名巫師與陰靈教控制之下，再設法向令師討解藥，以令師救人濟世的心腸，大約不會推拒此事！」

實則冷天星憂心如焚的是關心岳曉秋的安危，十日約期將至，自己究竟應該怎樣處理此事。依約而去，無異自蹈虎穴，何況他們有岳曉秋的生死做爲脅迫，自己有什麼力量去救得她出來？

倘若不去，岳曉秋是否眞的會遭到上官明所說的命運，如果眞的如此，那實在是使他永生都將歉疚不安之事！

白菱秋見他顧自癡癡發呆，不由雙眉一揚道：「冷相公，你怎麼了！」

冷天星恍如大夢初醒，啊了一聲道：「沒……有什麼！……」話鋒一轉，道：「我只不過在盤算明天應該做些什麼？」

白菱秋微微吁出一口長氣，忽然又舉起酒杯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冷相公，我再敬你一杯！……」

一仰頭，又是一杯喝了下去。

冷天星見她滿面酡顏，眸光迷離，顯然有醉意，忍不住道：「姑娘尚未復原，還是早些安歇了吧！……」

白菱秋爽然一笑道：「不要緊，我……不會醉的！……」

眸光定定的凝注在冷天星臉上，沉凝的道：「我本來是滴酒不沾的，你知道我爲何要喝這麼多酒？」

冷天星苦笑道：「想必是姑娘心情沉重，借酒解愁！」

白菱秋笑道：「你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其次，有些話我必須和你說明，但却又沒有力量說得出來，只有借酒來……帮助

我……」

冷天星心頭驀然一驚，他已猜測到她要說什麽，他該怎樣答復她，按他們的關係來說，應該很自然的是一雙情侶，進而結爲夫妻的，但……

果然，只聽白菱秋幽幽一嘆道：「你我都是家破人亡的唯一遺孤，我們相逢在患難之中，這一大段日子裏幾乎形影不離，在我昏迷之中，更是有勞你日夜抱持守護長途奔波，我……」微微一頓，俯首低聲道：「我實在不知應該怎樣報答你！」

冷天星吶吶的道：「姑娘說那裏話來，在下……」

白菱秋打斷他的話道：「我的話還沒說完呢，雖說江湖兒女不拘小節，但畢竟男女有別，你我這樣一起厮混，將來！……」收住話鋒，目注冷天星不語。

冷天星避開她的目光，赧然道：「在下也有一件事必須告訴姑娘！……」

白菱秋怔了一怔：「你儘管說吧！」

冷天星遲疑半晌，終於一字一頓的道：「在下已經娶了妻子！」

‧這話不啻平地霹靂，只見白菱秋酡紅的面色頓時變得一片蒼白，口唇顫抖不停，如非是坐在椅子之上，定會一跤摔了下去。

冷天星如坐針氈，恨不得有條地縫鑽了下去。

良久，良久，方見白菱秋淒迷的一笑道：「眞該恭喜你了，尊夫人是誰呢？」

冷天星吶吶的道：「是……岳曉秋姑娘！……」

白菱秋噢了一聲道：「是秋雲山莊的岳姑娘？你們倒眞是一雙璧人了！」

冷天星雙眉深鎖道：「這也是沒有辦法之事……大仇未報，世亂時艱，在下本來毫無成家立室之意，只因……」

於是，他把離開二賢莊，自己昏迷之後以至到雁鳴寺中所發生之事，一一的詳細說了一遍。

白菱秋默然無語，靜靜的聽冷天星說完，苦笑道：「這樣說來，營救尊夫人才是你第一要務了？」

冷天星頷首，道：「在下確然不能坐視不顧！不過，盲目進入陰靈敎，也非善策！」

白菱秋沉凝的道：「天色已晚，只好明日再說了！」

原來此刻已是三更過後，旅店中早已燈火全無，俱皆入睡。

冷天星既把事情說穿，心中反而有一種輕鬆之感，當下站起身來，道：「姑娘早些休息吧！」脚步輕移，退出房去。

於是，他回到了自己房內，熄去燈燭，瞑目養神。

但混亂的思緒此伏彼起，却使他心亂如痲，無論如何也靜不下心來。

時光慢慢逝去，不知過了多久，但估計至少已到四更之後。

正當冷天星迷迷惘惘，將要到達物我兩忘的境界時，忽聽院中咚的一聲，跳進了一個人來，緊接着又是兩聲輕響，分明先後進來了三人。

冷天星聽得清楚，來人都不是具有上乘身手之人，是以並不在意，僅只在房中靜聽聲息。

三人落地之後，只聽其中一人壓着嗓子問道：「是那間房間？」

冷天星心中一動，原來那聲音聽來極熟，但一時間却又想不起他是誰？忖思之間，只聽另一個聲音道：「就是這間！」

立刻脚步聲向冷天星房門之前走來。

冷天星冷冷一笑，心想：好哇，大約有痲煩來了！但他藝高胆大，依然趺坐不動，但却凝神戒備，隨時準備應變。

然而，出於他意外的是門外之人來得十分光明正大，剝剝啄啄的輕輕敲起門來，同時，一個聲音急急的問道：「是主人住在這裏麽？」

冷天星豁然而悟，猛然記起了那是周餘的聲音。

當下連忙起身開門，大喜道：「原來是你們兩位，快些進房來坐！」

原來除了周餘吳缺之外，尚有另一個叫化子模樣之人。

周餘吳缺連忙雙雙一禮，同聲道：「主人可把我們想苦了！自從在三葉嶺張家獵戶家您被那個野和尚引走之後，一直就沒找到過主人！……」

反手向那叫化子打扮之人一指道：「若不是這位劉當家的派出的眼綫發覺主人到了這樟樹鎭，眞還不知要等到幾時才能見對主人！……」

冷天星忙向那叫化子打扮之人雙手一拱道：「這位想必是丐帮的……」

那人也連忙一禮道：「在下丐帮米倉山分舵劉破碗，見過冷少俠！……」微微一頓道：「在下不多打擾，兩位陪冷少俠談談吧！」

雙拳一拱，飛身而去。

冷天星微喟一聲道：「丐帮總舵已被陰靈敎所佔，他們現在！……」

周餘連忙接道：「丐帮雖然被陰靈敎佔去總舵，但却已化整爲零，分別隱於各地，實際上比以往還要靈活，奴才等聞主人被那野和尚引走之後，就去投奔丐帮訪主人下落，關於主人行踪，也有了大概的瞭解，只是……」

冷天星苦笑一聲，道：「兩位目前打算……？」

吳缺忙道：「如今既已尋到了主人，自然是要跟隨主人，聽候驅遣了！」

冷天星搖頭道：「你們既與丐帮之人過從甚久，可知眼下武林中的情勢如何？聽說少林掌門遍散武林帖，邀請武林大會，可有此事？」

周餘忙道：「不錯，確切日期雖不知道，但目前各派羣雄已經相率趕往少林，丐帮帮主九頭神丐楚乞，以及三眼長老等也已聯袂趕去少林了！」

冷天星微微頷首，又忖思着道：「天色已近四更，不便打擾店家，咱們坐以待旦吧！」

周餘雙手連搖道：「不，不，主人定已勞乏不堪，請您儘管安睡，奴才跟猴子就在這裏伺候主人！……」

正當三人談話之間，忽聽白菱秋房中發出一聲輕響。

冷天星怔了怔，再聽却又聲息寂然。

初時他原認爲必是白菱秋聽到了自己與周餘吳缺談話的聲音，要出來一看，及至不見有人出來，越想越覺不對，因爲那

響聲十分特異，頗似門窗開闔之聲，當下雙眉微鎖，站起身來道：「我還與另一友人同行，方才似乎……」

周餘吳缺互視一笑，周餘搶先道：「主人不說，奴才等還不敢提起，奴才要恭喜主人！」

冷天星收步怔了一怔，道：「你們已經知道了！」

周餘道：「是丐帮獲得的消息！」

冷天星尷尬的一笑道：「丐帮名亡實存，倒眞是無孔不入，只怕天下沒有能瞞得了他們的事情！」

吳缺抓耳撓腮，伸手向白菱秋的房間一指，道：「那大概就是尊夫人吧……」眉頭一皺又道：「主人既已婚娶，爲何還要跟夫人分房而居？」

冷天星忙道：「你們誤會了，這位白姑娘！……」

不顧兩人再說什麽，向白菱秋房間走了過去，在房門上輕輕敲道：「白姑娘，白姑娘！……」

沒有應聲，房中燈燭早熄，房門依然緊閉。

冷天星心中大奇，白菱秋縱然疲累也不會疲累到這種程度，當下連忙又輕敲房門，把聲音放大了一些道：「白姑娘！醒一醒！……」

依然沒有應聲。

冷天星雙眉深鎖，驀的向門閂的部位上點出一指！

但聽嘶嘶之聲，那門閂已被蝕成了一灘粉屑，房門隨之呀的一聲打了開來。

冷天星蓄勢聚力，幌身而入。

他功力深湛，處深夜如白晝，雖然房中漆黑一團，但他依然看得十分清楚，只見床下被褥摺疊得整整齊齊，早已沒了白菱秋的影子。

冷天星大吃一驚，縱目四顧，忽見床上有一張紙條，墨漬猶新，顯係白菱秋所留，急急取來看時，只見上面寫道：「冷相公：我無法解釋什麽，但我覺得必須離開你，雖說江湖兒女不拘小節，但你畢竟是有了妻子的人，我總該防到人言可畏。

「回憶家門不幸，血仇未復，方寸有如刀戮，此後仍以復仇爲念，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已。

「不必管我去了何處，也不必追尋我的行踪，茫茫人海，讓我獨自漂流去吧，只要你記得有一個與你命運相同，共過患難的人兒，流着傷心失望的淚水，仍然流浪在江湖之中，就已經很够了！

「有緣時，我們也許能够再見，無緣時也不需強求，一切都聽憑命運的安排吧！再見了，願你們夫婦好合，百年偕老。」

下面未署名字，僅寫着傷心人留。

冷天星有如冷水澆頭，呆呆的捧着信箋不動。

白菱秋留書而走，意思十分明顯，她把自己看成了共偕白首的對象，一旦發覺自己已娶妻子，這剝激實在太大了。

周餘吳缺見冷天星神色有異，亦自吃驚不已，兩人同樣的呆呆站着不動，不知應該如何勸慰才好。

良久，才見冷天星長吁一聲，喃喃的道：「我一定要把她追了回來！……」驀然身形鶻起，向外馳去。

周餘見冷天星縱身而去，急問吳缺叫道：「快追！好不容易找到主人，別叫他又拋下咱們！」

吳缺一言不發，與周餘雙雙縱身出屋追踪冷天星之後，使出全副氣力，穿房越脊，向市鎭之外追去。

冷天星心如火焚，熱血沸騰，雖說他對白菱秋並無虧心之處，但他却直覺的有些對不起她。

至少，他傷了她的心，一個女孩子傾心相愛，同過生死患難的人，最後却與別人結了連理，對她來說，自然是一件最爲痛心的事。

所以，他必須追到她，他要再細細的向他解釋，雖然他不能娶她，但至少也要看她能够露出笑容。

在鎭外，根本不見白菱秋的影子，冷天星躊躇了一下，一時不知該向那個方向追去才好，但最後，他終於選擇了一條白菱秋可能馳去的路徑，盲目追了下去，眨眼之間，已經追出了二十餘里。

定神看時，已經置身在一片亂山中。

他收住脚步，不由有些後悔起來，誰知道白菱秋究竟去了那個方向，這樣追法，豈非過於冒失，也許現在正與白菱秋背道而馳。

忽然——

只聽身後有人叫道：「主人！主人……等等奴才……」

原來周餘吳缺已經追了上來。

冷天星微喟一聲，等兩人追到近前，方才長嘆一聲道：「你們兩人何必還要苦苦追我？」

兩人怔了一怔，同聲道：「主人早已答應過收錄我倆人，如今僥倖找到主人，自然要終身相隨，難道主人又不要我倆了麽？」

冷天星嘆口氣道：「我煩難的事情太多了，三人同行，反而不便，所以兩位最好！……」

周餘雙手連搖道：「主人且不必說這些，奴才能問一句話麽？」

冷天星皺眉道：「兩位雖硬認主僕，但我却把你們當做知己朋友，有話儘管請問！」

周餘道：「那位白姑娘因何要不辭而別？」

冷天星吶吶的道：「這……我實在難於答復！」

周餘眨眨兩眼又道：「主人想必是定要把白姑娘追到了！」

冷天星道：「不錯，我覺得對不起她，必須把她追到，略加解釋！」

周餘頓足道：「主人這等追法，如何能够追到，主人若是早說，只須通知丐帮之人，立時就可找到下落！」

冷天星恍然大悟的道：「現在還來得及麽？」

周餘道：「自然來得及的，主人就請快些出山，先到丐帮米倉分舵！……」

冷天星略一忖思，道：「就煩你們兩人託丐帮代尋白姑娘下落，我！……」

周餘吳缺同時一驚道：「奴才不能離開主人！」

冷天星眉宇深鎖，道：「你們兩人說得好聽，原來却心口不能如一！」

周餘忙道：「主人誤會了，就算主人要我們的項上人頭，我們也毫不躊躇！」

冷天星道：「既是如此，你們兩人就該聽我的吩咐，不該梗阻不從！」

周餘吳缺對望一眼，交換了一瞥無可奈何的表情，同聲吶吶的道：「是！奴才遵命！」

冷天星道：「首先，你們兩人帮我託請丐帮之人代尋白姑娘下落！……」

周餘道：「如若找到了白姑娘，又如何通知主人呢？」

冷天星皺眉半晌，忽而一笑道：「看情形，大約我的行踪也逃不過丐帮的眼綫吧！」

周餘尷尬的一笑道：「這……倒是眞的！」

冷天星笑道：「能找到白姑娘下落，而又可以探知我的行踪，還不容易連絡麽，如以丐帮的飛羽傳書之法，那怕千里萬里，當天也可傳到訊息！」

周餘連連應道：「奴才遵命就是了！不過！……」微微一頓，又道：「主人最好莫去陰靈敎冒險，免得！……」

冷天星面色一沉，道：「你這是敎訓我麽？」

實則他是故意如此，以免他倆人嚕囌不休。

周餘亦知其意，但却只好俯首道：「奴才不敢！奴才不敢！主人還有什麽吩咐麽？」

冷天星忖思半晌，道：「你們可知寒星堡的所在？」

周餘忙道：「二秋三寒楓江冷，奴才等自然知道得清楚不過。」

冷天星道：「寒星堡上官堡主等人均巳在青雲觀外的一條山坳中悉數殉難，爲武當雲玄妖道的屬下所殺！……」

周餘忙接道：「這些事奴才都巳知道了！」

冷天星嘆口氣道：「上官堡主垂死之時曾託我照顧他的家小，無奈我無法分身，一時難以去到寒星堡！……」

周餘道：「主人可是要奴才去安慰他們麽？」

冷天星皺眉道：「寒星堡大部高手都巳隨上官堡主殉難，寒星堡孤寡無依，你們不但要安慰他們一下，並且要盡力之所及，帮助他們！……」長吁一聲，又道：「他日武林底定，道長魔消，倘若我倖存於世，一定會親去一趟寒星堡，對他們有一番安置！」

周餘忙道：「奴才記下了！」

冷天星忽而激動的將手分搭在兩人肩頭，道：「你們可以去了！」

周餘，吳缺神色黯然，同聲道：「主人保重，奴才只好暫時拜別了！」

各自俯身一禮，依依不捨而去。冷天星望着兩人去遠的背影，心中不禁又是一陣茫然。

他知道，縱然周餘吳缺尋得到白菱秋，她也一定不會來見自己了，仰首望天，巳是黎明時分，他長嘆一聲，繼續往深山之中走去。

周餘吳缺曾勸他不要再去陰靈敎，但他却必須去不可，使妻子落入妖徒之手，而自己袖手不顧，那是他無論如何也做不出來之事。

但現在，他却必須把心情穩定一下，彷彿這樣盲目的在山中亂走，才能使他激動的心情冷靜一些。

他不知這山是否仍是米倉山的支脈，但見峯巒疊嶂，山勢挺拔，分明是一座十分雄偉的高山。

縱目四顧，巳不知置身何處，顯然迷失於亂山之中。

除了嵯峨的怪石高聳之外，就是遍山的松柏，置身其中，倒有些悠然意遠，心情果然爲之好了甚多。

他茫然信步而行，一面瀏覽着山中景緻，一面忖思着如何進入陰靈敎救出岳曉秋之策。

忽然——

一陣悠揚的笛聲傳入耳鼓之中。

冷天星微微一驚，心想莫非是早起的牧童在山間吹奏，以打發無聊的時光不成？仔細聽去，笛聲幽怨凄楚，却毫無特別之處。

他巳經深深領略過音功的厲害，當下發覺那笛聲並非音功，心頭一鬆，循着笛聲走了過去。

不久，他在一處十分險峻隱僻的山崖前收步停了下來。

因爲那笛聲明顯的就是發之於山崖之中。

費了不少功夫，他方才找出了那聲音的來源，是在那山崖的一座山洞之中，那山洞隱在密叢叢灌木之後，如非冷天星聽得笛聲是由裏面傳了出來，再也不會想到那是一座山洞。

他怔了一會，撥枝拂草向洞內走去。

那完全是一座天然的石洞，洞口潮濕陰暗，雜草叢生，一些也看不出有人行過的踪跡。

冷天星眉頭深鎖，抬頭望望天色，心想：難道自己是遇到了鬼不成，否則這洞中之人難道永遠不出來麽？

但此刻朝陽巳出，霞光萬道，那笛聲悠然在耳，仍在嗚咽不巳，分明又不是鬼魂作祟！

忖思之間，低頭俯身，向洞中慢慢走去。

那洞穴並不十分深遠，但却曲折得很，東彎西拐，走出了大約十丈左右，巳聽到那笛聲就在丈餘之內。

他走得更加小心了，步履之間，幾乎沒有一點聲息。

但他却無法看得到那吹笛之人的模樣，原來距離雖然僅有一丈，但却尚須向左一彎才是洞底，隔着一道石壁，自然無法看得到那人。

冷天星大爲愕然，他原認爲那是牧童弄笛，萬沒料到是發自這鬼域般的山洞之中，這吹笛之人是什麽模樣，是男是女？爲何他要住在這樣不見天日的山洞之中，洞口毫無足跡可尋，難道他根本不出洞口的麽？

忖思之間，仍然緩緩向前走去。

忽然——

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大喝，道：「站住！」

聲如沉雷突發，震得四壁隆隆作響，笛聲亦隨之而止。

冷天星大吃一驚！他脚步放得極輕，料不到那吹笛之人竟然能够聽到，而且由那隆然震耳的喝聲聽來，這吹笛之人必是身負奇功絕學的武林高人。

當下輕咳一聲道：「在下偶經此處，爲笛聲所引，不自覺的進入此處，以致打擾了老前輩的清興，務請原諒！」

他由那蒼老的聲音中，聽得出那人最少該在六旬左右，故以老前輩稱之。

忽然，只聽那蒼老的聲音大聲狂笑道：「清興！哈哈！清興！老夫還會有清興麽？」

冷天星吶吶的道：「老前輩！……」

但那老人立刻截斷他的話鋒道：「你聽得出這笛聲的音調麽？」

冷天星道：「幽怨凄楚令人淚下！」

那老人又是一陣狂笑道：「雖然你誤闖了進來，但畢竟還算一個知音人！……」微微一頓，嘆道：「老夫是以歌當哭，以笛代歌！」

冷天星沉凝的道：「在下可以請問老前輩爲何！……」話未說完，却又聽得那老人驀然大喝道：「出去！出去！老夫當年曾發誓將入洞之人盡皆處死，現在饒你一命，快滾，快滾！」

聲調凄厲，類若瘋人！

冷天星怔了一怔，默然暗忖，這人想必受過不少刺激，巳經有瘋瘋顚顚的，神經失常了。

忖思之間，却沒有移動脚步。

忽然，只聽那老者，忽又急聲大叫道：「回來，回來！……」

冷天星又呆了一呆，忙道：「在下並未離開！」說話之間，舉步走了過去。

一個鬚髮糾結，枯瘦如柴，但却雙目精芒四射的老人霍然呈現他的面前，使他不禁爲之吃了一驚。

原來那老人的形狀實在太駭人了，髮鬚均把面目掩了起來，只露着兩顆綠芒閃爍的雙睛，地上則是一團亂草，那老人趺坐其上。

那老人雙目閃閃，盯注着冷天星道：「老人怕人打擾，却又期盼人來！唉！眞不知爲何會如此……」

冷天星皺眉道：「老前輩爲何要在這樣的山洞中居住？」

那老人嘆口氣道：「前塵舊事渾如夢，不堪回首話當年！老夫不願再說什麽了！……」聲調一沉，道：「你爲何跑到這深山之中來！」

冷天星道：「世亂時艱，晚輩家遭不幸，才……」那老人大奇接口道：「世亂時艱！……江湖武林中不是很太平麽？」

冷天星搖搖頭道：「眼下江湖中紛亂不寧，危機四起，先是爲了九重天的路綫圖，天下羣雄猺山聚會，一場腥風血雨隨之而起，而後陰靈敎志霸武林，苗疆巫師蠱惑武當、華山、武夷也都遭到了不幸事故，舉世滔滔，巳經一片大亂了！」

「啊！……」那老人幽幽的嘆息一聲，道：「這也難怪，老夫離開人寰巳是三十餘年了！」

冷天星皺皺眉毛道：「三十餘年中，老前輩就是住在這洞中麽？」

那老人頷首道：「自然，老夫自踏進這洞門時起，就沒有再離開一步！」

冷天星奇道：「那麽老前輩吃些什麽呢？」

他心中暗想，這洞中毫無所有，如果三十多年不吃什麽，除非是神仙之外，他是絕對無法活得下來的。

只聽那老人幽幽道：「老夫對人世絕望，原想速求一死，但來到這山中之後，尋到了此一石洞，老夫就進入了這山洞之中。……」

冷天星暗道：「這老傢伙倒是一個怪人，既然是要尋死，又何必來這山洞之中，在那裏死不是一樣！」

忖念之間，只聽那老人又道：「老夫到這山中尋死，原想找一處風光秀麗之處，自營墳墓，長眠其內，但其後想到如是自營墓穴，難免仍會被人發覺，故而改變了主意，想找一處隱僻的洞穴，坐化其內！……」冷天星接口道：「於是，老前輩尋到了這座洞穴！」

那老人頷首道：「不錯，這座洞穴，最是理想不過，三十餘年中沒來過一個生人，方才若非老夫吹奏玉笛，大約你也不會進入洞中！」

冷天星頷首道：「這個洞穴實在隱僻，在下若不是聽到了老前輩的笛聲，確然是難以找了進來，不過……」

他原想問他爲何三十餘年還未餓死，但轉念一想，這問法實在太不禮貌，故而又復一頓住口！

那老人呵呵一笑道：「我知道你在想些什麽，想老夫爲何三十多年並沒死去，是麽？」

冷天星尷尬的一笑道：「晚輩確實覺得奇怪，這洞中並無食物，老前輩是靠什麽生存！……」

那老人笑道：「老夫到洞中之時，就被一股異香所吸引，初時因爲老夫志在尋死，根本不曾注意到是什麽香味。

但三天之後，老夫飢腸雷鳴，那時才知道活活坐着尋死，實在是一樁最爲痛苦，也是無法做到之事。

首先使老夫動心的還是那股香味，因爲香味使老夫食慾大動，恨不得立刻把那發出香味的東西吃入腹中。

於是，老夫開始搜尋洞內！

他雙目微閉，舐舐口唇，又道：「老夫很快的就發覺在左邊洞壁之上有一株深綠可愛的青籐，幾瓣嫩葉，鮮翠欲滴，上面結了一顆杏子大小的果實，紅艷刺目，那香味就是那果實之上發了出來的，當時老夫幾乎沒有思索的餘裕，把果實採摘下，迅快的塞入了口中。

那果實香甜可口，一口而盡，老夫自料那麽一顆小小果實，並不見得能使我的生命延長多久，殊料却發生了奇跡。老夫自吞食了那果實之後，再也沒有感到過飢餓，儘管如何不食不眠，仍然精神百倍，體力日增！」

冷天星訝然道：「想來老前輩所食用的定然是人間仙果了？」

那老人苦笑道：「一些不錯，事後老夫才悟到吞食的那顆野菓，竟然是只有傳聞，從無人見過的萬年參菓，料不到老夫窮途潦倒，竟欲尋死之時，却有這麽一番奇遇，也許上天故意如此安排，不使老夫死去，故而老夫也就息了尋死之念，又苟

延殘喘的就這樣子活了下來！……」

冷天星道：「縱然老前輩曾有什麽傷心不快之事，已經事隔三十餘年，難道老前輩你還要孤居在這洞穴之內，不肯出山麽？」

那老人苦笑道：「時間愈久，創痕愈深，以時間治療心頭創傷之說，老夫是不會相信的了，而且，三十餘年已過，再離洞出山，也是毫無意義了！」

冷天星忖思着道：「老前輩雖不願提說昔年舊事，但可否示知姓名！」

那老者微吁一聲，道：「告訴你也自無妨，老夫名爲梅奪聲！」

冷天星怔了一怔，喃喃的道：「梅奪……聲！……」

那老人訝然道：「你爲何重復老夫之名，難道你聽說過麽？」

冷天星忙道：「沒有，在下並未聽過，只不過覺得老前輩的名字很怪而已！」

他心中却着實吃驚不已。

驀然之間，他記起了梅小蓮，梅小蓮的笛聲曾替他與白菱秋解了白骨大陣之厄，她出生在一個音功世家，由她口中，他也知道了她家中的一幕悲創。

不了和尚俗名梅震岳，是被南天嬌所拆穿了的，那麽也就是梅小蓮的父親，如今這老者竟也姓梅！難道說他就是梅小蓮的祖父！

那老者見他顧自呆呆發怔，又道：「娃兒，你怎麽了？」

冷天星一驚道：「沒有什麽，晚輩曾聽說過在無量山中有一個以音功馳譽武林的世家，方才聽老前輩的笛聲……」

那老者雙目大睜，道：「那無量山中的音功世家姓什麽？」

冷天星道：「與老前輩同姓，也是姓梅……」

梅奪聲忽然沉聲大喝道：「不要說下去了，你知道得實在太多了！」

冷天星心中一陣黯然，他的判斷沒錯，由梅奪聲的聲調表情中已經證實了他的猜想。

冷天星微喟一聲，忽然雙拳一拱道：「晚輩要告辭了」

身形一轉，大步而行。

實際上，他並非要拋却老人不顧，而且他腦際間靈光閃動，忽然得到應該找到梅小蓮，以及不了和尚。

雖然他沒有時間去辦這件事，但却可以借重丐帮，至少應該使梅小蓮或是不了和尚知道，這古洞之中有一個會吹笛子的梅姓老人。

但就當他甫行舉步之時，忽聽那老人又大叫道：「回來！」

同時一股無形的大力起處，竟使冷天星的身子一陣蹌踉，向後幌了幾幌。

他心中大爲吃驚，雖然他並未蓄聚功力，但一股本能的抗拒之力，至少也在七成功力之上。

那老者一記廻旋掌力竟能使自己身子跟蹌而動，實在不是一件尋常之事。

當下連忙回身道：「老前輩有什麽吩咐？」

梅奪聲嘆口氣道：「你年紀青青，功力驚人，想來必有一番奇遇！」

冷天星道：「不瞞老前輩說，事實確然如此！」

梅奪聲又道：「雖然你得獲奇遇，可惜火候太淺，不能發揮到極致，使你所學一定大打折扣！」

冷天星忙道：「一些不錯，晚輩日後還須再加一番苦練！」

他又想到九重天，九重天闕他還未曾上去，遵照先師九重天尊蓋烱的遺言，一俟恩怨結清，再重回九重天，習練那數招絕學。

只聽梅奪聲說道：「不需等上那麽久的時間，老夫可以助你即刻達到理想的境界！」

冷天星訝然地說道：「老前輩此話是說……」

梅奪聲反問道：「方才老夫所施展的一記廻旋掌力，對你的感覺如何？」

冷天星忙道：「老前輩功力驚人，晚輩欽服之至！」

心中却暗暗忖道：「雖然你功力不錯，但比我也不見得高明多少！」

只聽梅奪聲道：「老夫是問你可知老夫用了多少力道？」

冷天星道：「晚輩實在無從猜測！」

梅奪聲呵呵狂笑道：「老夫僅只用了一成功力！」

「啊？……」冷天星大吃一驚道：「那只是一成功力？」

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之事，一成功力會有這樣大的威力，那他的功勁只怕已是天下無敵了！

忖思之間，只聽梅奪聲又道：「老夫自服食了那顆萬年參菓之後，功力日增不已，到現在功力已增十倍以上……」微微一頓，又道：「你可知你身負絕世奇學，爲何還是不能得心應手的施展麽？那還是因爲你的內勁不足！……」

冷天星皺眉道：「實不相瞞，晚輩不但獲得稀世奇遇，而且曾經服食過天蝓神蟲，功力足當常人兩個甲子以上的修爲，也不能說不够深厚了！」

梅奪聲大笑道：「不錯，你的功力足以傲世無匹，只是你的奇技絕學非有更強更深的內勁才足以發揮到極端，所以你仍然力不從心！」

冷天星欽服的點點頭道：「老前輩說得實在不錯，不過……」

梅奪聲立刻接道：「老夫自忖已要老死此洞之中，要這一身功力又有何用，倒不如成全了你，造就出一個武林奇材！……」微微一頓，沉聲道：「老夫要把本身內勁，輸給你九成……」

冷天星愕然道：「不！不！這是萬萬使不得的，晚輩與老前輩素不相識，豈能平白要老前輩損失上九成功力！」

梅奪聲大笑道：「這只怕由不得你了！……」聲調一沉道：「還不快過來！」

冷天星一面急步後退，一面雙手亂搖道：「不！晚輩委實不敢領受！……」

一言未畢，忽覺梅奪聲的廻旋掌力忽然又捲了過來！

冷天星訝然失色，只覺他這一次的掌力與方才確然不大相同，暗力無儔，竟以排山倒海之勢，將自己足不點地的捲了過去。

冷天星大叫道：「老前輩不需如此，我們可以商量！」

梅奪聲答非所問的道：「娃兒，你叫什麽名字？」

冷天星忙道：「晚輩冷天星！」

梅奪聲笑道：「好，冷天星，你知老夫方才又是用了多少力量？」

冷天星站在他的面前，道：「晚輩不知。」

梅奪聲笑道：「三成。」

冷天星又是一驚！

梅奪聲僅僅用了三成功力，自己却已毫無掙扎餘地。

只聽梅奪聲又道：「方才老夫已經試出，你的功力，不過只有老夫一成半的樣子，老夫用出三成，那是正好強過你一倍了！」

冷天星嘆道：「晚輩並不願接受老前輩輸功贈力，還請老前輩放晚輩出洞！」

梅奪聲搖搖頭道：「辦不到……記住，老夫給你輸功之時，你必須運氣導引，否則強巨的內勁衝擊之下，也許會把你心脈震斷……」微微一笑又道：「不過，如果你要安心尋死，那就又作別論了！娃兒，老夫就快要開始了！趕快鬆開全身的脈穴……」

不容冷天星有掙扎講話餘地，一隻灼熱的掌心已經平貼在冷天星氣海穴之上，同時，滾滾熱流有如決堤的黃河一般，向冷天星穴道之中激射而至。

冷天星無法拒絕，只好雙目一閉，依言運功導引，把灌入體內的熱流吸入丹田之中。

無奈那滾滾的熱流實在來得太猛太強了，以致冷天星幾乎沒有餘暇喘息，不久，只覺體熱如火，氣血上沖，終於轟的一聲昏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他又一下子醒了過來，睜眼看時，只見梅奪聲依然端坐原處，微微一笑道：「好了麽？」

冷天星欠伸而起，只覺遍體輕鬆，略一運息，內力滾滾，顯然梅奪聲果然把他的九成功力灌注給了自己。

當下連忙深深一禮，道：「晚輩受老前輩如此大恩，心中實感不安，老前輩爲何要如此？」

梅奪聲自嘲的一笑道：「老夫不是說過了麽，老夫深居此洞，要這一身功力何用！……老夫雖不善相人之術，但却看得出你是一個正直青年，又且獲有不世奇遇，老夫若不成全你，也是心感不安……」微微一頓，又道：「其次，老夫也有求你之事！」

冷天星忙道：「老前輩對晚輩有這等天高地厚之恩，有事儘管吩咐，晚輩那裏敢當得起一個求字！」

梅奪聲長吁一聲道：「方才你曾提過無量山梅家，你可知得詳細麽？」

冷天星震了一震，道：「晚輩初時僅只聽得別人述說，不過，以後與他們家人也有過一面之緣！」

梅奪聲雙目烱烱的道：「快說，他們家中的情形如何？」

冷天星忖思着道：「他家老夫人依然健在！……」

說着却偷偷去窺察梅奪聲的神色。

只見他口唇蠕動，似是在喃喃低語，但却聽不到他說些什麽，但由神色之間，可以看得出他實在激動已極。

冷天星繼續說下去道：「只是那老夫人的兒子，却出家當了和尚！他俗名梅震岳，法名不了，倒是佯狂救世的一個方外奇人！」

梅奪聲喃喃的道：「沒出息的岳兒……」目光一閃，急道：「你見過他麽？」

冷天星忙道：「見過，他是百了禪師之徒！……」

梅奪聲神光煥發道：「百了禪師乃是有道高僧，怎會收他這種徒弟？」

冷天星一笑道：「但這是事實，百了禪師雖是不拘小節，但却是難得的亂世俠隱！」

梅奪聲又喃喃了一陣，嘆道：「也許我當年錯怪了他們！……」

冷天星忖思着緩緩又道：「其次，我還見過他的女兒！」

梅奪聲怔了一怔道：「怎麽，他還有女兒？」

雙目中却立刻露出一股難掩的喜色！

冷天星忙道：「他那女兒又名爲梅小蓮，長得可愛極了！今年大約已是十歲出頭了！」

梅奪聲眼中已經流下了淚來，口中咿唔唔，却不知他在說些什麽。

冷天星頓了一頓，又道：「晚輩遇到梅小蓮時，她正是隨老夫人外出，來到中原！……」

梅奪聲又大爲奇異的道：「她們一向定居南疆，爲何來到中原？」

冷天星道：「晚輩並沒見到老夫人，梅小蓮說，她是隨了奶奶出來尋找父親，也就是去找不了禪師！」

梅奪聲嘆氣道：「那孩子自小就是鬧着出家，大約他當了和尚之後，母子情深，那老乞婆又出來找他……他們見過面了麽？」

冷天星嘆口氣道：「當時還不曾找到，但現在想必已見到了，不過……」

目光定定的凝注在梅奪聲臉上，道：「據晚輩所知，老夫人除了要找不了禪師之外，主要的還是要找……找梅小蓮的祖父！」

梅奪聲大爲震動，但却連連搖手道：「不可能！絕不可能！……」

冷天星說道：「老前輩爲何知道不可能？」

梅奪聲長吁一聲道：「大約你該知道了，老夫就是那梅小蓮的爺爺，她那祖母恨我恨入骨髓，怎會還出來找我！」

冷天星柔聲道：「晚輩能問一問老前輩當初爲什養離家出走的麽？」

殊料梅奪聲忽然雙目大睜，厲吼道：「不准你再問下去！」

聲調凜人，冷天星不由一驚！

梅奪聲發作了一下，立刻又軟弱了下來，嘆道：「不要再問我當年之事，現在老夫要求你了！」

冷天星忙道：「老前輩儘管吩咐！」

梅奪聲雙目微瞑，慢悠悠的道：「有機會遇到我那老妻子之時，去見她一面，就說我梅奪聲對不起她，今生今世沒臉再見她了！」

（下期續完・十六）



冷槍

本文承自第58頁

蕭原吃了一驚，忙不迭縮身蹲低。

也幸虧他蹲下來，隨着那一下鎗聲，緊接是一輪急驟的鎗聲響起，鎗彈像暴雨一樣掃射在窗格上及牆上，那些木窗格碎斷飛濺，磚屑四射。

蕭原乘那一輪鎗火响過的刹那，猛地挺冒起來，鎗咀從破碎的窗口中伸入去，將鎗膛內的子彈盡數射入屋內。

跟着他又立刻蹲了下來。

震入耳鼓的急密鎗聲中，响起鐵頭慘厲的怪叫聲，戛然而止。

蕭原一聽，就知道鐵頭已被擊斃了！

但他仍不敢托大，因爲他還不能確定劉七姑是否死了。

於是他大聲叫道：「劉七姑，投降吧，妳無論如何逃不了，天亮後妳更加無所遁形。」

這時候一陣陣狗隻的狂吠聲傳來，夾雜着村民的驚叫吆喝聲，大概是鎗聲驚動了村子內的村民，以爲又是有土匪來刦掠了，趕忙起來察看及準備防禦。

「蕭原，你這個殺千刀的，有種你就衝入來，老娘死也不會投降。」劉七姑在屋內尖厲地叫。

蕭原這時已趁機又裝上了一梭子彈，抬手伸入窗內，將一梭子彈盡數射入去。

跟着他又迅速地將空彈夾退出來，再換上一梭子彈。

爆豆一樣的鎗聲在屋內炸响着，夾着劉七姑的痛叫聲：「蕭原，我投降了，求你別開鎗了。」

蕭原聽了，咀角泛起一抹笑容，語聲却依然兇厲地叫道：「聽着，劉七姑，你別要花樣，先將兩支槍從窗口扔出來。」

「我扔，我立刻扔。」劉七姑尖叫着，一支黑忽忽的短鎗從窗內穿窗飛了出來，落在屋外地上。跟着是一陣摸索聲，却不見有第二支鎗扔出來。

「劉七姑，妳在攪什麽鬼？」蕭原蹲在牆下喝叫。

「老娘在找鐵頭那支鎗，那死鬼不知扔到那個角落去了。」劉七姑趕緊回應。

「劉七姑，我警告妳，別在我面前耍花樣，否則我不客氣。」蕭原仍然有點担心劉七姑不會這樣輕易就範。

他喝叫聲未完，窗內又飛出一支黑忽忽的短鎗來，就落在蕭原數尺外的地上。

晨光在天邊展露，原來天已亮了，濛濛亮的天光下可以看得清楚那兩支扔出來的短鎗。

蕭原吐了口氣，慢慢站起來道：「好了，妳現在由前面門口出來。」

隨着他的喝聲，從一個擺在牆角的木櫃上，慢慢地冒出一條人影來。

那正是劉七姑。

蕭原一眼瞥到，一顆心不由劇跳了一下，感到喉嚨一陣發乾，原來劉七姑赤條條地走出來。

蕭原吸了口氣，却沒有將目光移開，這不是他被劉七姑那具裸體迷住了，更不是討劉七姑的便宜，若劉七姑不是一個危險人物，他早就別轉頭了，這時候他却不能，也不敢，因爲他不知劉七姑在他別轉頭後，會玩出什麽花樣來，而他也不能夠再將頭扭轉過來。

「劉七姑，我不是鐵頭，別來這一套，快穿上衣服。」

劉七姑却浪笑一聲，故意挺一挺聳起的胸脯，扭了扭那條水蛇腰。「蕭原，你不是男人麽？難道老娘不穿衫也怕了？多少男人求也求不到呢！」

蕭原喝道：「臭婆娘，快穿上衣服，否則我不客氣了！」

「唷，不客氣你又能怎樣？將老娘吞了？」劉七姑扭動着那具令男人看了不要命的裸體，嬌笑起來。

「哼，我會將妳就這樣子綁在那棵大榕樹上，讓蚊蠅叮妳，讓每一個路過的人皆看到妳那醜相。」蕭原惡狠狠地說。

對付什麽人，就要用什麽辦法，蕭原這一招用對了，劉七姑雖然是個淫蕩潑辣的女人，但還沒有那樣厚的臉皮及胆量，公開展露自己的身體，任人飽覽，所以她慌急急地迭聲道：「蕭原，你够狠，算老娘輸給你，老娘這就穿上衣服。」

說完在地上摸索起來。

蕭原不敢稍有放鬆，目光跟隨劉七姑的動作而移動，緊緊地盯着她。

劉七姑終於找到一件衣服了，將那件衣服拿起來。接着直起身來，作出穿衣的樣子，驀然將手上那件衣服一揚！

同時間她的手上响起一下清脆的鎗聲：「砰！」

蕭原的目光何等銳利，在劉七姑將手上的衣服一揚的刹那，他已看出那婆娘有蹊蹺了，只是他却想不到對方手上竟然還有鎗，本能地側閃開去。

「嗤」地子彈掠空聲，蕭原感到臉頰耳邊一陣火辣辣痛，握鎗的手不由一緊。

「砰砰……」一連串鎗火從他的鎗咀吐出來，起碼有五六顆鎗彈射在劉七姑的身上，將她的身體擊得打了個旋，向後飛跌落地。而她在中鎗後，手上那支鎗亦連响了兩下，不過由於他被擊得打旋，所以射出的鎗彈也失了準頭，不知射到什麽地方去了。

劉七姑匐伏在地上，像一條死母狗般，背上幾個血洞湧冒出一股股鮮血。右手上仍然握着一支袖珍型的勃朗寧手鎗。

大概她隨身帶了一支手鎗作危險時用的，在摸衣服時，乘機從地上摸起來，包裹在衣服中，作最後的反擊。

可惜她碰上的是蕭原，若是換了另一個定力稍差的人，不免意亂神迷，不難倒在她那最後一擊之下。

她死了，可說是死有餘辜罪有應得。

臉頰上，耳朶上雖然淌滴下血點，蕭原這刹那却不感覺到痛，他只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輕鬆。

他終於爲余老福報了仇，也將威脅解除了，這是種很重要的負担，這時候忽然卸除了，任何人也會感到輕鬆。

× × ×

第一綫陽光終於透過雲層射向大地，恰好射在余老福的新墳上。

墳頭草青青，黑褐色的泥土下，長埋俠骨，蕭原一臉肅穆之色，一步步走向那閃躍着翠綠青草的墳頭……（全文完）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上集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著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